



铁相思刺

作者：熊沐

电子书制作：知识混子 | 8x8.page

作者简介



熊沐，本名高光。生于 1952 年。满族人。编剧、作家。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，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。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。第一部作品为《骷髅人》。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(部)，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(部)，在东南亚甚受欢迎。

共创作 39 部作品，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。先后著有历史小说《秦王恨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孔子》《司马迁》六种(部)，为昆仑出版社出版；现代小说《生死荣辱》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。现代小说《北方图腾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。编剧作品：2007 年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导演：赵宝刚、2006 年电视剧《我想有个家》导演：郭少雄、小说《挣扎》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《葵花劫》，在日本大受欢迎。

傲睨天下

第一章 吐蕃新主

唐逸终于站在了卓书面前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来晚了，如果你早来几日，或许会救了他。”

他指着那高大的圣殿，说道：“有人相信神的启示是可污的，他付出了代价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能在三日内走过你的神山一十三圈，是不是神便也启示我可以做吐蕃王？”

卓书冷笑，说道：“须得走十日，不吃不喝地走十日，最后才算成功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是习武人，你自是知道如何能走得下来，但吐蕃王不是，他就死了。”

卓书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轻声地：“嘘，你轻一点儿，人们都信，他是神召走了，他是除了卓书公子外惟一受神庇护的人。”

唐逸的身后跟着阎可怜，因她与姐姐惜情是孪生姐妹，所以卓书看了她，很是激动他频频地看着可怜，总是想让她留意自己。但阎可怜瞅也不瞅他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来晚了，我就做了吐蕃王。再过几天，我便要伐回鹘了，这是我第二次踏上回鹘的土地，而且这一次我有了新主意，如果我真的得到了城池，我就守住它。”

唐逸忽地从卓书的脸上看到了残忍，他早就想这么做了，他以前绝不可能想不到，占人城池，夺人土地，是他取天下的根本，他怎么会得了回鹘再放弃？是他故意放弃的，他不是吐蕃王，他不想给吐蕃王的脸上添光彩。卓书是一个阴鸷的人。

卓书忍不住了，他对阎可怜笑着说：“我还是不甘心，‘忘忧屋’本来是我的朋友，

怎么会做了唐逸的仆人？你们那如花似玉的三十姐妹都做了他的新宠吗？”

阎可怜满面通红，怒道：“胡说！卓书，你休放肆！”

卓书昂头而笑，说道：“今日起，我要放声说话，我要说一句便有人替我做。你愿意不愿意再跟我？你如跟我，让我想起阎惜情来，那床上的旖旎风光令我心醉。可怜妹妹，你能不能来？如是你能来做我的妃子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唐逸怒道：“卓书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卓书冷笑：“你好像没那本事。就是我不做吐蕃王，你也杀不了我。何况我如今是一呼百诺的吐蕃王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吐蕃王是人人皆诵的贤王，你杀死了他。”

卓书大笑，突地止住，说道：“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这是你们中原人的话，他死了，再也没有从前的那个吐蕃王了。”

唐逸转身便走，卓书厉声道：“站住！你记着，唐逸，我与你不会善罢干休，你去等着，我要杀死你！”

× × ×

石砾堆，唐逸令人在这里扎营，他对阎可怜道：“如果我出了事，你带着三十姐妹求卓书放你，他会放了你们的。”

众姐妹瞪眼看他，阎可怜一叹道：“公子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你以为‘忘忧屋’真的可以忘了情意吗？”

唐逸看着阎可怜，看她那神采飞扬的神色，不由心道：同是姐妹，两人孪生，竟是姐姐那么狠毒，妹妹如此善解人意。看来真是那一句古话：龙生九子，各不相同了。

唐逸说道：“可怜，我真得谢谢你。”

阎可怜道：“我对不住公子。”

看她既羞且怜的模样，唐逸不由得心生爱怜，真想上去抱住她，好好怜惜一番，只

可惜众目睽睽，怎么敢动？再说阎可怜可不同于她手下的三十姐妹，他决不能对她有丝毫的不尊重。他轻声说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阎可怜道：“公子，你与卓书一动起手来，若是你胜了，我们便走不出吐蕃去。但你若败了，我们更走不出去。”

唐逸心头一震，可怜说得不错，他一心只想着报荷叶的仇，杀死卓书。如果他杀了卓书，吐蕃二十西部会拿他为敌，且与大宋为仇。如果他败了，卓书的手下勇士会看不起他，他们想走出吐蕃，也是休想。

可怜说道：“公子得打消他的气焰，让他知难而退。”

× × ×

吐蕃王的宫殿里，卓书正躺在那里，几个美人抚摸他。如果他放松得好，便会精力充沛。他要在吐蕃人面前立威，本来想找几个吐蕃罪人开刀，如今不用了，来了一个唐逸。他要杀了唐逸，让吐蕃人知道新王的威风。

卓书做了吐蕃王，他如今的女人更漂亮了。原来有几个是从回鹘献与吐蕃王的，她们正小心地侍候着卓书。

卓书问道：“吐蕃王拿你们怎么样？”

那女人嘴很乖巧，说道：“你就是吐蕃王，你愿意拿我们怎样就怎样，我们是你的奴婢。”

卓书拧她的脸蛋，说道：“心肝，真会说话，我是说那个死去的家伙。”

一个美女说道：“他总是念经，坐在宫殿里念经，说他得念经一直念到夜里，我们不耐烦，便睡着了。有时候，他也来碰我们。”

几个美女嘻嘻笑起来，必是那个吐蕃王有不老实处，让她们想起来发笑。

一个美女说道：“大王，你也念经吗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不念经，我念时在心里念。”

美女都笑，卓书问她们笑什么。那美女道：“一睡下时，睡不着哩。要是大王不念经，那就好了。”

几个女人风骚媚骨，看那样子，恨不能把卓书吃了。卓书忽想起乌雅乌苏，他厉声叫道：“滚开，快滚开！”

几个女人吓得躲至一旁。

乌苏死了，正埋在大沙漠里，她的尸骨正在腐烂。可是乌雅呢，她在哪里？这两个女人的手是奇妙的，她们的抚摸是任何女人都不及的，她们的手会说话，一句一句说着他的舒畅，说着他的惬意，更说着他的骄横。有了乌雅乌苏，他才是卓书，才是真正的狂热男人。

渴欲，思念乌雅，他要杀人。他抓过一个美女，说道：“我拿你献与吐蕃王时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？”

那女人还没说话，卓书一扔，便把她扔出去，叭地摔在地上，摔得昏过去了。卓书叫道：“过来！你说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？”

几个美人都知趣，凑来说道：“愿意，我们愿意！”

卓书厉声说道：“我要你们忘了你是人，你是一条狗，一条卓书公子……不，吐蕃王卓书的狗，我一来，便来舔我，要我舒服，不然我就杀你们！”

× × ×

唐逸坐在帐内，三十姐妹围坐在一起，看着他。

唐逸说道：“卓书擅佛手印，他也是一代武学奇才。”

阎可怜道：“我们姐妹围在台前，不许有人冲上来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不必了。”

他知道此战难打，他不能杀人，在这里杀人会激起众怒，那样他们就是人有十手也难敌吐蕃勇士，但他们也不能输，如是输了，人人会欺侮他们。

琴心说道：“公子，我来操琴，听众姐妹唱一曲《泰山谣》给公子听。”

唐逸应声说好。便听得琴韵叮咚，先是众女唢哨，嘶嘶尖声如风哨群山，再听得松响，壑应，传来漫山呼声。众女轻唱：

“岱宗神奇秀，
美松竞折腰。

传音与公子，
它乡路迢迢。

-

万壑应归路，
休写石语豪。
他年有故子，
黯然三魂销。”

唐逸听着，他体味到了三十姐妹对他的殷殷情意，她们在渴望他的爱抚，她们在期望他能胜利。在吐蕃古老的高原上，他如睡如寐，似乎再也不愿醒。

× × ×

卓书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你有女人，知道如何歇息，你就是高手了。”

唐逸道：“你是高手，但不是一个好王，你何必做什么吐蕃王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休说胡话！你记着，唐逸，如果你有命回成都，你就告诉那个左光远，说我说过，如是成都府不顺我心，我就伐他。那时成都府就不是大宋的土地了，它将是吐蕃的领地！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卓书，你不如吐蕃王，是因为你只能带领吐蕃人走向深渊！”

卓书大叫道：“胡说！”

他向唐逸冲来！手掌一翻，做出一招“佛手印”来。要知道，卓书最深绝的功夫便

是“佛手印”，他之所以一出手使用，是想在万千吐蕃人面前立成，一出手便制住唐逸，岂不是让吐蕃人对他大大信服？

但他想错了，此时的唐逸非复往时可比，他身子疾闪，竟不受卓书一印。

卓书翻手一印“正天印”，唐逸回手一复，便弹开去。

卓书再复两手十指齐下“佛趾印”，唐逸再抬手一掌，用出一招“繁花”手法，将此招避过。

只是五招，两人罢手。

唐逸说道：“卓书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，你异日如侵中原，我便会杀死你！”

有黄绝在远处喝道：“他敢威胁我吐蕃王，我去杀了他！”

黄绝提刀便上，来奔唐逸。

唐逸看黄绝来了，便袖手而立。

卓书一声喝道：“下去！”

黄绝知道卓书脾气，不敢不听，便束手下去。

卓书说道：“唐逸，原来你本事不济，如今反是更强，看来你有奇遇了。”

唐逸笑说道：“奇遇不敢说，只是再与你动手，必能杀你。”

卓书看着远处，那里是成都府，还是罗布泊？或许是那个回鹘国的高昌城？他悠然道：“你不与我动手，我还不知你深浅，如今我不会放过你，卓书回头正欲对黄绝讲话，忽地黄绝倒在地上，叫道：“大王，大王！救我一救！”

他用尽气力，方才能伸出手来，但那伸出来的已不是人手，手指都僵在一起，颤抖不停，身子也僵在一起，直流涎水。

卓书喝道：“唐逸，你给他下了毒？”

唐逸看着冲上来的人，叫道：“我有毒，可毒死在场的全部人！”

人皆立住，怒目而视。

唐逸说道：“卓书，如果你放我们走，我会给他解毒。”

卓书沉吟，黄绝也不敢直言，只是哀求地看着卓书。

卓书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唐逸，本来我要与你好好一斗，如今看来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对手，你还是滚吧！”

× × ×

有三百吐蕃骑士骑在马上，人人持刀，护送唐逸出境。黄绝在众人面前大大丢脸，他怒骂道：“唐逸，你个臭狗子，我早晚杀了你！”

唐逸不语，只是笑对可怜道：“从前我以为用毒是可怕的，如今看来也不算什么可怕啊。”

阎可怜看着他得意忘形的样儿，心内暗暗好笑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与你回去，你还是解了他的毒吧。”

唐逸对卓书说道：“我走了三日，便会到达墨脱，如果我到了墨脱，没有人追杀我。我便拿解药给这些人，他们再带解药回去。”

黄绝詈骂之声不绝，但唐逸终是脸面带笑。

× × ×

索雅坐在宫中，她在失神，她近来总是如此，令黑汗王不快。他问道：“王妃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索雅说道：“你答应过我，要帮我恢复回鹘国，找回回鹘王的。”

黑汗王抚胸大笑：“我得了你一个美人，我忘了。”

索雅盯住了他，看他嬉笑的神色，心道：他只是一个鬼，我怎么能跟他？她怒道：“你是黑汗王，说话怎么能不算？”

黑汗王说道：“我经常说话不算的，有时说的算，我记起来了那对我有利，那时说话就算了。”

索雅说道：“你帮不帮我？”

黑汗王冷笑，说道：“你得记住，你不是什么回鹘王妃了，你是我的人，你走，我便会杀死你！”

黑汗王用他的胖手扯住了索雅，说道：“我很有味儿，我是男人，比那个小孩伢子不知强多少倍。难道你有毛病，只愿意有个孩子摸你的奶？”

索雅怒喝道：“别说了！”

黑汗王说得正高兴，大声道：“你要愿意，我让你生一个孩子，让他摸你的奶不就行了？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黑汗王一笑，索雅怒火冲天，她心道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我答应嫁与你，只是要你找回回鹘王，要你帮他复国，不然谁嫁你一个鬼？！

她起身要走，黑汗王扯住她，说道：“说说话儿，我兴致就来了，你来陪我。”

索雅咬牙，恨道：“我没心情。”

黑汗王笑咪咪：“什么心情，都是扯淡！从来没听说过，有哪一个女人跟我没心情，你过来！”

他一扯，索雅力大，一转身，便把他肥胖的身子带倒，人倒在桌旁，那额角正磕在桌角，流出血来。

黑汗王大怒，叫道：“哎哟哟，你碰伤了我，你碰伤了我，我杀了你！”

黑汗王去抓弯刀，他咬牙切齿：“你是我的羊，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宰了你，给我的人吃手把肉！”

他一刀刺来，索雅一躲，刀刺在床上拔不出来。黑汗王大怒，叫道：“混蛋，来啊，来帮我拔刀！”

索雅噗哧一笑，笑他这样子呆笨，黑汗王看她一笑百媚顿生，不由色心大起，扑上去搂抱索雅，索雅不看他，闭上了眼睛。她的眼前浮起了耶律重恩的身影……

×

×

×

须跋国师站在莫揭面前，说道：“莫揭，你能不能去找回莫奴生？”

莫揭说道：“为什么要他回来？”

须跋说道：“我看大王对那个鬼女人越来越沉迷了，要再不杀了她，黑汗不保。我要莫奴生为我杀了她。”

莫揭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须跋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只能做大王的国师，我要杀了她，大王必会追杀我。我不怕他杀，只怕黑汗不保。”

莫揭怒道：“黑汗不保，有什么了不得？我不愿意去找莫奴生！”

须跋怒喝道：“莫揭，你站起来，你还算是一个男人不是？你是黑汗人吗？你昂藏七尺的身子是吃黑汗的肉长成的，你不为他出力，为了一个臭女人，你要背叛黑汗吗？我杀了你！”

莫揭胸挺着，须跋的金银双钹在他的脖颈上蹭了一个来回。

须跋说道：“你告诉莫奴生，说须跋告诉他，如果黑汗亡国，他也得死。”

莫揭不动，他的眼里有委屈的泪。他是黑汗人，但他的妻子如今正躺在王子的身下呻吟，他怎么能报效黑汗？自那一天从王宫里逃出来后，他再也没有归去。他再也不算是黑汗王的勇士了。他有时想念仁婀，但仁婀不是他的妻子了。

他站了一会儿，回头走了，去找莫奴生。

如果莫奴生回黑汗，他一定会在乌娜的坟那里。

×

×

×

一个高大的背影站在坟前，他总是那么站着，一站几个时辰。

那些远处看着的人都知道，乌娜的心上人莫奴生回来了，虽然黑汗王说他是叛逆，但没有人向黑汗王报告他的踪迹。

莫揭来了，他面对着莫奴生。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一夜便香消玉殒了。

莫奴生与莫揭看着坟，他们想从那荒萋的草上看出乌娜的笑靥来。

莫奴生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莫揭说：“他要你进宫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不会再去了。”

莫揭说道：“你是黑汗人不是？”

莫奴生猛地抬头，说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莫揭说道：“如果她再在这里呆下去，黑汗必亡！”

莫奴生无语，坟头的青草在飘，像是一股青烟，人如青烟，世事如青烟。

莫揭说道：“他要你去杀了那个女人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不管黑汗的事儿，我要走了。”

莫揭猛地揭开他的衣服，给莫奴生看他的后背，他的背被砍得几乎透了，肉中有一道道深沟。就是勇猛如莫奴生，看了也不禁心惊肉跳。

莫揭说道：“我要你去，你可以杀了那个女人，也可以杀了昏君父子，他们再活下去，黑汗只会灭亡！你如果去，我也会去。”

莫揭走了，坟前仍只剩下莫奴生，他的身子仍挺得笔直。

第二章 挑灯看刀

黑汗王宫里，黑汗王正在逞欲，他对索雅兴致很浓，索雅却闭着眼，任他肆虐。

她的眼角有一滴泪，是为她自己而流，还是为她心里的情人所哭？

忽地有人站在他们面前。

黑汗王在这里是主人，是至高无上的主人，他正流汗，便不愿被人打扰，叫道：“滚

出去！”

他的话吞在咽喉里，面前站着的是他千方百计要杀死的莫奴生。逼人的杀气充满宫殿，无论房间多大，人也被杀气逼得喘不过气。

黑汗王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杀人！”

黑汗王再也不顾逞欲，叫道：“来人啊，来人啊！”

宫殿外围满了卫士，他们冲进来。

莫奴生对他们视而不见，只是说道：“索雅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索雅看他们像是一群虫子，笑笑说：“我得先穿上衣服再死。”

她在穿衣服，众卫士在看她，他们从未看过女人穿衣服也会这般好看。如同月亮正落在宫内，如同草地上开满了鲜花。她那么美……

莫奴生喝道：“退开！你们谁上来，我必杀死黑汗王！”

宫门前站着须跋，他冷冷道：“莫奴生，你至多可以杀了那个女人，她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索雅穿上了衣服，但她不能下床，莫奴生的弯刀正逼着她。

眉毛一挑，索雅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在成都府是我的心上人，这回我就是死在你的刀下，也算甘心。你杀我好了。”

莫奴生的刀一寸寸靠进，直逼在索雅的脖颈下。索雅轻声窃笑：“莫奴生，我在你面前也解开过衣服，你如今连我穿衣也看到了，不白来一回啊。”

她吃吃而笑，艳丽凄伤的笑，叫道：“莫奴生杀我啊，杀女人啊，你杀了乌娜，再杀我啊！你是个有本事的男人，专杀女人！杀啊，杀啊，怎么不杀光所有的女人？”

莫奴生的刀不动，刀闪光芒。

黑汗王怒喝：“保住王妃，保住王妃啊！”

须跋道：“大王，他要伤你，要他杀了那个女人算了。”

黑汗王叫道：“莫奴生，我给你几个女人，比你的乌娜还好看的，莫奴生啊，你那个乌娜是王子弄来的，也不是我，你杀我的人干什么？”

须跋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只能杀一刀。”

索雅笑笑，说道：“那就杀我好了。”

莫奴生的刀不动，人皆不动，他们僵住了。

× × ×

王子近来有了一种新玩法，他玩弄仁婀，让她侍候所有的女人。有时要她趴在地上，做众女人的狗。有时要她伏在女人身下，他再挤压她们。他嘻嘻笑着，说道：“仁婀，你不算是女人，你只是母狗！”

突地，他的脖子僵硬了，那上面架上了刀。

他看到了莫揭。

他吐不出话来。

莫揭叫道：“都站住，你也站住！”

仁婀看着他，眼里有泪，她想着莫揭会来，会拿着那一把带链子有鱼皮鞘的弯刀，正逼着王子。

仁婀想叫，但她只有泪，流泪，流泪。正从两个女人的身下爬出来。

王子说道：“你要.....愿意玩，让你.....玩。”

莫揭喝道：“低声，我宰了你！”

莫揭用刀指着一个女人，道：“上去拿一把刀来。”

女人两手抖如筛糠，拿过刀来。

莫揭一扯衣服，露出后背，低吼道：“他把我的后背剁成这样，你们也剁他，谁不剁，我便杀了她！”

几个女人不敢不从，一个女人闭着眼，拿刀来砍王子！

“嗷——”，他叫了一声。

莫揭点了他的穴，他再也叫不出来。

再一个女人也拿过刀来，砍在他的背上，血涌如注。下面的更快，一个比一个手快，待得最后一个上来砍他，王子嘴也吐血沫子，气息奄奄了。他喃喃道：“仁婀，你的臭母狗，我骑够了……”

莫揭一边几刀，王子的后背肉飞起来。再看王子，已是一个血人，他手乱挥，暗声喊：“来啊，臭女人！”

几个女人看着莫揭，大气不敢出。她们不知道莫揭会拿她们怎样，莫揭的眼睛渐渐不那么迷乱，他盯住了仁婀。

仁婀递与他刀，让他逃走。

他呻吟似地：“仁婀，仁婀！”

仁婀当他是呼唤，从前的莫揭不就是这样呼唤她的吗？如今她已是脏母狗了，莫揭还会喜欢她吗？

仁婀一扑，搂住了莫揭。

“莫揭，莫揭！”

她呼唤着莫揭，眼前闪现着过去，那是最美的过去。

莫揭抱紧了她，她的身体是熟悉的，被人呼唤来去后仍是这么熟悉，他有一点儿吃惊。但他轻声说道：“仁婀，仁婀！”

两人如梦生死。

几个女人渐渐忘了她们的危险，一个如此痴爱的人不会再杀人了吧？

但仁婀尖叫一声，那叫声真的很像是母狗。

莫揭的带链子的刀刺在她肚子里。

莫揭说道：“仁婀，你先死，我去杀黑汗王，我也必死！”

仁婀抱紧了刀柄，也就是抱紧了莫揭的手，说道：“我死.....你不.....要死.....杀他.....值么.....”

莫揭对着几个女人，他低着头，不看她们：“你们走吧，别说看见过我。”

他大步走向王宫，如果他猜得不错，莫奴生此时正在宫里杀人，杀那个貌美如花的索雅，杀那个猪一般肥胖的黑汗王！

× × ×

只是刀逼在颈上，索雅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杀好了，一个男人，这么优柔寡断，可不怎么好啊。”

黑汗王叫道：“别杀她！”

莫奴生的刀在手上，只须轻轻一挑，便可断了索雅的性命。

须跋在远处等着，他盼着莫奴生杀死索雅！

忽地有人跳着冲来，叫道：“杀人，我要杀人！”

那是莫揭，他光着膀子，身后的肉如犁出的土沟，他吼叫道：“黑汗王，我要杀了你！”人跳蹦如跃，直扑向黑汗王：“还我仁婀，还我仁婀！”

他疯狂一般，一把带链弯刀直劈黑汗王！

须跋怒喝一声：“莫奴生，你要女人，不要你的脸面！杀了那个臭女人！”

他吼一声扑向莫揭。

莫揭知他厉害，身子一斜，便奔黑汗王去。

黑汗王此时再也不顾索雅，叫道：“别杀我，别杀我！”

他扑去须跋，须跋让过了他，金银双钹亮出，直削莫揭！

莫揭的身体在空中只一顿，便溅出一溜血花！

莫奴生叫道：“莫揭！”

莫揭虎吼：“别顾我，杀了那个昏王！”

莫奴生看着索雅，索雅说道：“我嫁他，只是想要他出兵助回鹘！”

莫奴生恨意顿增，叫道：“索雅，你不是女人，你只是回鹘！”

刀光一闪，索雅倒下去。

须跋跳脚大叫：“好啊，好啊！”

他回手收钹，说道：“莫揭，看在莫奴生杀了那个女人的份上，我不杀你！”

莫揭怒吼道：“你不杀我，我要杀他！”他扑向黑汗王。

黑汗王急叫道：“须跋，大国师，快，快杀了那个莫揭！”

莫揭的身体在空中转了三转，他想赶在落地时，一刀便砍在黑汗王的头上，那一颗肥胖的头颅便会向空中一跳再落，黑汗人的苦难就结束了。

但不待他身子落下，只差那么半刀远，他的头便托在了银钹上！

他怒吼一声，声音顿消。他的身体无力了，慢慢缓落，跌在地上。

但那刀是带链子的弯刀，刀再向前一扑，刀尖正刺进黑汗王的后背！

黑汗王发出牛一般的低吼，慢慢倒下了。

索雅再跳起来，她冲向须跋，在他愣神去看黑汗王的当口，一柄短剑直刺在他的腿上！

须跋怒吼一声，叫道：“杀了他们两人！”

莫奴生看着莫揭死了，不由心内神伤，他怒吼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

他扑向宫外，所有当值的勇士都看得出他是莫奴生，都让着他。身后跟着索雅，她的脖颈上流血，血流得衣服上都是湿的，她的眼睛瞪红了，也连声吼叫。

两人冲出了宫外，跨马而去。铁蹄疾驰，直奔回鹘！

× × ×

索雅咬牙，她赶马直奔，想扑奔过莫奴生。但莫奴生像与她呕气，直赶马再奔，超

出前去。马急嘶鸣，如箭而逸！

忽地，扑通一声，索雅跌在地上，她昏死过去了。她的脖颈上有一圈血迹，原来莫奴生用上乘刀法在她的脖上抹了一圈，她受伤了。

待得她再醒来时，天已昏晚，莫奴生的马与她的马在交颈呢喃。莫奴生一双大大的眼睛在瞪着她。

她说：“你救了我？”

“我杀了你。如果你对黑汗不利，我会再杀你。”

她笑笑：“你走吧，你走自己的，何必管我？”

莫奴生道：“你受了伤，待得你的人来了，我再走。你要去哪里？”

索雅说道：“我要去回鹘，我要死在回鹘。”

莫奴生轻声道：“你死不了，我那一刀不重。”

索雅哭了：“不重，不重，你在成都曾与我亲热，你是男人，你在我脱下衣服时，便猛地推开了我.....你想起了自己的女人，是不是？”

如今她正被抱在他的怀里，他坐在地上，他能闻到她身上的一阵阵体香。他对自己说道：莫奴生，她不是你的女人，你的女人是乌娜，她在那坟里瞪着眼看你，像那天边的晚霞，正在看你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们晚了，走吧。”

索雅说道：“我从未与一个男人在野地里过夜，你为什么不抱紧我？风也要吹起来了，我有一点儿冷。”

暗夜里的男女是有情的，他心里升起一缕缕柔情。

索雅轻声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想一个女人。”

索雅柔声道：“她是谁？那么值得男人想？”

莫奴生想起了唐青青，忽地有欲望，要与索雅说她：“她是唐青青。你知道她，我那一回在她的房里……”

索雅说道：“你不会做什么，不然你就不是莫奴生。”

莫奴生忽地很感谢索雅，她明白他的心，他说：“我带着乌娜的两个孩子，带着他们去找青青，我对她说，你收留下两个孩子，我有事要办。她就收下了两个孩子。你也知道，那一次夺粮，我睡在她的房里，我故意粗声喘息，故意弄出男人的一切，她只柔柔地躺在床上，像睡得无一丝声息。我忘了我自己，有时在想，她是不是一个人，怎么会没有一丝声音呢？那是她害羞……”

在暗夜里，一个抱着女人的男人在讲，他的声音很响。

× × ×

卓书看着二十四部首领，左边以黄绝为首，右面以扎嘎为首，二十四部首领都倾听卓书讲话。

卓书说道：“回鹘空虚，迁我各部去回鹘，是一大计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黄绝大喜，说道：“我愿意率部去占回鹘，不知大王意是否谁占有哪一处，便可将部族迁至那里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不错。我要广大疆土，回鹘必亡，要他亡在别人手里，我怎么甘心？你去占他疆土，守住城池，不许别人占它。最要小心的是耶律重恩，他的大辽灭了，有几十万军队不知哪里去了，你小心，他会钻出来杀你。”

黄绝大声道：“是，哪一位兄弟愿与我去？”

左边的三四位首领愿往，卓书点头答应。

卓书再三叮嘱，切勿中了耶律重恩的计。他再对扎嘎道：“扎嘎兄弟，你愿意不愿意与我去成都？”

扎嘎与众首领皆是一惊，去成都做什么？

卓书说道：“人都以为六国好图，大宋难攻。其实依我看，最好图的就是大宋。”

众首领不解其意，都看卓书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们看，在这图上，大宋有条江，顺江而下，建康城就在手中。”

卓书握拳撼动，使得二十四首领都是血热。就是扎嘎，也只是知道原来的日子是舒服的，但吐蕃勇士天性嗜斗，他怎么能不愿意与人搏争？如是能兵进大宋，直逼建康，那多辉煌！他看着卓书，听他说道：“金人也不生三头六臂，他能生擒大宋的两个皇帝，我们吐蕃人就不能吗？再说，金人有几十万兵马，我们吐蕃也有几十万人马。金人在北方耐寒，我们吐蕃人在高原更不怕寒冷。我们还不像金人，吃东西怕这怕那，他们到了大宋，竟然生病者居多。我们吐蕃人在高原，怕过什么？没有吃的，我们能吃生肉，没有用的，用皮子一卷也能生存。吐蕃人是天生的斗士，我们能横行中原！你们看，从成都过泸州，经恭州，就到了长江，顺水而下，可以直逼建康。大宋人会手足无措，那时我们攻下建康，就可拿下大宋了。”

二十四部首领听得血脉贲张，卓书神采奕奕，真是天生的帅才。他说的能成功吗？可再一想，他是谁，他是吐蕃天生的王，是吐蕃天空的鹰，你听说过有人走出罗布泊吗？你听说有人能百骑突飞，夺袭于阗吗？你听说三百余人拿下回鹘的高昌城，直逼回鹘王出走吗？你听说过在大宋逼得几国人都是纷争不已，只有卓书公子左右逢源，能令他们处处惧怕吗？

他们盯着卓书，人人呼吸急迫，他们也不愿住在高原上，如能使吐蕃人令行天下，有什么不好？

扎嘎道：“卓书公子，我们去多少部人？”

卓书看看那几位首领，说道：“我们去攻回鹘，那是明处，但得有人接应。去成都府是暗袭，去五部首领，人人在部族里选三百勇士，要精明强悍的，人人化装成粗汉，随我去成都府。扎嘎，你做商人，带些药品土产，到了成都府再会齐，租船而上，直逼

建康。你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，我去成都府，要求去大宋国都晤高宗皇帝，求他封我做吐蕃王。”

扎嘎等人不懂，问道：“大王不是已是吐蕃王了吗？得银喇嘛的祝赐，得二十四部族的推戴，还有什么做不得大王的？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你们不懂，我上一封国书，要求大宋高皇帝封赐我做吐蕃王，还求要见他。他一准高兴会见我，我带一路人，也许会有干把。你先行，那是一千五百精兵，到了建康，我们明暗一会，便会乘机拿下建康。你们剩下的几大首领，先在成都府就地屯兵，到了我们夺下建康，我便派鹰传书，你们再夺船而下，接济我们。”

众首领一齐应诺。

卓书厉声道：“二十四部族曾盟誓，必得遵此律令，否则杀无赦！”

二十四人一齐行礼，接受王命。

× × ×

答罕站在达懒面前，达懒说道：“三王子，你说能攻蒙古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必需攻蒙古。我们大金最大的敌人就是蒙古。你看！”

答罕指着地图，说道：“在我们夺取大宋时，蒙古如暗浸潜流，渐渐蚀我国土，如今蒙古已是坐大，他夺去回鹘王，便要全盘接收回鹘，这事不可不防。如是蒙古出兵，打着帮回鹘王收复失地的口号，回鹘便也是蒙古的了。”

达懒大惊，他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攻，说他劫掠回鹘王，大金要为回鹘复国，便占了先机。”

达懒道：“不错，明天议事，进攻蒙古。”

× × ×

答罕走出来，乌里布迎着，问道：“三王子，大狼主答应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错，只是我有一点儿担忧。”

乌里布说道：“担忧什么？虽说是大王子没了，二王子也病着，但大金的精兵强将有的是，怎么也能赢得了蒙古。”

答罕叹气，走到了远处，这里有条小路，直通山坡。在山坡上有一座坟，那是哈迷蚩的坟。

答罕坐在坟前，对着坟叹，说道：“只有一个人能教我，告诉我，我做得对不对。但他走了，我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个人。”

乌里布站在他身后，风吹着两人的衣衫。

第三章 疯狂乾坤

当卓书的报表得了高宗皇帝的回旨时，天已是九月了。卓书带领近千人去成都府，当日拜会府尹大人左光远。左大人看着卓书，说道：“哎哟哟，混得不错啊，原来的卓书公子如今成了吐蕃王了，你急急忙忙赶奔建康，有什么鬼心思呢？”

卓书与左光远是旧交，也知道他这人说话阴阳怪气的，就故作大方道：“左府尹想必也接到了高宗皇帝的旨意，你得热情待我，不然我到了建康，奏上一本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啦。”

左光远说道：“卓书，你有什么心思，当我不知？我知道你一向野心极大，此次去建康，大概是想给你吐蕃王的帽子上添一些光彩吧？”

卓书哈哈笑，不再与左光远言及此事，他心道：我要做足了吐蕃王的风头，让他以为我只是一个图虚荣的家伙，岂不更好？”他说道：“卓书这一次到成都府，有几件事要办，一是看一看唐思思小姐……”

左光远说道：“唐思思小姐不在，自从上一次与他兄长唐逸吵嘴，与唐青青两人出走了。”

卓书再说道：“那就无缘了，只好再去见一见痴娘儿，也就是唐门的倩倩小姐。”

左光远说道：“唐门新修了堡子，想必卓书公子也知。但吐蕃王是不是知道，左某便不得而知了。如果吐蕃王想去看看唐门，左某愿奉陪。”

卓书打着哈哈，说道：“不必，自从府尹府里出来，便喝道：“打轿去艳姿楼！”

× × ×

如今的艳姿楼再不同于从前了，看神气便知道白艳姿如今发财不少，她身着绸衣，在宽大的客厅里接待卓书。卓书坐下，身后站着十个人，他们是银喇嘛与几个部族首领，还有卓书的亲信。只是没有带来一路上服侍他的女人。

白艳姿笑道：“听说吐蕃王大大得意，连我家公子去了吐蕃，也差一点儿回不来了。我看吐蕃王这一番来艳姿楼，怕不是要给唐公子道歉的吧？”

卓书笑道：“卓书久在吐蕃，不得与闻大汉风习，便成愚汉了。如今得大宋高宗皇帝旨意，欲去建康朝圣。到了成都府，原是旧地重游，想与旧人一会，把酒言欢，也算快事。”

白艳姿笑笑，说道：“不知道卓书公子想与哪一个言欢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成都一行，也是缘份，与思思小姐一晤，知她才思敏捷，非凡俗女子者流可比。但听说思思小姐与她哥哥言语抵牾，两姐妹分别出走，卓书就缘吝一面了。但来艳姿楼，欲与倩倩小姐一晤，也许会如愿。”

白艳姿不知他有什么心意，只得笑道：“好，好，问一下倩倩，就说卓书公子如今是吐蕃王了，问她愿不愿意见？”

丫头去了一会儿，便来厅里，说道：“痴娘儿说，她愿意见卓书公子，如是什么吐蕃王，那就免了。”

卓书扬头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卓书公子，不是什么吐蕃王。”说罢便欲上楼，银喇嘛等齐欲跟随。

丫头说道：“痴娘儿说，只见卓书公子，因是故人，他人一律不见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等在客厅里等着，我一会便来。”

× × ×

痴娘儿的房间仍是文雅非凡，墙上有张旭的狂草，王右军的书帖，还有一些女人巧思而作的小玩艺儿，摆得精巧细致，一看便知主人高雅。痴娘儿斜倚着鹿儿椅，身子长长探出腿来，她的脸面非复往日，三年多的风光，使得痴娘儿成了成都府乃至天下的名妓，她轻启朱唇，说道：“故人往日来，有求实意，今日故人来，有求虚心。”

卓书知她是说自己要去求高宗皇帝一次封诰，她哪知道卓书想对大宋的建康城来一次奇袭？

卓书不由一笑，说道：“痴儿见识大异于往日，想当年痴娘儿来艳姿楼，还是莫奴生卖的，不知道你怎么说服了莫奴生，让他做了一次恶人？”

痴娘儿笑笑，一笑倾城：“我去了姐姐屋里，他正在那里危襟正坐，我对他说，我要去妓楼。他说，那不是你去的地方。我说，我怕在家里，有哪个臭男人钻进我的屋里。他看牢我，说哪一个臭男人也不敢怎么样我，怕什么？我说不行，我要躲到妓楼去，要是我同姐姐一样，只有一个臭男人愿意睡在地上，那就好了，只怕那样的臭男人不多……他再不说话了，直把我扯着，走出唐门，来到了艳姿楼。”

卓书听着，蓦地心里想着，白艳姿那神气，仿佛艳姿楼也成了唐门的一部分，看来她与唐逸关系非凡。

卓书装作不在意，问道：“艳姿楼也成了唐门的财产？”

痴娘儿毫不在意，说道：“年前三家退出保四堂，挤兑我哥哥拿出二千二百万两银子，艳姿楼出了一份力，哥哥便给了艳姿姐好处。”

卓书心道：当我不知，我当时要挤垮你艳姿楼，杀了那个唐逸。只是天不假时，我得回吐蕃争王位，才放过了你们。他笑说道：“艳姿老板果然厉害，能看得清棋局，又

是一个厉害女人。怎么大宋尽出些厉害女人？”

痴娘儿一笑，身子轻提，看她小小年纪，真个会玩弄男人了。

香气是清香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，那绸衣轻掩，薄纱若现，俏笑嫣然，一顾倾心，弄得男人不知何乡。

卓书笑看着她，心里分明有一股欲望，占有她，让她的胴体在他面前跪倒，再也没有那明快的笑容，只有哀凄的顺从。

他是吐蕃王，是名闻天下的吐蕃王。

可惜吐蕃王此时并不名闻天下，他连卓书公子的名声都不如。

卓书屏气，说道：“痴娘儿，不知道你几年不见，在痴什么？”

痴娘儿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当我来艳姿楼时，先是痴雨，痴季节，伤情看人世，多惊圆缺情。如今我再也不痴了，只痴在意会中。”

卓书一拍手，叫绝道：“好一个只痴意会中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在吐蕃，那里没有成都府的红墙绿柳，也无建康城的栉比鳞次，但吐蕃是我故乡，我只好在那里终老。每一思念故人，便痴痴想着往事，虽说我年纪不老，但痴旧事。”

痴娘儿一笑，说道：“卓书公子不必瞒对故人。依我看，能生出罗布泊，百骑奔于阗，生夺吐蕃王，做过这一番壮举的人，不会消沉到只看高原雪峰，只赏湖泊落日吧？”

卓书心一惊，他大笑道：“我只是有一样毛病，贪图女色。如今我做了吐蕃王，再多的女色也要得到，此时的我，便没了更大的欲望，一生只能做好吐蕃王足矣。”

痴娘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来艳姿楼，只是多读了一点儿书。从此知道，人的欲望不易满足。像卓书公子有卓书公子的欲望，吐蕃王有吐蕃王的欲望，你刚才说到的只是卓书公子的欲望，哪里是吐蕃王的欲望？”

卓书忽地说道：“我与姑娘是旧交，再与思思姑娘也有情意，才放过了你哥哥，那

是吐蕃王表示的一番心意。”

痴娘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哥哥放过了你，依我看，卓书公子，你如今已不是我哥哥的对手。”

卓书一笑，但心头忽地怒火充盈，恨不能立时杀了痴娘儿。她凭什么与卓书这般说话？莫非她不知卓书是天下第一人吗？但他绞着手指，咬着牙，一字一句地轻声说道：“痴娘儿是不是看轻了我？”

痴娘儿一笑，说道：“如果你在吐蕃杀不了我哥哥，你再也杀不了他啦。”

看来就是痴娘儿也非复是往日的痴娘儿，她的那艳笑里分明有一种调侃，看轻了卓书。他如今已是吐蕃王，在吐蕃吐出一句话，高原也有回应，湖泊也得应声，她一个女人，敢对他不敬？

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再复微笑：“痴娘儿真会说笑，卓书告辞。”

痴娘儿笑笑，一直送到楼口，说道：“不送。”

卓书再回头，听得艳姿楼仍是声歌弦管，夜夜欢娱，如是吐蕃大军冲进了成都府，他们还有这悠闲吗？

卓书笑了，对银喇嘛说道：“走！”

他再问道：“快马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两日内可奔到江岸，再乘船，九日内可到建康。”

“有无扎嘎首领的消息？”

“他们快到建康城了，走得慢些，等我们快到时再入城。”

卓书不再问了，他坐在马上，心思全都在黄绝那一路兵马上，如果大宋得知吐蕃出兵正攻回鹘，他们会放宽心的，大宋高宗皇帝会见他的，当他陛见卓书时，就是他亡命一刻！

×

×

×

黄绝的人都站在大屯城下，城上，仍是回鹘的旗帜。好像人们早就忘了吐蕃人曾经偷袭过大屯，把城里的一切都劫掠一空。人们再陆续回来了，掩埋了亲人，修好了房子，再生存下去。开始时人们还忐忑不安，生怕有一日吐蕃人再来偷袭，再抢走妇女，拿走金银，把男人都杀光。但防了半年，近一年，吐蕃人忘了他们，他们就也忘了吐蕃人。

黄绝一挥手，有上百的勇士手里拿着绳索，向城墙偷偷爬去。他们是用绳索的好手，一条绳索在他们手里，像是伸长的手臂，当他们爬到城下，把那长长的绳索挽一个套儿，一掷便掷向箭垛！那绳索大都准准地套在箭垛上。人扯着绳索，爬了上去。守城的军士都在熟睡，有的正依在箭垛上打鼾，被弯刀一刀割断了头颅。城头的旗掷向城下，城下的勇士低呼，再打开城门，人如潮水般卷入。

黄绝喝道：“只留下纳仓部与羌塘部，其余各部不须留城，与我再进回鹘！”

人潮分成两部，一部分杀向城内，火光、人嚷、血溅，人亡，随着吐蕃兵的吼叫，大屯城又一次坠入恶梦中。

黄绝领着兵马，从大屯城赶出来，他们急奔焉耆，那是回鹘国最富庶的大城。

大屯城渐渐消沉了，纳仓部与羌塘部的首领占住了大屯城，城上竖起了吐蕃的乌凤旗。

× × ×

卓书如同看到了大屯的火光，他笑了，人们总是最健忘，他们不该那么健忘的，一健忘，便得付出血的代价。大屯城第一次把他的所有都拿来做了吐蕃北征的贡献，那一次是卓书献与吐蕃王的，如今他们该学以前的他了，把最好的东西拿回来，献与吐蕃王。他为吐蕃二十四部做出了榜样。

× × ×

唐逸看着倩倩，三个妹妹里，他最爱的是思思，最摸不透心思的是倩倩。

倩倩说道：“卓书来了，他去建康。”

唐逸看着倩倩，如果不是有急事，倩倩不会回来的。他看着一身秀衣的妹妹，忽地想到：天下的男人都会为她疯狂的。

倩倩说道：“卓书不会那种要讨得什么封赏才会在吐蕃立位的人。我听说了，他的人在买马。最奇怪的是，他们的人在成都府不去狂欢不去饮酒不去看热闹，他们住在客店里，都早早歇息，好准备明日去建康。”

唐逸惊讶地看着倩倩。

倩倩再说道：“卓书踌躇满志，不可一世，看他对我那样子，像是不屑一顾。”

唐逸心道：如今的三妹再也不复是往日的小丫头了，要男人在她面前不屑一顾，卓书也办不到。他知道卓书，他是一个最喜欢女人的人，他一来成都府去看倩倩，就是明证。但听得倩倩一席话，他似乎什么也不说，便准备走了，去建康城听宋高宗对他的封赏，以求自己在吐蕃的巩固地位。这无论如何不像是卓书所为。但他去建康，能有什么作为？带着他的一千人马，去袭建康吗？

忽地他叫道：“请屋主来！”

小爽与琴心正在一旁侍候，一听得叫屋主来，马上去请。

× × ×

阎可怜进来，看着倩倩，微微一笑，倩倩心里好暖，心道：她这人很文雅，若能成为我的嫂子，那有多好。两人对面一端量，便知道女人的优雅，心内好生敬佩。

唐逸请可怜坐下，说道：“妹妹说卓书的心思，我猜不透，特请屋主一谈。”

可怜听罢，说道：“吐蕃易主，也是大事。如是吐蕃国内不静，卓书怎么会出来？如他出来，只有两事，一是夺人，二是侵犯。舍此，卓书还能做什么？”

唐逸疑道：“莫非他真个要用一千人去攻建康？他疯了不成？”

可怜说道：“如你是卓书，为保国内稳定，你会做什么？”

唐逸道：“攻回鹘，本来已是笼中的鸟，再去拿来，也不算错。”

可怜道：“卓书最愿奇袭，这一次他如再攻回鹘，不算是大举。在卓书，做出此等事来，算是平常。我猜他一定有大举动，你只盯着卓书便是。如果他去了建康，欲对高宗皇帝不利，你怎么办？”

唐逸忽地失声道：“他真会那么做？”

可怜道：“不错，在吐蕃，你只盯住了卓书一个人，就是有千军万马，你也只盯着他一个人，你便会胜。”

× × ×

蒙古汗忽儿毕正在看汉人，汉人的行礼与蒙古不一样，他要先跪下去，然后再行礼，这很麻烦。但这个汉人使节对他行礼后，坐下了，说起了他的来意。

大汗看看阿鲁忽，再看看赫叶雅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们是蒙古，不会去夺取回鹘。但对于金人，就是两样了。我是回鹘人，投了蒙古，我也心念着回鹘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哪里不是一样，我们住在草原，走到哪里，结上帐篷，便有一个家。如今我们有三十多部，正在强大。金人我们不看在眼里，如果你们大宋把给金人的银子分一半给我们，我们便打他们。”

汉人的使节是娄寅亮，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白衣长袖的人，他神采飘逸，令大汗也惊异，屡屡地注目他。

娄寅亮说道：“大宋高宗圣上有话，如果蒙古真能弱金，将来就是把那些献与金人的银两分一半与蒙古，也不算什么。只是蒙古能不能目今就与金人动手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目今正在忙羔季节，谁愿意打仗？你没听得蒙古人说，忙完了牛马，再生崽子。哈哈哈哈哈！”

娄寅亮心内鄙视这蒙古大汗，但他是蒙古三十多部最是强大的部落首领，要与金人开战，必得他首肯才行。他再说道：“大汗三思，等忙完了羔，冬天也来了，再怎么打

仗？”

忽儿毕大笑道：“真是，忙过了这个，便得忙乎婆娘了。一冬天的男人都是煨灶猫，他们的骨头都软了，泡一冬天的女人，是他们的报酬。”

娄寅亮有些失望，秦桧出了一个主意，要蒙古人忙对付金人，此计真的有用吗？

忽地，有人闯进帐来，那人是忽儿毕的儿子，他叫道：“父亲，有人来说，金人大兵犯境来了！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有多少人？”

儿子说道：“不知道，漫坡都是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那还不叫他们撤？”

儿子不走，只盯着娄寅亮他们看着。

忽儿毕误会了儿子的意思，说道：“那好了，就杀了他们，不然他们说我们蒙古人见了金人怕得逃走，就不光彩了。”

一挥手，拔出刀来，便来杀娄寅亮。

刀正砍在娄寅亮的头上，娄寅亮变生须臾，不知躲避，竟只是呆呆受死！

刀在他头上，已碰到了他的头发！

蓦地，一只手拿住了那刀。刀在那人的手指上捏着。刀锋该砍到他，刀气该伤到他，他的手指不断，也该流血。但他静静地看着忽儿毕，说道：“娄大人要与你说话，你坐下来！”

忽儿毕的性子刚性，怎么会听一个下人说？他拗着手，用足了气力，把那刀压向娄寅亮。

原来娄寅亮也是一个硬性子人，他挺着等那刀砍，如不是此人救他，他必已无头。

刀弯了，再屈下去，叭地折了，只剩下了刀头在忽儿毕的手里，他忽地一掷，把那刀头掷向娄寅亮，那刀头正在娄寅亮头上，一掷岂不直贯入他的脑袋里去？

但忽地一抄，那刀头再抄在那人手里，他冷冷道：“听娄大人说话！”

忽儿毕知道不听也不行了，娄寅亮问道：“你听说他金兵来了，是犯境夺粮，还是越境杀人？”

忽儿毕的儿子低头道：“他们见人便杀。”

娄寅亮看着忽儿毕，说道：“你只说大蒙古人，但金人要灭你们蒙古，你逃走能行吗？他们不是抢你的草原，夺你的牛羊，他要杀光你们！”

忽儿毕的儿子说道：“他们把男人杀了，女人用绳索捆着，押回金国去。”

娄寅亮叹气道：“我以为秦丞相说得对，蒙古是个大族，不至于看着被灭，看来他也说错了，告辞！”

忽儿毕叫道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他扯着娄寅亮，那憨态可掬，说道：“我说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要杀金人，我要灭了他金国！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我们大宋不怕金人，但他们抢去了我们的二圣，就如你的父母被金人抢去……”

忽儿毕直点头，说道：“啊啊，我的父亲没被他们抢去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如果你不对他们动手，早晚会抢去的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的父亲他死了。”

娄寅亮身后的大悲禅宗一叹，看来这个蒙古大汗是一个浑人，他能救得了大宋吗？秦桧的计谋看来无甚效果了。

忽儿毕的儿子忽地说道：“你们大宋不怕金人，还与他们有世仇。你们为什么不对付他们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如今我们的两圣在北国，还有皇太后也在他们手里，我们一动手，三位圣上就完了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如能真的与金人动手，夺他们的国，大宋会私下助你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好啊，我要与他们动手，灭了他们的金国。原来我们只是偷偷地占他们的草地，如今我们要抢他们的。”

第四章 剑走偏锋

赫叶雅对忽儿毕说道：“大汗，我呆在蒙古，于事无益，不如我回去，做我自己的事去。”

忽儿毕此时再也不装痴弄傻，他沉吟道：“金人看我日渐强大，想灭了我蒙古。此时正逢战时。只是宋人观望战事，我们却不好办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为什么不去找西夏？如今西夏正是那个红顶天当政，她是一介女子，却是见识非凡，她会知机而进的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你说，西夏会帮我们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不是西夏帮我们，而是帮他们自己。莫非金人再强大了，西夏不怕吗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阿鲁忽，你陪着赫叶雅去一趟西夏，劝他们出兵对付金人。如果他们答应，你便是功劳一件。”

阿鲁忽笑了，只要他去陪赫叶雅，他就乐意。

忽儿毕再说道：“那个大悲禅宗是什么人？他的功夫真的很惊人，我的刀是百炼精钢，竟被他拗断了，此人如得，真是一个虎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中原有十大门派，有正有邪，据说大悲禅宗乃是邪派中的正派人。”

忽儿毕摇手：“什么正派邪派，那一日你给我讲好半天，我都听得糊涂了，你直说，

他会不会来为我大蒙古出力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不会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那好，今天夜里，你们把他给我杀了，这种人不能留给大宋！”

忽儿毕的儿子此时意气风发，再也不是那惊惶失措的样子了。赫叶雅心道：原来蒙古部族的人都是这样，他们说是狂如兽，狡如狐，便故意事事这般精明，怕也是上久了人家的当，才这样子的吧？只是有时未免过火，让人觉得太假。只是娄寅亮与大悲禅宗两人刚来，便不甚知道，上了忽儿毕的当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在等待，太阳很毒，北方的太阳不该这么毒的，也许是因为他心情焦急，便太阳光也过于强烈了。

他等得委实辛苦。如果是等别的人，他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是在等夷离尺，他必得等。

竹剑出来了，他被卓书击伤后，人变得更深沉了，手里只是握一根竹竿。他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耶律重恩叹一口气，以为他可以见到夷离尺了，但到了院子里，看到齐老在扫院子，他的手有些不便，大约也是与卓书一战留下的伤吧，他说道：“耶律公子来了，来替我老人家扫扫院子吧。”

他把扫把递与耶律重恩，人慢慢踱进去了。

耶律重恩像一个罪人，慢慢替齐老扫院子，他的头上浸出汗水，直到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，再反复看看，自己也十分满意了，方才把扫把轻轻放在门旁。

麻疯婆婆出来了，她嘟哝地说道：“让一个大公子扫院子，是不是很不合适？”

她坐在耶律重恩对面，对他说道：“坐啊坐啊，你坐。省得让他们说我们怠慢了客人。”

麻疯婆婆说道：“她是你表妹啊？”

耶律重恩低了一低他的身子，以示恭敬：“是。”

麻疯婆婆说道：“不像话，她一听说你来了，怎么不见你呢？”

耶律重恩像是不知道她是故意为难，轻声说道：“她伤心了，因为我伤了她的心。”

麻疯婆婆说道：“不会吧？像耶律公子这般有心有情的人，怎么会伤人心呢？那种事都是倒八辈子霉的王八蛋干的，你怎么会干这种事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婆婆，你让我见见她，我对她说。”

麻疯婆婆拍腿道：“是啊，小儿小女的，你们一坐到一起，你说上几句软和话，就把她心说活，你再骗她，让她乖乖听你的，对不对啊？”

耶律重恩知道她话里有骨头，但只是陪笑，说道：“她是我的表妹。”

麻疯婆婆念叨着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她是你表妹，才听你的，为你大辽出力。大辽也快复国了，再一复国，便不再是那么一壁江山了，怕不整个神州都是大辽的？真个是能算啊。把表妹嫁与人，再图他国，你说那样好不好？”

耶律重恩怒道：“我没图什么国，回鹘也不是我灭的！”

麻疯婆婆好似耳聋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耶律公子，你说回鹘是你灭的？你没干，你没干，你这种有恩有义的人哪能干那个呢？只是你是大辽的公子，来日的天祚帝，你只是藏起了三五十万大军，坐看着你的表妹与外甥被人赶得到处逃。那一天我们去救小王与太后，你躲在树丛里，等着看鱼蚌相争呢，是不是？你这人还不如人家大理的段公子，你怎么学得一点儿人味儿也没有呢？我们太后有你这种亲属，你说她会不会伤心流泪？”

麻疯婆婆本来想对着耶律重恩装疯卖傻，但说着说着，怒气上来了，竟是直斥骂他，一句也不宽容。

耶律重恩抬起了头，他为了大辽的复兴，究竟都做了些什么，他自己有时也昏昏懵懵。他对麻疯婆婆说道：“我是自己要来的，我要与我的表妹说上一句话，你让我与她

说，好不好？”

麻疯婆婆好像还不解气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拿一柄剑来，给我削一削指甲，我便让你见她。”

耶律重恩拿过一条竹枝，一扯扯劈，手里拿着一片儿竹篾，说道：“用这个便行了。”

麻疯婆婆叹气道：“有本事啊，有本事，只是人心思邪了，再有本事，也是无用。”

× × ×

他迈进了屋子。

十八斩只剩下了十六个人，他们一个个都站在耶律重恩面前，挺着胸，看他一步步走过。

他们是挺起胸膛做人，而这个耶律重恩虽说是一个贵人，但他做事苟且，只为了大辽复国，不顾亲情与友情。他不是十八斩那样的人。

他看到了表妹与侄儿。

小孩子的手全被白布包上了，眼睛是冷漠的。

孩子坐在正中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他们都很爱你……”

他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夷离尺说道：“我不想见你，你见我有一句话说，我对你也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，我把回鹘国糟蹋了，你拿去它吧，拿它去复国！我有了我的儿子，再也不去为你做什么了，从今起，我与你形同路人！”

齐老说道：“耶律公子，送客了！”

十八斩的十六人站在他面前，拦着他。

忽地耶律重恩叫道：“表妹，我错了，我从前错了。但你得听我一句话，回鹘如今是一盘散沙，如是你再不回去，回鹘便完了！”

夷离尺大笑，悲声道：“回鹘完了，不正是你的希望吗？赶快调动你的三五十万大军，你把那么多的军队藏在哪里？还不如把他们调出来，杀人啊，杀回鹘人，把他们杀光！把城池都夺去，在那里赶出人，把他们像是牛羊一般赶走，然后再驻进你们的人，把祖宗牌位都供上，对他们说是祖上有灵，大辽复兴了。”

夷离尺的泪水长流，她拥着儿子，说道：“我要与儿子走了，我们不会再来看你，我也不认得你。我愿意告诉你，他再也不是一个要摸女人奶的孩子了，他是一个好……男人。”

耶律重恩转身要走，忽地那孩子脆声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耶律重恩站住了，孩子会说什么？

他清了一清嗓子，没说什么，人都静下来，全听他说。

他说道：“我是回鹘王，我愿意听你说。”

夷离尺很震惊，她看着儿子，说道：“儿子，你不……”

小孩子说道：“我是回鹘王。”

夷离尺不再吐声了，因为儿子真的是回鹘王。

他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的叔叔，你来看我们，只是告诉我们，你做错了吗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想帮你复国。”

孩子眼亮了，但很快地淡下去：“这对大辽有什么好处？”

耶律重恩几乎要长啸，怒喝，但他再冷静地说：“没什么好处，我只想帮你。我做错了，便得做好。”

孩子犹豫了，他看着耶律重恩的眼睛，他是孩子，还没学会从人的眼睛里读出谎言与惊慌来。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耶律叔叔，你出去一会儿，我与他们议一议。”

×

×

×

太阳仍是很毒的，耶律重恩再拿起了扫把，他在扫地，在扫院子。院子已经很洁净了，不必再扫了，他为什么还要扫？

门开了，十八个人走出来，十六个人拥着夷离尺与孩子，他们看着耶律重恩扫地，忽地孩子说道：“叔叔，你帮我复国，我谢谢你！”

他跪下来了，跪得有些不惯。他本来是做君王的，不惯于跪人也对。

耶律重恩也跪下来了，他是跪向夷离尺的，他说道：“我很快乐，我很快乐……”

他只会说这么一句话。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莫听他的，他只是一个骗子！”

是谁？披头散发站在面前。她是索雅，是那个从前在回鹘王的睡梦里须臾不离的索雅，她看看耶律重恩，对十八斩说道：“他只是一个骗子，如果他想帮大王，也只是对他辽国有利，他这种冷血的男人，根本就不会对别人更好些。”

耶律重思说道：“索姑娘，你回来了？”

他说此话时，竟有深深的情意，他注视着索雅，心里知道，如果他愿意，早时会把索雅从这个孩子的身旁带走做她的妻子。但他失去了这个机会。

索雅跪下来，对着孩子，说道：“太王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孩子看看她，忽然说道：“我不要你跟着我。”

一句话，像是暴出了霹雳，孩子注视着索雅，他的神气很坚决。

索雅忽地笑了，她的眼里闪着泪花，她轻声说：“你再说，你再说，你说什么？”

她似在哀恳，原来对她百般依顺的回鹘王子，后来再无所适从时回鹘王，他不是对索雅言听计从吗？这一次怎么了？

小孩子声音很清楚：“你跟了那个臭胖子，他只是一个臭胖子！”

他想再骂那黑汗王几句，在他小时，去拜过黑汗王，黑汗王拿他跟自己的儿子相比，说他长得小，不说黑汗王的儿子大他十来岁。他恨那个臭胖子，他搂抱过自己的索雅，

他说道：“好了，你走吧，我再也不要你了。”

索雅听得清清爽爽，她笑了，看着身上的破衣褴衫，苦笑道：“好啊，真的说了句，说出一句来，便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，真是容易，对不对？你也这么说吗？”

夷离尺看着她，忽地说道：“你原来是回鹘王妃，后来怎么做了黑汗王妃了？”

索雅再回头去，对着身后的莫奴生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不知道，他们会不要我了，我走，我走！”

夷离尺忽地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她轻声说：“索雅，你是回鹘人，你别忘了回鹘，与这个黑汗人在一起，有什么好？你的脖子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”

莫奴生冷冷道：“她为了回鹘，我刀伤了她，她的头差一点离开了身子。”

索雅叫道：“别说了！”

莫奴生的刀一挑，索雅躲不过，她的脖颈上的红红刀痕仍在，像是一条血线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她想得很好，要黑汗王出兵，再助回鹘，但黑汗王食言了，她才走了。”

索雅低声说道：“还说什么，走，走吧。”

在瑟瑟的冷风里，两人再走了。

莫奴生扶着索雅，她喃喃道：“君王重色轻别离，一朝色衰如蔽履。”

她昏昏沉沉，再也挺不住了。

× × ×

小孩子忽地想去追她，他想起了她的笑脸很好看，对他也很好。有一次他压麻了她的臂，她笑，说道：“揉啊揉，你怎么不给我揉一揉？”他说：“我是王子，我怎么能给你揉？”她告诉他：“对女孩子，你得哄她，她才喜欢你。那样你就受用无穷了。”他当时问索雅什么叫受用无穷。索雅只是吃吃地笑，脸儿也不给他看，说道：“别问别问，

这种事怎么好问一个女孩儿家？”

但太后扯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你不能再追她了。”

小孩子哭了，泪流在脸上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此时吐蕃兵已近焉耆城了。”

夷离尺不看耶律重恩，她还恨自己那一次把持不定，如果她一直待耶律重恩冷若冰霜，那有多好？

齐老说道：“我们只有十六人，如果你再欺骗我们太后与大王，我们便与你拼命。”

耶律重恩点头。

他走出了院子，门外有十人在待命，他们随时听命，等待时机再复大辽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待命出山，再复回鹘！”

十个人一齐声吼：“待命出山，再复回鹘！”

待得十人马蹄声疾，再也听不到时，耶律重恩的脸上升起了明快的笑容。他知道，这十个人会带去他的命令，把几支劲旅拉出山来，助回鹘王成功。

× × ×

赫叶雅见到了红顶天，她有些胖了，脸面上有一种笑意，但那是阴郁的笑，看来她活得并不如意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听说蒙古正在忙碌，你怎么有闲来这里？”

赫叶雅笑眯眯：“我看看你，做了西夏王妃，人也发福了，生没生小娃娃？”

红顶天皱眉道：“胡说！”

这种生活本来离她最远，谁料得她竟是做了西夏王妃，且在那么无所事事地呆了近两年。

赫叶雅看看这间居室，悄声说道：“我去了蒙古，一直也没有机会再回到黑汗，父亲要我嫁与那个人，他是蒙古的王子，是忽儿毕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他为什么在伊宁做富商？”

赫叶雅笑道：“那谁知道？如今我只知道他是蒙古的王子，我只好嫁鸡随鸡了。”

红顶天一叹，说道：“为什么好的女人都要嫁什么王子？嫁与王子有什么好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嫁了后，父亲一直想我，但我无法与他通信，要知道黑汗与蒙古也是敌国啊。”

红顶天笑笑，她想着西夏，如今各国都是多事，只有西夏没什么动静，西夏王天天享乐，他玩得有些过份了。每逢红顶天要劝他时，太后都是一叹，说道：“王妃，你莫劝他了，不如让他玩，你来管事。”由此红顶天就做了西夏的真正国王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来西夏，是有一件事来与你说。如今金人攻蒙古了，他们想灭了蒙古。我一路上看，他们攻掠过的地方，都把男人杀光，把女人与孩子掳去金国。一路上都是杀死的牛羊。他们把牛羊抹了脖子，扔在路上，臭气熏天。我想过，他们这样做，就是要灭了蒙古。可他们能不能灭了蒙古，再来灭西夏呢？红妃子，你说，蒙古与金人交战，你帮哪一方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蒙古与西夏的交界，比西夏与大金的交界要长两倍，对于西夏来说，自然是怕与蒙古动手了。”

赫叶雅笑说道：“谁知道？我只是知道蒙古与大金都是难惹的，西夏国力不强，只好等待了。红姐姐，你等着好消息，说不定西夏会灭了大金，或是灭了蒙古呢？”

红顶天悠然道：“灭了谁，那是不想，只是别被人灭了，那就千好万好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红姐姐，我来，就是想与西夏盟誓，如果西夏能不攻蒙古，我蒙古便与西夏结成百年之好。”

红顶天拍手笑道：“人活一世，也不过五六十年，最长者七八十年，你怎么竟来一个百年？好吧，百年就百年，我与你签那百年之约好了。”

两人坐定，赫叶雅拿出一个盟文来，红顶天笑笑，说道：“连这个也弄好了，我来

看看。”

看过了，在文书上写添了几个字，给赫叶雅看。赫叶雅看到的是“不得杀入边境，否则算是违约，一切条约便再无约束力量”的字样，她笑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便依红姐姐。”

两人弄好了条约，便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大王到！”

西夏王是发福不少的样子，肚子也挺出来了，他叫道：“爱妻，你看我玩得……”

正欲再说，忽地看到了赫叶雅，心道：哪里来的美女子，这般小巧，且看她那脸蛋，便知道她如何结实了。只知道这样的女孩子，是哪一家的美人，要能把她诱入宫里，那就妙了。他说道：“不知道这位美人是谁？家住哪里啊？”

他涎皮笑脸的样儿，顿让赫叶雅心烦，但他是西夏王，不得不对他有所应酬，她跪禀道：“参见西夏王！”

一听得她说参见，西夏王心痒痒的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必多礼。”

红顶天柔声道：“她是蒙古王子的妻子，你打不得她的主意了。”

西夏王顿时脸红，说道：“爱妻说笑了，爱妻说笑了。”再溜赫叶雅两眼，越看越觉得她顺眼。要知道，赫叶雅是那种小巧而结实的美女，那一脸的风霜，便令西夏王沉醉，看去极像是风尘女子的赫叶雅给西夏王看得丢了魂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像你这种君王还能有什么嗜好？只是看人家的女人漂亮，千方百计骗得来了，便算是本事了。”

西夏王再复笑哈哈：“爱妻说笑了，爱妻说笑了。我去睡了，你早些睡吧。”

赫叶雅告辞了出去，再有一个宫女轻声禀道：“王妃，大金的答罕公子来了，他说有急事要见，说是与王妃故交。”

红顶天心道：两下都派了使者来，只为了西夏，看来头都不善啊，怎么应付？

她吩咐道：“在光华阁摆酒，我与答罕王子饮酒。”

宫女听令去了，她进到了寝宫。

×

×

×

西夏王满面不悦，他看着红顶天，说道：“你忙得很呢？”

红顶天偎在他的床边，说道：“金人派来了答罕王子，他也来说服西夏。”

西夏王不说话，只是躺在床上，看着天棚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西夏王怒吼道：“我说什么？天下的事儿，先是我母亲说，再是你说，你们女人说得够多的了，我再有什么话说？”

红顶天笑盈盈，说道：“如今答罕来了，你去对他说啊，你说，你有什么话尽对他说。你是西夏王，你去啊？”

西夏王一见她满面怒火，顿时软下来，说道：“顶天，你对我……你不愿意做我的女人，可你总是我的妻子。你忙完了，再来看我，好不好？”

红顶天道：“来人！”

依次走来了十几个女人，红顶天说道：“大王累了，你们陪着大王，不得有误！”十几个女人齐声答应，她们知道，王妃比大王更厉害，她们不敢不听。

红顶天向着宫门走去，她要像一个男人一般，与答罕斗智，还得与他饮酒。

第五章 性本无能

答罕仍是老样子，那么一身素衣，不像是金人的装束，更像是南人的衣着。他坐在红顶天的对面，举杯道：“得王妃一宴，多谢！”

红顶天看着他，看他也发福了，不由一叹，说道：“答罕王子，昔日在成都府一晤，那时王子正是春风得意，顾盼自雄，哪里如今日，一身清福呢？”

答罕笑笑，说道：“王妃也一样。”

红顶天如被噎，只是呆呆看他。好久答罕才道：“我与蒙古开战，实不想他坐大。如是他坐大，大金必亡在他手。所以与他一战，不惜血本。此次来西夏，还望相援才好。”

红顶天盯牢他，却不答话，只在手里把玩酒杯。

答罕说道：“西夏如今夹在正中，难做好人了。依我看，朝秦暮楚，莫如一心订盟。”

红顶天看着他，却不再说。

答罕道：“我知道，刚才你接见了那个蒙古的使者赫叶雅，她是蒙古派来说服你的使者。与她同来的还有那个擅‘十尸疯’天下难敌的老人阿鲁忽。”

红顶天道：“你来西夏，只有自己？”

答罕昂然道：“有自己怎么样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劝你还是赶快逃回去，赫叶雅不是等闲之辈，她会杀了你。如果你死在西夏，我也很麻烦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不怕他，如果我怕赫叶雅，何必来西夏？”

红顶天道：“西夏立在两国间，不能与哪一国联合再攻他国，请答罕王子回去，对狼主申说我的苦衷。”

答罕看着红顶天，忽地说道：“你的苦衷我知道，只是姑娘也太苦了些。”

红顶天的心里有些感动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已不再是个红姑娘了，三王子何必再说？”

答罕看着红顶天，忽地想到了唐倩倩，那是一个小丫头，他与倩倩似有无数的话可说，听说她是成都府最红的红妓，如今她是否再忆起答罕，还有一缕温馨？眼前的红顶天也是一个奇女子，据说她是老西夏王的心上人，但如今嫁与西夏王，这事儿有些蹊跷。

答罕说道：“红姑娘，据我看，你与西夏王的夫妻名份形同虚设。”

红顶天呀一声，说道：“什么？”

一句话竟搅翻了心里的湖水，红顶天脸上的惊讶可知。她想不到答罕能看得出，她与西夏王的夫妻，只是一个名份。她的心底里始终惦念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睿智的老人，

他对他谆谆善诱，让她学到了一身本事。

当她小时候，西夏王就总是叹息：“你怎么不是我的孩子？”

她叫老人为“父亲”，但老人一笑，不再说她，她也再不叫。老人不说她，是因为他伤怀。她不是他的孩子，再怎么叫，也不会是真的。而她不叫，是因为她心底有了姑娘的秘密，她喜欢那个老人。再叫她嫁与那个老人的儿子，她不会与他睡在一处，她还是红顶天。

答罕叹息道：“一寸丹心有谁怜？”

红顶天轻声说道：“真个有一寸丹心，也算不错了。何要谁知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怕一生得为西夏做主了，一生都付与西夏国，姑娘也苦了。”

红顶天泪水在眼眶里，几乎要流出来。她有一个不能对人说出的秘密，开始那个西夏王对她还是客气有加，后来便有些放肆了，男人喜欢一个女人，便非得把她弄到手不可。红顶天对他声色俱厉，他有些不然，继而便恨红顶天了。他先是在红顶天睡着时来犯他，红顶天睡梦里惊醒，奋鞭而起，鞭子出手，正缠在他的脖子上！他扯也扯不脱，几乎窒息。他叫道：“解开……解开呀……我再不动你了，臭女人！你解开！”

红顶天解开了皮鞭，他怒指着她，叫道：“臭女人，你不是女人？你拿捏什么？嫁也嫁了，人也归我了，早晚我弄死你！”他恨恨地在床前来去，像一只饿虎。想吞噬红顶天也非止一日，这一次犯红顶天，他是铁了心的，不料得竟差一点儿死在她手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你的母亲会让你弟弟做西夏王，我仍做他的妃子，你信不信？”

西夏王像泄气的球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他坐在床上，忽地狞笑，说道：“你不用走，坐在那里看我玩乐。”

他叫来了女人，当着红顶天的面儿亲热。红顶天要走，他叫道：“妃子，你不能走，我要你在那儿看着。”

当着许多的下人，红顶天自是不能愤然而去，她躺在床上流出了泪.....

要对答罕说么？只有答罕知道她的心境么？

答罕说道：“红姑娘，我也有一件事要对姑娘说。我自小无能，不能做一个男人，我父亲狼主对着我说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怎么不做一个好男人？看来你不能射猎，不能生后代，你是一个残废！他想杀了我，母亲哭泣，他才放过了我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知道了我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。我们北国，凡在夏天，孩子都光着屁股在河里洗澡，我不敢，只有我一人与他们不同，他们叫我，假二瞎子，假二瞎子！我哭，泪水也不知哭了多少。后来我父亲做狼主，教我去读书，哥哥弟弟们笑我。我知道南人更有本事，他们会读书，我终于学到了一身本事，他们就是有浑身的气力，也不如我。每逢他们有什么事儿过不去时，都来请教我，我是大金国惟一能运筹帷幄的人。”

红顶天被答罕的坦白弄呆了，但她很看重答罕。他与红顶天是同病相怜，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。

答罕不知什么时候已是满面泪水，他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终有一失，谁见过月儿总圆？红姑娘在西夏，与我在金国一样，总有苦处无人可说。我想，人一生一世，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对得起宗族兄弟，便算无枉一生了，再复何求？”

红顶天问道：“答罕王子，不知道大金与蒙古一战，谁会胜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蒙古部族，一向如一盘散沙。如今有了一个忽儿毕与他的儿子，忽儿毕有雄才大略，他的儿子粘拔恩更是雄才，父子两人更有一个狡黠处，凡事都假作糊涂，在人前装得像是傻瓜，可他们的能力，却比得起天下任何英主。听说那个粘拔思娶赫叶雅，就连赫叶雅的父亲也不知道粘拔恩就是蒙古王子，还当他是黑汗伊宁城的富商呢。再说那个赫叶雅，是我见到过的许多奇女人当中的一个，她最大的本事就是通读古书，对于国家盛衰，军国大事都是知道。有人不知道他们几人，只当蒙古只有一个会‘十尸疯’的阿鲁忽最厉害，他们看错了，如果让忽儿毕统一了蒙古，天下再也没有一个国家

能幸存。”

红顶天讶道：“他有那么厉害？”

两人喝着酒，聊着天下大势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，答罕心道：如是我做了大金狼主，便得一个这样的红颜知己，岂不是天下事儿足矣？红顶天心道：可惜答罕不是西夏王，我对于他死后的影子也念恋不舍，此时看着答罕，竟俨然有西夏王那洒脱、傲岸，心里好生羡慕。

× × ×

赫叶雅与阿鲁忽对坐，她说道：“你去看看那个答罕，如果看到他从西夏王宫里走出来，便杀了他。”

阿鲁忽自习过“十尸疯”后，功夫天下少有敌手，但他时而糊涂时而明白，便对赫叶雅道：“你跟我去，我杀他，你看着就是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是蒙古正使，一举一动都会有人监视。你去杀他，也须不让人知道你就是阿鲁忽，不然对我蒙古不利。”

阿鲁忽答应了，自去西夏王宫前等着答罕走出。他看到了十几个金人勇士在宫门前等候，心道：我要冲出去，只几下便可把他们杀个干干净净。但赫叶雅准会不高兴，她一不高兴，便不会嫁与我了。我再与谁说话办事，就再也不灵了。我阿鲁忽生就的英雄，没有那样一个好看的老婆，谁会说我能行？但她那人也罗嗦，说是回鹘复国就嫁与我，可她也不去复回鹘，谁知道她捣的什么鬼？

但阿鲁忽不敢面对赫叶雅说，如果他面对着赫叶雅，便想不到这么清楚了。

他看到答罕出来了，急急戴上面罩，叫道：“看掌！”一扑过去，先一掌打死了答罕眼前的护卫，再一掌击在一人肩头，那人哼一声便昏死过去。此人再明日起来，便得天天熬生等死了，他中了“十尸疯”有什么法儿可想？

阿鲁忽正欲抓住答罕，听得答罕叫道：“阿鲁忽，你来杀我吗？”

阿鲁忽叫道：“不杀你杀谁？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是阿鲁忽？”他停住了手。

答罕笑说道：“你是阿鲁忽，是赫叶雅叫你来的，她叫你杀了我，对不对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答罕笑笑，说道：“知道她的秘密，她才要你杀我。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她有秘密？她有什么秘密，我知道不知道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既是秘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阿鲁忽大声骂道：“臭答罕，你说她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？我都知道，她的事儿我全都知道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她是黑汗大将军直布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”

阿鲁忽傲然道：“知道。”

“她是嫁与伊宁的一个富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个富商说是回鹘人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，你也知道？”

“可你不知道的，那个富商没死，也没走，他是蒙古王子，就是忽儿毕的儿子粘拔恩。”

阿鲁忽呆怔了，他的头脑忽地不甚清楚，他盯着答罕问道：“你说……她是粘拔恩王子的妻子？”

答罕称是，阿鲁忽大叫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她会嫁与我的，她说她的丈夫没了，她一个人在蒙古过日子的！她是骗我？她真的骗我？不对，不对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说谎！”

他扑向答罕，答罕身前的一个勇士一挡，刀挡在他身前。阿鲁忽一抓，那刀忽地碎裂，刀插在那人胸前！

答罕说道：“你问问她，便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如果不是，你再来杀我好了。”

阿鲁忽对自己说道：“对啊，我去问，我去问。”他如飞地去了。

× × ×

答罕轻松对付过阿鲁忽，再来到卫士间，说道：“我们去找赫叶雅。”一行人马如飞地去找赫叶雅。

果然不出答罕所料，阿鲁忽本想去找赫叶雅问一个明白，她怎么嫁与了忽儿毕的儿子粘拔恩？既是她嫁与了粘拔恩，准不会再嫁与自己了。从前自己也不是非要娶她赫叶雅的，只是娶了她，才有办法对所有为难他的人。有了赫叶雅的那一张小嘴，似乎什么事都难不住她。那样他阿鲁忽岂不是就成了天下第一的大英雄？可他此时拍击着自己的脑袋，吼叫起来。

他头疼欲裂，此时头的痛疾忽发，他说：“我不找她，我不找她，她嫁给了粘拔恩，对我不好，对我不好啊！”他如飞地逃了，要逃到再也见不到赫叶雅的地方去。

× × ×

答罕来到了赫叶雅的住处，赫叶雅暗暗吃惊，一边迎答罕，一边猜道：阿鲁忽必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不然答罕此时准是一个面瓜脑袋，横躺在路旁，哪里会来这里谈笑风生？

答罕说道：“赫叶雅，我听说你也来了，便来拜会。不知道你替蒙古大汗带来什么口信儿？”

赫叶雅笑笑，俏然道：“答罕王子，你来说什么话，我便来说什么。”

两个互看一眼，忽地都失声笑起来。

答罕说道：“你这叫人多是为难，我是来找红姑娘的，要她西夏帮我打蒙古。”

赫叶雅也笑：“我是来找红顶天的，要她帮我打金国。”

两个笑起来，心里并不轻松。

答罕说道：“她会答应你，作壁上观。”

赫叶雅也笑：“她也答应你，不帮蒙古。”

答罕笑过，说道：“赫叶雅，我知你是女中豪杰，但我也知你父亲是黑汗国的大将直布，你相信不相信，我会让你父亲身陷囹圄？一个大将军嫁女，把女儿嫁与蒙古王子，却自作不知，说出去有谁相信？”

赫叶雅身子一震，她怕这个，如是真的有人要陷害父亲，连她的母亲都会受罪。她轻声道：“答罕，你也是一个人物，断不会这么坏吧？”

答罕见她忽地软下来，便知确是打中了她的要害，说道：“赫叶雅，刚才对那个阿鲁忽说出了你是与粘拔恩成亲，他也如飞地跑了，你再也没了帮手。”

赫叶雅咬着唇，叫道：“答罕，你好无能，你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一刀一枪使出来，你中伤人家，想用计陷人父母，再用恶语挑人与阿鲁忽亲情，你是人不是？”

答罕悠然道：“我不是人，我不是平平常常的人，我是大金的三王子答罕，你要与金国交战，一刀一枪，由你来做。但你要使诡计，赫叶雅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放眼如今天下，能用计谋胜过我的，也不过有那么三五个人。这三五个人里决没有你。”

赫叶雅忽地抿嘴笑了，她问道：“那三五个人有谁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你不必知道。”

赫叶雅忽地来了孩子兴头，问道：“你说啊，说好了。你说那三五个人里有谁？”

答罕低下了头，他再复抬头，眼里闪着亮光，却是一脸的仰慕：“头一个人，是大宋朝的元帅，他叫岳飞，此人文武全才，如在乱世，他准是一个开国的元勋。只是此逢治世还乱，乱世正治的当口儿，他必是一死。再加上大宋有秦桧，金国有我答罕，他必死无疑。第二个人也死了，他埋在金国的大都城，他叫哈迷蚩，是一个屡考大宋不第的举人。大宋不选他，是因为他是头一个考大宋状元的金人。他活着，大宋的两皇成了金人的俘虏，大金成了天下瞩目的大国。第三个人却是一个叫做山中活佛的人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甚至不知道他是男人或是女人。”

赫叶雅轻声问道：“你不知道他是谁，怎么那么佩服他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父王病重，呼我回京，上京离成都千里远，我赶奔回京，如不是这山中活佛，我便会赶至上京，做了狼主。如果我做了金国狼主，天下历史便当改写！”

赫叶雅看他踌躇满志的神气，心内也是暗惊，知道自己确是斗不过，再问道：“山中活佛做了什么，让你大计落空？”

答罕道：“他只派人一路拦我，待得我到了上京，一切都晚了，父王病故，叔父即位，我只好仍做我的三王子。”

忽地答罕无限萧索，神气也冷冷的，说道：“我佩服那个山中活佛，他在山中不出世，便把天下算定，他在蜀中找到了一个唐逸，定下一个听来好笑的‘安天大计’。我开始时对这大计不以为然，与哈军师再三斟酌，发现这个大计如施，天下确是安定了，谁也休想再灭人国奴人族，只能安然不动。尤其是对大宋，没人敢再兴兵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他真的有那么厉害？”

答罕道：“不错。”

赫叶雅平时也是一个精明人，但在答罕的眼里，还不算是是什么。她的丈夫粘拔恩更是如此，答罕傲然道：“别看你丈夫精明，但如我答罕真心要杀他们，一定会拿到他们的人头。我只要用几计，扶一个部落成大汗，要他管辖你们蒙古部落，你们便再无出人头地的机会！甚至会有部落拿下你们的人头，献与大金国。”

赫叶雅信答罕的话，蒙古部落如今尚不那么团结，不然大金何敢贸然进兵，劫掠蒙古部落？

答罕说道：“我劝你回去，告诉忽儿毕，不要装不明白，避我锐锋，快躲到大漠去，保全他一部的势力，我杀谁灭谁他不要管，否则他必灭亡！”

答罕凑到了赫叶雅的脸前，轻声吹气，说道：“像你的丈夫粘拔恩，一向自以为很了不起，你问一问他，他能有大宋的徽宗钦宗皇帝那么大的本事吗？”

第六章 生死“珍珑”

唐逸顺水急下，他给了活佛一个讯儿，那是活佛告诉他的法儿，急时向天下各派发下一个帖子：求助活佛。他便顺水船，急追卓书去了。卓书已是去了两日，怕此时快到建康了吧？若是到了建康，他竟敢真个去皇宫行刺，当高宗皇帝给他封赐吐蕃王号的时候，他突然出手？那他真个是天下第一的疯子了。

唐逸相信，别人不会如此做，但卓书能。谁相信他能走罗布泊？他走了，而且出险兵制胜回鹘王。谁相信他能百骑再夺于阗，他做到了，而且驱除须跋，再胜黑汗。

唐逸一路追赶卓书。

顺水而下，船行疾快。

忽听得有人在岸上傲啸，小爽看着，叫道：“公子，看那人的样子，像是赶我们的船。”

看看将近，唐逸呼船家将船靠近近岸，看那人急急赶奔，飞身一纵，便跳到了船上。原来那是武当掌门无名道长。

唐逸给无名道长行礼，老道士也性暴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要劳烦我老道来找你？”

唐逸说出他的忧虑，无名道长大是畏惧，说道：“好，卓书真是疯子，他敢真做，就叫他讨不到好处去，弄他个全军覆没。”说罢道长再复一纵，人飞身上岸，叫道：“你快去建康，自做你的。”

唐逸心知无名道长要他双管齐下，都来对付卓书。他急急赶船，到了建康一问船家，说是三日前吐蕃王的船便到了，他到得好气派，有官员来接船，吹吹打打的，谁不知道？人人都惊讶吐蕃竟也有那么英俊的吐蕃王，都说怪不得当年大唐皇帝嫁了文成公主，原来边鄙小国也有如此人才。唐逸不再听他唠叨，直奔皇宫而去。听得人说，昨日赐宴，明日高宗皇帝大殿接见卓书，当面赐与金箔国书，赐封他为吐蕃王。

唐逸看到宫禁森严，也进不去皇宫，忽地想到了太子太保娄寅亮，心道：我找到了

娄大人府，便可找到娄大人，对他一说，便可办好此事了。他来到了娄府，一问说大人不在家，不知何时回来。他一时性躁，心道：此事急如火，偏生遇上的都是慢郎中。他对府丁说道：“我有急事要告诉大人，你替我通报一声。大人不在，告诉夫人，说我要见夫人。”

那府丁冷笑：“你算什么，要见夫人？”

小爽在身后一见，笑笑说道：“我们是川中的富商，来送夫人宝物的，你先替通禀一声，就说大人要的宝物，请夫人接见。”

唐逸着小爽送了府丁一些碎银子，府丁进去了，好一会儿再恼恼地出来，说道：“夫人不见，如何是好？”

唐逸想想，封了一封信，写几个字：“事关太子与岳帅，请夫人一听。”再递与府丁，说道：“劳烦大哥再去送与夫人，八成会见。”

府丁得了银子，乐得效劳，只是一会儿，便屁颠儿地赶出来，叫道：“见了见了，夫人叫小厅待茶！”

× × ×

娄寅亮夫人是一个精细人，她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个贴身丫头，是我的心腹，此事不能瞒她。”

唐逸急道：“好，就请夫人屏退左右。”

夫人叫左右一退，唐逸便把此事说了，夫人当时着慌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事儿随时都可发生，如是出了大事，如何是好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夫人报说重病，赶快派人去找大人回来！”

夫人叫小丫头出去，唤人来时，夫人躺在椅上，小丫头说道：“赶快去找大人，叫他马上回来，说夫人中风，命在须臾！”

待得有一盏茶时分，听得门响，娄寅亮赶回来了，在门外就喊：“夫人，夫人！”一

脚踏进门里，却正看到唐逸，不由愣住。

夫人将唐逸的话对娄寅亮一说，娄寅亮边听边看唐逸，显是不信。

娄寅亮问道：“唐公子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只是事兹重大，不能儿戏。你说卓书会行刺圣上，这是真事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只是说他可能行刺圣上，至于是不是真的行事，就只卓书知道。”

娄寅亮自语道：“九门提督是秦丞相的人，我们不能告诉他，或许他们会误事。我们怎么办？”

他在厅内来回踱步，一时汗出。

忽地停住，问道：“我怎么能相信你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是中原十大门派的弟子，我叫唐逸，是蜀中之人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我听得一个人告诉过我，你是那个‘安天大计’的主人。只怎么能证明你是唐逸？”

小爽笑说道：“他就是唐公子，不用证明啊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上一次来刺圣上，或许是来扶佐太子，我在宫中几进几出，看到大人为太子讲韩愈公的《答李翊书》，而且我看到过皇上再来交与太子那一面旗，我也看到皇上与大人三人一齐流涕。”

娄寅亮色变，说道：“不必再说，你说，我得怎么办？”

唐逸急中有智，说道：“卓书能不能在金殿上动手，也是未知，此事应不应告知皇上？”

娄寅亮心忖：要是说对皇上说，只怕皇上未必肯信。但不说此事，事关重大，要真个有闪失，怎生了得？

唐逸说道：“莫如大人便去皇上那里，求说太子有事，要皇上与太子在一起。”

唐逸也怕太子出错，便出此主意。

×

×

×

卓书坐在轿子里，他昨夜经三五个美女的抚摸，一直到了天亮，他睁开眼时，三个美女仍在揉搓他。他精神很好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们去睡吧。”

五个美女如蒙大赦，都去睡了。他洗浴了一次，坐上轿子，去皇宫里受封赐。

卓书从轿子里踏出第一步，正是扎嘎的人马都在皇城内外等待时。城门有几个正坐在那里说笑，还有几个在城外的茶棚里喝茶。皇宫的护城河外有许多游人，那些人大都是卓书的人马。

他只带着三五十人，在皇宫的小院子里，都被留住了，只他带着三个勇士一步步向皇宫走。

卓书有一个大计，要说他的大计能成，关键在他能不能刺杀高宗皇帝成功。如果他一击而成，建康必是大乱，那时扎嘎的人马冲来，便能占住皇宫，再等待他的援兵，援兵三日内可到，开城放人，再守十天八日，吐蕃兵便会如蝗般扑来，大宋便灭亡了。

这是很简单的计划，也是很危险的计划。

×

×

×

卓书的脚很坚定，到了皇宫门外，他仰头看那皇宫，心里惊讶，就是迁都到建康的南宋小朝廷，也是如此辉煌，看来大宋的礼制不废，皇帝的日子就很舒服。

他在等待，站在皇宫外等着高宗召见他。召见的仪式有三，第一是一叩一拜，高宗皇帝念他是远来的吐蕃王，离开王座对他答上一礼。此时他与高宗皇帝大约不远吧？昨日礼部侍郎说此事时，卓书心头一闪念。是不是在高宗皇帝对他答一礼时，他的性命便丢在卓书手里？

卓书早就反复计议过了，如是他对付高宗，只能一击毙命，再有什么机会留给高宗，他便会全军覆没。

仪式再就是高宗皇帝着人念那金箔封册，如是他正在念时，卓书扑上去，击杀高宗，

也有很充裕的时间。因为那皇皇千言的文字，卓书昨日便看过副本。念他是吐蕃王，对于金箔册上的文字，礼部侍郎还问他有何异议。卓书当时问道：若有不同，还当重铸金册否？礼部侍郎顿时支吾，他不料得卓书真个问他，可是难为了。当时就冒出冷汗，一句句支吾，说不明白。卓书不再为难他，心道：明天我只要身子一纵，便击杀了你的皇帝，再要他封我什么金册？他大笑道：“好了，我不过是说笑，让大人着急了。”

此时卓书在看着皇宫，他正在看着要属于他的东西。他在想：如果拿下了皇宫，我便押住那些皇后太后，妃子宫嫔，要大宋的官员不敢再动。我要太子下令，大宋不再抵抗，那时大宋便尽归我了。

卓书正等着，护城河外的人凑近来了，他们约摸着时间差不许多，卓书如在里面发动，他们便在外面动手。

× × ×

扎嘎的血热极了，他想赤裸着身子，忽地他发现在护城河周围，多了许多的人，那不是他们的人，像是一些闲汉，但细一看，又不像了。扎嘎有些糊涂了，莫非他们有惊觉？但此时就是通知卓书也来不及了，只能动手。扎嘎心道：“神佛保佑，今天吐蕃灭亡大宋！”他身前身后围着几个吐蕃勇士，只待他一声令下，便冲入皇宫去。扎嘎看看皇宫城门，那守城的老兵还弯着腰，没什么动静，看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

× × ×

秦桧正在看信，他一般早晨去早朝前，要看一些信，带一些他必要带的东西，上一次高宗皇帝紧急发问，要不是他早有准备，怎么会应付自如？他拿起了一封蓝封信来，心道：这是什么？一打开，他立时站起来了，只见那信里有几个字：今早吐蕃王欲刺高宗皇帝。

秦桧立时起身，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一人，是那秦熹。秦桧叫道：“叫管家马上跑步都来！迟来则死！”

管事都来了，一共是六人。

秦桧说道：“我刚收到一封信，说是有人要行刺圣上。你们听着，要急着去办事。如是误了，全都凌迟！”

众管家一听，人人拱手听命。

秦桧说道：“你去，告诉九门提督，说有兵变，着他看好四城门，如是有一点儿动静，立时关门，着守城官都在城门急等应变。迟则斩！”

那管事去了。秦桧再说道：“你去，到东宫去，告诉太子太保娄寅亮，说知此事，就说有人要刺皇上，着他派宫中守卫看好太子，切勿出事，如是出事，他担不起此责！”

那管事如飞去了。

秦桧再说道：“你去，报告大将军张浚，说我说的，要他带兵出城，应付急变，只驻在城外。你告诉他说，吐蕃王有心行刺，但未成事实。”

管事再走了。秦桧忽地对秦熹说道：“熹儿，你着多人看守相府，不要让人乘机害了我们。”

秦熹应声而去。秦桧再看着另一个管家，这是秦忠，是他家里多年的管事。秦桧说道：“我有一封信，你去大理寺莫大人家里，交与他，切勿有失。这些事里，只有你这一件最是重要。”

秦忠说道：“老爷放心，我去了。”

秦桧再看看屋内，此时应是早朝了。他心咚咚跳，叫道：“圣上啊，你一心看护秦桧，秦桧也不知能救你不能？”

他忽地想到，高宗待他那么好，如是高宗出了事，他的相位怕会保不住。上一次他自责降级，只是几月，高宗皇帝便再提他为参知政事，高宗皇帝离不了他秦桧。

秦桧叫道：“快备轿，着两副抬子，我要急赶去宫里！”

秦桧衣衫不整，他急急出门，叫道：“家将，一路起奔，如是有人拦阻，夺路击打！”

家将平时都是骄横惯了的，但秦桧向来会做，不在街上横行，此时事急，也顾不得了，一路赶奔，直奔皇宫。

秦桧坐在轿里，急急念叨：“圣上啊，圣上……”

他的腿直发软。

× × ×

卓书知道，他是中心，如是他一发动，顿时石破天惊。但他不动，所有的吐蕃人都不会动。

宣他进殿的传声已至，卓书一步步稳稳进宫。在他的身侧有许多的禁卫手持长枪站立，他们的身侧都有腰刀。卓书暗笑：像他们这样子，腰里的刀只是给他卓书准备的。他走到了殿前，听得编钟响起来了，他很偏爱大宋的这种乐器，它奏出来的声音妙不可言。他有些飘飘然，如是他坐在殿上，听着这编钟的乐音，再听着净鞭三下，该是何等滋味？

传他进殿时，他到了殿前，看到了高宗皇帝。依卓书的性子，对谁也不想跪拜。但此时不拜不行，他只好一膝跪拜，说道：“吐蕃小王参见大宋皇帝！”

高宗也觉让吐蕃王跪拜，有些不那么仗义，忙说道：“请起，请起！”说着话，高宗皇帝便过来对他答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赵构这里有礼！”

看来大宋皇帝对他也算是有情，自称赵构，没把他当成藩属。卓书忽地起了杀机，他的眼睛直盯着高宗皇帝。

万念一瞬间。

忽地卓书有一种不得劲的感觉，他觉得又像没有了美女的抚摸，夜里睡不着的心躁；像是事临危机的那种不安；像是临战时的那种紧张。应是没有这些的，殿上殿下都是一些平常的人，有谁能发出此种逼人的杀气？

卓书恍然，原来在殿下的大臣里，有一个人很是醒目，他直挺着身子，就是众大臣

俯首贴耳时，他也是直挺着身子。他那样不像是大臣，反像是高宗皇帝的亲爹。

当然不会在殿上有高宗皇帝的亲爹，他的亲爹早就躺在金国的一口枯井里了。

× × ×

扎嘎忽地看到有一队队伍急着赶奔去城门了，带队的官员吼道：“出了事，我拿你们的头是问！”一路急驰如风。扎嘎安慰自己：那是临时有急事，方才焦急。但再见一队，匆匆而来，带队的官员吼道：“快，快，快！”用鞭急急抽马。在皇城外如此着忙，本来就是罕事，而且如此有恃无恐，怕真个有什么急事了。

扎嘎再看周围的人，便更惊讶了，他的人足有五六百，但更多的人聚在护城河外，闲来逛去，只是装作无事，但一个个总是拿眼来瞄他们。扎嘎心焦：出事了，不知道大王能不能动手。如是动手，我们怕得先在域外一拼。他轻声道：“一旦动手，护着我，我向城里冲。”

他知道只有卓书是关键，他无论如何，就是死也得死在卓书面前。

城门匆匆来了兵，那些兵都是赶到城门，叫道：“要关城门了，要关城门了。”

但只是呼叫，却不关城门。更见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，急急赶至城门，那来守城的官员叫道：“是大将军的人吗？”就见那门旗下挺出大将军张浚，说道：“得丞相令，要我城外巡视，不可迟误，只好一去了。”说罢催马直出，出城而去。

那些站着的，坐着喝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卓书大王怎么样了，他是刺杀了高宗皇帝，还是没有动手呢？

× × ×

高宗皇帝站的地方离卓书挺远，他思忖着，如是他发动，不待他击到高宗，那个大臣模样的人定会对自己出手。如今他已断定那人是一个绝顶高手，只看他那神采飘逸的样儿，便知不凡。礼部侍郎正在念金册：“吐蕃与汉亲睦，久已成例。早在唐初交好，便得先行，此时大宋更予重视，今赠吐蕃王一简金册，以为交好明证。”

卓书还在凝力，如他提力纵身，全力一击，高宗皇帝必是性命不保。他身后的那个大臣能来得及救驾吗？

等待在殿外的三位勇士都手里捏一把汗，一位怀里的鸽子都急了，它的羽翅已被捏得水淋淋的。它焦急了，只待一放开，便会带着刺耳的鸽哨直插云天！

扎嘎的身旁已是挤满了大汉，此时他们都知道事儿万分危急了，身旁的大汉想出刀，但扎嘎扯住了他，目光盯着他，他想起了扎嘎的吩咐，不见鸽哨，就是被当场杀死，也不能吐口是吐蕃勇士！

快要完事了，卓书的身子仍在紧张中，他因为太久于紧张，身体竟微微有些颤抖。这在高宗皇帝看来大概也是平常吧，虽说他是吐蕃王，但他见识毕竟不多。

卓书看着高宗，忽地他盯牢了高宗的眼睛！对，眼睛，眼睛能说话，他看到了高宗的眼光不是那么诚恳，那目光在闪烁，他为什么对吐蕃王不那么诚恳，这决非他赐与卓书金册的本意，除非是.....

卓书的心头有一丝闪亮，他再看高宗，高宗皇帝不愿意走近他，不来扶他，也不与他对礼，就是明证。他怕走近卓书。他为什么怕？莫非他得知了卓书的计划？还是他根本就怕这个行事非常的吐蕃王？

礼仪完事了，卓书仍不动，他知道高宗皇帝也不敢动。身后的那个大臣也不敢动。他不会行礼，分明不是什么大臣，每一行礼，还得身旁的人扯他一下，他再匆匆学样，不然便会露馅。

卓书忽地全身放松了，他听到了一句话，那是高宗皇帝从牙缝里迸出来的：“赐宴偏殿！”

第七章 并世奸雄

待得卓书走下殿去，高宗忽地满面怒色，喝道：“娄寅亮！”

娄寅亮一见高宗皇帝满面不悦，情知不好，便从屏风后走出，跪道：“微臣在！”

高宗怒道：“你告诉朕卓书会动手杀朕，致使朕对卓书冷淡，一个好日子，让你弄得好生无味。”

也难怪高宗生怒，他原来兴冲冲要接见卓书，准备好生庆祝一番。要知道外邦番王来朝，这是头一次。虽说是大理王段和誉年年来朝，但他毕竟是原来的附属国，自太祖皇帝在位时便有的，没什么张势。可吐蕃就不同了，如是吐蕃王来朝，毕竟可向各国夸耀，能得天下瞻顾。高宗皇帝准备与吐蕃王好生亲近亲近，但娄寅亮匆匆上言，说是卓书此来欲刺圣上，务要小心在意。

高宗犹豫了，要得天下民心与自身性命相比，毕竟轻些。他急急问娄寅亮：“那朕如何是好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臣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天下绝顶高手，只是性子烈些，不愿为官，这一次臣请他来，站列朝班，如是有歹意，便当场捉获吐蕃王。”

高宗皇帝当下准奏，着那人觐见。

大悲禅宗到了金殿上，对着高宗皇帝行礼，高宗道：“朕今日要见卓书，怕他有恶意，着你站列朝班，以保朕性命，不知可否？”

大悲禅宗只对皇上一揖，说道：“圣上要让贱民站得近些方可。再则他若与圣上接近，便有危险，无论做什么，不让他走得近。我知道那个卓书，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。”

当下计议定了，便安排大悲禅宗站在朝班，着大臣临时教他朝见礼仪。幸亏卓书不曾看得出来，不然岂不是更加难堪？

高宗怒喝道：“娄寅亮，你坏了朕的好事，朕要重重处罚你！来人——”

这里正要扯下娄寅亮，忽地有人叫道：“圣上，且慢！”

气喘吁吁来了秦桧，秦桧跪下，说道：“臣来迟了，幸未出事啊。”

高宗一见秦桧竟在早朝赶来，心里惊讶，问道：“秦爱卿，你怎么慌慌张张赶来了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微臣今天在看文书，忽地看到一封信，写道今天吐蕃王卓书朝见圣上，会对圣上行刺。我便着急吩咐管事去找九门提督，要他严看城门。再吩咐管事去报与太子，着秦忠去莫大人那里，切勿使岳飞出事。我就赶奔这里来了，幸亏未出大事，圣上洪福！”

高宗最是相信秦桧，听得他也说是卓书要行刺，此时方才相信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娄寅亮所说是实了？好，放开他。”

秦桧皮笑道：“娄大人，你既得知有人要刺圣上，急报圣上，也是一大功劳。只知道那个报讯儿与你的人是谁？”

娄寅亮此时无奈，不说出唐逸来，怕是不行了，他说道：“臣在家里，得一个蜀人来报讯说，他得报说卓书欲行不轨，我便急来报与圣上，好做防备。”

秦桧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蜀人唐逸。”

秦桧一愣，他得答罕信说，大宋有十大掌门欲行“安天大计”，十大掌门共同教诲一徒，其人居蜀，名叫唐逸。安天大计是要暗杀各国人物，威胁他们使其不敢攻宋。秦桧当时一笑，心道：欲安大宋，得我秦桧，一个什么草民，谈什么安天，真是无稽之谈。此时得娄寅亮一说，忽地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此人既在，何不命他上殿，请圣上褒奖一番？”

高宗皇帝也是一个没主意的，听得秦桧说，便道：“命唐逸上殿！”

× × ×

唐逸此时面对着秦桧，他跪拜毕，站在殿下。秦桧问道：“义士何知卓书欲刺圣上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在蜀中遇得人说，便没命赶来，报与娄大人。”

秦桧再问道：“不知为何单要报与姜大人？”

唐逸心道：你个老狐狸，我不会被你套中的，你对姜寅亮看不过眼，非欲除他后快，我岂能不知？他说道：“我只是在街上急走，正赶上看到姜大人府，我一看那府第陈旧，便知道他是一个好官，便报与他了。”

秦桧心道：府第陈旧，如果看府第陈旧，天下第一清官该是莫其奇了。他笑笑，也不说破，只是说道：“唐义士，你听得何人说是吐蕃王要行刺？”

唐逸笑一笑：“蜀民在艳姿楼……”

高宗问道：“艳姿楼是什么地方？”

唐逸苦笑笑：“圣上，那是一个男人玩乐的地方。”

高宗点头，表示明白。

唐逸说道：“在那里看到了吐蕃的人，他们吹说，不管多好的姑娘，只要他们来，必得来侍候他。他还骂那个姑娘说，待得老爷从建康回来，你等全都跪下求我，我也不理你！草民一听，便上了心。再一看，他们的人都暗藏兵器，一个个行踪诡秘。草民便跟着他们，听得叽叽咕咕，说些什么行刺成功的话，便猜他是对圣上不利，急着赶来了。”

秦桧看定唐逸，心道：看来他就是那个安天大计的人了，如今真个被他做下大事。但此时如说破，让高宗皇帝知道，没有什么好处。

秦桧打哈哈道：“你真个是把安天之功，据为己有了吗？哈哈哈！”

高宗皇帝忽地纳闷，秦桧是状元出身，从来不说错什么话，此时怎么竟把一句古语说得不伦不类？什么叫“安天之功，据为己有”？

但唐逸猛一震，心道：对了，答罕与这老贼相通，方才能告诉他一切。我怎么忘了这个？当时心头恨起，心道：我不曾杀了你，便算是放你一次，如你敢动我，我便杀你。

忽地秦桧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唐义士必是有武功在身的，是不是？”

唐逸一揖道：“也略学了学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我看圣上焦急，怕对吐蕃礼数不周，原定成亲王陪宴，莫不如微臣也携同娄大人去陪，再请此位唐义士保护，可保无忧了。”

高宗皇帝心内也生歉疚，觉得对卓书太冷，此时得秦桧一说，便心头释然，说道：“好，秦爱卿，你说得好，便依卿所奏。”

× × ×

卓书坐在座上，忽地看到了对面站立之人正是唐逸，他心头恍然：原来事坏在他手里。看来要坏他的“安天大计”，此人不除不行。他忽地笑对秦桧说道：“秦丞相亲来陪小王，让人高兴。”

要知道成亲王虽说是王子，但毕竟在朝内无甚权势，谁不知道，能左右得了高宗皇帝心意的，只有一个秦桧？

秦桧陪笑说道：“着微臣前来陪吐蕃王，是微臣的荣幸。此是太子太保娄寅亮，大宋有名的才子。”

两下说笑着，待得宴罢，秦桧执手与卓书走出来。

秦桧忽地说道：“吐蕃王远来，带了那么多的随从，都安排好了吗？”

卓书一怔，说道：“都安排好了。小国之民，到了上国大都，也都开开眼，看看南国繁华。”

秦桧大笑，拍拍卓书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吐蕃王说笑了，来南国的人岂只是看看，怕你吐蕃人来了大宋，也不只是看那么简单吧？”

卓书沉声道：“秦丞相什么意思？”

这话就问得有些生硬了，但秦桧面色不变，说道：“吐蕃人难道不像大宋人，也好个声色犬马？也好一个女色生香，更好一个赌吃玩乐？吐蕃的人在京都，要小心些才是。我改日告诉九门提督，让他关照你的人一下。”

卓书心道：原来他对我早就有所戒心，我不发动，那是最好了。

秦桧说道：“吐蕃王有一大本事，就是专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你出罗布泊，攻于阗的大功，都被大宋人传为美谈。看来就是大宋的人才也不如大王啊。”

卓书心道：你有心病，我偏要刺你一刺，看你怎么说？

卓书问道：“听说大宋的岳飞元帅是天下奇才，能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大宋中兴有望了。”

秦桧也笑哈哈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他心里暗恨：我把岳飞下到狱中，你说他是天下奇才，卓书，你跟我斗，有你什么好果子吃？

两人站在宫阙上，望着丹鹤流香、麒麟献瑞，秦桧说道：“泱泱大国虽有如百足之虫，但能死而不僵，像有些人要图大宋，一时半会儿，哪能亡国，只是那些希图大宋灭亡的人，反是一个个烟消云散了呢。”

卓书心道：这个奸雄对我说此事，明是说我想图大宋是白费心机。我对他再说什么？

卓书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人说有权臣，便成事也败事。有忠臣大事可成，有奸臣江山破败。只是不知道大宋此时是忠臣主事还是奸臣主事？”

秦桧正色道：“大宋如今没有忠臣奸臣之分，那都是后来事，如杜工部所说，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后人待得你盖棺，方才论定，也算是公允。如今大宋只有主和与主战两分。主和者愿意息兵养国，天下太平。主战者但求雪耻，为迎请二圣还朝，但得金瓯破碎，也得做人堂堂。此是岳飞等人的主张，秦桧是主和的。”

卓书大笑拍手道：“那么说，秦丞相是奸臣，岳元帅是忠臣了？”

秦桧心里恼他，如卓书是大宋子民，此时早就在他心里判他死过几个来回，秦桧脸上却是带着笑，说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卓书愕然道：“既是秦丞相是奸臣，高宗皇帝怎么还那么相信秦丞相？从前听人说，有昏君才有奸臣当朝。这么说你们大宋是昏君在位，奸臣当朝了？”

这句话说得厉害，如是秦桧答是，岂不是他敢说高宗皇帝也是昏君？如他答不是，岂不是出尔反尔了？

秦桧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大宋高宗圣上是明君，泥马渡江，应命天子。（卓书心里暗笑：纯是胡扯，哪里有这等事儿来？但一想，我卓书也是绕神山走一十三圈，说是神启吐蕃王，看来都是一个调子。）文有秦桧、娄寅亮等臣，武有韩世忠、张浚等人，真是文修武备，兴盛大朝。只是圣上为体恤下民，连年争战，便多生疾苦，不忍看民生凋敝，流离失所，方才着秦桧主和，与金人和谈。再则圣上有孝心，皇太后在北国，二圣在那里坐井观天，都使圣心焦虑，日思夜苦，每逢佳节更是思亲不止。秦桧不忍看圣上焦虑，便一心求和，但得二圣归銮，太后回宫，就是民人说秦桧是天大奸臣，又能如何？再说，我大宋与北国多交战，与南国少亲和，也是百密一疏，若有像吐蕃王这样雄才大略的人敢于顺江而下，直逼建康，岂不是使大宋失据，江山顿改？吐蕃王说，秦桧是或不是？”

卓书面色不变，但心内冷汗却是频出，他心道：我看错了大宋，原来就是这个奸相，也真有本事。他能看得出我的心意。如是我真个行事，怕不入了他的彀中？只怕此时我的人都会入了他的大牢，吐蕃从此一蹶不振！

卓书说道：“站在此处，看得久了，便生云鹤之心。”

秦桧笑笑，说道：“那得是秦桧这样的人。如是吐蕃王或是圣上，站在此处，看得久了，但生凌云雄心，哪里思得一丝退隐？”

× × ×

三个勇士站在那里站得太久了，一旁的值殿官再三来请，请他们去偏屋歇息，但他们执意不肯，一个勇士粗暴地说道：“大王不歇息，勇士怎么会歇息？”

他的手仍在握着那只鸽子，他不知道，那只鸽子早就被他紧张的神经弄得半死，就是此时他放出鸽子，它也飞不起来了。

但卓书还没有出来，宫内也无消息。

一位勇士说道：“我要去见大王！我要去见大王！”

值殿官说道：“吐蕃王此时已是宴过，正与丞相说话。”

那勇士怎么能信，说道：“大宋是大国，怎么能骗我小国之人？让我看看，大王是不是还在？”

值殿官觉得他很好笑，带他转过殿去，正看到远处秦桧与卓书两人在那里看天，谈话。勇士看到卓书瞅他一眼，转身退出去了。他看着两个站得发汗的伙伴，说道：“我们就听这位大人的，去歇一歇。”

两个几乎要跪下，他们再也站不直了。

× × ×

秦桧忽地笑了，他知道卓书为人有些狂傲，但此次他想夺取大宋，实是未战即败了。而且他派兵去夺回鹘，那也是失败之举。

秦桧忽地说道：“我要是吐蕃王，我便不会像你这样心情平静了。”

卓书愕然道：“丞相这话怎么讲？”

秦桧道：“回鹘可图，是在早先。当时卓书公子得了回鹘，早定回鹘新王，以其为傀儡，便算得了回鹘。按说吐蕃王如此冰雪聪明，此事断不会再犯如金人袭宋的错误。可卓书公子久后思图，再入回鹘，如今就不那么妙了。”

卓书看定秦桧，说道：“丞相为什么不明说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吐蕃王不记着吗？”

卓书大是色变：“你说的是耶律重恩？”

秦桧一吁道：“不错，耶律重恩出来了，他的几十万大军出兵了，他的口号是：待命出山，再复回鹘！”

卓书不语了，如今他才知道他错了，错得可怜。上天再不照应他卓书了，黄绝不是

耶律重恩的对手，他会全军覆没。

卓书道：“丞相，我得告辞了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吐蕃王得了金册，大可隆重回吐蕃，好好庆贺一番。”

卓书此时再也无心与秦桧斗嘴了，他轻声说道：“秦丞相，我得回吐蕃了，高宗皇帝那里，烦丞相代为转圜，相信丞相会帮我。”

秦桧看了他许久，卓书鹰鹗一般的目光让他心寒，他慢慢说道：是的，我会代吐蕃王奏知圣上，说吐蕃王着急归去。”

× × ×

三位勇士看到卓书走出来了，他的身子挺得笔直，一言不发，便出了殿，再走出宫来，远远看到扎嘎等人站在那里。卓书一看，便知道他早就败了，单看扎嘎这里，一旦发动，便会全军覆灭。

扎嘎看着卓书，众人一齐向后退。那些来监视他们的人闪出来了，对面远远的，竟一时成了两阵。

卓书走了，扎嘎也走了，他们再也没有回头。

× × ×

唐逸此时一直站在秦桧身后，他直为秦桧出汗，看秦桧说话，似乎对方并不看在他的眼里。要知道，卓书只须一出手，秦桧便会死在他的佛印下，但卓书屡屡失色，看来言辞之利，差秦桧多矣。到了最后，竟是脸变色匆匆而走，不知道秦桧用什么言辞竟说得卓书败阵？

秦桧对唐逸说道：“唐公子，我想问一问，你那个安天大计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唐逸笑笑，他不料得秦桧竟是直问此。他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要安定大宋。”

秦桧厉声道：“胡说！江湖各大门派都自以为是，有的起兵勤王，有的力主战事，说到底，都是民众迂见！你有什么本事，能安得了天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在下草民，怎么能安天？那只是一种说法，丞相何必相信？”

秦桧再看看唐逸，看他转眼间便不认帐，忽地醒悟，他是江湖中人，不是朝廷大臣，对他说话，便不得那么威势。看来朝臣怕他，更甚于江湖中人。他此时更是体会到了他的威风，他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安心做你的商人，若是我知道你有什么恶行，便着成都府左光远治你的罪！”

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谢丞相！”

两人对面，都知道说话时心不在焉，根本没把对方看在眼里。

姜寅亮在远处，有些担心，这个唐逸根本不知道秦桧的厉害，如是他言语冲撞了秦桧，怕他的性命便会没了。但看他们说话，不像是出什么差池。

忽地唐逸说道：“丞相，我想十大掌门能让我做一些事，唐逸还是有些能力，你看——”

唐逸的手伸出去，一只鸟儿正飞，忽地飞不动了，只在唐逸眼前，再也飞不出去，像是入了罗网一般。

唐逸说道：“它中毒了！”对着那鸟吹一口气，那鸟便扑簌簌落地，唐逸看着秦桧，说道：“想安天，便得告诉所有要害大宋的人，只要他一有风吹草动，他的命便如这一只鸟。”

唐逸再把手放在那地上，那一只鸟本来死在地上，连脚都来不及勾几下，但唐逸抬起手来，地上什么都没有了，他用什么弄没了那鸟？

唐逸说道：“如果我要杀了哪一个要害大宋的人，只要我把手放在他的尸体上，他的尸体便没了。”

秦桧看着他，头一次说不出话来，他觉得喉头有些发紧。

第八章 焉耆巷战

黄绝用的是老法子：夜袭。焉耆的城民根本不知道吐蕃兵会急急掩袭，他们也听说了大屯城失守的消息，但或许会像上一次，得十天半月才会有人来攻焉耆，他们不急。

有的有钱人家已在逃难了，向高昌城逃亡，每一天都有那么十户八户的人乘着车，缕缕行行地逃走。

有首领想劫那富户的车辆，黄绝坚不允许。待得天晚，黄绝将三千吐蕃勇士排在焉耆城下，待命攻城。黄昏的落日正落在城墙的箭垛上，在那箭垛后隐隐有兵士在巡视。原来大屯被袭，焉耆城早就知晓，此时城上加强了戒备，兵士的长矛在箭垛上闪光。

黄绝道：“等一会儿，待得城上的兵士打瞌睡，便开始攻城。”

着看城上的巡逻的兵士没了，黄绝一声令下，吐蕃勇士冲出几十人，来到城下，嗖嗖向上抛绳索，直抛在箭垛上，再扯得人上去，飞快去开城门。待得城下的兵士觉出有人，呼喊起来，便有人惊起，大叫：“有人攻城！”

城门处有人保城，与冲进的吐蕃勇士交手，刀光闪烁，人惨叫声声，连着在城门绞杀。

黄绝在城外再喝，城门久久不开，再不开门，守城的回鹘兵士云集，破城更不易了。他喝道：“三部首领，随我上城！”扯着一条绳索便爬，待得爬上城去，正看到一个回鹘兵士来砍绳索，黄绝一声呐喊，那个回鹘兵一惊，扔下刀，转身便跑。

黄绝叫道：“哪里跑？！”一刀掷去，呼呼正掷在那兵士的后背，他狂叫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黄绝叫道：“快去开城门！”

他冲到了城门前，看到此地人多，正在一对一地鏖战，吐蕃勇士高喝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城外呼声越急，城内的吐蕃勇士也越是疯狂，一把把刀砍得口缺，血淋淋地，直砍那回鹘兵，呼叫：“挡我者死！”直扑城门。

黄绝打眼一看，便知端的，原来在那城门处，有一个回鹘的军官在那里呼叫，喊人来攻杀。黄绝心道：此处有人指挥，回鹘兵士方才不乱，我杀了那人，看你如何？手一抬，一枚拦羊石打去。那个军官正在那里呼喊叫嚷，把回鹘兵指向城门，保那城门，呼地一声，一块拦羊石正打在脑门，当时头栽，便栽下去。那些正在苦斗的回鹘兵与吐蕃兵冲至，当时踏死。

黄绝呼叫一部分吐蕃勇士拦住回鹘兵，一部分人打开城门。城门打不开，只是挤开一条缝，回鹘军官叫道：“挤死他们，挤死他们！”再拥来挤那城门，黄绝吼道：“打开城门，便得了焉耆！”他大吼声声，一把刀狂舞，直扑向那些回鹘兵士。

回鹘兵士看他威猛，个个惧他，便稍后退一退。那个回鹘军官叫道：“别退，再退，他们冲进来，我们都是一死！”

但回鹘兵士哪里肯听他？后面的见势不妙，都要退走。黄绝吼道：“快逃命去吧，你们的回鹘王都没了，还打什么劲儿？！”回鹘兵士一听有理，便都退走。前面的兀自在苦拼，黄绝吼道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从门缝里进来几人，便也挥刀来砍，门前挤进来的吐蕃勇士越来越多，门前的回鹘兵都倒在血泊中，那个军官还在叫嚷守城，但门前已没有多少人了。

黄绝吼道：“打开城门，放人进来！”城门终是打开，从门外蜂拥而来的都是吐蕃兵士，吼道：“杀啊，夺了焉耆城，再抢他一个空！”抢杀向回鹘兵士，此时的回鹘兵士如潮水般后退，一直退到了巷子里去。

黄绝吩咐道：“依大王计策，先占将军府，再攻粮食仓，烧了他们的粮仓，擒住他们的将军，便是大功！”

几个首领得黄绝吩咐，便即飞身而去。

黄绝有一种嗜血的快乐，他知道他成功了，他再一次夺得了焉耆。如果向卓书大王报告，大王会很欣喜。他喝道：“逐巷搜查，把回鹘兵士赶出城去！”

×

×

×

巷子里无人，家家户户都关好了门，但他们的门关得再紧也无用，到了明天，吐蕃兵士会一家家敲开他们的门，把他们的女人扯到巷角去奸淫，把他们的男人杀光，把屋子里能搜到的东西全都带走。

巷子很冷，也很深。

一个首领说道：“这里没人……”

话吞在了嗓子眼里，因为他看到了人。齐刷刷的三五十人，正站在巷子深处。他们都身着黑衣，臂上有一条白色的横线，人人双目圆睁，瞪眼看着吐蕃人。

那首领叫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大辽人！”

首领以为听错了，辽国早就灭亡了，怎么会再有辽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们就是辽人，你看辽人灭没灭亡？！”他扑过来，一刀斜砍，那首领一挡，身后的一个吐蕃勇士便糊涂了帐。他喝道：“杀，不管他是辽人还是回鹘人！”

两下激战。吐蕃勇士忽地发觉，他们远不是那些辽人的对手。吐蕃人很凶悍，但这一次他们遇上了更凶悍的对手，辽人不吭声，只是挥刀斩杀，刀刀狠辣，砍在吐蕃人的身上，一刀比一刀更狠。

那首领叫道：“吹角，叫人来！”

一时巷子里吹出了嘟嘟的号角声。

可再听，像是有回音一般，所有的深巷里都有号角声，嘟嘟声此伏彼起，竟是一声接一声，整个城内像是都响起了号角声。

首领叫道：“退，向号角声处退！”

他们边杀边退，但退到了另一条巷子里，看到一地死尸，都是吐蕃勇士，只有十几个人挤在墙角在那里固守，有一个人在那里吹角，看到来了首领，叫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

快来杀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一支箭正钉在咽喉上，话音嘎然而止。

× × ×

巷子里没有多少人了，听听城内，号角声也弱了。不是吐蕃的兵士再不需增援，而是他们也像这一巷子里的人，都死在墙角了。

只剩下首领与三五个吐蕃勇士了，他们围在墙下，挥刀斩杀冲来的人，但那大辽的勇士们像是猫戏老鼠，只是远远向他们轮番冲击。每一次冲击，他们便死伤几人。如今只剩下了五个人了，首领叫道：“冲上去与他们拼了！”

但他们一冲，对方只是砍他们的脚，逼得他们再退回来。首领知道，对方不杀他们，只是要拿他们练刀，要想杀光他们，只须急砍几刀便成。但他们不这么做，只是逼过来，再逼近来，直至吐蕃勇士一刀斫去，他们再反击，直逼近来，小心不被吐蕃勇士砍伤。

× × ×

只剩下首领一人了，他站在墙角，辽人也不出刀了，他们只是提着刀，逼近他，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。

吐蕃首领的眼里没有畏惧，他们在高原上，每一天都可能死亡。但他心底里有一些遗憾，他不知道怎么说那遗憾，高原的洁白的云，那像云一般向前慢慢蠕动的羊群，还有飞驰的骏马，那如烟如织的雨，更有那暴戾嘶吼的雪，都在他眼前闪过，他轻声喃喃道：“不该来，我不该来……”

他回手一刀，砍死了他自己。

首领的身体正倚在墙上。

有一个辽人欲去扳倒他，有人喝道：“别动，让他站在那里好了。”

× × ×

正街中，是几十条巷子的延伸，一条条巷子里走出人来，都是身着黑衣，臂上有一条白白的横线。他们聚在街头，这里正是焉耆城的将军府衙。一个人说道：“待命出山，

再复回鹮！”

众人一声低吼：“待命出山，再复回鹮！”

吼声落下，便响起了轻轻的啜泣声，这是男人的哭泣，是血也换不来的哭泣。

有人长吁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谁知道主人为什么下此令，为什么要再复回鹮？”

没人回答，就意味着没有人知道。

一个黑衣人说道：“此处已是杀光了吐蕃人，我们把城交与回鹮人管，我们走吧。”

黑衣人都走了，上马疾驰，他们去大屯城，那里有吐蕃人的纳仓族与羌塘部，他们必得杀光那些人，才能再复回鹮。

× × ×

顺水容易上水难，卓书站在船头，他的身后有三条大船，那是他带来的人与高宗皇帝赏赐他的美女。一共有六六三十六个美女。

那是依例赏与诸侯的舞列。

从前周公定下的规矩，说是周礼，天子可用八八六十四个美女一齐跳舞，叫做八佾舞队。而诸侯可以用六六三十六个美女跳舞，叫做六佾舞队。如今高宗皇帝赐与他六佾舞队，足见是承认他的诸侯地位。

卓书并不快乐，他皱着眉，来时的卓书可不是只想带着六六三十六个美人回去的。

卓书的脸阴沉，站在船头，茶饭不思，他说道：“没有回鹮方面的消息？”

扎嘎知道他很担心回鹮方面，便说道：“回鹮王不在，回鹮当无什么强敌。”

忽地，卓书叫道：“把船傍岸！”

船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卓书直盯着岸上，便急急把船傍岸。不待船泊，卓书便从船上一纵而起，匆匆而去，只是须臾，便带来了一个人。

看那人正是索雅，她的身体好像已是很虚弱，本来在这里望船，想搭上水船去成都府的。但不料得竟是被卓书发现。她看到卓书来了，急急躲开，但哪里躲得了，被卓书

扯着上了船。

卓书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回鹘王妃，再复是黑汗王妃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索雅咬牙不肯出声。卓书一看她神色，便猜个差不许多。

他叹气道：“索雅，从前周王朝分崩离析，有一句人人遵守的话，叫做君不正，则臣投外国。你是回鹘人，为回鹘拼了命，但谁知道你的苦心？莫如你随我去吐蕃，我给你官做，你来帮我！”

索雅流泪道：“你以为我是什么？我是一条狗，今天在回鹘，明天在黑汗，后天去吐蕃？我去黑汗，也不是我自己要去，是那个须跋得了黑汗王的命令，把我绑架去的。回鹘荏弱，我首当其冲，我是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我怎么能抗得了他们？你再休打我的主意了，我自去了……”

说罢索雅便欲投江。卓书手快，一扯扯住，说道：“索雅姑娘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索雅无奈，只是看着江水，说道：“卓书公子，念在你我在成都府的一点儿情谊，你放开我，让我自去吧。”

索雅流泪，声音哽咽，那神情自是十分悲伤。

卓书忽地打了索雅一个耳光，叫道：“好啊，你死吧，你去死吧。我从前在成都，自以为遇上了天下少见的几个奇女子，一个是唐思思，再一个是你，还有一个人，我当她是男人，谁知道她也是女孩子，她是红顶天。我以为索雅姑娘是做大事的女人，遇事不乱，身自洁白，谁知道你竟要自死？你为谁死，为那个让你捏乳的孩子？还是为你的回鹘？如果是为那个孩子，你就白死了，你再嫁了一个黑汗王，他怎么会把你挂怀？再说你与布那儿情同姐妹，你死了，她怎么办？她现在黑汗王那里吗？”

索雅忽地想到了布那儿，她早就疯了，到了黑汗王那里，也是时疯时好。疯时便砸东西，骂人；好时便让所有的男人摸她的乳。只因她在黑汗，布那儿才不至流落街头，如果她再不回去了，布那儿岂不是一死？

卓书看她神色恍惚，就说道：“有时一个人并不只为自己活着。”

忽地他猛醒，想到了一个女人，那是害羞的有黄色毛发的乌鸦，她究竟是死在罗布泊了，还是流落在哪里？他想到了乌苏的那一夜夜关照他。她叫所有的吐蕃勇士在周围坐着，她跪在卓书身旁，抚摸着，让他像久旱的禾苗，浇上一点儿水滋润。待得卓书能再站起来面对罗布泊时，乌苏倒下了。

她是一个奇女子。

索雅再也不复是那个滋润的女人了，她几起几落，脸儿要烧干了，人也几乎萎顿。

卓书扯起了她，笑笑说道：“索雅，想当年，你在床上骗我，让我以为你真的倾心于我。但我发觉了，你与杨洛儿有所不同。你知道我怎么发觉的吗？我在暗中摸女人的手，对女人的抚摸最是敏感，你摸了我几下，杨洛儿也来摸我，那语言便不同了，我马上知道那不是你.....”

索雅流泪了，她如今是一个无人要的女人，卓书是吐蕃王，他从大宋回去，便得了一船美女，她们在后船上正看着卓书抱着她，她们叽叽喳喳。

“看哪，那个抱在大王怀里的女人是谁？”

“她是大王刚才从岸上拣来的女人。”

有人尖声叫：“是吗？她生得好看吗？她也会跳舞吧？不然大王怎么会不让我们过船去，单与她在一起，你看，大王还抱着她呢。”

响起了哄声：“大王没抱你，你来了骚劲儿吧？”

人再复起哄，脆快的笑语飘过来，索雅听得清清楚楚。

卓书抱着索雅，平静后的索雅睡着了，就那么卓书的怀里睡着了。扎嘎示意卓书，是不是放下她，让她好好睡。

卓书摇头，他知道，一旦失意的男人女人，最需要别人的安慰，卓书想他能安慰好索雅。

他看着两岸的山，忽地扎嘎说道：“我们输了。”

卓书答道：“我们没输。”

扎嘎说道：“我们没敢动手，便是输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扎嘎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黄绝他们遇上了麻烦……”

扎嘎失声道：“大王，他们怎么……”

卓书轻声说道：“八部，八部精兵都会丧身在回鹘，一共是十二万人哪……”

扎嘎失声道：“大王，不会，不会！”扎嘎怎么也不相信，十二万精兵会毁于一旦。

但看卓书的眼神，他知道，那或许会是真的。他无力地问：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输了一场，回去时无法交待。”

扎嘎忽地说道：“我在宫门前，想着我一定要冲进去，我就是死，也要死在你的面前，直冲到那宫里去。但我也知道，我没有把握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得了索雅，就会再得一个黑汗，你猜，我们的人为什么败？”

扎嘎不明白，只是看着卓书，卓书说道：“有一个人，他叫耶律重恩，他肯出兵了，他要助回鹘，我们输在他的手里。”

扎嘎问道：“大王也没得到黄绝他们的消息，怎么知道他们会败？”

好久，卓书才不再理索雅的头，他说道：“是秦桧告诉我的。”

× × ×

秦忠赶至莫其奇的家里时，莫其奇正在早餐，他正在对着二十几个家人罗嗦，说他从前是如何勤俭持家的。一听得秦忠说罢，莫其奇顿时神色肃然，他拿起了帽子，对太太说道：“我要是回不来了，你按我说的办。”

老太太愁着脸，问道：“怎么办哪，你说的多着哪。”

莫其奇怪夫人笨钝，斥道：“依我的性子办，便可。”

× × ×

莫其奇赶到大牢“让”字狱时，正看到岳飞与张宪、岳云三人闲谈岳飞被他上了酷刑，那刑法叫“披麻戴孝”，身上便皮肤全脱，此时也未长好，一直站着睡觉，此时他正精神奕奕地给张宪、岳云讲经，两人肃然恭听。就是看到莫其奇来了，也视他无物。

莫其奇说道：“岳元帅，你好生令人钦敬，只是天太早，你先歇一歇，待得精神头儿好一些，再给他们讲不迟。”

岳飞不理他，只是给张宪讲经。莫其奇再出来，恨恨道：“岳飞，我好歹也是一个大理卿，你不理我，是何道理？”

狱官倪完来拜，问道：“莫大人一早匆匆来狱，不知有何大事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调来所有的狱卒，都来看守‘让’字狱，如是有人来劫狱，先杀了岳飞父子三人。”

莫松一听，说道：“伯父，谁来劫狱？”

莫其奇不悦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如果有人来劫，你们就乱箭射向牢内，射死岳飞他们三人。”

岳飞听得，仍是讲经，一字不差。岳云却是屡屡看着牢外，岳飞叹道：“云儿，看你不如宪儿镇定，视死如归，乃是大丈夫的本色，你何必总是挂怀？”

张宪说道：“父帅，我也是听在耳旁，想在心里。父帅讲经，竟是听也听不进。”

岳飞叹道：“如此不济，何能做大事？”

莫其奇笑说道：“岳飞，如有人劫狱，你就做不了什么大事了。”

莫松忽地叫道：“伯父，如是有人劫狱，干岳元帅何事，为什么要杀他们父子？”

莫其奇不屑道：“你知道么？如果教他们劫去了岳飞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再有反意，大宋江山危矣。我看你们只是看着，如有人叫嚷，便放箭射他！”

狱官倪完说道：“莫大人，圣上无旨，怎么能坏岳元帅性命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听令行事，但有差误，你担不了干系！”

一时箭拔弩张，只待来劫狱之人。

岳飞看看岳云，再看看张宪，说道：“凡做军将，每夜辄起，呼唤袭战，临阵者不惧，每事头脑清醒，确是制敌之要。你们两个要做大将，如此惊扰，怎么能做大事呢？”

岳云与张宪对着岳飞一揖，说道：“父帅，我们明白。”

岳飞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既是明白，那就再讲下去好了。”

第九章 人非死鸟

唐逸走后，秦桧坐在轿上，回相府中。到了府内，他先不回屋，只是站在门前，看着那树。树上吊着许多的鸟儿，在吱吱啾啾地叫。

秦桧叫来了秦忠，说道：“叫何立来！”

何立来了，站在秦桧面前。他是秦桧家里的人，但自小便被送去习武，学了近十二年，方才回到秦家。每逢秦桧有什么江湖难题，都找何立来说。

秦桧说道：“何立，你听说过山中活佛吗？”

何立一怔，说道：“丞相，山中活佛是武林中最有威望的人，他是男是女，人皆不知。但听说因他在世二百年，武林便少了许多纷争。他的武功深不可测，至今无人能敌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何立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把那个山中活佛找出来，要他来见我。”

何立失声道：“丞相，那不可能！他不会在建康的，就是在建康，也是来无踪去无影，你要我如何去找？”

秦桧笑说道：“何立，我猜他一定在建康，如是别时，怕不会在。但这三五日他一定在建康，不然他叫什么山中活佛？”

何立说道：“丞相派几十人给我，我带他们去打听。”

秦桧道：“你到哪里打听？”

何立道：“去破庙陋巷，江湖门派打听，或许有人会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何立，你做事一向精明，怎么今日糊涂？你只要在大街小巷上贴上一张帖子，上写道：丞相急事会活佛，大事意会不可说。你写下这么三五十张帖子贴在街角巷深，他便会来见我了。”

何立心内嘀咕，丞相交下来的事儿，哪一回也没这一回荒唐，但哪一回也没这一回容易。

× × ×

何立贴好帖子，晚上至夜无事，秦桧说道：“何立，你把院门锁上，但大门敞开，看有无人夜里进来。”

何立说道：“怕不大稳当，如有人来对相府不利，怕会出事。”

秦桧冷笑：“要杀人出事，你再关严大门，又有何用？你告诉秦忠，一应管事人员休得夜里出来，我要在夜里会见客人。”

何立听命去了。

入夜时分，竟是院里连巡夜的府丁也没有，真个是静静悄悄。

× × ×

秦桧品茗而待，到了夜深，王氏道：“丞相何必苦等，不定在今夜来。”

秦桧笑说道：“如他真个是活佛，定是神通广大，这一点儿事，怎么瞒得了他？只要他在建康，夜里必来。”

王氏也去睡了，只有秦桧一人坐在那里喝茶。

真个是夜静人阑。

忽地有人轻声说道：“秦丞相，有礼了。”

秦桧猛地抬头，他看不到人。

秦桧惊道：“是不是山中活佛？”

那人应声道：“正是。”

秦桧盼与山中活佛一晤，在未与他会面前，竟是想了许多的事，要问那山中活佛。不料得活佛来了，他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好久他方才说道：“既是来了，何不一见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闻声即是见面，见面不如闻声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便恕秦桧有事相问了。”

活佛道：“丞相请问，不必客气。”

秦桧忽地问道：“听活佛声音，竟是柔软至极，令人生出艳羡之心，敢问活佛是男是女？”

也就是秦桧，他才能如此算计别人，在最重要的关头，不问天下大事，不问江湖是非，只问了一句活佛是男是女。

在秦桧心里想来，这一问不算孟浪。要知道山中活佛是天下最有名的武林人，他长相如何，是老是少，是男是女，秦桧都不知道，与他谈话，便失了先机。何况他找来活佛，只是有事要问呢？

活佛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男人……”

秦桧略是迟疑，但听得那活佛再说道：“我也是女人……”

秦桧不悦，看来活佛无真话啊。但听得活佛说道：“丞相不必见怪，丞相原来在北国时，是不是也忘了自己是男是女？”

秦桧蓦地一醒，对啊，原来他随二帝被俘到北国，居五国城。那时王氏勾搭上了一个小番，天天与他睡吃一起，只有秦桧苦了，天天拾柴，还得为王氏与那小番烧炕。那小番天天当着秦桧的面儿玩弄王氏。王氏那时年轻，生得有几分姿色，便颇得那小番垂顾，王氏从那小番处得一些食物，拿与秦桧吃。要不是有那些食物，秦桧早就死了。但那小番当时叫他“丫头”，那意思是拿他当使唤丫头，粗鄙活计都要他做。有时秦桧闲

暇，躺在谷草堆里，想着他自己时，忽地问自己一句：我是男人还是女人？

此时活佛说了一句，顿叫他省悟。但他也有些尴尬，提当年那事儿，令人难堪，此时的大宋丞相秦桧，是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怎么与当年相比？

秦桧问道：“请问活佛，可有一条安天大计？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丞相也知道了，有的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说是安天，实是败坏大宋清誉，活佛不知，此计实拙，弄不好会害了许多人吗？”

活佛笑说道：“有坏人作奸，此计便坏他好了。”

秦桧再复一叹，说道：“天下此时形势，活佛知否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丞相主和，岳飞主战，主和者胜，主战者死。”

秦桧听得心惊肉跳，他知道高宗皇帝的心思，也是日逐一日猜出来的，可活佛只是短短几句，便把当今形势说得通透。

秦桧叹道：“既是活佛也知此事，何必再弄什么‘安天大计’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主和与主战，都是一盘棋，和者原是战，战者也算和。”

秦桧一揖道：“请问活佛，怎么说是一盘棋？原来主战者与主和者两人势如水火。秦桧主和，岳飞要战，两人必得一个死，怎么能是一盘棋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丞相也要战，便不那么紧张了。”

秦桧在琢磨活佛的话，忽地说道：“我看到了一个人，他得罪了我，他叫唐逸。”

好久无声，秦桧心忖可能活佛是走了，无声过后，活佛说道：“不错，他是‘安天大计’的主人。”

秦桧说：“我阅人多矣，此人不会久在人下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此话怎么说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早晚他必噬主。”

活佛可能在心里想着秦桧是对唐逸有恶，方才如此说他。但若是真个如此，他允诺十大掌门，若是唐逸成了恶魔，他活佛就有除魔降妖的本事。到时他会杀那个唐逸吗？

秦桧觉得那个活佛此时有些紧张，莫非他也治不了那个唐逸？忽地秦桧说道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秦桧要治此人不逊，望活佛莫怪。”

活佛忽地意兴萧索，说道：“丞相既要杀他，就杀好了。只怕丞相杀不了他，反被他杀，那就惹得天下人耻笑了。”

秦桧决然道：“我要杀他，圣上也要杀他，他只怕再也不会是一个活人了，什么‘安天大计’，就不得实施了。”

活佛道：“莫非丞相不信‘安天大计’能行？”

秦桧冷冷道：“从来天下大事，都是宫中皇上与大臣做下的，怎么能靠一介草民，便空言安天？依我看，活佛此次是错了。”

活佛念叨道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吗？”

看来此事也常困扰着他，此时的活佛，哪里与常人有什么两样？他患得患失，一味念叨着他错了，也不知他是心忧还是反省，更可能是在质疑。

忽地他说道：“既是丞相要杀他，便由得丞相好了。”

人再无声，看来活佛是走了，已是人声杳杳。

× × ×

秦桧待得活佛走后，再拿出一支信香来，这是一支很长很长的信香，那香气未烧，便得满院香极。王氏忽地醒来，披衣出来，说道：“丞相，你要烧那一支救命香了？”

秦桧正色，点了点头。

王氏道：“丞相想清楚了，如是来日有异，没有了此香，岂不是大大错误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我要他杀了那个唐逸，此人在我看来，必是大祸。”

信香点燃了，只待了三刻钟，也未见有人来。

秦桧心道：那个交与我信香的人，告诉我要等一时或三刻，此时已是过了三刻，他怎么不来？再待一会儿，他若不来，我便灭香自睡了。

忽地院门不推自开，有一个戴着雉戏面具的人站在他眼前。

秦桧道：“我有一事求你。”

那人点头，一旦燃点了这支信香，凡秦桧所求他事，他必得去做。

秦桧说道：“蜀中有一个唐门，主人叫做唐逸，他如今带人来京报讯儿，说是吐蕃王卓书欲刺圣上，如今得圣上令，要杀了此人，免得他到处说此事，有坏圣上大事。”

那人愣住，看来他从未想到会让他去杀唐逸。他叹气道：“唐逸难杀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命你所有的人去杀，杀了他，天下才安。”

那人无语，秦桧说道：“天下安定，本靠君王大臣，哪里能靠一个草民百姓？他不知死活，只有一死了。”

× × ×

唐逸偎着琴心，琴心腿也怪，肉软软的，依在她身上，恍若无形，但知依偎，多了几分旖旎风光。

琴心说道：“公子如今真个救了皇上，只不知皇上知道了，会如何感谢公子呢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进宫时，看到皇上正对姜大人发脾气，要不是秦桧来解了姜大人的围，怕他会被下狱呢。”

小爽在一旁扯着琴心的衣带，一扯便扯开，再系上，说道：“我就不信，姜大人救了他，他怎么会把姜大人下狱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伴君如伴虎，说的就是此理儿，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？”说着，唐逸竟把琴心的奶抓在手里，捏一捏，那乳分明高耸，却一捏没了，握在手里不盈一握。唐逸叹道：“真个是温柔好似塞上酥。”

小爽噗哧一声笑了：“公子，你玩得好些，能怜香惜玉才好。不然琴心姐天天念叨

你，岂不是亏负了她的一片心思？”

琴心呸一声，说道：“小爽，鬼才念叨他哩。”

小爽说道：“你念叨他，说他挤你，在船上挤得你几乎落江，你说的不是？”

两女咯咯而笑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分明一片春光在唐逸眼前。唐逸只是笑看着。

船正缓缓行着，唐逸来了兴致，拥着两女，进了船舱，分明是想再来一次快乐。

忽地嘈杂声起，咯咯咯如鼠咬洞，再豁喇喇一声响亮，船便崩裂，船体涌进一股水来，直窜向小爽的头上！

唐逸正吮着琴心的耳朵，忽地满嘴都是江水。他喝道：“不好，船坏了！”

他身子直冲起来，人扯起来小爽与琴心。

可怜琴心却惨了，她的腰带本来在小爽手里把玩，此时正解开，身子一飘，那衣裙便飘落下去。

琴心惊叫一声，忽看到脚下有许多兵器，原来是十几支蛾眉刺正在刺来！多亏了有琴心的裙子飘落，不然那蛾眉刺正刺在三人脚上！

唐逸惊叫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他手扯着两女，两女此时更不舍他，两手抓得紧紧，让他无法再松开。

就见水里有一大汉头探出来，吼道：“去死吧！”嗖一声射出袖箭来，直射向唐逸！

那袖箭疾厉，直射在他的臂上。唐逸叫一声，疼痛立至，他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原来在后有船，那是唐说带着唐门十几个弟子跟着，远远看唐逸与琴心小爽亲热，便把船落远，此时忽地看到前头的船忽刺一声便没了船骨，船散成了一滩，才知有人作了手脚，赶忙来救。但见有人把袖箭对着唐逸便放，唐说吼道：“王八蛋，我杀了你！”他远远用弓射入水里。便见有一人大吼一声，身子一窜，在水里不动了，只有背部在水里若浮若沉。

唐逸呼道：“唐说，快来救人！”

大船若沉，许多人都在水上，有漂有沉，唐说的船渐近，那些人看唐说来救，使用弩去射。唐说令手下兄弟射人。一时暗器也变明器，皆射向那水中人。

唐逸看看要沉，扯着小爽、琴心，叫道：“走！”

身子一趁，便欲奔那大船，他脚下踩着一块船板，趁势滑去。

忽地水里钻出一人，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一刺便刺，唐逸脚下一歪，人便落入水中。

小爽叫道：“公子，别了！”她身子一挣，便落水里。

琴心也大叫：“公子，放了我！”

唐逸扯紧琴心，叫道：“小爽，小爽！”

一时人乱水翻，却哪里去找小爽？琴心叫道：“公子，放了我！”

她扑通一声落水，原来她也拿短剑割了衣衫，使得唐逸再也找不到琴心，他叫道：“琴心，琴心！”

反复在水里一挣，再也看不到琴心的影子。一时悲从心起，大是伤心。想着原来美艳如玉的两个美人，正搂在怀里情意缠绵，谁知一阵水波浪翻，人竟不见。看来两人都做了水下之鬼！

唐逸再看，唐说的船渐渐靠近，正在扯人上船。唐逸忽地觉得背后一疼，原来有人在水里，正用分水刺刺他，他回手一击，手里吐出一枚暗青子，正射在那人心窝！那人哇一声叫，便翻身浮水。

唐逸此时得闲，身子一翻，沉入水底，在水里看到足有六七个人正在奔他而来。唐逸迎上前去，那人不如他快，见他奔来，知道不好，转身要游走。唐逸伸手出去，一夺夺下他手里的蛾眉刺，一刺刺死。再奔过去，看那六个人。六人见他奔来，便围住他，团团而游。唐逸的气儿长，只是盯着他们，有一人耐不得气，便身子一浮，欲奔出水面喘息，唐逸一刺刺死。那人浮得更快了，只是身前吐出一股血泡来。五个人见不是头，有人要逃，唐逸一掷蛾眉刺，在水里劲儿大，竟直射入那人背后！

另四个人急急逃走，唐逸追上，扯住头发，一击拍在胸口，那人咕咕地吐血，血水上窜。

唐逸一气赶上，把那几人全杀死在水里，再挺身出来，看到唐说正在指挥众兄弟，从水里抢救人，他便高声问道：“看没看到琴心、小爽？”

唐说摇头，茫茫水域，哪里去找琴心、小爽？

唐逸上了船，叫道：“大家小心，小心再有人来！”

众人从此小心，这一条船反是无恙，看看茫茫水天，竟无一个漂浮尸首，小爽与琴心就此不见了，唐逸恨道：“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唐说道：“逸哥，抓到了三个他们的人，只是全都坚不吐口。”

唐逸恨恨道：“把他们带过来！”

× × ×

三个人被捆着，坐在船上，盯着唐逸看，他们明明认得唐逸，唐逸问道：“你们是谁的人，为什么要凿船害人？”

三人都低头无话。唐逸冷笑道：“不给你一些厉害，如何肯招？”

他拿来一柄刀，在一人臂上削出一个伤口，叫道：“别怕疼！”拿出一种毒器，那是一种暗青子，摁在那人的臂上，忽见那人的鼻尖、额头、耳后都出汗了，再过一会儿，人脸也变青了，叫道：“疼杀我也，疼杀我也！”

唐逸何道：“说不说，你要说出来，我便放了你。”

那人看看其余的两人，那两人见他那样儿，分明是对自己不放心，大叫道：“余六，你要害我们，主人须不放过你！”

这余六听得他吼，便低下头，再只是哼，不敢吐声。

唐逸拿起一把刀来，一刀把那人剁翻，再要去砍另一个人，他叫道：“大爷，不必余六讲，我说，我说！”

这人一连气讲出，是秦丞相要他们主人杀了唐逸的，他们主人必杀唐逸主人要杀的人，从来没有失手过。

唐逸问道：“你家主人是谁？”

余六忽地扑过去，叫道：“别说了，要是主人得知，你我家人都得一死！”

余六一扑，便把那人一齐扑下了江，唐逸扑到船舷一看，两人早就滚得无影无踪，再无一点讯息。

第十章 玉殒香消

唐逸决定弃舟登岸，从陆路向蜀中进发，他集中起来十几个唐门弟子，说道：“这一次去建康，虽说是救了高宗皇帝，但我们也被人盯上，他们蓄意要杀光我们，手段狠辣。你们虽说都是十大门派的子弟，但是我唐门的兄弟，凡事小心，有敌来犯，便搏杀他们。只有到了我们唐门，才可以松一口气。”再检点暗器，刚才在水里对付那些水贼，已是用去了许多。唐逸告诫兄弟们，不到万不得已时休用暗器，到了陆地上，小心雇了几辆车，买了儿匹马，向江陵进发。

从江陵向上游走，过达州，走潼川，插至成都府，也要走三天路。唐逸命唐说与唐连在前，干手卑三娘与谬十恶在后，其余弟子都走中间，他独自时前时后，以为驰援。一路人行，只有二十多人，不足三十，但因无甚行李，行得也快。人上了岸，换了衣服，或是湿衣未换，也得风吹干了，人向前走，看看到了一片树林，唐逸道：“小心些，先后分开，散开些走！”

那些唐门兄弟都是在十大掌门手下学过艺的，此时精明不弱唐逸，人人手里攥着暗青子，向前探路而行。

蓦地，有人猛叫：“逸哥！你看！”

远看当路一棵树上，吊着一个人，那人是一个女人，吊在树上，还在随风摇摆。唐逸小心凑上去一看，原来是小爽。她已是死了，人脸灰败，有一种令人不忍卒睹的溺相。看来她落水后，是被人扯在水里生生溺死的。

唐逸站在小爽面前，一动不动。唐说等兄弟几人知道大敌当前，敌手就在树林里暗中窥望，便细细搜索。唐逸心恨道：我不知你是谁，但你与我为敌，我杀死你，我杀光了你！

风中的小爽分外可怜，唐逸身子一纵，跳到空中，把吊绳削断，小爽便落在他怀里。

唐说叫道：“逸哥小心，她身上或许有毒！”

唐逸冷笑，她身上有毒，他也不怕。

唐逸把小爽放下，在她的衣带上有字：安天主人死在女人手里！

唐逸心恨：莫非那个敌手是个女人？看他行事，也颇不像。他做事狠辣，一心杀死唐逸。唐逸恨道：“出来，出来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坟草飘飘，风吹得草如狂浪。

唐逸想着小爽，她是愿意死在自己怀里的，因为自己控制了情感，便使得小爽能再活下来。她生性好妒，时时拿琴心与他开玩笑。但她心地善良，对他与琴心都那么好。唐逸想着那一夜他狂暴对待小爽，自那以后，小爽看他的眼神每每令他心碎，他不敢看小爽的眼神，直到了他与琴心的那一夜。

建康之夜，多少温馨？他每每忆起那一夜，都是心跳不止。苍天对他唐逸何等厚待，使他有了那么温柔可爱的美人，有了那么狂欢尽兴的夜晚。

但小爽死了，琴心落水，自此他双双失去所宠。

忽地，有琴声铮鏦一响，唐逸如箭般跳起来，他问道：“是谁在弹琴？是不是琴心？”

唐说道：“不会是琴心姐，逸哥，你……”

他想说唐逸是失神了，但谬十恶说道：“主人所说不错，是有人弹了一下琴。”

忽地再叮咚一响，便听得琴韵悠扬，唐逸狂呼道：“唐说，你们小心，我去看看是不是琴心！”

他狂奔而去，只觉耳旁风生。唐说等人看他狂奔，才知他的身法极是高妙，但只见一条黑影一闪，人便不见。

× × ×

唐逸循着琴音，急步赶去，只见一辆车在前面缓缓而行，那琴声正从车上传出，像极了琴心的琴韵。自从琴心爱他以后，每一夜晚，或是他焦躁难耐之时，琴心的琴韵便给他一剂清凉，给他缕缕温情，他从琴心那一抹一挑的手指上看出流淌的挚爱，从琴心那眉目间看到她关顾注目的心声。

琴心在哪里？

他再也不娶妻子了，那一日他对小爽与琴心说知荷叶，那是一夜平静，琴心听完了他的故事，说道：“公子不必相强，娶与不娶有什么两样？东坡居士说，人只要两相知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这一句说得好极。公子但有情意，佳人自是心悦。”

唐逸终是追上了车，若在平时，他看到了车，必是会小心在意，但此时他浑忘了自身安危，看着那驭者是一个老人，叫道：“停车！”

老人仍不管不顾，他飞上去，一扯便把那老人扯下了车，只见那老人滚落车下，不知所之。

若是平时，唐逸对那老人定不会如此手狠，但此时他看那车上是不是琴心，是他心之所系，他叫道：“琴心，琴心！”

他听得琴声嘎然而止，若有人嗖地一声飞出去了，他叫道：“琴心，但愿是你！”

他赶快揭开车帘，果然是琴心，但琴心是捆在那车上的，她的脸上有泪，叫道：“公子，小心！”

一声未落，那车棚忽地如活物，扑簌簌飞进了无数箭矢，直射进车内！

唐逸用功，大喝一声，箭矢尽落在身侧。他搂住琴心，但向前一冲，身子便伏在马背上。马仍在狂奔，他的手一按马背，叫一声再起，抱着琴心向前冲。看看冲出十几步远，马车狂奔如故，唐逸抱着琴心滚落尘埃，竟在地上滚出十几步远。马车狂奔中，正落入一个陡崖，只听得轰轰响声，马车不见了，有淡淡的烟尘从陡崖下升起。

唐逸抱起了琴心，叫道：“琴心，琴心！”

琴心张开了眼睛，她说：“公子，你抱.....抱紧我.....”

她的脸是青色的，看来她是中了毒，唐逸心一酸，抱紧了琴心，说道：“你的琴，你的琴.....”

琴心一笑，令人心碎的一笑，说道：“他们叫我弹琴，把你引来，我想你来，我想最后看你一眼。”

美人的身体那么奇妙，你一用力，似乎便抱得没了她。你越是抱得紧，她就越显得娇小可怜。琴心说道：“小爽，小爽.....”

唐逸哭了，流泪道：“她死了。”

琴心说道：“她在，能照顾你。我不在，她也不在，你怎么过？”

她像一个柔情的女人，想着唐逸，至死仍是只挂念着唐逸。唐逸泪水如珠，直垂胸前。

琴心说道：“做大事者，能有胸怀.....你胸怀.....差些，有时像孩子，那怎么.....行？”

唐逸恍惚中若见琴心袅袅而来，当他与琴心有了那柔情一夜时，她向壁而羞，千唤不一回的样儿，至今犹在他的眼前。琴心，琴心，没了你，我心碎了，再复怎么活？

琴心说道：“公子，保重！三十姐妹会等你，屋主会照顾你，你要娶她.....她才好.....”

× × ×

当唐说与众人赶至面前时，只见到一个呆呆痴痴抱着女人正坐在路中间的唐逸。

唐说与他讲话，他也不语，卑三娘对他说话，他也无声。只是呆呆看着日落。太阳

落下去了，他才慢慢起来，自语道：“琴心，地下太冷，我带你回家，回家，好不好？”

人都不敢劝他，想劝他把琴心葬了，但看他痴情如此，谁敢来劝？

唐逸把琴心轻轻放在车上，说道：“慢慢走，她的身子骨软，不耐颠的。”

车真个慢慢走。唐说左看右瞧，像眼前处处都隐伏着杀机。二十几个人走得很慢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带着回鹘王一群人慢慢走进了焉耆城，城里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，一个人站在墙壁前，眼兀自不闭，手里提着刀，脖子上淋血，他是自尽而死的，像是吐蕃的一个首领。在他的脚下，伏着几十具尸体。再看远处，更有许多死人伏在地上，可看得出，这里曾有一场血战。

耶律重恩看着，知道是他的勇士杀了那些吐蕃人，看来他的待命蛟龙一旦出山，真是个锐不可挡。

忽地对面冲出来一群人，当先的一个军官浑身血污，看着过来的回鹘王，忽地大叫道：“是大王，是大王回来了，大王回来了！”

像是一声令下，沿街的门都悄悄打开了，人们再复沸腾：“是大王回来了，我们大王回来了！”

耶律重恩悄悄地退至一旁，让回鹘王走在前面，十岁的孩子挺着胸，招手，对着回鹘子民笑，他头一次感到很自豪。

有人沿街相告：“大王带兵来了，是大王的兵杀了那些吐蕃人！”“大王回来了，我们回鹘有救了！”

人拥挤在街上，他们都欲一睹这位十岁大王的风采。

耶律重恩不走了，他的马停在后面，他想离开，让他的人去打开大屯城的城门，把回鹘交与夷离表妹，他就再也不来回鹘了。忽地，他看到了一双热辣辣的眼光，那是惊鸿一瞥，是心存情意的一瞥，是满心爱意的一瞥。

耶律重恩把这一瞥留在心底，他要走了，他要去大屯，看看他的部队能否夺回那一座城池。

× × ×

当巷战进行到最后关头，黄绝失望了，他知道他不是卓书，他创不下奇迹来。忽地，他想到了卓书的一席话，如果他败了，就应该卷土重来。他身前身后的勇士狂吼要拼死，冲上去与那些黑衣勇士一拼，黄绝吼道：“撤！”

所有人都依次撤下来，黄绝带领他向大屯撤。

一人问道：“黄首领，我们就算败了？”

黄绝冷冷道：“卓书大王不在，我们败了怕什么？赶快到大屯，告诉他们，我们要小心提防。”

一行人疾速向大屯奔进，一连走了三天，看到了晚上，城池在望，人皆轻呼，终于可以休憩了。忽地有人叫道：“看哪！”

只见那大屯城的城墙上，正有无数的小人在爬墙。黄绝叫道：“不好，快！”

几十人个奔向城外，看到那爬墙的人已是到了半途，黄绝忽地一射弩箭，叫道：“杀啊！”

爬墙的人正以为得手，不料竟在身后有人呼喊叫杀，忙快速向上爬，但此时城上早有警觉，一个个爬起来，对着那抓在箭垛上的绳索就砍，只听得一声声惨叫，人从那箭垛上跌下。在后等待的辽人大喊：“杀过去，那是吐蕃的败兵，杀光他们！”黄绝咬牙道：“这是大屯，不是焉耆，跟我冲！”

一行人如饿虎扑食，直奔向那辽人。辽人兜成一圈，把他们几十人兜在正中，看看正危险时，城里一声唳哨，城门大开，从城里扑出来一股人马，原来是纳仓部的首领，看到黄绝他们陷于绝境，特地出来增援，吐蕃兵士一齐怒吼，把辽人杀退。纳仓族首领看黄绝他们气力不济，便叫道：“护着黄首领，退回城去！”

一行人掩护着黄绝，慢慢退入城中。

大屯城苏醒了，众吐蕃勇士都站在城墙上，看外面的辽人。辽人很多，纵马疾驰，来回奔忙。

黄绝讲了他们的败绩，纳仓部首领轻声叹息，说道：“我们吐蕃人还未这么败过。”

黄绝恨道：“等得大王来了，我们一定会再攻他们，要他们死在我们手里，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！”

城上城下的吐蕃兵士气高涨，叫道：“报仇，报仇！”

他们的好兄弟死了，他们的好朋友死了，头一次在征战中付出了血的代价，他们的仇恨心更炽烈了，要杀尽辽人，报这血仇！

× × ×

马衔枚，人暗声，疾速前行。

前面就是高昌城，城里的人在鼾睡，在香甜的睡梦中。

城里人自打回鹘王走后，再也没有精神了，只有几个留守的大臣在吐蕃兵变后再复回来，在这里看守城池。城里的商人也在做生意，城民都在一日日地活着，但他们心里无靠，究竟他们算是回鹘臣民，还是吐蕃的奴隶？说他们是回鹘的臣民，他们的君王都不见了，有人说君王被吐蕃王劫去了吐蕃，像大宋的二圣那样，受尽了苦楚。也有人说，大王只是一个孩子，他吓坏了，再也不愿出来做回鹘王了。

看看到了城门前，耶律重恩对夷离尺道：“太后，要不要打声招呼？”

夷离尺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打开城门，直接进宫，看一看大臣们都做什么。”

耶律重恩一挥手，便有几个勇士爬上了箭垛，直落入城里去了，再待一会儿，他们打开了城门，全队人马都悄悄进了城。

人马直奔王宫而去。

当先的是回鹘王，虽说他只是个孩子，但也有复国的快乐，他手里提着一柄剑，那

剑也比平常的剑短些，一直入宫，远远看到了一个禁卫在那里看守，一看认得是王太后与回鹘王，不由欢呼。回鹘王脸色通红，说道：“跟着朕，我去看看宫里的人！”

× × ×

守宫禁的将军是程赢，他先时还苦等着小王回来，后来一日再一日，不见回鹘王，他也心生懈怠，那宫女也都是寂寞的，自回鹘立了新王，他才只有十岁，宫内的宫女哪里得解风情，此时得了一个程将军，便程将军前程将军后的，叫得他眉开眼笑，后来三熟两近，便亲近上了。这宫里别的不多，美人不少，人人争宠，弄得程将军再也不顾回鹘王，恍惚间他自己便是回鹘王了。

如今他与那几个宫女缠绵一会儿，弄了半夜，人也倦了，便伏在美人的头边睡。他的睡态很是狼狈，头枕着一个宫女的腰，手抓着一个宫女的手，另一只手也不闲着，正扯着一个宫女的头发。这么倒在地上睡得正香，进来了一群人，是回鹘王与太后夷离尺，后面跟着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老远便看到了那情景，他叫回鹘王：“大王止步！”

回鹘王不解地看他，耶律重恩苦笑：“前面有些……不那么方便。”

回鹘王虽说是孩子，但眼也尖，隐隐看出了那里有一些宫女躺在地上，他不解地问：“有什么不方便？”

夷离尺早就看得明白，她心头恨起，恨不能一时上去，亲手手刃这程赢，她冷冷道：“程将军在淫乱宫闱，耶律公子不愿让你看到。”

回鹘王愣一愣，他慢慢走上前。

程赢忘了这里不是他的家，他的腿伸得很舒服，他的鼾声也很自如，他一呼一吸，令回鹘王大起憎恶。

他说道：“这里是不是回鹘王宫？”

后面的人应声说是，回鹘王说道：“那好！”

后面的人当他要处罚程赢，便奔上来抓程赢。

回鹘王悄声道：“不要动！”

他一步步走近前去，看着程赢的胡子，他是一个胡子将军，回鹘王抽出剑来，一刺刺在程赢的肚皮上，他试着刺，程赢先是不觉，待得知道，早就晚了。程赢叫道：“大王，我.....晚.....了。”

回鹘王的脸色苍白，叫道：“搜！凡在宫内淫乱宫闱者，全都杀无赦！”

铁心相思

第一章 不爱美人

大屯城外，卓书立起十座帐篷，那帐篷上都披着哈达，人肃立在帐外。

黄绝等首领都在，他们肃立，迎看着卓书。

吐蕃输了一仗，他们不知道吐蕃王会如何处置他们。旗在猎猎地飘，人无一点儿声息。近二十万人肃立在城外，围着一个卓书，看吐蕃王怎么说。

卓书说道：“自我吐蕃与回鹘开战以来，我们死伤了无数的勇士.....”

众人的眼眶湿了，他们念叨着的好兄弟都死了，他们都战死于军阵。

卓书说道：“在罗布泊，我们先牺牲了几个勇士，他们都是体力不支倒下的，他们倒在沙漠里，他们不光有我们的兄弟，也有我们的姐妹，有乌苏乌雅，有克力嘎等英雄。再后来我们挥戈而下于阗，马匹踏死了我们许多兄弟。”

有人轻声呜咽了，黄绝厉声喝道：“哭什么，听大王说！”

哭声顿止，人人皆注目卓书。

卓书说道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在我们高原上，每一年死于风雪的人就足有几万。

我们死于风雪时，也是连自己的尸首也找不到，也是让尸体长眠于冰雪。我们不能哭泣，无法哭泣。因为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着。”众人昂首，是啊，他们是吐蕃人，是天下最不惧死亡的吐蕃人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要下山，在肥美的草地上放牧我们的牛羊，在高轩的大屋里住我们的妻子，在美妙的湖泊树林里放肆我们的情怀。那时，天下就是我们的，我们在神山的庇护下，能得到世上的一切！”

众人一吼，声音很低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做到了，夺下了回鹘。但因先王不愿占有他人的土地，我们夺得的土地再放弃了，我们只抢得了回鹘人的粮食，抢得了他们的女人，抢得了他们的金银，便回到了吐蕃。”

众人议论纷纷，那时他们就坚守住回鹘的城池，有多好？何必再一次攻打它？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再一次占有了回鹘的城池，我们又成功了。但是，辽人从天而降，他们是准备对付六国的，包括远去对付我们的吐蕃。我们的勇士们在先王走神山时看到过那个大辽公子，他叫耶律重恩，他在罗布泊等沙漠地带三十万大军，用来对付六国的，他们偷袭了我们……”

卓书悲咽了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足足有近十二万大军死在敌手。

卓书说道：“当我们的兄弟死于敌手时，正是我在大宋图谋夺得大宋一国时……”

扎嘎此时也血热了，他吼道：“我们也差一点儿死于敌手，幸亏大王发现敌方早就有备，不曾动手，不然我们会全军覆没在大宋……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与大宋高宗皇帝一晤，他称赞我吐蕃王是天下英雄，也就是称赞我们吐蕃人是天下英雄。”

众人再吼，这一次声音更高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得了大宋皇帝的金册，他封我为吐蕃王，并划归土地给我们，我们头一次在雅鲁藏布江以东也有了土地！”

众人狂呼。

卓书拿出金册晃，把它向众人展示。

卓书再说：“我们有两条路，一条是退回去，对辽人示弱。再一条路是冲上去，把那拦我们的辽人一齐杀光！我们要回鹘，我们得了大屯城，这城里的住房就是我们的住房，我们的兄弟就要迁居一部分来这里安居乐业，从此大屯城就是我们吐蕃的土地，谁要抢夺它，我们便杀了他！”

众人一吼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！”

卓书一扬手，众人静下来：“这一次在战阵中死亡两兄弟以上的，或是父子皆亡的，可以把军中得到的战利品送与他家中。如果他家里的亲人愿意来大屯城住，就请他们先来。”

众人一声狂吼，对着卓书振臂。

卓书说道：“这里是三十六个美女，是大宋朝最好看的女人，是大宋皇帝送与我的，我让她们来了。”

卓书一挥手，从军中出来几辆车子，车上都是那些美女，她们奉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如果不从便被杀死。

卓书说道：“大宋皇帝送我这些女人，是因为大宋皇帝有一个规矩，美女送邻国的大王，以示友好。可我不需要她们，最需要她们的是谁？”

卓书再一挥手，众人看到了，车辆再来了，车上是几十个从焉耆退下来的勇士，他们全都血迹斑斑，有几人还倚在车上，几近于死亡。

卓书说道：“那些帐篷是英雄帐，英雄们会进帐去，让这些大宋的美人侍候我们的勇士，他们叫她怎么做，她就得听。如果有一个不听的，就宰了她！”

卓书霍地从身后勇士的腰侧拔出刀来，说道：“有如此树！

他唰地一刀，将那树齐根砍断。

所有的美人都不知道竟会得这一个下场。在大宋，高宗皇帝虽无一亲芳泽，但总对她们怜护有加，不许旁人动她们的主意，可吐蕃王此时竟拿她们赏了勇士，要她们服侍勇士，那些勇士有的缺胳膊断臂，有的几近死亡，她们何其不幸？

卓书叫道：“让他们进去！”

勇士们在众兄弟的注目下进了帐内，女人们也只得下了车，一个个挤挤挨挨，也进了那十座帐篷。

不久，便听得帐内有男人女人的叫声、喘息声。卓书与他的勇士们都临风而立，他们似乎看到了远远的云朵里，有无数的吐蕃英灵正缓缓飘来，人的尸体叠成了神山下的经石，那经石浴了血，更显得字迹清楚。

有多少时辰？谁也不知，便听得一声尖叫声，一座帐内的女人光着身子跑出来。再一会儿，一个吐蕃勇士抱着一具尸体走出来，那是一个刚刚去世的吐蕃男孩子，他只有十六岁，他的男根上有血在滴……

卓书哭了，所有的吐蕃男人都哭了，他们的泪水流在回鹘人的土地上，此时他们浑然忘了此地是回鹘的土地，他们从今时今刻起，再也不把这块土地当成他人的土地了。有谁侵犯他们的土地，他们必得与那人死拼，把吐蕃勇士杀死，那不要紧，但要吐蕃勇士屈服，那是作梦！

× × ×

回鹘王坐在殿上，接受百官的朝拜。

所有的官员竟都回来了，他们在回鹘破灭的那一天人人都无影无踪了，此时再都出现在朝堂上，对着回鹘王一拜再拜。

回鹘王不语，只是看着他们，也不赐他们平身。

原来跪拜时候久了，人也好累。他们偷偷抬头看回鹘王，这孩子居高临下，真的很有王者威风。

回鹘王一个个问：“高昌城破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许多的大臣编了故事，一个想欺骗小孩子的故事，但他们事后总是发觉他们的故事编得不很完美，也许连自己都骗不了，怎么能骗得了那个眼光如炬的孩子？但他们安慰自己，他们不必怕回鹘王，法不责众嘛。

回鹘王看看母亲，母亲此时再也不看他了，她的眼光柔柔地落地耶律重恩的身上，她忽发奇想：她的儿子其实就是耶律重恩的儿子，如果她真的嫁了耶律重恩，这一个孩子岂不就是他的孩子？那时他怎么会不帮他的儿子复国？再说，如今耶律重恩对她也是有情有义，她的一生辛苦不白费，终是有报，她的儿子可以再据有回鹘，做回鹘王了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走出去了，他看到回鹘王登上王位，便想到他自己。

身后响起一个很柔和的声音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是表妹夷离尺，她的手揉着他的背，像对他说：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耶律重恩苦笑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想什么，我只知道他做回鹘王很不错。”

夷离尺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有了你。”

远处走来了齐老、麻疯婆婆等十六个人，他们走到了耶律重恩面前，一齐站定，突地麻疯婆婆说道：“耶律公子，我冒犯了你，请你恕罪！”

忽地十六个人都齐齐地跪在耶律重恩面前，耶律重恩叫道：“齐老，你们都是江湖中人，何必这样？”

齐老哑着声音道：“耶律公子，多谢了。”

耶律重恩说他要走了，他要去看看他的朋友，夷离尺说道：“表哥，如果有事，你来找我。”

耶律重恩一叹，心道：我再有事，也不会来求你。别了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走到了罗布泊，他进了泊里。这里曾是卓书带兵突袭回鹘的禁地。但在耶律重恩眼里，却知道那里有他的人，那里藏有他的人马，有许多的皇族亲人。

在一堆巨石后，站出来许多人。

当先的是乌图，他苦着脸，说道：“主人，你回来了？”

有如无声的影子一般，在石堆旁站着足有三十几个人。他们都捧着一些牌位，那是大辽帝王的牌位，这些捧着牌位的人，便是大辽的守护人。

一人当头喝道：“祖宗在上，耶律重恩，还不跪下？”

耶律重恩跪下了，他跪在尘埃。

乌图说道：“皇族家法对主人有令！”

那些捧牌位的人推出一个人来，他也是皇子，对着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历代祖先此时在哪里？”

耶律重恩苦着声道：“在荒郊野外，在餐风露宿。”

那人再问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是大辽的主人，你此时该做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高声道：“忘了一切，再复大辽！”

那人厉声道：“你还知道要忘记一切，再复大辽？大辽含辛茹苦，厉精图治，你得卧薪尝胆，徐图再举。三十万众的兵力，一朝用起，石破天惊，地动天摇，你不用它图敌国，却用它来复回鹘，你犯大错了！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知罪了。”

那人再厉声道：“耶律重恩，对着祖宗，你再发誓，再一举一动，只以大辽复国为备，不再有心做他事，如是再做，祖宗不饶！”

耶律重恩看着那些捧牌位的皇子，他们都脸色苍白，在罗布泊里呆着，决非好事。

他们只能饮风沙，餐露水，辛苦凄惶自是可知。他是做错了吗？当初把表妹嫁去回鹘，也只是要图回鹘。表妹为了他，把一个儿子都弄成了婴儿，他怎么不能帮表妹？如果回鹘王再图强盛，他大辽岂不是有了一道屏障？

但可惜，他大辽连国也没有，连寄放祖宗牌位的地方都没有，哪儿有他的辽国国土？

那几个皇子突地跪下了，齐声叫他：“大哥，大叔！”他们哭了，他们哭得很悲伤。

耶律重恩看着他们，忽地也哭了，他说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忘了祖宗，你们别哭了，好不好？”

他一劝说，那几个皇子更哭得厉害了。

耶律重恩看着罗布泊里的人，他们都是大辽的希望，他们在注目着他，如果他发下一声令来，只叫一声：“为了大辽，去死！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死。他们在等着耶律重恩说话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执法官！”

一个皇子站出来：“有！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耶律重恩忘了祖宗遗训，私自为他事调兵，该当何罪？！”

那执法官看看乌图，乌图点点头，他说道：“杖责四十！”

耶律重恩扯下他的长衣，趴在地上，叫道：“还等什么？打啊！”

叭叭的杖声打在耶律重恩的屁股上，痛在那些皇子的心里，他们知道，只有耶律重恩才能带领他们重复大辽，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耶律重恩的身上。如是耶律重恩没有了信心，他们怎么能取得胜利？皇子们流泪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四十杖是很重的刑罚，如果耶律重恩用足内力，抵抗那重杖，他并不会受很重的伤，但他愿意让自己受到重责，便不用内力挺刑，他的屁股被打烂了。

× × ×

皇子们与乌图一起隐去了，只剩下了他自己。从薄薄的暮霭里走来了几个美女，她

们是大辽的美人，是安慰皇子们孤寂无依的灵魂的美女。她们摸着耶律重恩，轻声道：“主人，你还好吧？”

耶律重恩受过了刑，心内好像舒服了许多，他轻声说：“我很好过。”

美女抚摸着他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们坐在沙漠里，天天睡的是沙漠，看的是沙漠，吃的也是沙漠，皮肤全都干了，粗了，再也没有辽国的美女，只是粗皮肤的女人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无声地重复着：“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”

他想着的不是眼前的美女，而是那个远在成都府的唐思思，那一天他中了毒，是在他的腋下，他自己吸吮不到的地方，他几乎死了，唐才把他带给了唐思思，那个美丽而有心计的女孩子救了他。她在哪里？如果她此时就在他的眼前，他甘愿抛却一切，跟着她走，再也不听什么恢复大辽的雄心大计。可唐思思不在，她不在眼前，眼前的美人是辽国的美女，她从那大辽的皇宫里走出来，一心念着长官的奢华，帝王的威仪，宫嫔的享乐，她们想着过去，一心回到过去。像那些捧在活人手里的祖宗牌位，他们也念着过去，如果不是活人捧着他们，他们会念着什么吗？

女人的手是温柔的，但手心也有粗糙，她们的手用沙洗过，用风揉过，便再也不那么肌肤细腻了，她们用手揉着耶律重恩，力图让他再振作起来。

远处，有谁在唱大辽的歌儿：

天苍苍，

野茫茫，

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×

×

×

乌图跪在他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主人，我们做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什么都没说，乌图说道：“谁都知道了我们三十万铁骑，我们得赶快行

动。依我看，我们得再取高昌城。我们在城里布下了许多的眼线，只要我们的铁骑到了城外，他们必是会放火，取城轻而易举。”

耶律重恩喃喃道：“不取高昌城。”

乌图与他那周围的人都瞪眼看他，莫非他还是不悟吗？

耶律重恩的身子抬起来，他说道：“回鹘王小儿，不足为患，记着当年活佛曾对我说过，要我取黑汗、回鹘为家，我要夺取黑汗，回鹘是我掌中物，不足为虑。”

乌图看着他，眼睛似有雾，他说道：“主人，等你身体养好，我们便出发。”

耶律重恩挣扎起来，他抓住了两个美女的肩头，向乌图叫嚷：“走，我们走！”

三十万铁骑在怒吼，剑从鞘里拔出，沉寂数年的大辽要怒吼了，他们要夺取黑汗，一举拿下黑汗。依耶律重恩所想，如今吐蕃正在与回鹘交战，无暇顾及黑汗，西夏在众国之中，总是惶栖，不敢用兵。大理在南，据地又远。金人与蒙古正在交战。此正是黑汗灭亡之机，天下无人再能救得黑汗！

× × ×

风萧萧，铁骑踏上征途，只有耶律重恩的身体沉重，他被扶着上了战马，白龙马嘶吼声声，在沙漠里转圈，它也忍耐得太久了，不愿意再沉寂下去。

三十万铁骑从罗布泊的几个大风口的沙漠堆尖下聚集，它们越聚越多，人马在向黑汗进发。接到的军令只有一个：“拿下黑汗，复国！”

第二章 残鳞败甲

答罕正注视着克鲁伦河，河水暴涨，秋日的河水阻住了他的去路。他与蒙古部族被隔在河水的两岸，他注目着对岸的蒙古兵马，他们在搭帐篷，烧篝火。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么陌生。

如果哈迷蚩军师活着，他一定会算计到这一点，秋水暴涨，秋水暴涨救了粘拔恩的命，他逃命时，正赶上了秋水，粘拔恩在前，只冲过去三个时辰，急雨赶至，答罕只能望水兴叹。

金人在雨中恨恨地望着对岸，如今蒙古人可以喘息了，再待得秋水过去，答罕能不能抓得到他？

如果杀了粘拔恩，或是抓住他为最好，那样就可以在蒙古各部集合前一举歼灭粘拔恩部，让蒙古人自伤其类。答罕兴叹道：“晚了，晚了！”

他的心底里来了一阵怨尤，狼主太优柔寡断，当答罕告诉他，要攻蒙时，他思前想后，足足想了十几个日夜，最后才两眼红红地告诉答罕：“好吧，就依你说的办。”

如果不是那么优柔寡断，此时克鲁伦河的两岸会堆满了蒙古人的尸体，大金的大军会再向北上。

细雨中，答罕像是看到了蒙古兵在急急调动，他们有蔑儿乞部、有克烈部、有塔塔儿部，有泰赤乌部……所有的蒙古人都冒雨而进，他们都赶来克鲁伦河，来与金人决战。

这是答罕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冒着雨，答罕看到对岸的蒙古人高兴了，他们索性光着膀子，拿着那一种嗡嗡响的琴在拉，琴声悠扬而伤感，在克鲁伦河两岸响着。忽地再响起了蒙古人的笑声，有人齐声叫道：“没卵子的小子答罕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！”

在克鲁伦河的大暴雨中，答罕忽地感到沉重，他的身体没了气力，他蓦地失去脑里的一切容量，嗡地一声没了知觉。

× × ×

待得再醒来时，天是晴的了，原来是许多兵将集着雨披搭在他的头上，他的身体被许多只手托着，悬在空中。他看到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的脸。他们的脸上是一种悲壮的神情。要能杀光蒙古粘拔恩部，要他们此时与奔腾的河水一较高低，他们也心甘情愿。

忽地答罕心内涌起了一股悲凉，他看着乌里布，问道：“天亮了吗？”

乌里布点头，谁都看得出，天亮了。

对岸的蒙古人累了，他们再也不点篝火了，他们在睡。雨很小，但有些粘稠，淅淅沥沥地下着。答罕似看到了千军万马的吼声，听到了铁蹄踏在大地上，大地在颤抖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乌里布，撤军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乌里布以为他听错了。大金国有条律，如是随便撤军，他一定会被斩头的。答罕是不是热昏了头，说了谰语？但他看看答罕，看到答罕的眼睛很清静，他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命令，大金三军撤回去，撤回到大金国土去。”

答罕挣扎着爬起来，众人的手仍扶着他。他看着所有的将军，说道：“秋水一涨，我们便输了。再不撤军，三军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看，在这里，足足有大大小小的二十几部蒙古部族在此，他们会齐集在克鲁伦河与我们交战，我们胜不了他们。”

众将仿佛看到了那激战。他们从征战大辽的战斗里夺来了胜利，也夺下过大宋国的汴京，更与名闻天下的名将岳飞交过战，只有他们才知道答罕说的每一句话的重量。如是误了军机，大金二十万人的性命不保。

× × ×

蒙古人站在河岸上，看着远处金人在撤，忽儿毕对赫叶雅与粘拔恩说道：“你们知道金人为什么退了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或许是西夏人对他们有所举动，不然他们不会匆匆撤走。”

粘拔恩说道：“父亲，答罕本来胜仗打了一阵又一阵，到了克鲁伦河旁，怎么突然撤兵？真的是西夏人攻打了金国吗？”

忽儿毕冷笑，说道：“决不会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蒙古部族一向疏于团结，克烈部与吉利吉思部从来不为蒙古部族做些什么，这一次他们也出兵，要来救援，我们蒙古大国

的团结有望了，这都是答罕的功绩啊。”

赫叶雅忽地明白了，她轻声道：“父王说的是，如果答罕再攻我们，父王的大蒙古许划便能成功了，是不是？”

忽儿毕大笑，掀髯壮语道：“蒙古天下，一向被人歧视，全因为各部自立，不成一统。如今在生死存亡关际，所有的部族出兵了，我们要待在克鲁伦河，等着各部到来，那时我们就召集一次大会，议一下大蒙古计划。”

粘拔恩大喜，说道：“父王说得对，天下一统，大蒙古必胜！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儿，有一件事你必得去办。”

粘拔恩踊跃道：“父王是要我去攻打答罕？”

忽儿毕大笑，说道：“赫叶雅，你也去吧，记着要痛击答罕，但莫让他咬住你的马尾！”

× × ×

答罕对乌里布说道：“从前有田单撤军，人不舍一人，车不丢一乘，那是名传天下的名将。我答罕虽不是什么名将，但这一次撤军也得如此。乌里布元帅，令老弱兵士在先，壮人在后。凡家里有父母兄弟者，皆在最后死战。凡家中无兄弟者，可随军行在中列。此等编队，切记执行。”

乌里布最是佩服答罕行军，应声去办。只见那迤迤长蛇渐渐不动，从军中再重新编出一队来，他们撤到了最后。

后军只有三千人，答罕坐在车上，说道：“乌里布元帅，我要与他们说话。”

三千人围着答罕，答罕看着他们，忽地指着一人，说道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那小伙子正怔怔看着答罕，在他眼里答罕是天神一般，忽听得答罕问他年纪，一怔，答道：“我不是几岁了，我是十五岁了。”

众兵士一齐笑，笑他憨直。答罕说道：“你年纪太小，去前队吧。”

那小伙子忽地叫起来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我要在后队，我家里有哥哥，他跛了一只脚，我是替他来的，他告诉我，上一次答罕王子就救了他，在战场上把伤兵全都带回来了。”

众人看着答罕，答罕说道：“凡战争，都是杀人。你不勇敢机智，就被人杀。杀人固然很可怕，但被杀就更可怕了。我们胜了，逼得蒙古人退守河对岸，他们如果集结起来，我们便得吃败仗。我们不吃败仗了，我们撤。可撤也可怕，你头冲着他时，他不打你，你屁股冲他时，他一定要打你。这时你怎么办？”

那小伙子叫道：“我们就头冲着他！”

答罕说道：“对，我们这三千人，要头冲着蒙古人，他冲来了，就与他们死战！”

× × ×

粘拔恩看着前面的军队，他喝止了自己的部族，在夕阳下，金人的撤退无懈可击。人人拿着长矛，三个一组，五个一群，都是精壮兵丁。他们走得速度很慢，每行进一里，便换一组兵士在最后。

两人站在山坡上，粘拔恩说道：“我看金人撤兵，就知道了为什么大宋不敌金人，也知道他们能灭亡辽国的原因了。如果答罕还在，大金是可怕的。”

赫叶雅看着粘拔思，他是蒙古最优秀的人才，他会是蒙古一统时的王子，但他如此忧虑，怎么办？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中原有一本书，写的是专门对付敌罕的计策，我看了那书，你只有几个法子。”

粘拔恩最是信服赫叶雅，他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你说，我们马上去做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第一个法子，送美女玉器古玩给他，让他玩得忘昏了头。”

粘拔恩苦笑，说道：“答罕不是这种人，你不知道，他不是一个正经男人。”

他再叹道：“幸亏他不是一个正经男人，要他是一个正经男人，天下再也没有人能胜得了他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再就是行使反间计，要他的主人怀疑他，把他除掉。”

粘拔恩一拍手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与你去金国，做这件事，要答罕再也做不成王子！”

× × ×

上京城里，所有的人都拥在街上，欢呼答罕王子带兵回城。城里人欢呼答罕进城，他们不会忘记，只有答罕王子在时，大金才节节胜利，在夺得大宋朝的二圣回北国时，他们享尽了胜利的欢愉，每年大宋对大金朝贡五十万两银子，从此上京是天下的一个像模像样的国都。这里的繁华渐渐快及得上南国的建康，金人富贵，已是天下少有。他们对于答罕王子，有一种天生的信任。

答罕看人们都来欢呼，忽地看到了远处的王宫，狼主与众大臣都在那里等他。

答罕忽地下了马，慢慢步行，挤在人群里，慢慢来到了狼主面前。他跪拜道：“狼主在上，答罕败阵归来，请狼主降罪！”

老狼主达懒并不是一个心胸很宽敞的人，他看着臣民欢呼答罕回朝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，但看答罕很是恭谨，便满面笑意，说道：“三王子胜利归来，应当庆祝啊。”说罢携着答罕的手，进了宫中。

× × ×

当答罕再归到帐房内时，他已是微微醉酒了。忽地有人细细轻声道：“三王子，三王子！”

答罕睁开朦胧睡眼，一看原来是三五个女人跪在席上，对他说道：“狼主要我们来服侍三王子，请三王子吩咐！”

答罕如被电殛。

从前人都不知答罕的这隐私时，人们还要送他美女，这些年来，他已是与美女无缘，再也没人敢在他面前提及美女，他也只是一个人独处。狼主为什么要送他美女？一个美女说道：“狼主笑说道，我们跟着三王子，可得老老实实，只给三王子暖脚，也是好的。”

答罕愣神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说道：“那好，你们就一个个来给我揉揉脚吧。”

美人来做，她们揉脚也不老实，她们不信人们的传说，看答罕公子一表人才，是金人中难得的俏男人，怎么会是一个无用的男人？她们用劲儿搓着他，搓得他心里冒火。

答罕没有把他的怒气表现在脸上。

他知道了狼主的用心，他是想让答罕难堪，让答罕记着，他永远可以摆布答罕。你一个有残疾的人还配做什么英雄？你得记着，你是一个残废，一个不能用的残废男人！

隔壁便是狼主的帐子，在那里有女人在叫，那叫声在刺激答罕。他虽说没有经过女人，但也知道女人为什么叫，怎么样叫。他知道那叫声是假的，是叫给他听的。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的眼角有一滴泪。这时服侍他的美女才发现，答罕王子操劳国事，太过劳累了，他的眼角有许多鱼尾纹。

乌里布来了，他愤愤不平，说道：“三王子，他们说我们是怕死，到了河旁，本来是胜兵，反是撤军，这一战只是为了三王子沽名钓誉，我恨不能立时宰了那个说这话的人！”

答罕一笑，问道：“是谁说的？”

乌里布说道：“宫里的人。”

答罕一叹，不再吐声了，他的头脑里涌出一些人物，他们都是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，但人人的脸面都是无奈，睁眼瞅他。他们是吴国忠臣伍子胥、大唐铮臣魏征，他苦笑道：“乌里布元帅，真个谢你了。”

他默默走向宫后那一条小径，从前人们都知道军师哈迷蚩，在金国众臣人人道宋不可伐时，哈迷蚩说出了宋不但可伐，而且可以胜他，灭他的十条可能。如今哈迷蚩的坟前长满了荒草，一代人杰再也不可能对答罕说出什么来了。哈迷蚩对答罕讲过江南大宋的科举制度，在哈迷蚩的讲述下，答罕仿佛看到自己像他一样，半夜提着一只气死风灯，来到了考场外，点名的是一个颤巍巍的老者，被点名的举子一个个进了场内，钻入那只

能一人坐下的小号里，放好了风灯，拿过了卷子，在昏黄的灯下看卷。

答罕再坐在哈迷蚩的坟前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你去了，我好难受……”他低下头，头沉在臂弯里，他是大金的一个豪杰，如果哈迷蚩与他当年胜了那一局棋，他做上了金国的狼主，如今大金就不会这样步履维艰，处处危机了。

他坐在哈迷蚩的坟旁，一直坐到天亮。

× × ×

当老狼主清晨看到桌案上的一封信时，他大怒，叫道：“把答罕抓起来！”

答罕走了，不告而辞。

老狼主怒气不息，他走出来，看到了他的宫外站着几个美女，她们都笑意微微地看着老狼主，她们喜欢男人，尽管答罕王子是金人敬佩的英雄，但他不是好男人。

老狼主忽地来了兴致，他问道：“答罕叫你们做什么？”

美人你捅捅我，我捅捅你，最后推出一个媚气做得有些过火的女人，她拿捏着说道：“三王子叫我们拿捏他的脚！”

几个女人咯咯笑，她们看着老狼主。

老狼主忽地泄气了，他说道：“进来，进来！”

他要女人，他要女人来他的宫内，可决不是要她们拿捏他的脚。

正在兴头时，那赶来听命的铁骑将军金利跪禀道：“三千铁骑已准备好了，请问狼主，是不是去追答罕王子？”

老狼主挥挥手，说道：“算了，由他去吧，反正他也不是一个男人。”

× × ×

答罕带着几个人走了，那个十五岁的小伙子走在最前头，他兴冲冲地走，因为答罕王子告诉他，要到江南去，到那很美很好看的江南去，他长这么大，还没看过江南是什么样子呢。

路旁站着乌里布，他说道：“你离开上京，我得跟着你，我虽要老了，但我一辈子得跟着你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又不是去杀人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乌里布流泪，双手握着他的手，说道：“保重，珍重！”

答罕笑了，对乌里布说道：“很可能有人要灭大金，你记着，轻兵勿进，急兵勿追。”

乌里布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学不会，我要早学会了，你也不会是大金第一人。”

两人含泪而别。

第三章 卷土重来

焉耆城下，布满旌旗。卓书的王旗在正中，左右各有十部首领的帅旗，为那些死去的吐蕃勇士致哀，卓书命全军都素色着装。远远一看，遍地如雪。

焉耆城的老少全都上了城墙，他们决心死战。自从吐蕃兵两次突入焉耆，城内损失惨重，男人被杀，女人被奸，孩子被带走做奴，焉耆人也知道，只要城破，全城人皆是一死。他们决心一战，决不投降。

卓书看着城头，喝道：“冲！”

各部勇士都冲过去，掷羊绳，擒箭垛，奋力而攀。只听得城头一阵阵呐喊，焉耆人鼓噪而叫：“杀光吐蕃人！杀死他们！”

如今焉耆人知道回鹘王再回到了高昌，他们盼着高昌城的接应，死拼不降。

黄绝当先而上，一索在手，人逶迤而上，渐渐到了城头，看那城上的人拿刀来砍那绳索，黄绝心慌，便拿短刀在手，一刺入墙，人趴在墙上。城上的回鹘人见他趴在墙上，便拿石头来砸。一时吼叫声声，石头滚滚。

卓书在远处看了，叫道：“拿弓来！”

拿来一张大弓，却是二百石的硬弓，搭上箭，嗖一声射去，正中那个掷石的回鹘人，那箭连透两人，直钉在墙上。

城上的回鹘人见状，一声呐喊，再躲下去。黄绝乘机再攀，直至那箭垛，忽地探头出来一个回鹘人，黄绝一声吼，一柄短刀直插那人胸前，那人一扑，黄绝身子一矮，那人带着黄绝的短刀跌下城来，咚一声掉在地上。

看黄绝上了城，卓书奋声高叫：“上城了，上城了！”

那些回鹘人听得有人上城，拼死来攻黄绝。卓书叫道：“登城，快，快登城！”他回头对银喇嘛道：“大师，我先登城去，你在此守望！”

卓书不待银喇嘛回话，身子几纵，便至城下，他扯着那一条索子，奋力而上。吐蕃兵士见他上城去，叫道：“大王上去了，大王上去了！”

回鹘人见是卓书来攀，都知道他天生神力，怕他一上，大势便去，齐来砸他。一时石块纷落，疾如阵雨。卓书挥手，叫道：“皮挡递我一只！”

底下勇士自是关照他，听得叫喊，忙把手里的皮挡掷上去，那皮挡距卓书还有一丈远，便自坠落。卓书忽地手一松，身子滑下去，抓住皮挡，人再骤升。看看升到了城头，叫道：“我乃吐蕃大王卓书，挡我者死！”

有人认得卓书，听得吐蕃大王也上了城头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便都向城下奔走，那些围着黄绝厮杀的回鹘勇士仍是不舍，再有一会儿，便可将黄绝砍死刀下，怎么能放？

卓书此时正奔来，他身前的一个回鹘人看他奔来，一刀劈来，伴着一声虎吼。卓书迎上去，直奔那刀！那人眼看着刀插在卓书的胸前，不由一愣，哪料得那刀尖正插在卓书胸前时，忽地一弹，刀柄便弹回来，直弹至那人的肚腹内。那人哼一声便死，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刀尖下不死人刀柄反能刺人。卓书扑死那人，直奔至黄绝眼前，五六个人一见他拼死来扑，不由愣住，黄绝大叫：“大王！”

那些回鹘人一听说是卓书，吓得转身便跑。卓书拔出一支旗来，一掷，扑地刺入一

人后背，从前胸透出，那人正飞快跑出，旗刺在胸，向前再跑几步，身子直扑倒下，有旗支着，却不直倒，两手死死抓着一大旗，死不瞑目。

回鹘人在城上看到卓书神勇，个个吓得魂飞魄散，要知道回鹘王平时本无民心，只是临死之战，拼个鱼死网破之意。但一看卓书如此神勇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？便一声呐喊，多一半人都走散了。

卓书看爬上城来的吐蕃勇士越来越多，叫道：“去打开城门！”

逃下城去的回鹘人已是不顾吐蕃勇士做什么了，都奔至东门，去奔高昌城，城内一时男呼女叫，一片乱声。

打开大门，卓书喝道：“记着，守住北门，呼唤援兵进城！”他直扑那焉耆府第，正看到那知府大人在门前上车。看那车上，行李细软、美貌女人不少，更有几个孩子在内。卓书过来了，站在那车前袖手而立，却不出声。

那车夫喝道：“让开，没看到是知府大人吗？”

卓书仍是袖手而立，那车夫平日也是横行惯了的，此时心一横，恨道：“别怪我！”鞭子一抽，马便怒发，直扑卓书而来。卓书冷笑，手向前一挽，顿时把惊马挽住，说道：“知府大人，何不下马一叙？”

那知府看他威风凛凛，顿时害怕，在车内叫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让开，让开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城破了，我是吐蕃大王卓书。”

那知府一听，顿时流尿，他听得卓书大名，如雷灌耳，此时竟看他力挽狂马，真个是神人。他结巴道：“大王，你有何事？”卓书一笑，说道：“银子是民脂民膏，你不能带走。”

他抓起一只箱子，如抓一只小盒，叭地掷在地上，银两顿时碎散。周围的人正要逃走，看到卓书拦住了知府大人，便站在远处看。

卓书看有人围观，更是有趣，他微笑道：“大人，这样的美人，你有几个？他从那

车上抓下来一个美女，看她模样，也不过二八年岁，卓书喝道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那女人不敢则声，知府说道：“妾……妾……”

卓书一掷，掷向身后，那些人一声喊，知道完了，一个粉妆玉琢的女人哪经得起这么一摔？但巧的是，那女人落下后，身子一滚，直复站起，像是卓书把她扶起来一般。众人当场喝了一声彩，忘了自己逃命，都只顾着看热闹。卓书再抓起来一个，看是一个胖些的女孩子，也有几分姿色，看样也不过二十年纪，他问道：“这一个是谁？”

知府的嘴巴更难张开了，叫道：“妾……妾……”

卓书再一扔，这一次更掷在那个女人身旁。卓书一连抓出三个女人，都是那知府的妾，卓书说道：“你自忙你的，回鹘灭亡不灭亡，看来与你无干。”

他再抓出一个孩子来，问道：“儿子？”

知府点头。

看来他儿子不少，共有三个，女儿也有两个，最后抓出一个金鱼眼的中年女人，是知府夫人。

卓书冲去，把后两车上的珠宝玉器，名画古玩连同银两都掷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回鹘王的官员最能贪，掠你血汗，你们怎么那么愿意为他卖命？”

一个老人看着卓书，心一横，说道：“吐蕃大王，我们也不是看回鹘好，只是你们几次夺得焉耆，都是烧杀劫掠，把人害苦。能不能不杀百姓，不劫银钱？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要吐蕃兵士不劫女色，你们自把女人送至他们营中去。你要他们不劫银钱，那你们自动送些银两与他们，这事不就了结了吗？”

老人怒声道：“你们杀人，要银两要女人，我为什么跟你们？”

卓书昂然道：“从前吴国灭了越国，但他只要银两，只要美人，不要越国的民众都死亡，不像白起，坑杀赵卒十五万，由此赵国无男丁。你们要白起，还是要夫差？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焉耆便成了我吐蕃的属地，异日我吐蕃民众要

来，你们要侍候他们，你们是吐蕃人的子民！”

有人怒声道：“卓书，你是一个暴君！我杀了你！”

那人血勇，直扑到了卓书面前，看看抓住了卓书的脖子。他恶狠狠掐着卓书。卓书气定神闲，说道：“你掐啊，用一点儿力。莫非回鹘的水土不好，你没一丝气力吗？”

那人再狠力，手指都掐白了，但卓书仍是笑微微看他。忽地说道：“你不用力，我该用力了。”

他用两根手指掐住那人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再见了吐蕃王，你要当心一点儿！”

他一扔，把那人从头上扔过去，众人当他还是一掷站起，可听得叭地一声脆响，那人跌在当街，竟是摔得死了。原来卓书在掐他时，暗中闭了他的穴道，扔他高处，再跌下去，怎么不死？

知府看卓书如此凶恶，吓得直不起腰来，低声道：“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！”

卓书扯着一个孩子，那是知府的儿子，竟是长得肥头大耳，十分可爱，卓书说道：“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要掷他出去，你说会怎么样？”

知府夫人尖声一叫，吱吱的叫声，原来这个儿子是她生的，心里肉疼。知府跪下，叫道：“大王饶命，要我怎样便怎样好了。”

卓书回头，看着过来的扎嘎，说道：“扎嘎带他回去，着人看着他，要他交银两、粮食和女人。”

× × ×

夷离尺看着乌图，说道：“耶律公子为什么不来？”

乌图说道：“他有事，不能再来。”

夷离尺急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吐蕃人再占了焉耆城，他们把那里的一切都……”

忽地，她不说了，她看到了乌图眼里的冷漠。乌留来了，而耶律重恩来不了，看来他是不想管回鹘的事儿了。什么“待命出山，再复回鹘”只是一句戏言，他做不到，那

他给夷离尺那么多的希望做什么？他给回鹘王以希望，把他们母子带回回鹘，岂不是害苦了他们？

夷离尺尖声叫道：“他不能不管我们，他说过，他要帮我儿子的！”

乌图说道：“他被打四十棍，因为违背了大辽祖宗的遗训！”

夷离尺忽地冷笑了，她明白了，为什么耶律重恩不来。她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她对乌图说道：“你滚吧，从今起，我再也不是什么大辽的人了，你走吧。”

乌图想再说什么，但她的眼里闪着怒火，叫道：“快走，滚，我不要再看见你，我一看见你就恶心！”

× × ×

乌图走了，只剩下了她，坐在那里哭泣。哭了好久，她想去看看回鹘王。一回头，看到了孩子正双眼炯炯地看她。

“他不来了，是不是？”他的声音很平静。

她点头，想去抱他，但他的手里提着一柄剑，她不能抱到他。他说：“他喜欢过你？”

女人哭了，她哭得很伤心。

孩子说道：“我们得与吐蕃斗。”

夷离尺忽地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们斗不过他们，我们斗不过他们！我们走，我们走！”她急如蚂蚁，在地上来去，她要收拾一些东西，马上带着儿子走，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，他做不了回鹘王。

但她看到了十六个人，他们都肃然站在殿下。他们是十八斩，是回鹘王的影子十八斩。

十六双眼睛盯着她，她只好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她其实也不知道手里抓了些什么。

齐老说道：“其实，你逃不远的。”

真是这样，如果他们逃走，卓书追他们，他们也只是一死。但如他们在宫内，在城

内抵抗吐蕃兵，他们也只有一死。

齐老说道：“我们十八个人，一直同生共死，但铁锤先死了，罗裳也死了，我们也一定得死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”

麻疯婆婆说道：“太后，依我看，你也可能死，我也可能死。我活得太久了，我死也该。你活着做太后，死了也该。”

他们的话语很平静，忽地提醒了夷离尺，她是回鹘的太后呢，怎么能逃得走？她一逃，高昌城再失陷，就是那个死在回鹘王剑下的程赢的魂也会笑她。

× × ×

回鹘王坐在宫中，他让两个妃子给他梳头，他再找了这两个妃子，是不再摸她们的奶了。他一开始还不习惯，就让两个妃子用细绳把他的手捆起来。妃子心疼，说道：“大王，何必那样，我们是你的妃子，你早晚也得摸妨，摸一摸有什么不好？”回鹘王叫道：

“不摸不摸，就是不摸！”他叫两个妃子捆他的手，直捆了那么久，他才忘了那个习惯的动作，如今他睡着时，直皱眉头，像是对自己长不大很不满意。

妃子问道：“大王，这头梳好了，你看还好？”

回鹘王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审视自己的头，说道：“好！”

× × ×

所有的军队都集合在高昌城的校场上，回鹘王站在那里，他只有十岁，要头一次对着他的臣民讲话。

齐老担心，原来请太后说，不要大王说。但夷离笑笑，拒绝了，她说：“他早晚要做回鹘王的，不能只当孩子。”

他能说什么？

回鹘王望着下面的人，他的心提到嗓子眼，他说：“我是回鹘王……”

忽地刮起了一阵狂风，是兵士在拍手，他们高呼：“回鹘王，回鹘王！”

孩子的眼泪出来了，他不擦，说道：“吐蕃人欺负我们，欺负我们的男人，欺负我们的女人，娘亲、姐姐、妹妹……”他哭了，呜呜哭。众人一声不响，只有回鹘王的哭声，哭声直扎在他们的心头。

回鹘王说道：“我不逃了，我再也不逃了，如果我怕，就让我娘把我捆在宫里，我等着卓书！”

众人一阵子狂吼，他们要拼命，要与吐蕃决一死战。

第四章 杜鹃啼血

高昌城绝粮绝水，已有十天，遥望城头的守卒，人都伏在箭垛上，无一丝气力再战。但当吐蕃兵爬墙时，人便如疯子一般砍他，吼道：“誓死不降，誓死不降！”把吐蕃兵砍翻，尸体扔下护城河，河水止住不流了，水是血色的，当秋日时，天也凉爽，但那尸体经水一泡，气味发臭。

吐蕃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抵抗，他们不知道怎么能突进城去。卓书几次要亲自爬城，都被扎嘎与黄绝拦住，他们要爬城，但几次都被摔下来，黄绝受伤，扎嘎臂断。

回鹘王的旗帜在城头飘着。

黄绝对卓书说，最可怕的是那十六个人，他们站在箭垛后，如是有人上来，一击致命。卓书冷笑，要亲自爬墙，扎嘎与黄绝扯住，百般相劝，方才止意。

到了第十一天，天刚刚亮，卓书命所有吐蕃兵士，凡手里有绳索的，全都沿墙爬上。也是太过疲惫，到了吐蕃兵爬上墙去，踏上城垛，方才有人叫喊：“吐蕃人上来了，杀啊！”

十八斩的十六人冲来突去，杀那爬上来的吐蕃兵士，但无奈有人冲下了城去，大开城门，叫道：“破城了，破城了！”

齐老看不济，叫道：“退保王宫！”十六人如箭一般直奔王宫而去。

当他们进了宫内，正看到夷离尺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坐在殿上，看着他们，一声不吭。那回鹘王声音嘶哑：“他们攻来了吗？”

齐老点头，回鹘王手里仍握着那一支刺死程赢的小剑，看着地面。他在等待，等着来人杀他们。

宫门在轰响，听得兵刃交击声，再听得有人嘶叫，惨叫声声，看来厮杀极是惨烈。听听脚步声到了眼前，看到了卓书带着扎嘎、黄绝等首领来到。

卓书说道：“回鹘王，你成了吐蕃王的俘虏！”

回鹘王说道：“我不是俘虏！”他拿过剑来，说道：“娘，我没怕，我没抖。”

夷离尺满面是泪，她笑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好王，如果你能长大，一定是一个明君！”

回鹘王笑了，他的声音很尖，在殿内响。

卓书说道：“扯他下来！”

扎嘎正欲扯他，忽听得回鹘王叫道：“慢着！”他拿那剑指着卓书，说道：“你没什么本事，要我与一般大的岁数，我也不怕你！”

他用剑刺在他的肚子上，叫道：“娘，替我.....报仇！”

夷离尺想冲去，但卓书拦住了她，卓书抱着她，说道：“你是耶律重恩的女人，是不是？”

夷离尺恨得咬牙，她既恨卓书，又恨耶律重恩，流着泪叫道：“不是，我不是！”

卓书恣意轻薄，说道：“你是耶律重恩的女人，我要了你！”

齐老站着，忽地说道：“卓书，放了她！”

卓书咦了一声：“你敢这么对我说话？”

齐老冷笑：“我们十八斩对谁也这样说话！”

卓书回头，看到了十六人，他们一脸的决绝，他们要与卓书一拼！

齐老一声吼道：“杀！”十六人一齐扑向卓书！

卓书身子一旋，扯住夷离尺，叫道：“再动，我便杀了她！”

夷离尺大叫道：“杀了卓书，替我儿报仇！”

她咬舌自尽，卓书看她咬坏了舌头，便急急点她的穴道。她再也叫不出来，只是呜呜叫着，十分痛恨。齐老几个扑来，剑枪索矛直逼卓书。

卓书一掌，正印在竹剑的胸前，他哇一吐，便仆在地。

竹剑一击毙命，并不使十八斩畏惧，麻疯婆婆两手一齐抓来，抓在卓书的手上，她吐出毒功，想毒坏卓书，不料得卓书的手忽地坚硬无比，他喝一声：“走！”麻疯婆婆便飞出去，一撞在墙，昏倒地上。

齐老的杖正插在卓书的腹内，喝道：“杀！”

卓书腹一收，双手拍击在齐老的头上，齐老双目流血，他蹲在卓书的对面，眼不能闭.....

卓书上前出手，身后的吐蕃勇士尽是出箭，箭射如蝗，十八斩的几个扑来，全都箭伤，待得扑至卓书眼前，也是余力已尽，躺在地上。

只是眨眼间，十八斩尽死。

忽地夷离尺站起来，看着卓书，她的嘴仍在流血，刚刚咬舌尖，不及死去，便被卓书点了穴道。她忽地平静了，看着一地尸首，坐下了。

卓书看她，说道：“你还愿意死吗？”

她摇头，她的脸上有很坚决的神色，她恨卓书，那神色恨不能食其肉，寝其皮。夷离尺说道：“卓书，我投降，我降你，我代高昌城降你。你杀不杀我？”

卓书高声大笑：“你投降我，回鹘便成我手里物，我何必杀你？”

夷离尺恨恨道：“我降你，只是为杀了你！”

卓书神色自若：“你想杀我，莫如跟着我，我带着你，召降回鹘各部，你有时机便

可杀我，如我被你杀了，当不是你得报大仇？”

夷离尺说道：“卓书，你莫后悔！”

卓书的脸一时冷峻，顿如冰霜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笑话？卓书大王一言九鼎！”

夷离尺对着地上的儿子一揖，说道：“儿子，我投降了，我要为你报仇，杀死卓书。我还要杀死那个耶律重恩，他也是我的仇人，他不肯帮你，你才死了。还有十八斩，你们听着，我发誓，一定给你们报仇！”

× × ×

耶律重恩站在乌图面前，他说道：“助回鹘也是大计，不能只图再复大辽，如能助得回鹘复国成功，不失好计。”

乌图道：“大辽国力，只为复国，你所计事，多半不遂。如今高昌城里，回鹘王的力量与吐蕃人正拼，待得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我们再掩袭过去，卓书定是不敌。”

耶律重恩失声道：“他们要是都死了，回鹘从此不国！”

乌图冷冷道：“回鹘有国无国，与我们有何相干？主人莫忘祖宗！”

耶律重恩恨恨地看着地面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退下吧。”

乌图昂然道：“我的岳父死了，他是为你而死的，为大辽而死的。我的妻子也死了，我活着，只是形同枯槁，只待得大辽复国，我便自尽，与他们去欢聚。望主人能体谅我的用心。”

耶律重恩长声而叹，说道：“我明白，我懂。”

× × ×

再复是他一人，他望着星空，想着夷离尺那欢欣的笑意，她轻声曼语对耶律重恩说话，那话语中有无限情意，如今她正在哪里？与吐蕃人浴血而战，还是已身死荒郊？她如已死，眼也不会闭上，会睁着一双杏眼望着天空，恨她看错了人，耶律重恩不是人，他不是人哪！

耶律重恩哭了，他知道，他失去了一个亲人，她是夷离尺，是他的表妹。

一位黑衣人悄悄站在他面前，耶律重恩擦去泪水，轻声问道：“高昌城怎么样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高昌城人疲粮尽，十几日苦战，最后失守，回鹘王殉节，十八斩尽死在宫内。奇的是，太后投降，跟着卓书招降回鹘各部。”

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表妹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他知道，表妹是想杀了卓书，她恨卓书，想伺机报仇。但卓书是什么人，他是狐狸，是狼，是虎，她伴在卓书身旁，只有以身事敌的份儿，哪里会有机会杀卓书？那样做，岂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？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退下去吧。”

黑衣人走了，只剩下了他一人。耶律重恩失神了，他想着夷离尺，心里恨不能立时去找她，对她说，宁可让她杀了自己，也不许她去与卓书在一起。凡与卓书在一起的女人，哪一个有好下场？与卓书在一起，卓书会折磨她，让她放弃了杀自己的机会。夷离尺所受的折磨，定非人所能受。

耶律重恩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要去，我要去看看她，对她说上几句话，告诉她，我仍想着她，我不是不想救她，是我不能去。”

他走出去，忽地看到在清冷的月光下站着的乌图。乌图永远都是那么不知疲惫地站着，在等着他复国。他泄气了，慢慢走回来，捂着他的头，低声呻吟，像一只受伤的兽。

× × ×

夷离尺看到了她最不愿意见到的人，她是索雅，索雅说道：“太后，我是回鹘王妃，再做了黑汗王妃，如今我是卓书大王的女奴。”

夷离尺忽地心痛，索雅如在回鹘，会帮回鹘王的，她应该告诉那个十岁的孩子，她是无辜的，让他收留下索雅。索雅说道：“你受骗了，你上了耶律重恩的当！我告诉过你，耶律重恩只是一个骗子，不能信他，你不信，你把回鹘卖了，你卖了回鹘，卖了回

鹞王！出卖了十八斩的兄弟，你有罪，你该死！”

卓书饶有兴趣看着两个女人，他轻声笑着，说道：“斗啊，斗啊，两个女人一斗，真是好看。”

索雅突地呸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回鹞王，回鹞王，你看不清这一对狗男女，怎么能活下去？”

夷离尺瞪眼看她，却是再也不说话了，实在无话对这个女人说。如果当时回鹞王不赶走索雅，事儿或许会更好办些。她是回鹞王身边最有主意的女人，她会帮儿子的。一阵愧疚涌上了心头，蓦地心里也思想着：她一直想控制孩子，想控制回鹞的局势，甚至不惜牺牲她丈夫的性命，如今看来，那么做是不是很值得？

索雅看她不再吐声，犹不解恨，她恶狠狠道：“夷离尺，你只教会你儿子摸女人的奶，再没教会他别的？”

夷离尺的声音有如梦中：“我不叫夷离尺，我叫简瑛。”

素雅大笑：“好，好一个简瑛！你不是那个耶律重恩的臭女人吗？你在辽国便与他勾搭成奸，到了后来，却为了图回鹞，嫁到我们回鹞来。为了图回鹞，你没有人心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弄成了只会摸女人奶的废物。你要杀了丈夫，原说是为了回鹞，其实是为了你那狗屁大辽！你枉为人母，你不是人！”

任是索雅如何痛骂，夷离尺只是哭泣，她只流泪，却不吐声，她呜呜哭着，竟是欲昏欲绝。

卓书说道：“索雅，你与她都是回鹞人，也都是我的女人。我告诉你，她答应做我的女人了，她如今也是我的人，你不要再骂了。依我看，你们都是一样的贱女人！”卓书忽地放声大笑，笑得十分得意，十分畅快。

两个女人突然噤声了，索雅忽地脸红了，她蓦地觉出，她也不比夷离尺好上多少。她不也是想图再复回鹞，便嫁与那个肥胖不堪的黑汗王吗？她不也是与卓书有了奸情

吗？本来她再见卓书时，应是最恨他，可她再来，竟在卓书的怀里躺了许久。她想起来，卓书很柔情地说：“你很累了，躺着吧。”躺在男人的怀里很是舒服，她就那么默默地躺着，她看着卓书的脸，那时的卓书没了一丝暴戾，只有温情。他看着江水，那神情就像一个纯真无瑕的孩子。后来卓书把她抱进舱里，她听得江水哗哗流淌，竟是在卓书的柔情下，一动也不动，任泪水也流心也悲凄，在卓书的狂肆下，过了那一个江上之夜。

那一夜是狂暴的，索雅知道了，她需要男人，即使那人是她仇视不已的卓书。

卓书轻声说道：“回鹘是灭了，可你还活着，你不是回鹘，你只是索雅，你是回鹘人谁也不要的索雅，你跟我走吧，你跟我走。”后来她真的跟着卓书走了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卓书忽地突发奇想，当年秦皇得天下，最快意的莫过于把六国的宫人全都集中在阿房宫，据说是那些宫妃嫔人太多，秦皇又不愿汰选，便下令建一座大宫让她们去住，六国宫人，也是万人，熙熙攘攘，住在阿房宫里，好不热闹。卓书心道：就是我得了六国，我也要拿他们的女人泄欲。她们是我的了，从前她们是别人的，如今是我的了。我如今得了回鹘王的妃子，就等于接收了回鹘的一切，天下六国佳丽尽入我彀中，是何等欢快？

卓书越想欲望越大，他喝道：“夷离尺，你过来！”

女人冷冷道：“我不叫夷离尺，我叫简瑛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简瑛也好，你过来！”

她慢慢走过来，像一只听从吩咐的猫。卓书轻轻揉她的肩，叹道：“美哉肩头，你的肩头秀削，与索雅的完全不一样。”

他玩弄着女人，女人只像一块木头，任他轻薄。索雅不看他们，轻轻吐了一句：“狗男女！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人都是狗男女，只是你与他苟，她与你苟！”卓书想在索雅面前恣意

玩弄回鹘太后，让她也心内不是滋味，但索雅闭眼，不看他两人。卓书很兴奋，他动得很快，但夷离尺不动，只是看着地面。

当卓书正在快活时，夷离尺忽地大叫一声：“杀！”

她手抄起来，竟拿出一柄匕首来，刺向卓书。卓书本来在她身上，此时身体忽地一扭，那一支匕首便刺空了，卓书笑道：“太后，再要杀人，先得有些准备，你得快些。”

夷离尺却不应声，只是握着匕首，恨恨不已。

索雅忽地想到：她的儿子没了，国家都灭亡了，她之所以苟延残喘，就是为了复仇。为了杀死卓书，她宁可做卓书的姬妾，此志真坚。但她功夫不行，只会拿刀行刺，要想杀死狡如狐狸的卓书，谈何容易？

夷离尺忽地笑道：“卓书大王，放下我的手，好不好？”

她俏嫣一笑，让卓书与索雅都想起了，她虽是回鹘的太后，但毕竟只是不到三十岁的女人，她的风韵，与索雅相比，也不遑多让。

卓书笑说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平时只有做一件事时，方才是放松自己。那就是在我的女人抚摸着我的时候，我会很快入睡。但那时我不会用你，也不用你，我有我自己的女人。当她们抚摸着我全身的时候，我身上的血才会流得慢些，再慢些，最后让我舒服得入睡了。只有女人抚摸我一夜，我才能睡好，只要她们稍微一停，我便会醒，从此再也无法入睡。你说我这是不是一个毛病？”

× × ×

高昌城睡着了，在夜里，索雅与夷离尺两人距得远远地入睡了，她们此时才知，卓书根本不信她们，只是拿她们当他的泄欲工具。夷离尺要与索雅讲话，但索雅不理她。

夷离尺说道：“好热啊。”

索雅装作听不到，她闭眼在睡。

夷离尺忽地哭了，她的泪水流得很快，只是呜呜地哭。她想起了嫁与回鹘王的那几

天，那几天里，她像在梦中，她念着大辽，一心想着回大辽。后一来听说大辽里的人都死光了，只有一些人逃出了上京，她心里在念叨着：只有我给你们报仇，我给你们报仇！报仇的心思塞满了她的脑袋，她把生下儿子的喜悦都冲没了，她不想让那个回鹘王的儿子成器，便自小让他玩弄自己的乳。如果他一哭，便让他摸奶，后来她终于成功了，回鹘王发现了儿子的一个秘密：从小便爱玩圆滚滚的女孩子的奶。回鹘王大笑道：“乖乖，原来儿子比老子更喜欢女人！”好在回鹘王的儿子就是王子，他喜欢女人也不算什么罪过，喜欢摸女人的奶，就让他摸好了。所以自小便让王子摸女人，她心道：我把你回鹘王的后代毁了，让你灭亡！终于回鹘灭亡了，她心里此时竟升起了隐隐的疼痛，恨起自己来。从前的自己肯定是糊涂了，怎么能帮别人害自己的儿子？

第五章 太白斗酒

答罕一路南去，他只有一个心愿，去成都府看一看那个痴娘儿。想当初两人在夜里那一番对话，真个是越嚼越有味儿，竟是几年过去，一句句仍在耳边。如今痴娘儿在哪里？她是不是还在艳姿楼，她还好吗？仍是那么傲岸不羁吗？在那艳姿楼的嫖客妓女中，她是一支独秀的荷花，出于污泥而不染。如是能与她在一起再说说说话，品茗听琴，话诗谈志，何等好啊。答罕心里挂念着痴娘儿，一路向南而去。

一走过了大同府，一路再看南宋土地，耕家自在田里忙秋，看来是一个好年成，人人喜气洋洋，大人娃子都在忙碌，一片喜气。答罕心道：做一个王子，带兵动辄三五十万，杀人动辄整城整乡，竟不知有农家乐，不知有闲时趣，真个是活得无趣了。但此时的心志，与原来做狼主的志向却不一样了，如果真的做上了狼主，他此时该做什么？答罕细想一想，他此时在忙，首先忙着与蒙古和亲，再与大宋争战。在他眼里，最可怕的莫过于大宋。你夺了人家的金银，拿光了人家的积蓄，再把他的主人带到了北国，放在

井里观天，这仇恨太大了。怕那个做儿子的天天夜夜梦到父兄在哭泣。当初也是哈迷蚩军师的授意，说是当年吴王夫差就是把越王勾践拿到了吴国，让他做奴才的。但哈军师忘了，应该再提一句越王勾践，他后来归了国，拿住了吴王夫差时，就赐他自刎了。越王决不学做吴王，做那种傻瓜。

答罕看到一个景象，那就是大宋如果有三年五年不战，便会重新复苏，再成一个强国，那时金邦再想攻占大宋或是欺凌他，都是妄想了。

答罕心道：夺大宋，是当务之急，只是达懒嫉贤妒能，一心听那些大臣的谗言，要对他答罕问罪，他只好走了。他也知达懒必是会放过他，达懒做事最是寡断，一听说他走了，便再也无心查罪，也算是逃了一命。正像是古人云：君不正，则臣投外国。但答罕空负报国心，却无报国处了。

随身的有几个勇士，他们是当时随答罕从成都府归来的那几人，其中有兀风、迟律、赞答、跋葛、斡鲁朵，还有毒王草人的三个弟子绳师、藤师、索师。一行九人向南方而去。

看看近了西安，忽地忆起当年的西安大会，对六国之人说知那“安天大计”，心头一阵酸楚。看来唐逸是站定了脚跟，各国纷纷顾自大事，忙于灭别国，护地盘，哪有一个真正愿意杀了唐逸，以免后顾之忧的？待得唐逸羽翼丰满，那时再要灭了他就不容易了。

一行人进了西安，正遇上酒楼兴旺，太白楼上看人来人去，吵吵嚷嚷。答罕道：“太白楼是一座名楼，不能不去看看。”当下九个人上了太白楼，伙计招呼到了三楼，看楼上早就坐满，只有临窗一桌兀自无人，那伙计领人到那里坐下了，说道：“这里早就有人定下的，如今人没来，客官们就坐好了。”

当下点了菜，坐下来吃。忽地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我早就定下的，怎么让与人了？”说话间，人便来到了楼上。答罕看看，那人却是认得的，原来他正是那成都府四大家之

一的公子齐骁。齐骁带着几人，过来要坐。忽地看到了答罕，他更怒了，喝道：“伙计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金国的三王子答罕！二圣是谁劫去北国的？就是他！是谁使大宋蒙受了耻辱，就是他！你拿他当盘菜，让他坐在太白楼上，真个折辱了李太白！我们走！”

齐骁正欲下楼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那人正是店主，他是一个中年文士，他笑微微来到了答罕面前，问道：“齐公子所说是实，你是金人三王子答罕？”

答罕不愿意答他，他也知道，如是在大宋，当街被人认出，那只有做过街老鼠的份儿，哪里还能说得清什么？但此时在太白楼上，被齐骁当场指证，他更是悲哀莫名。他说道：“我是三王子答罕。”

那太白楼的主人忽地掀髯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你还敢认，真有胆识！”

齐骁说道：“店主，你把我的桌子让与别人也就罢了，让与金狗，这事我可不与你干休！”

店主人冷笑，说道：“他是金狗，我怎么知道？如今我知道了，莫非会让人与狗同店饮酒不成？”他对答罕说道：“答罕，大宋国不宰了你，是看在你金人与我还能和谈的份儿上。你快滚吧！”

八个人都盯着答罕，盼他吐出一句话，赶快逃出此楼，省得被人唾骂。但答罕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宋朝我只佩服一个人，可惜他不在此地。”

那店主人喝道：“答罕，你佩服谁？说出来我听听。”

答罕昂然道：“要说征战，能令金人心胆俱寒的，还是岳飞岳元帅，他文可以兴邦，武可以定国。但他不在，我与你们说什么？如果你们看不起大金人，便拿出一两样本事来，能胜得了我，便算是本事了。在堂堂太白酒楼上，总不能揎臂亮拳，惹人耻笑吧？”

齐骁冷笑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，我来奉陪。”

答罕昂然四顾，说道：“从来说大宋古国，天下景从，就是说自古这里便有许多文

明，令人景仰。古人说琴棋书画，如果你们谁能胜得了我，便算要我答罕爬着出去，我也心甘！”

× × ×

一声叫号，当时骇住了众人。一想也是的，一个金人，长在不毛之地的金人，据说他们那里年年有大半年得穿着皮袍子，得住在帐篷里，烤着火，屋外的风刮得帐篷都要掀跑。他这种地方出来的人，竟要与南方莘莘学子比试琴棋书画，他是不是瞧不起大宋人？要说大宋人别的不行，不会骑马射箭，不会拿枪舞棒，那也罢了。可说比大宋人的拿手本事，你金狗可就逊了。咱们大宋朝的先帝，虽说是在金国坐井观天，但他写得那一手好字，一手瘦金体字，开了那字的先河，谁写得出？他画的那画，气势很大，恢宏大度，丝毫不做作。要与大宋人比琴棋书画，岂不是自找没趣？

齐晓正要上前，忽地杨洛儿扯一扯他的衣角。齐晓回头，见洛儿示意他，努嘴要他看远处那桌旁的一人。

齐晓一看那人，也知他怪了。他此时正在冷笑，分明不把一个答罕看在眼里。他的身体太胖了，胖得竟用三条直凳，还只能把他的腿肉挤在那凳上。他的身材太肥，便没有衣服可穿，只好拿一条长长的口袋，从上面剪出一个大大的口子，脖子从那口袋里伸出来，下面到脚脖。他手像是一支棒槌，粗粗的，下面挂一只小手，那手小得很，手指短粗胖，软软和和的，柔若无骨。再看他的头，一双眼没有了，挤得齐齐的是一条眼缝。一张却大得出奇，他的鼻子向上一提，便像个女人一样嘻嘻地笑，他的鼻子向下一挤，便是男人浑厚的笑声了。

这人的面前摆了三只大碗，里面满是粉蒸肉，他只吃粉蒸肉，不再吃别的，此时他正在吃第三十一碗粉蒸肉。他吃肉时左手在桌上翻一块牌子，那牌子是一块玉做成的，很光滑，看去珍贵，一面是男人，一面是女人，他翻得很快，便是男女男女男女……

答罕说道：“齐公子，你要与我比一比，要是你琴棋书画哪一样胜得了我，我便让

你桌子。”

齐骁看那个胖子，便见他起身来，过来说道：“我来与你比。”

答罕一看他，顿时气极，心道：我要与齐骁一比，就是给他面子。你一个胖子，一看就是俗不可耐，怎么能与我比琴棋书画？你这一身肉，要与我比谁胖，那算你行。但看你粗粗的手指像萝卜，你能抚得琴弦，你能画得出浓墨饱笔的画吗？你能下得出妙如千军万马奔腾厮杀绞缠不已的棋吗？你能诵得出千古圣贤书吗？他冷冷一笑，说道：

“楼上既都是太白信徒，何必分彼此，只要有人能胜得答罕，便算是让答罕滚出，也无怨尤。”

胖子笑嘻嘻说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就坐下来，比一比吧。你是金人，金人只会穿皮袍，哪会写什么字，画什么画啊？我就要与你比，我要胜了你，说不定会出名呢，那时女人就不会都嫌弃我了。你要输了的话，从桌下钻出去，就搏一笑。”

他嘻嘻地笑，两眼一眯，笑得答罕身上起疙瘩，他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便比一比好了。”

店主人此时也爱凑热闹，但看那一个吃了三十一碗粉蒸肉的胖子要与答罕比，心里也嘀咕：胖子行不行啊？但也不好说不行，答罕不是说，谁来比试都行吗？要是胖子不行，再来一人也可啊。要是那个公子与答罕比试，或是能行。

胖子拿来三条凳子，放在一起，说道：“我坐下了啊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请。”

答罕问道：“请问先生贵姓？”

那胖子笑眯眯：“哎呀，比就比了，怎么那么多的罗嗦？你要是输了，我就说出我的名字来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就走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”

他吃了那么多的粉蒸肉，还说输了就不吃了，令人喷饭，不禁有人窃笑起来。

答罕说道：“先比什么？怎么比？”

胖子低头说道：“随便，随便啊。”

答罕心道：看你这个胖子，手指像是萝卜，我就与你比琴，让人看你可笑，笑话你吧。他装得漫不经心，说道：“就先比弹琴吧。”

一说到了弹琴，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他那手指，嗨，怎么能弹琴？

× × ×

拿来了琴，两琴并放，在对面。答罕说道：“要比便一齐来，你也弹，我也弹。好不好？”

胖子笑说道：“好啊，那一定很好听了。我弹得不好听，你弹得好听。我说学东郭先生吹竽，让你听不出来。”

众人哑然，原来他是一个混子，怪不得他总是嘻嘻地笑。

答罕的琴放好，他手伸出手，便抚琴。胖子看他样子，也学做，那样子做得足足的，竟是不像，怎么学也不像，一看便知道不会。

答罕说道：“我抚一曲《春阳祁祁》。”

他叮咚而奏，一直弹得摇头晃脑，直到他弹完，人们都寂无声言。原来答罕的琴确是好，胖子怎么能比得过他？

胖子摇头，说道：“我怎么弹呢？”他伸出那胖胖的手指，放在琴上，说道：“手这么放吧？”

答罕点头，看他是一个浑人，也乐得逗逗他。胖子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弹了。”他放下手，手放在桌下，再拿出来，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弹，你不就赢了我吗？我得弹。”

他拿手指伸出，像要抓饭。众人一齐在笑，笑他愚钝。齐骧正欲去扯住他，就是自己上去，输了与那答罕，也强似他在此处耍弄，丢人现眼。但杨洛儿扯住了他，轻声道：“再看看。”

忽听得琴韵叮咚，众人呆了，那胖子也不曾动琴弦，怎么琴弦会动。只见那胖子手指一用劲一用劲，琴弦便无风自鸣。琴声很好听，那是一曲《春江月夜》。

众人再看胖子，才知道人家是含而不露，有本事不显，就是不用手指，那琴也会动。一旁的绳师轻声道：“三王子，此人本事非同寻常，三王子小心！”

胖子说道：“这么你奏我奏，怎么比得出高下来，不如你也奏我也奏，你奏一支曲子，我奏另一支曲子，谁奏得不好谁输。”

答罕无奈，只好答应。就两人齐奏。答罕心里不服，你有本事，但你也不一定胜过我，我北国第一才子的名头岂是容易得来的？他奏起一曲《风入松》，胖子手指一弹，便奏曲《雨中魂断》，看看答罕的悠扬渐起，胖子的淅淅细雨要断了，忽地答罕的手指僵硬了，琴声变了。他再怎么弄，手指也是发僵。胖子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要不要给三王子弄一点儿醒酒汤？不然三王子会睡着了。”

绳师正欲发火，叫道：“我……”

答罕一声喝止了他，说道：“我手指忽僵，琴比输与你了。我们再试棋。”

胖子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只是那个聋子来了才好，他的棋可是下得好，我怎么能下过你？我看来得输啊。”

有人拿来了棋盘，放在桌上，胖子说道：“就下好了。”

答罕此时也知道他是不露的高人，便不再轻视他，认真下棋。此时胖子也不再嬉笑怒骂，只是一味注视着棋盘。答罕待得他下了三十几手，心内忽地一松：我能胜得了他，只要我稳稳着子，他便得输了。

原来那胖子不甚会下棋，一听得说要比琴棋书画，无人应他，心里暗笑，笑他狂妄自大。你在北国也许算是一个人物，但在江南锦绣地，你算个什么？一时应了他，便下场与他下棋。一下时便知不敌了。一旁的杨洛儿看他，忽地明白了，他不是那人的敌手，她轻声咳了一下。

胖子乐了。他明白洛儿的心思，杨洛儿的棋是国手，她如与答罕弈棋，答罕必输。此时洛儿的手慢慢抬起，放在下巴上。她想着那棋，手指不停地动。胖子先时还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后来连看也不必看，他知道她示意是什么。

答罕忽地惊觉，本来胖子的棋有许多漏洞，但忽地没了一切纰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一旁的绳师看杨洛儿在手指乱动，似乎与那胖子下棋有关，但看胖子也不回头，他的后脑莫非也长眼睛，不然他怎么能看得出杨洛儿在教他下棋？他不敢吐声，怕万一指证不确，被人耻笑。

忽地答罕一掷棋子，说道：“果然是大邦人物，答罕输了！”

人都一齐吼，为胖子喝彩。

胖子笑道：“怎么输了呢？怎么输了呢？哎，你不是琴棋书画都行吗？”

答罕咬牙，心道：我就不信你书画也是一绝，按哈迷蚩军师教我的，他说书画最是难练，要是胖子不下过十年八年的功夫，他怎么胜得了我？我就与他比书画。他说道：“在下与先生比琴棋，是输与先生了。但要再比书画，却不一定输了。”

胖子沉吟道：“真个要比？人没有十全的，你要我写字画画儿，我可是不行。”但此时他再怎么说明，也没人信他了。他忽地失神了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书画就书画，莫非我怕你个金狗子不成？”

两人先是写字，答罕道：“我们就写‘太白遗风’四个字，让在场的诸位一评好了。”

那胖人笑道：“好，好！”当下答罕先写，拿来纸铺就，一笔在手，饱蘸浓墨，挥毫而就，真个是好字，有米蔡之风。说到宋时习字，人多提苏黄米蔡，说得是严谨恭谐，便拿四人来比。苏字放肆而耐读，黄字流畅多变，米字风习古帖，蔡字严谨不苟。答罕的字是有功夫的，便当时有人喝彩，但叫了一声后，知道是称赞了金狗，便不再吐声了。

该到那胖子写字了，他忽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你还是滚出去吧，我没别的本事，只是写字与画画儿，这才是我的大本事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”

答罕哪里管他，只是一揖，说道：“请！”

胖子叹气，说道：“我对你说真话，你偏偏不信，我告诉过你，天下所有的人写字都写不过我，画画都没我画得好，我只有这两样本事是真的。你千万别与我比，你还不信，真是的，真是的……”

众人哪里肯听他，只是催他：“人家金狗字也写了，你能不能写，不能写就认输吧。”

胖子大声道：“写，写，写！”

第六章 公子无赖

众人看胖子落笔，那一撇写得长长的，当下齐骁便叹了口气，这一笔写得太没势了，太过则再无收，像花长疯，人长扭歪，再怎么收笔。偏胖子还得意地看众人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？震世骇俗吧？”齐骁差一点儿没气死。胖子再乐津津地道：“你再看这一笔。”他再写下一横，这一横细细的，像是一根线挑着一把刀，丑也丑死了。众人看他是怪物，胖子反是大乐：“震住了吧？这就叫出手不凡。”人看他写下这两笔，就是店主人也知他输定了。答罕看他间架结构都是甚准确，便心内暗笑，暗松了口气。

胖子再说道：“字写得好，莫过于出奇制胜，你看我写字，便心得。”他再写下一笔，那一笔捺像是一个小虫子，一跳而成。众人恨不能杀了他。看他弹琴与下棋，竟是赢了，此时信了他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

胖子不管众人失望不失望，忽地说道：“我写过这一个字，酒楼老板当请我吃一年酒席，我也不给他这幅字。”

他简直是疯了，就他这一个小孩子也写得出的字，酒楼老板怎么肯请他？忽地胖子不再说了，他用笔一拉，那一个“太”字一点竟是淋淋墨。枯笔淋墨，当时写就。

众人这才傻了，谁见过这个字，真个耐读，你看他每一笔都错，但最后一笔写完，

你就觉得好，好得不得了，谁写得出，气势恢宏，走势如龙，原来人家的字是这么写的。

胖子大是得意，问这人：“怎么样？”“好！”再问那人：“怎么样？”也是一个“好！”

胖子说道：“再看下一个字，他用笔搓出一撇来，再画出一个圆不是圆，圈不是圈的东西，原来这就是“白”字，这字真不起眼，但与那个“太”字一照，反是好了，含蓄得要命。人都喝一声好！

胖子也知好，咧嘴道：“好，真个是好！”

答罕忽地看到，他那几个字在人家的字前，像是孩子儿戏了，待得胖子再把那两个字写成铁线丝缠，弯来绕去，最后一字竟写成前藏后走，裁拙躲虫的一个怪字。众人待得写完，全都喝一声：“好，好！”

胖子丢了笔，竟说道：“拿走，拿走！”

那店主人大喜，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只知道题款写甚？”胖子说道：“你写欢喜两个字就是了。”

答罕身子一震，蓦地想起来，那个来金国报他“安天大计”的人说的十大掌门中，便有大欢喜佛，只因他根本不曾见过那大欢喜佛，便不知道此人是谁。此时得知人家便是中原十大掌门里的怪人大欢喜佛，还怎么与他赌？

答罕揖道：“好了，在下输了，再不与大欢喜佛赌了。”

他正欲走，忽地大欢喜佛叫住他，说道：“你是金人，只能爬着出去了。”

当下绳师大怒，欲与大欢喜佛一拼。答罕止住他，说道：“说是从桌下钻出，只搏一笑。好，我钻就是。”答罕叫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众人吼道：“钻啊，钻，金狗钻桌子。”

答罕当着众人面儿，把一张桌子举起来，一直走到了酒楼下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拿桌子回去，多谢多谢！”

宋人看他如此泼赖，一时喝他无赖。但答罕说道：“我与你赌戏，也不曾说桌子不

动，只要人钻了桌子，便自算数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大欢喜佛正色道：“答罕，你是金人中的智者，你去中原，但请好自为之，若有损我大宋，我当不饶你。就是你身旁再有几十人护着，我也当取汝头！”

答罕一揖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已无答罕容身之地，我去蜀中，只是拜会一个朋友，此生心愿尽了，他年若有相遇，再请教欢喜佛琴棋书画。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算什么，大宋天下，闲云野鹤自有高人，答罕，你自珍摄。”

× × ×

答罕别了大欢喜佛，心里感慨颇多，绳师道：“幸亏三王子想得好主意，能顶着桌子走出，不然岂不是大失脸面？”

答罕喟叹道：“大宋礼仪之邦，自不与你计较，但顶着桌子与爬着走出，有什么不同？都是输了，输得惨极。”忽地想起了痴娘儿，心里想道：她若是知我输与大欢喜佛，只会一笑，那一笑有千言万语，足以抵得我走巴蜀，过万川的苦辛。当下一想到了痴娘儿，心也痴了，人也呆了，竟是忘情地想了许久。

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答罕公子！”

一回头，便见到了杨洛儿与齐骁。

齐骁揖道：“答罕公子，你去蜀中，如是得知了家兄消息，千万告知一声，只把信寄太白酒楼，捎我即可。拜托拜托！近来听说金人与蒙古开战，回鹘与吐蕃交战，不知战果如何？”

答罕将所知告诉两人，一时嗟讶，都叹世事变易，真个莫测，答罕说道：“洛儿姑娘，听说回鹘是灭了，此一次自与上次不同，上次是回鹘王出走，回鹘暂落敌手。如今是回鹘王宫中自尽，十八斩的十六人都死在宫中。传说太后夷离尺降了吐蕃，她去各地招降回鹘城池，整个回鹘已是落入吐蕃手中，卓书此时已驻高昌城，说是索雅姑娘与太后都在卓书手里。”

杨洛儿忽地叫了一声，她失声而呼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顿时泪水长流，她轻声道：“齐公子，你能与我去回鹘一次吗？”

齐骁轻声道：“洛儿，我陪你去。只是.....”

此时的齐骁比平时更是温柔，他与洛儿走出家门，时时觉得洛儿才是他惟一的亲人，渐渐地把蜀中齐家的大事忘了，他也忘了与哥哥间的不快。此时一听得洛儿说要到回鹘去，顿地有些疑虑。卓书得了回鹘，回鹘王已死，她去做什么？

杨洛儿轻声说道：“齐公子，我与回鹘王有夫妻之情，虽说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但他.....”

杨洛儿哀哀地看着齐骁，那神情让他十分痛惜，心道：洛儿知义，我也重情，就是到了回鹘，我与她都陷入卓书之手，不是麻烦？但此话怎么能对洛儿说？他看看答罕，只见答罕说道：“洛儿姑娘，你去回鹘，也于事无补，回鹘已灭，此时只剩下你三五人，能成得什么大事？再说你去拜祭回鹘王，危险甚大，只怕会对你与齐公子不利。”

杨洛儿昂然道：“从前索雅嫁与黑汗王，我知她是图复回鹘，我嫁与齐公子，但多一半是为了回鹘。回鹘虽灭，此心不改。我想太后丧子之痛，怎么会委心事敌？此中必有原委。我不去见她，怎么知道此事经过？再说我们几人，悄声儿、雪花、布那儿皆死，只有我与索雅在世，我不去看回鹘王，让世人看我无情无义，我再与齐公子怎么能安心生活？”她对齐骁说道：“齐公子，你要不愿去，洛儿不会约你。我独自一人去，愿与公子告辞。”

齐骁看她如此坚决，便说道：“洛儿，我家也离开，与你在一起，只图个两人快乐。你要愿意，便是刀山，我也要去。”一时说话，说得答罕也心动神驰，心道：看来世间原不只是厮杀绞争，还有一点儿真情在，便有温馨暖人。他说道：“高昌城也不是去不得。你们去时，只注意卓书就行了。我一路上走去，到成都府，我放出话说，我要去约见卓书，一路奔吐蕃去。那样卓书必是会回吐蕃。你们在高昌，便不会遇到他，遇上别人，你们随机应变好了。”

齐晓一听大喜，说道：“多谢答罕王子。”

答罕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已是离开金国，再也不是什么王子了，你叫我答罕便好。”

× × ×

艳姿楼上，痴娘儿正在看画，她每一日画一幅画，此时的仕女图已是画得很好，那画中美女斜阳日暮，正在花园闲步，蛾眉轻蹙，衣带斜勾，全是一幅思春图。忽听得有人喝彩道：“果然好画！”

一声赞好使得痴娘儿一震，她轻轻斜过身子，看到了那人。

他正是答罕，是那个在成都府闯入她心底的答罕。只见答罕仍是眉目清爽，人也静静而立，两目注视痴娘儿，似在问好。而他的手闲闲地放在胸前，哪里像是一个千里奔来的人儿，分明是昨日方才分手的个郎。

一见了答罕，痴娘儿一句话也没有了。

答罕说道：“痴娘儿，我从千里外奔来，打算从此再也不走了。我想住在成都，写个字，画张画卖钱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痴娘儿憋得透不出气来，她分明听出了答罕的心意，但要她怎么说？一时脸皮薄得如纸，她喃喃道：“你画不画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

答罕情意浓浓，说道：“北国风寒，我一时总想着你会冷。南国溽热，我又愿天冷。一时想着你，只想那几句话，你说这人痴是不痴？”

痴娘儿一听得答罕说痴，不由心里更热，她看着答罕，说道：“王子坐吧。”

答罕笑了，说道：“我不是王子，从今只是答罕。我想了好久，只盼你能让我做一件事……”他忽地盯住了痴娘儿的胸脯，不再说了。

痴娘儿轻声说道：“你要……要做什么？”

看她样子，再也不是冷若冰霜的痴娘儿，也不是那个艳名天下重的名妓，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小丫头儿。

答罕说道：“念我千里迢迢念你，一时赶来会你。你让我把头靠在你的胸前，只靠那么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

痴娘儿看他，透不过气来。她忽地悄声道：“好，我让你靠好了。”

世人无言，昏阳无言，万物无言，只有人相对。答罕忽地脑海里闪过一切，那暴风雪里的行军，千军万马的嘶吼声，风吹红旗如画，残阳如血，满地尸体满地血腥。再想到了那奔驰的蹄声，想到了那一条走得弯弯曲曲的小径，在小径的尽头有一丘坟，长眠在那里的是金国的智者哈迷蚩……

他哭了，头一次哭得那么伤心。

痴娘儿是女儿，她就不明白答罕为什么那么伤心地哭。痴娘儿是女人，女人都知道如何体贴男人。她让答罕的泪水沾湿了她的胸襟，她抚摸着答罕的头，轻声说道：“不哭，不哭，不哭好不好？”

哭得更伤心，甚至有低低的如兽一般的哀号。

痴娘儿问道：“你来了，再不走？”

“不走了，我想在街上卖画，我的画也画得好，字也写得好，可一想到输与大欢喜佛了，就自嘲道，可能卖不出价钱来吧？”

痴娘儿笑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卖一下试试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痴儿，我来成都府找你，只想对你说一件事。”

痴娘儿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你说好了。只是我得换一件衣服，你等一等。”

等美人换衣服，大概是男人的享受，答罕看着痴娘儿拿起一件红衣，说道：“我只是换衣服，你说好了。”

答罕看着她换衣服。痴娘儿也不避他，只是脱下了那长衣，换了一件红衣，身子更是轻爽，坐下，说道：“你来。”

答罕竟像孩子一般，坐在那痴娘儿的身旁，痴娘儿说道：“你累了，说吧。”

她扶着答罕的身子，把他放在自己的腿上。斜斜的长腿，有一个男人的休憩的头，他说，说他自己，从那个倒霉的孩子说起，一直说到了今天。说到了达懒要关他入牢，说到了他要与痴娘儿说话。他悄声说：“你说，我来找你，是不是疯了？如果你不愿意与我在一起，我不会再来找你了。再说，过了明天，我也不会来找你了。我自知我不是你的朋友，也不配与你交朋友，自今后，我只能是街头上的流浪人，怎么能再来见你？我这一次进来，你的白妈妈便要了我一百两银子。我自今天后，再也没有一百两银子了。”

痴娘儿笑，她理着答罕的头，忽地拍手道：“是啊，你没有我有，我每一天给你一百两，你送与她，便可天天看我来了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男女之道，便是阴阳和谐之交，我是一个废人，只能与痴娘儿成一神交朋友，在遥远的地方默默祝福姑娘，哪里有福气与姑娘真正来往？”

痴娘儿默默看着他，看好久。

答罕有些慌了，他从未如此慌乱过，他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？”

好久，痴娘儿才吐出一口气，轻声说道：“答罕，我天天想你。”

再无语声，她抱着答罕的头，轻轻地吻，她说：“有女孩子这么吻过你没有呀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没有。有时有人送我女孩子，告诉我，别的法儿也一样能享乐，但我不敢，我也不能。她们不喜欢你，你怎么能快乐？”

她笑了，说道：“从前没有，如今有了。你有了一个痴娘儿，她是一个傻瓜，她喜欢你，多怪……”

× × ×

天很晚了，白艳姿不知道答罕与痴娘儿在谈什么，她只知道痴娘儿今天怪怪的，平时她理也不愿理那些达官显贵，一个金国的三王子，她怎么这么在意？但她不愿去催，对那些等待见痴娘儿的男人说道：“她不会见你们了，她有客人。”那些人吵吵嚷嚷，直

逼她去催。

答罕走出来了，他神彩飞扬，看着随他来的八个人，对他们说道：“兀风，你几人回大金去吧，告诉狼主，就说我再也不会回大金国了，要他们保重。我在这里，一个人呆下去。”

绳师说道：“不可，三王子，如果他们认出你来，你只有一死，你不会武功，死在他们手里，如被踩死的一只蝼蚁。”

赞答也粗声道：“三王子，莫如我们护着你。我们也知道，狼主猜忌三王子，三王子才出走的。你对大金国的功劳，自有天高，我们护着你，自无人欺负你。”

答罕笑了，说道：“我是金国的三王子，便得有人护着，走得有人拥着，此时我不是什么三王子了，我只是一个答罕，你们怕什么？再说我日出在街头献画，日落在茅屋自眠，碍着了谁？他不愿买画，便自由他去，他要是愿意买画，我便卖与他。我要与痴娘儿姑娘在一起，时时谈唠人生时光，这就是我的最大快乐。”

跋葛大叫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三王子，你说得不对。”

答罕问道：“有什么不对？”

跋葛说道：“谁也知道，大金国有两大支柱，一是哈军师，一是三王子，你走了，哈军师死了，大金国靠谁来支撑？”

答罕笑笑，说道：“那不干我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

八个人奈不过他，都跪拜告辞，他们一齐走了。

× × ×

答罕真个在成都府的一间小屋里住下了，而且每一日在街头上摆摊卖画，有人识得答罕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便嘀嘀咕咕，对着他又看又讲，很少有人买他的画，他每日三餐都难以为继。

这一日正在摆摊，忽地有人问道：“这一张画多少钱？”

答罕陪笑道：“有钱就可，谈什么多少。”他一抬头，愣住了，那问话的人青衣小帽，正是府尹大人左光远。

他正要说话，左光远摇头说道：“别叫破，别叫破，你一叫，那些人围上来，说我是贪官污吏，便走不脱了。”

答罕笑笑，知道他是说笑，但他不乐于招摇，便也佩服他，问道：“大人别来可好？”

左光远摇头晃脑，说道：“我是好，但自昨日便不好了，有人告诉我，金国的三王子答罕来了，还装三孙子，在街头上卖字画，你说我能不能睡着？”

答罕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府尹大人，你只记着卖字画的是答罕，不是什么三王子，那就能睡着了。”

左光远哈哈一笑，心道：金人一向狡诈，他不坏，怎么能抢我国宝，霸我二圣？不知道这人说的是真是假，我得问问他。左光远问道：“有个地方卖字画生意最好，那是古都西安。”

答罕笑笑，知道他仍在怀疑自己，便说道：“古都有字画卖，没朋友可会。”

左光远说道：“莫非是六国的朋友？”

答罕一叹说道：“左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有一个朋友，是一个红颜知己。”

左光远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儿，指着答罕道：“为情所迷，为情所误，实堪怜，实堪怜。”

他两个正疯疯张张地说，一旁早就站满了人，他们认出了那个青衣小帽的人便是府尹大人。看来这个人金狗无疑了，看大人也在盘问他。可不对啊，大人怎么掏出银袋来了呢，莫非大人真的要买他的字画？

忽听得左大人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蜀中虽说是文人荟萃之地，但有好字画，大人还是要买的，这几两一张？啊，原来是三两银子，不贵不贵，我买你两张！”

一声不贵便围上来十几个人，蜀人都富，兜里有银子，一听得左大人说字画好，必

然是好的，买啊，三两银子一张的画，便即卖光了。答罕对着所有的人作揖，待得众人散了，左光远忽地说道：“答罕公子，你只卖字画，只怕也混不得日子，再怎么会情人呢？”

答罕苦笑道：“我也只有这一点儿本事，不然怎么会在这里卖字画？”

左光远说道：“何不去求一求唐逸？”

答罕正色道：“我不做王子，只卖字画，便是一生再不求人，你要我去求唐公子，分明是看不起我，你拿回我的字画，我不卖了。”

左光远大笑而去，说道：“答罕，你别急，早晚你还得见我左大人呢。”

× × ×

府尹宅第里，左明与左光远看着字画，左明说道：“也算是画得好。”左光远拈须自问：“他是真的来卖字画依傍痴娘儿，还是再一次来成都府做什么大事？”

左明也看他，知他在沉思。左光远说道：“那几个人物里，最可怕的是卓书，因为他是疯子。最难猜的是答罕，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。”

左明说道：“只他聪明？我们也不笨啊。”

左光远拍手击掌道：“对啊，他要真个聪明，就不得在我成都府弄事儿，如果他弄事儿，我便抓他，那时就是大金国来找麻烦，也顾不得了。”

左明叹道：“只是和议害人，和议和议，说是能迎太后回銮，不知道做得成做不成？连个金人也不敢得罪，不然我立时把他关在狱里，省了多少麻烦？”

左光远摇头，说道：“要是关一个人，还用得着我左大人去操那心吗？”

左光远对左明说道：“有一计，你让人去告诉唐逸，就说痴娘儿喜欢上了那个答罕，让他操心，他操心时，我们就免得操多心了。”

左明笑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得亲自去，还得轻描淡写，不然唐公子那么聪明，一听就听得出来。”

左光远再说道：“只他聪明？我们也不笨啊。”

两人大笑。

第七章 痴心不改

高昌城外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，松林叫勤王林，树林里有回鹘王三代的君王冢。

回鹘王的坟埋在此处，在坟前立一个小小的碑，上面写着：回鹘君主之墓。旁边不知道是谁搭下了一个守墓棚，但棚里无人。杨洛儿与齐骁两人踏了坟前走一圈儿，再复站在回鹘王坟前，杨洛儿蹲下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来看你来了。”

杨洛儿的眼眶湿润，她心道：原来我与索雅等五姐妹在一起，在宫内侍候这个孩子时，大家有多快乐？那时五个人都是女孩子，在宫内洗浴完了，都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掩着自己的羞处，说道：“看看你。”“看看你。”

谁也不让谁看。忽地索雅说道：“我说一二，大家一齐看。”她叫道：“一、二！”大家都匆匆放开手，像是做了坏事被人抓住一样，身子一扭，竟是拿屁股对着别人。

一会儿，大家再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”说不看时眼神还偷偷地瞄着别人，看别人的身材比不比自己更好。她们是回鹘王一年一选的美女，今年选中的美女都做了王子妃。有人惊讶王子那么小，只有七岁，怎么就有了五个王子妃？但只有王后简瑛知道，王子自三五岁时就离不开女人。当她们拥着王子时，王子小孩子的眼珠黑黑的，咕碌碌地盯着她们。索雅说道：“大眼珠子像贼。”

那王子听到了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是回鹘王子，我不是贼。”杨洛儿忽地想到要取笑他，说道：“我们都比你大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？”

王子低声说道：“我要摸你们的奶，不摸奶，我睡不好觉。”第一夜是索雅，那时她们是轮流着陪王子睡的。她第二天问索雅：“他怎么……摸你？”索雅脸通红，说：“你

自己今晚就知道了。”说罢她就兔子一般快地跑了。到了晚上，她焦急万分，觉得她的两乳今天特别痒，也特别胀，她对自己说道：“我有病了，我有病了。我真的有病了，我.....”她想去对王子说，但一想他才只有七岁，懂得什么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。到了王子的睡宫里，看到他正圆睁着两眼看着走近来的杨洛儿，她捂着自己的胸，说道：“我.....来了。”

王子不动声色，说：“我看到了，你捂着那儿做什么？”

杨洛儿噗哧一笑，他才是一个孩子，能怎么样？又不是给那个回鹘王摸，这是两回事儿啊。王子说道：“你过来，躺下。”杨洛儿反不如他熟络，便依他言，过来躺下。王子说道：“你不能总想着我要摸你，你得和我说话。”

杨洛儿能说什么呢？她想起来，她是被选中了做焉耆城的美女，往年时，一旦选中了你做焉耆城的美女，立时便会身价百倍，第二天便有无数有钱有势的男人来娶你。今年却不一样了，一当把杨洛儿选中，使有人拿车子来接，说是回鹘王要召见，连洛儿也隐隐觉得不安，以为人猜的是真，要把她嫁与回鹘王做妃子。一看到索雅四人，她更是知道非是如此不可，谁可以将五城的美女都召到宫里来，不是回鹘王会是谁？到了宫内，才知道是王后来选，把她们都给了回鹘王子做妃。王后说道：“我儿子是个天生奇才，他自小便拿捏着我的乳不放。后来吃了奶娘的奶，对她的乳更是抓住不放。再就不能放了，一没有了抓捏，便睡不着，只哭。你们五人便成了他的王妃了，他要你们做什么，你做好了。”王后的威严令她们害怕，但看回鹘王那猴急样子，便知道他是一个渔色的馋鬼。王后盯住了回鹘王，说道：“见过你们的父王，从今日起，再见到回鹘王，便要口称父王，立时跪拜。”

五个人拜了“父王”，“父王”咧咧嘴，显是不怎么高兴。但王后的话，她们五人都明白，她们只是孩子的“妃子”，与那个老馋鬼无关。后来果然回鹘主不来偷腥，他也知道这五个女人是他儿子摸过奶的，他做事过份，便出笑话了。

那一夜，杨洛儿躺在床上，看着小王子，他自语道：“这一个的奶好看。”说着来摸，说道：“我要睡觉，我要睡觉。”说罢手捏着杨洛儿的乳，便睡着了。

要说杨洛儿的见识，也不算少，但真的像回鹘王子这般的还是头一个见过。孩子的手不像是孩子的了，它最早熟，在摸时充满了一种原始的情味儿，只是那个七岁的孩子不自知就是了。杨洛儿心道：怪不得索雅那样子，像是偷了腥便丢了魂一般，原来这孩子，这孩子，咳.....

杨洛儿是一个青春女儿，她闲时总偷偷地看自己的乳，她看得出，那小小的尖尖的圆圆的东西是她身上最动人处。她时常对着那镜子看，有时丢给镜子里的自己一个鬼脸，每当这时，脸就蓦地红了，心也跳得咚咚响。

王子就摸了她两年。两年的辰光，她成熟了，竟成了一个知晓情事的少女，她再与人交接，便总是想着王子的那抚摸。

她在睡梦里就总梦到她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女人，提着她的口袋奶叫回鹘王摸.....

纸灰飞扬，杨洛儿跪在地上，嚤嚤地哭，她哭道：“你死了，你为什么要死？你只是一个孩子，十岁的孩子，做什么回鹘王？”

她是回鹘王的妃子，但她只是与孩子在一起，他总是对她那么笑，笑得贼忒忒的，她问他为什么笑，他说不告诉你。有一天得意了，悄悄告诉她，她们五个人的奶都不一样，索雅的奶白，圆大。布那儿、雪花.....她忽地吼一声：“别说了！”当时吓得那孩子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她，慢慢泪水就流出来了，但他没哭出声，如果他哭出声来，便有人来质问杨洛儿了，他呜呜地哭着，不敢出声地哭，哭得很伤心。他不明白杨洛儿为什么要喝喊他？是他说错了什么？本来就是，她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。

杨洛儿对他说：“你是王子，我们是你的人，你对我们怎么样，都没什么。但你不能把你的女人的每一样对别人说，你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告诉别人呢？”

小王子说道：“我的东西，人家都知道的，告诉他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杨洛儿那时对他说：“女人是很神气的，每一个都只有一个秘密，她们藏着这个秘密，只有她们的丈夫才知道。”

小王子拍手道：“我是你们的丈夫，我知道你们每个女人的秘密。”

杨洛儿当时恨不能拿拳头对着他的头一砸，当场把他砸昏。她一比划，便被小王子从墙镜上看到，问道：“你想打我？”

杨洛儿转成笑脸，拳也变成了手，在他的头上拂一拂：“哪能，我只是想帮一帮你。”

想到此处，杨洛儿的泪水更流。小王子是天生情种，他长大了，必不会待她们更薄，她们那时岂不是还算有福？但她想错了，她们五个人再也不能在回鹘王子那里呆住，先是没人去成都府，王后派她与索雅出去，在成都府，她们都看到了真正的男人。

在成都府，她们都不同于那些真正的女儿家，她们敢做，敢于拿自己的身体作赌，去赌那粮食。一开始她与索雅尽量避免与那些人相交，但后来不行了，她们都用自己的身体去赌那粮。

当杨洛儿与男人相遇时，她心里很坦然，她想着，王子需要一个极神圣的地方，那是美妙无比的双乳，是王子渴欲时用的。

听说悄声儿死了，雪花也死了。本来她们不叫悄声儿，也不叫雪花。两个人的名字都是她与索雅给起的。悄声儿说话声音极低，她说几句，你再追问一句，她也轻声说一句，你还是什么也没听到。一天索雅说道：“悄声儿……”不待她一句话说完，悄声儿忽地轻声道：“我说话声音大吗？”一时把四个人逗得前仰后合，索雅说道：“你说话声音像是鼠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”雪花是个很弱小的女孩子，她是五人里惟一到过北国的人，她说道：“那里飘雪花，雪花不像我们这里下雪，你根本看不到雪花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也没有法子拿一片片雪花来比。我在那里时天天盼下雪，下雪时我就抓雪花，拿在手背上，快停在手背上，一片片看。我猜怎么样？好啊，一片一样儿，一片一样儿，你手再巧，也剪不出那样子来……”

听说她们都死了，布那儿也死了，杨洛儿对布那儿没很深的印象。在她们五个人里，只有布那儿是最少言语的，她只是听，笑看着她们笑。她们问她：“王子摸你的奶，他说什么？”布那儿说道：“不说。”

四人咯咯笑，问她：“是他不说，还是你不说？”

布那儿仍是瞪着长长睫毛的大眼，说道：“不说。”

索雅噗哧一乐，说道：“不说，不说。”几个都咯咯笑了。

一旦失去，方才才知道曾经拥有过。她们拥有过的美好时光，竟是那个不谙世事的王子带来的。

齐骁不料得她会如此悲痛，心道：是了，她是那个孩子的女人，勿宁说是那孩子的母亲，她对那孩子有一种天生的母性，是她不知不觉罢了。

× × ×

正在祭奠，忽听得有人叫，原来是来了一群人，那是夷离尺与索雅来祭坟。

对面看着，杨洛儿不语。她本来想对索雅说：“是你叫我走的，你叫我嫁与一个男人的，我谢谢你。”但她说不出，只是泪眼模糊。夷离尺更是激动，看到了杨洛儿，她悲泪长垂，想不到一个孩子居然也有人想着他，以为是回鹘民众来祭回鹘王，不料竟是杨洛儿。

杨洛儿忽地吼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投降卓书？是他杀了我们大王的，你们死也不能降他！”

索雅说道：“我们不得不做。他是一个魔鬼，我们不是神仙。”

杨洛儿说道：“死有什么可怕？像布那儿，像雪花，像悄声儿。悄声儿那么怕事，她也死得从容。你们为什么不能死？你们去侍候那个卓书了，对不对？”

她疯狂地扯住了索雅的衣襟，扯得索雅一趔趄一趔趄的。

夷离尺看着杨洛儿，忽地心里升起了一股温情，像杨洛儿这般对回鹘衷情不改的

人，应是大有人在。她何必灰心，只要有机会，再复回鹘，替儿子报仇，当不是难事。

杨洛儿扯着索雅到了坟前，说道：“你对着他说，他虽说只是一个孩子，但我们是他的妃子，你对着他说啊，你说啊……”

未等索雅吐声，杨洛儿便哭了，她哭倒在坟前。

待得她再醒时，看到索雅的眼光，她是温柔的，看着洛儿，说道：“洛儿，我只比你大一天，也是你姐姐呢。”

杨洛儿哭得不成声儿，她说道：“什么……狗屁姐姐，软骨头！”

索雅看天，虽说抱着洛儿，但不看她，只是看天：“我嫁与了回鹘王，做了他的妃子，我再嫁与了黑汗王，也做了他的妃子。布那儿没死，她也在黑汗王那里。是那个须跋劫我们去的，要我们嫁与那个黑汗王，不然就处死我们。我不甘心，布那儿疯了，我恨，我好恨……”

索雅咬牙，她的嘴角流血了。谁知道志士的苦衷呢，当你刺敌的时候，献出的是你的一腔热血，但你那时死了，与敌同归于尽。当你未做大事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耻辱。索雅不说话了，她看着天。

夷离尺也是冷漠，她看着洛儿，心道：她未必会同我们一道，她如今有丈夫了，她会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。她冷冷道：“洛儿，你走吧，你嫁了人，你不必再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只能死。”

洛儿看看齐骁，齐骁低下了头，他不敢说话，他不敢说他要同洛儿一齐为回鹘王报仇。

把洛儿轻轻放在地上，索雅说道：“我是回鹘王的妃子，她是回鹘王的太后，我们两人一齐侍候那个吐蕃王卓书，我们知道他是敌人，我们等着，等他哪一天疏忽了，我们便刺死了他。太后已经刺他一次不遂了。”

夷离尺挽起了袖口，在她的臂上，深深地割了一刀，那疤痕是横切的，分外醒目。

夷离尺说道：“我刺他一次不成，他也不当我回事，放过我，再奸污我。我便割自己一刀。我割自己不是因为我恨，而是告诫我自己，不能一错再错。”

爱使人疯狂，恨也使人疯狂。齐骁看着她们，忽地觉得，他有什么地方不对了。他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哥哥，他想念哥哥。听说唐门在威胁那几家，他们会不会害了哥哥？

看他样子有些失魂落魄，洛儿抱住他，说道：“齐公子，你走吧，你回家去吧。”

齐骁答道：“对，我要回家。”

三人反是愣了，觉得他说得太过突然。

齐骁笑，说道：“看到了你们的心志，我突然知道了我该做什么。你们也知道，蜀中唐门在害我哥哥他们，要害了他的性命，我岂不是会一生后悔？再说我也看出了洛儿的心事，她要帮你们，我就让她留在你们身边，如果我们还有命，会再相见的。”

洛儿抱着他，突然说：“哦，齐郎，齐郎！”她哭了，她真的离不开齐骁。

夷离尺说道：“洛儿，你不必留下，我们两人足够了。我们做不到，添你一个，也是白添。”

洛儿看着素雅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说什么？”

素雅看着她，忽地说道：“回鹘不灭，重在人心。我看洛儿就留下，将来有幸，会与齐公子重逢的。”

齐骁也流泪，说道：“我对哥哥的心思，不甚看重，留下一封信便走，不是大丈夫所为。我要回去，与哥哥共对唐门，就是他们毒死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
× × ×

三个人送走齐骁，一天间，齐骁忽地长大了，他的脸上带着笑容。他不愿意让洛儿看到他的失意和惆怅，他只是笑，说着笑话。素雅看着他，吻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说道：“素雅是你姐姐。”

夷离尺只笑，虽说她长她们几岁，但她毕竟是太后，算是她们的母亲了。她看着齐

骁，说道：“一路保重！”

齐骁去了，只留下了三个人，她们三个坐在碑旁，洛儿抚摸着碑，她那动作是一种习惯，当年回鹘王是小孩子时，就抚摸她，她也总是摸那孩子，此时像摸孩子一般摸着那碑。索雅与夷离尺也不怪，她问道：“卓书在哪里？”

“他回吐蕃去了，说是金人三王子答罕到吐蕃晤他。”

洛儿道：“此事我知道，那是答罕的好意，调他回去，让我能上坟的。”当下把遇到答罕的事儿告诉了两人。

索雅叹道：“答罕真个是有情人，他千里去看痴娘儿，也算是痴人一个，两人痴到一起去了，岂不快哉？”

洛儿说道：“我与索雅两人齐出手，再加上太后的算计，该能杀了那个卓书。”

索雅道：“我们不是卓书的对手，他的武功很难捉摸，他肯让太后与我在他身旁，定是他的武功过人，不怕我们算计他。”

洛儿想想道：“我怎么能见到卓书，让他不疑？”

索雅道：“你直接来找我们好了，我们说你是找他报仇的，他必是自大，会留下你的。”

洛儿想想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可卓书那人狡黠，我们未必算计得过他。”

夷离尺叹道：“天算不如人算，也许苍天有眼，让我们得报大仇。”

三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，她们跪下来，对着那坟叩头。

夷离尺只叩一下，便不再叩了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儿，你的妃子索雅与洛儿来了，她们发誓，要替你报仇！你在九泉之下，也该安息了！”

一时三个女人共同立誓，要为回鹘王报仇，替他雪耻。

夷离尺再说道：“洛儿，你有所不知，回鹘王是死在卓书手里的，也是死在耶律重恩手里的。”当下把耶律重恩所做所为细说一遍。

洛儿说道：“耶律重恩也是仇人，当杀了他。不如我先去找他，刺死他，再图报大仇！”

索雅看着夷离尺，怕她再念旧情。夷离尺说道：“索雅，你不必看我，他在我心里早就是一个死人了。只是我记着卓书的大仇，不能去找他，洛儿，你要去便去，自是珍重！”

洛儿一揖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去了。”

第八章 一怒红颜

杨洛儿站在耶律重恩的面前，她满面是笑，对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找你许久，你怎么只呆在罗布泊里？”

她看看帐内，吃的东西很多，水很清静，看来罗布泊里也不是不能住，只是得什么人来住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洛儿媚笑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忘了我们的情义了？在浴后的欢乐时，你曾与我们六个女人相识，你记得不记得？”

耶律重恩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哦，你那次更多的是给别人看的。”

杨洛儿惊讶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有良心没有？我怎么会是给别人看的，你说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知道那浴室的墙上准有一个洞，在那洞里的人或许是索雅，但另有其人，说不定是两人，或是三人，要是两人，就是卓书与答罕，要是三人，就有那个莫奴生。”

杨洛儿暗暗吃惊，耶律重恩洞若观火，他们想试一试他是不是天祚帝，他那样子都是装出来的，看来他也不好惹。

杨洛儿轻声一笑，说道：“可人家总是喜欢你的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喜欢我，便不会去嫁与那个齐骁了。”

杨洛儿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当时不愿意嫁与齐骁。我一心要嫁你的。可索雅不愿意，她说要齐家打那三万把弯刀，对回鹘很有用的。我便不得不听她的，嫁与那个齐骁了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有人见到你与齐骁在一处，很亲密的样子，看错了吗？”

杨洛儿叹息，说道：“他变心了，回蜀中了。”

耶律重恩哦了一声，显是意外，问道：“他回去做什么？”

杨洛儿笑说道：“他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。他喜欢唐思思……”

耶律重恩忽地失声：“胡说，他怎么会喜欢唐思思？”

一见耶律重恩失神的样儿，杨洛儿暗暗高兴，她说道：“他想明白了，在蜀中，只有唐门能长存下去，齐家与钱家郭家对抗唐门，必遭灭亡。他回去，要去娶唐思思，如果他娶了唐思思，齐家便再也没有灭门之祸了。”

耶律重恩再是镇定，也架不住杨洛儿的一片巧舌，此时他蓦地心道：我与思思有过什么？我也没说我要娶她，她也不会等我。我与她虽说有过肌肤之亲，但那是我中了毒，昏倒在地，唐才救我，她才救治我的。依思思的好心，谁中了毒，她也会救，何必一定是我？我要自作多情，那就可笑了。但心里是这么想，可总不是滋味儿，想着那个笑俏俏的思思，想她嫁与齐骁，大是难受。

杨洛儿不知道，要想杀死耶律重恩，只有在他想念思思的时候，才最是好时机。她看着耶律重恩，眼里半是恶毒半是微笑，心道：我要算计你，你也得入我彀中。你耶律重恩也有情，有情的人便有缺陷。她微微一叹，说道：“其实你也可去对思思说，你说你可以放弃一切，跟她在一起，你连这个勇气都没有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答罕不做那个金国的三王子了，他去了成都府，要与痴娘儿在一起，宁可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寒士。这

种男人，女人才喜欢呢。”

蓦地答罕的神情在眼前闪出，耶律重恩心道：答罕真个豪杰，他宁可放弃了大金国三王子的地位，也去与那个唐倩倩相会，他是情种。只我耶律重恩是什么东西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做大辽皇帝。和哪一个女人有过温情，有过生死不渝的爱情？那不是我耶律重恩，那是别人。”

他正在痛心疾首，杨洛儿看他，心里幸灾乐祸，看来男人都有毛病，你说中了他的毛病，他便失魂落魄，你再想杀他便很容易了。

杨洛儿决定不失时机，一举杀了耶律重恩。

正要拔剑，耶律重恩像是脑后长了眼睛，一叹说道：“洛儿，你别拔剑杀我，你要杀我，我不得不杀你。我不愿意杀你！”

杨洛儿一脸的天真无邪：“我怎么会杀你，我为什么要杀你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洛儿，你从高昌城来吧？”

洛儿装作不懂：“从高昌城来怎么样？”

耶律重恩叹道：“洛儿，你都知道了，便会知道如何来对付我，现在世上最恨我的，不是我的敌人，而是我的亲人。”

他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你可以杀了我，那样我便不会愧对表妹了。”

洛儿跳起来，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还知道你愧对表妹？你不是人，你只是一个恶魔，我杀了你！”

洛儿拔剑，扑上去，刺在耶律重恩的肩头，血流出来。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洛儿，你杀我，我不会还手的！”

洛儿再跳上去，一刺刺向他的咽喉！她是杨洛儿，决不会手软！

但有人制住了她。有人制住了她的穴道。那人站在她的身后，说道：“他不是你的耶律公子，他如今是要复国的大辽皇帝！”

那人是乌图。耶律重恩无精打采，只是看着杨洛儿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我，你懂不懂，我不是我！”他似在吼，但杨洛儿大叫道：“狗屁，我杀了你，我也不是我杨洛儿，我是回鹘王妃，我不是我，我不杀人，回鹘王妃杀人！”

乌图说道：“杨姑娘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，去帮夷离尺，她会杀了卓书的。就是她杀不了卓书，也是一死，你也同她一齐死，岂不是也好？”

耶律重恩忽地对杨洛儿说道：“你们杀不了卓书，如果卓书能给你们杀了，他还算是什么一世奸雄？你们快走，不然就来我这里，我早晚会杀死卓书的，你要信我！”

乌图说道：“杨姑娘，主人的话你要听。”

杨洛儿冷笑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自今日起，我也不认得你，你也别认得我，我们形同陌路。”

杨洛儿走了，耶律重恩站在那里，忽地说道：“派人保护她，直至她到了高昌。”

乌图照办了，他很听主人的话，只要主人做的事对复兴大辽有利，他一定照办。

× × ×

答罕形如枯槁，他倚在街角，手也颤抖，他没气力，画画儿本来不是花气力的活儿，但他手颤，怎么拿得画笔？

来了许多的人，他们围着答罕，说道：“画啊，画啊，不画我们便打你。你给府尹大人画，不给我们画，分明是看不起我们！”

答罕陪笑道：“不是啊，客官，我病了，昨天不知怎么便病了，我一夜未睡，你们照应我一天，我明日再画。”

一人笑得恶，说道：“你不画，我便把你的骨头打扁，你敢不画？”

答罕拿起笔来，说道：“我画，我画！”

正在下笔，忽地那人的手一抖，挑飞了笔，墨正泼在答罕的脸上，众人一阵笑，叫道：“他是钟相公，打鬼的人哪，看啊。”

答罕正欲用手去擦脸，忽地有人娇声说道：“别动！”

一只嫩生生白净净的手伸来，替他擦脸。那手帕是白的，擦得他脸干净了，然后再说：“哪一位大哥要画的，我来画，不知道大哥是喜欢山水还是花鸟？”

那些人哪里见过这么俊的美人，都看痴了，一时忘了说话。一个愣神半天，说道：“花鸟，花鸟。山水，山水。”

那美人伸出皓腕来，拿过笔来，轻轻落笔，便画一张，说道：“拿去好了。”

众人欢呼，说画得好。便有人排队，来交银子，说道：“这姑娘画得比那个穷酸画得好。”

看痴娘儿来画画，答罕流泪了，他轻声说道：“痴儿，痴儿，你快走吧，别在街头丢人现眼。”

痴娘儿似是耳聋，根本不听他说什么，只是卖画儿，一会儿画了十几张，她对着答罕说道：“今天的银子够了，我们去喝酒吧？”她再对众人一揖道：“诸位大哥，明天再来吧，有画明天画，我要陪大哥去喝酒了。”

众人哄地散去，只剩下了答罕与痴娘儿。

她说：“我扶你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这样子，怎么去喝酒？”

痴娘儿笑说道：“不就是脏一点儿吗？”她拿笔来，在她的身上那华贵的绸衣上抹了几下，大笑道：“我与你一样了，你看脏不脏？”

答罕一时心痛，说不出话来。

× × ×

两人在成都府街上走，够打眼的了。一个是穷酸书生，一个是绝世艳妓。有人跟着看，有人指指点点。答罕说道：“有人指划你呢，说你半疯。”痴娘儿也笑：“有人指划你呢，说你全傻！”

两人携手，走在街上，忽地答罕吟道：“落魄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”痴娘儿也笑吟道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

看看到了酒楼，痴娘儿说道：“今日你请我，明日我请你。”

两人上了酒楼，一看两人装束，那酒楼的伙计吓坏了，不想让他两人上去。但痴娘儿忽地说道：“你不要我上去，我明天要你的酒楼一把火烧了，你信不信？”

那酒楼伙计正在与她吵，忽听得店主人叫道：“走开！你没看到是艳姿楼的痴娘儿来了？”

那伙计走开了，店主人忙来扶痴娘儿与答罕，让两人坐在楼上。

答罕无语，痴娘儿说道：“我们只有一点儿碎银子，能吃点儿什么？”

店主人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自安排，保姑娘满意？”

一时菜肴上全，真个是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

痴娘儿举杯道：“答罕公子，我们喝。”

答罕也举杯道：“姑娘请！”

两人旁若无人，坐在那里吃喝起来。

忽地有人指点着痴娘儿，说道：“就是她，那个在艳姿楼里的名妓，她不给我面子。”

此时那些人也喝醉了，指点着痴娘儿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敢对我们苟爷不敬？”

几个人凑来，痴娘儿对着答罕道：“不理他，我们喝。”

答罕更是冷静，此种人物他见得多了，有什么了不得？他举杯对着痴娘儿说道：“喝酒！”

两人一饮而尽。那苟爷一见两人不理他，大怒，喝道：“狗妓女竟敢不理我，我宰了你！”

他拿那杯子直砸向痴娘儿！

忽地有人一声喝道：“慢！”

那人手一抄，用袖笼杯在手，说道：“酒杯不是砸人的，何不拿它饮酒？”

那人拿着酒杯，斟满了酒，慢慢举向那苟大爷。这人不肯喝，只是推拒，怪的是：那酒杯越推越近，眼看是推到了嘴唇下了，不由得他不喝。他咕咚一口喝干了那杯酒，竟还得大喘气，叫道：“你，你.....”

那人笑笑说道：“你看我是不是像个疯子？”

答罕早就注意到了那人，但此时仍是行若无事，与痴娘儿两人推杯问盏，一递一饮。那人忽地一摇头，头发便如箭般向外射！他的头发一经射出，全再复耷下，成了一个披发之人。他说道：“你不要惹这位姑娘，你还是走吧。”

那位苟大爷当着几位兄弟的面儿，真是下不了台，他冷笑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拿出来看看。”

这人也笑，他笑得疲倦，看来是一个讨厌尘世喧嚣的人。他说道：“你愿意做什么，我奉陪就是。”

那位苟大爷想必是有些本事，他的兄弟一听得披发人这么说，便齐声欢呼。其中一人看着披发人，对着苟大爷的耳朵，嘀嘀咕咕，说上几句话。那位苟大爷看看披发人，注意到兄弟说的是真，这披发人拿杯子从来不用手，只是用袖子一卷。他心道：我只与你对一掌，你连手也没有，岂不是得输在我手里？当下说道：“好，就看看你的掌上功夫。”

披发人笑笑，神情落寞：“我没有手，我的手断了。”

苟大爷狂笑：“你手断了，我也未要你断，你今天不能与我对掌，便吃我几掌好了。”

披发人说道：“好啊，就吃你几掌。”

他坐在那里，等着苟大爷发掌。

这苟大爷练的是铁沙掌一类，一旦发动，便是狠招。平素也真就没有与人动过几次手，更是没有拿那掌法打人，这一次真是好时机了。他叫道：“莫怪我！”他用了七分气

力，直向那披发人打去。

那人真的就伸出双手来，原来他两只手都在手筋处寸断，那两只手就成了残废。答竿不料得他手竟断了，这般样子，怎么能与人拼掌，他怒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苟大爷正在兴头，哪里肯住手，就势一击，只听得叭一声响，那披发人的手臂看来就全都废了。

再待了一会儿，就见那苟大爷慢慢倒下了。

披发人坐在桌旁，说道：“疯了，疯了，真是疯了！”

答竿忽地说道：“你是疯士？”

那人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疯士，疯士，疯子就是疯子，偏偏要作脸面，叫什么疯士，叫疯士不如叫疯子，疯子人人都懂，疯士没人知道。”

那疯士摇摇晃晃向下走去。当时就气坏了那几个兄弟，叫道：“大哥的手被他弄坏了，抓住他！”

当下一抓，看看抓住，却是抓了一手油腻。原来不知谁吃的油骨头抓在手里。那人更是气极，叫道：“摔了他！”

就像是蚱蜢一扑，竟扑在楼板上，一扯那疯士的腿。另几个人看他得手，当下就抽出拳头，对着疯士的胸前脸后，一顿猛揍！

疯士反是不理，只是脚一抬，身子一滑，人便出去了，拳头一歪，也打在人身上，有人惊叫了：“别打，是我！”

那个苟大爷此时掌全废了，他呻吟道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！”

几人怀必杀之心，齐对那疯士出手。疯士拿起一盆花来，说道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！”诗念罢，那一枝花不知怎么竟插在一个人的肩头，眼看花枝插入肩头肉内几分，疼得那人直叫。另一人扯着他腿，叫道：“杀啊，杀啊！”

疯士的腿忽地硬起来，向前一顿，他的头便插入地板里了。疯士一扯，他杀猪一般

狂叫，疼得难耐。疯士再一扯，他只好松手。

疯士拿起酒壶对着那人就浇，说道：“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你多喝一杯两杯，人就好受了。”

那酒浇在人头上，淋了一头的酒水，更使那人难受，他叫道：“杀他啊，杀他！”

但此时就只有叫的，无上来动手的人了，都知道这披发人虽说无手，可做事更是敏捷，要与他斗，就要丢脸。

疯士说道：“痴姑娘，你说，痴是不是疯？”

痴娘儿正兴头头看着他怨恶，就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不是，你是疯士？”

疯士一叹，说道：“疯子就是疯子，痴丫头就是痴丫头。什么痴娘儿，狗屁不通啊，狗屁不通！”

痴娘儿脸红了，原来疯士正说着了她的毛病，娇态作嗔，才叫一个什么痴娘儿，就只是痴人，痴情痴意就是了。

疯士说道：“你叫痴丫头，便可与这个傻男人在一起了。你叫娘儿，究竟是娘是儿？”

痴娘儿说话，声细如蚊：“就是娘的儿。”

疯士大笑，用无手的袖子拍击桌子，竟如擂鼓：“人生须真诚，意诚不可欺。你是丫头，就是丫头，何必做娘儿腔？”

疯士起身，扬长而去。

× × ×

正在喝酒，忽他听得楼下马蹄响，驰骤马蹄疾忙停下，就见足有上百号人停在楼下，问一个酒楼的伙计，伙计指指划划，分明是指酒楼上。那问话人便忙上来，走至楼上，直对着答罕走来：“请问是不是大金国答罕三王子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是三王子，正是答罕。”

那人一躬身道：“在下乌图，敝主人有心与三王子一会，望勿推却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无心与会，你主人有什么事，但请直说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在下主人是答罕公子故交，见面一定认得。何不请公子一去，一叙如何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非是我拿搪，我如今再也不问什么世事好恶，国军兵争，你主人如是要买字画，就请改日来街角找我。如是他事，但请归去，再莫相提。”

乌图无奈，说道：“我报我家主人，就说答罕公子不肯去。”

答罕不理他，仍与痴娘儿喝酒。

就见那人下了楼，急急上马，直奔出街，去找什么人了。而楼下那百十号人都手扯缰，人肃立，静静等候。

痴娘儿问道：“公子，不知那人的主人是谁？”

答罕笑道：“江湖上新出一批人，他们都是黑衣，人无志，旗无识。说是大辽的复国精兵，我看是他们的了。”

痴娘儿心道：原来是耶律重恩的人，如果我二姐思思在就好了，我知她心里挂念耶律重恩，此时不知她与大姐在哪里，她两个女孩子，去了何处，真个叫人担心。原来自是思思与青青听说唐逸奸淫女孩儿，就心内畏惧，不敢再见唐逸，怕再见面令他无颜，两人一齐出走，至今已是有几月了，不知她们两人在哪里。

答罕说道：“他们一去，如果耶律重恩有急事找我，他一定会来的，我们就等吧。”

果然听得那马蹄声骤，人疾驰而来，到了楼下，急忙下马，直奔楼上面来。

× × ×

是耶律重恩。

他对着答罕一揖，说道：“不知道三王子到了此处，特来见礼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但请直说。你也知道，与美人会，刻辰如金，你毁我美约，我愀然不乐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有一事想求答罕王子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有一事告知耶律公子，我不是大金国的三王子答罕了，我只是一个流浪人答罕，到了成都府，在街头乞讨卖画度日，你有什么事与三王子说，就免开尊口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想与公子畅饮三杯，谈说天下大势，不知公子是否赏脸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不如你，对天下大势那么有心，我只有心字画，如有兴，明日来长街买画，我当迎迓。”

耶律重恩再也说不出话来，他默默退下，在楼下，乌图气道：“主人，我去揪他下来，让他拿大，当街上抽他几鞭，看他还有什么本事？”

耶律重恩看看楼上，看到了两人又在一递一杯地喝酒，他喟叹道：“答罕洒脱，我不如也！”他再也不说什么，只是飞身上马，疾忙加鞭，急急出城。

乌图赶忙叫道：“快！”

“快跟上去，急追上主人！”

第九章 捕鱼儿海

大军驻扎在海子边。说是捕鱼儿海子，是一个大大的湖，从贝尔湖旁分出的一支小湖。海子里有无穷无尽的鱼。鱼是一种长长的梭嘴鱼，很好吃。营里的勇士拿那鱼来练箭，只要在箭上系一条绳子，嗖地射去，便射中一条，从海子里扯回，人脚也不必湿水，便拿到了鲜鱼。鱼是活蹦乱跳的，生起篝火来，烤鱼吃，味美无比。

三军统帅刺罕说道：“要住在这里，一直住到蒙古人怕了，再退去几十里，我们再乘胜前进。”

天有些冷了，到了夜里，秋风更比金邦冷，风吹得像哨叫，呼呼叫扯上一夜，金兵披着毡子，在帐外巡逻，挑起的灯在夜里常常被风吹熄。巡营的兵士在夜里时常思念他们从前的统帅答罕，三王子从不恋战，如是现今这情形，他多半会撤军。一谈起答罕用兵，他们全都眉飞色舞，讲得唾沫横飞。正讲着，忽地顿住了，原来二王子刺罕进帐来了。

刺罕当然知道他们讲什么，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讲了，他冷笑道：“怎么不讲了？三王子是帅才，我刺罕就不是？你当是他答罕一人攻入大宋的汴梁城的？有我刺罕，还有四太子兀朱，我们三人做下的大功，不是他答罕一个人！”

众勇士不吱声，他们怕这个脾气暴躁的二太子。一个老兵说道：“二太子，你也别怪，我们一想到从前夺汴京，打天下的那日子，心里高兴着呢。”

刺罕大声道：“你们高兴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带你们再胜了蒙古人，夺了那些人的帐篷，夺走他们的牛羊，让我们大金国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是蒙古人的牛羊。还要把那些粗壮结实的蒙古女人抢来，要她们做我们的奴才！”

金人勇士都笑了，他们大都是年轻人，是未经过那一场汴京之战的，他们想着父兄的辉煌，心里发痒，恨不能立时夺得蒙古天下，好对自己的亲人夸耀。

用箭射来的鱼很好吃，抹上一点儿盐，再放在火上烤，便滋滋地飘出一股焦黄的香味儿来。一个年轻勇士说道：“我就喜欢这个捕鱼儿海，真是鱼厚啊，如果用网拉，你一网也拉不动，你拉不起来，满网都是鱼。”

另一个说道：“对啊，在捕鱼儿海旁盖一个小屋，人住在这里，一辈也知足。”

刺罕扯一条鱼过来，说道：“天天吃，你吃得到，蒙古人便吃不到，他们会哭哩。”帐内哄起一阵笑声，他们很高兴，如果蒙古人哭，他们会更高兴。如今他们占着蒙古人最富庶的地方，真是心满意足啊。

x

x

x

夜很深了，点起了无数的火把，勒勒车咯咯吱响，突地一下子沉寂下去，在大帐的周围点燃无数篝火，围定大帐。在大帐中放着桌子，桌子是那种小小的叠起的，蒙古十部的首领头一次聚在一起，这是盛大无比的聚会。

鼓敲响了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一直敲在人们的心底。十部的勇士着装各自不同，粘拔恩部的着装火红，克烈部的着装是黄色，泰赤乌部的着装是乌黑的，乞颜部的着装是花哨的，各部服色，各有千秋。十部首领都颜色郑重，慢慢依次走入帐内。

依蒙古的惯例，是中央一部蔑儿乞部为主，而蔑儿乞部的首领正是忽儿毕，他走在前。再就是他的儿子粘拔恩部了，可粘拔恩是他的儿子，便走在最后。忽儿毕在前走，依次的是吉利吉思部、克烈部、塔塔儿部、八剌忽部、豁里秃麻部、斡亦剌部、乞颜部、泰赤乌部，最后是粘拔恩部。十位首领一直走，鼓声敲在人心底，咚咚咚，直应着头一位忽儿毕的脚步声。后面的人便也学他，慢慢地，整个蒙古部族的脚步一致了，他们都听着那鼓声，一齐向前走。

有谁料得到，再过几十年，整个蒙古部因了这一夜的相聚而成为中央强国，占领了整个神州天下，进而席卷欧亚大陆，成为百年不易的强大帝国？只因了忽儿毕的一夜聚会，便能有如此壮大的蒙古大国的将来？

× × ×

风吹起来了，风很冷，吹得首领们都回头了，他们看到武士全都迎风肃立，没一个龟头缩颈。

他们笑了，很满意地笑着，走进了帐内。

蒙古人是好客的，他们时常在盛大的宴席上倾其所有，拿来招待客人，即使是客人去了，他们囊空如洗，也不后悔。

但今天的盛会怎么了？十张小桌上什么也没有？莫非是忽儿毕忘了吩咐仆人上肉上鱼，拿来芳香清冽的美酒，共谋一醉吗？

首领们都坐下了，看着忽儿毕，他们来时猜测，忽儿毕是要他们出兵，对付那金人。如果他们杀退了金兵，对谁有好处？挨金人最近的是塔塔儿部与泰赤乌部，再就是乞颜部与蔑儿乞部，让他们四部操心去好了。所以六部的首领更关心的是今夜里能吃什么好肉，能喝什么好酒，至于同金人的冲突，与他们无关。

× × ×

待得众首领都坐下了，忽儿毕说道：“蒙古各部都是兄弟，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我有，都拿来招待各位兄弟，共谋一醉。”

那泰赤乌部等首领一愣，他为什么说这话，为什么不请各部一齐对付金人，要知道金人是强大的，不杀光他们，逼近来攻，哪一部也会受害的。

忽儿毕说道：“好啊，上菜！”

众首领也不能出声，不知道他想什么时候说，或许是醉酒半酣时才说，那时说得畅快，也说得干净？

便上来了十个女人，端着菜上来。一看那十个女人，众首领的脸色不对了。怎么回事儿？难道蔑儿乞部与粘拔恩部没有女人啦，用这种丑得要命，老得要死的女人上菜，怎么是对客人的尊敬？再看她们端的盘子，他们更是气愤了，忽儿毕，你是不是拿客人开玩笑啊？你弄的是什麼？每一盘子放在客人面前，那是一只小小的银盘子，里面放着一条小小的瘦瘦的鱼。

忽儿毕抬手笑说道：“请用吧，好好吃上一顿！”

吉利吉思是一个很暴脾气的人，他叭地一扔刀子，叫道：“忽儿毕，我也知道你比我强，你要弄我们，我可不服！”

他一跳，那几位首领也说道：“是啊，请忽儿毕大哥说明白。”

正吵着，再上来了菜，众人一看更是来气了，有一块羊拐，有肉，但那是瘦羊，谁都知道不是身子垂伏在地面上的那肥羊，肉是炸飞着的，不是趴伏在骨头上的，那肉不

中吃。再上一块牛腿，看得出是母牛的腿肉，很削瘦，是产过仔的。那肉很老，不能嚼，只能吞下去。再看那端上来的奶茶，都是淡淡的，能看得清茶盅的底儿。忽儿毕说道：“请吧，请吧，请享用吧。”

粘拔恩也看着众人，一声声笑着：“请用。”

吉利吉思说道：“忽儿毕，你拿剩肉招待客人，你污辱我，我要走，从此与你篾儿乞部的友情一刀两断！”

斡亦朵拦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忽儿毕，谁都知道，你的贝尔湖里鱼最多，你的库苏沟的牛羊最肥，你拿这些东西来待客，你是黑了心！”

忽地忽儿毕昂首大笑，他笑得开心极了，让那些首领一个个更是气愤。蓦地忽儿毕说道：“你们也知道我的鱼多？可你们看没看到，贝尔湖没了，它正在金人的营地旁。那捕鱼儿海的鱼吃不完，但再也不是我们蒙古人的了！”

他鹰目四顾，看着几个首领，他轻声说道：“库苏沟的牛羊是肥，但有金人来攻，牛羊都拿走时，你还有什么肥牛可吃？像大宋，男人被杀，女人被奸，生出的孩子都是卷卷髻髻儿，你说你愿意不愿意？再把你们十大首领一个个都拉去，做奴才。再不就像那两个大宋皇帝，坐在井里，吉利吉思，你坐在井里能活多久？”

吉利吉思不说话，他握住了拳头。如果拿住了他，他会自尽，决不去坐井观天。忽儿毕说道：“你们来时，各怀鬼胎，生不出好仔，只能生出一个个四不像来！以为你离金人远，是不是？可粘拔恩，你把你的部族拉来，与金人一斗！你的原来土地都是空地，吉利吉思、斡亦朵，你们两人会不会迎面受敌？”

吉利吉思说道：“粘拔恩为什么要整族迁居，没什么道理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粘拔恩会做的，因为他一要救篾儿乞部，二要救他自己。吐蕃的卓书已得了回鹘，他再攻来，使得面对粘拔恩部了。以他一部之力，根本不是卓书的对手，他得暂避其锋。”

众首领的面面阴沉，看来形势极是严峻，蒙古会全面受敌。忽儿毕说道：“在克烈部面前，便是罗布泊，那里藏着大辽的五十万军队，他们几年不动，思谋复国，你猜他们冲出来时，马蹄会不会很听话，只踏回鹘的土地，不来我们蒙古？”

众人再看着忽儿毕，他们的神情更郑重了，都注目着忽儿毕。

忽儿毕忽地不说了，他说道：“金人自大，一路狂杀，他们占了我们的草地，竟不要什么，只是杀人，杀人，再杀人。他们像割草一般割了我们的部族兄弟，蒙古人在金人的箭前跑，但跑得没有箭快！”

吉利吉思要说话，忽儿毕一喝道：“我没说完，谁也不许说话！”

他再说道：“我们的女人最美，但如果给人家天天蹂躏，会不会像她们一样，变得又丑又老？”他一指那些端盘子的女人，再一指那些菜，说道：“什么也没有了，像大宋当年一样。你们甘心不甘心？”

暴出一声吼喊：“我们不愿！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蒙古部族不团结，被人欺凌到了家门，我们还不自省，如今还有人在想着，不干我事，只是他们的事儿。我只等着看，看他们能怎么样。这样看，你们能剩下多少地盘？”忽儿毕一挥手，一张蒙古各部的地图挂在墙上。各部看着，忽地觉出，如是只剩下自己一部，无论如何也得被人消灭。忽儿毕说道：“你们看看自己，再看看身前身后的西夏、回鹘、吐蕃、黑汗、金，还有大宋，远处的大理，你能对付得了谁？”

十首领看着那图，他们忽地觉得胸襟开阔了，他们知道，蒙古各部族都是一统，他们才能取胜。吉利吉思忽地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忽儿毕，我服了你，不是因为你是蒙古部落里最大的一支，而是你有远见。拿酒来！拿最好的酒来，拿最好的肉来，我们要盟誓。忽儿毕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把最好的东西让与别人的，他们要来，除非先杀光我们每一个部落！”

x

x

x

每一个人都变得欢快起来，所有的小鱼、小盘子与大块的骨头肉都扔了，扔下给狗啃。蒙古部族的勇士不吃这个，这个拿给那些没有勇气的异族人吃吧，我们要吃就吃最好的！

鼓再咚咚地响，吉利吉思说道：“我回去也召开一次一模一样的会，与部族里的老人们讲，对部族里的勇士们讲，从此大蒙古就是一个部族，谁也不敢欺负我们！”

粘拔恩说道：“天下最好的牛羊是我们蒙古部族的，天下最好的射手是我们蒙古部族的，天下最美的女人却是江南的，我们夺来他们最美的美女，要她服侍我们最好的射手，拿来她们最好的衣服，给我们的女人穿，拿来他们最好的首饰，给我们的女人戴，也许我们的女人也会是最好的！”

十首领一片欢呼，他们举起杯来，要一饮为快！

克烈说道：“要我们都团结起来，所有人都一致对外，谁有什么都拿出来，供给自己的兄弟一样给别的部族用，给他们吃，这能做得吗？”

忽儿毕冷峻地说道：“为什么做不到？自己的兄弟都没吃过你的鱼，你怎么能请他帮你打敌人？自己的兄弟都没睡过你的毡帐，你怎么能与他并肩作战？如今我们便面对着共同的强敌，金人侵入来，杀了我们塔塔儿兄弟的多少人？塔塔儿，你说说看。”

站起来了塔塔儿，未语忽地流泪了，他以手捂在心口，以示自己的衷心谢意，说道：“本来我不想说话，我知道，塔塔儿部族与各位兄弟一向疏于往来。我不是那种人，一到自己苦时，就怨天尤人，一到了得意时，便扬扬自得。我的部族人正在苦战，他们被金人杀了许多，第一次金人侵入，答罕那个狗贼便杀我部族人万余，男人都被砍了头，女人都被奸污，被带走。孩子也被带走了，他们把孩子拴成了串儿，一串串儿在草原上趑趄，血流在草上，草也不肥了……”

“噃！”一拳击在小桌上，是吉利吉思，他恨声道：“我错了，我听说了，一夜没睡好。你当我不是蒙古人？可我后来鬼迷了心窍，我说，他打他的，还没打我呢。塔塔儿

兄弟，你打我两拳，你打我两拳，我不是人！”

塔塔儿说道：“兄弟们打了，箭射完了，拿石头打，石头也搬光了，再用牙咬，最后倒在地上的，嘴里都有血，那是敌人的血。我们是蒙古汉子，我们不埋没兄弟，不丢兄弟的脸！可是……上万的兄弟没了，他们一直战到了最后，我的三个儿子，只剩下了最小的一个！”他猛地站起来，叫道：“塔木尔，你进来！”

进来了一个孩子，他站在父亲与众首领的面前。塔塔儿流泪道：“塔木儿，你只是一个孩子，但你是蒙古族的英雄，你让他们看看你的伤，把你所有的衣服全都脱掉。”

这是一个很瘦弱的孩子，他没一丝迟疑，脱光了他的衣服，站在帐里，所有的首领都看到了，他的身上有几处刀伤，有一处刀伤斜砍在他的后背上，一条长长的鞭痕似的伤在后背上，前胸有几处，那是车碾的，矛刺的。

叭叭叭，十首领把他们的酒杯掷在桌上，不喝了，娘的，不喝了。他们走过去，抚摸着塔木尔的后背，抚摸着他的前胸，泪流在胸前，打湿了衣衫。

急性子的吉利吉思扯着塔木尔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别害羞，我带你去看众族兄弟！”

外面的人听得里面的首领在喝酒，他们就拉着姐妹们跳起舞来，他们吃啊喝啊，跳舞，把蒙古人的豪放都洒向亲人，洒向黑夜的盛会。忽地吉利吉思扯着塔木尔走出来了，他雷吼似地叫一声：“兄弟们，我蒙古族的弟兄们，你们先停一停，请听我说！”

众人都静下来，听这个蒙古族最有膂力的英雄说话。

吉利吉思说道：“你们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兄弟，一个最弱小的兄弟，他与金人斗了一场，十场，看他的身上，有刀砍的伤，有车碾的伤，有长矛刺的伤……敌人在欺负我们，把我们最弱小的兄弟砍伤了，把我们的姐妹抢走了……你们还在欢乐，忘了这件事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就在那里！”

吉利吉思的手一指，在暗夜里，在远方，不远的河泊旁，捕鱼海子那里，驻扎着金人的大军。吉利吉思冷笑了：“兄弟们，听来怪可怕的，有几十万大军哪！可这位兄弟

没怕，他的身上满是伤痕，他还是拿着刀，还是面对着敌人，杀他们！砍他们，兄弟，你杀了几个金狗？”

塔木尔憨憨地笑了：“我宰了他们六人！”

吉利吉思喝道：“六个！你们哪一个人宰过六个敌人？我没有宰过六个金人，我没有，塔木尔兄弟做到了！”

他扯着塔木尔的臂振臂而呼，叫道：“喝什么酒，我们的姐妹在他们的营帐里，他们正猪狗一般地逞欲呢。我们的兄弟死在草原上，他们的眼睛还没闭上呢，你们有什么心情喝酒？”他扯过来一坛酒，叭地摔在地上，酒坛碎了，他喝道：“吉利吉思部族的兄弟们，别给蒙古人丢脸，跟我来！”

卷起一阵狂风，人都上了马，兄唤弟，弟扯兄，一阵狂风卷走了吉利吉思部族。

忽儿毕说道：“粘拔恩，你快带兄弟们去，保住吉利吉思部族的兄弟，不要被金狗占了便宜。”

未等话落，泰赤乌喝道：“我们部族没死人吗？金狗杀死的也有我的兄弟，走啊！”

× × ×

狂风骤卷，所有的帐篷都成了空帐，蒙古人疯狂般卷向敌人，卷向捕鱼儿海！

箭是在马背上拈起的，弓是在马背上扯出的，箭袋丢了不要了，没噬敌人的血，箭袋有什么用？没杀敌人的首级，怎么再和兄弟们坐下饮酒？狂涛卷向捕鱼儿海！马儿的嘶鸣震动了大地，马儿的铁蹄踏颤了整个贝尔湖！

第十章 魂归之路

这是第二日的晚上，夜已经深了，达懒坐在宫内，看着宫墙上答罕写下的字条，呆呆发愣。他忘了答罕走多久了。答罕一走，他蓦地一阵子轻松，发号施令，再不必听答

罕的了。但他多是说些闲事，对于军事大策，他没说什么，任由在前方的刺罕自处。他总觉得有些不妥，但哪里不妥，他说不出。他喃喃念着答罕写下的字：“拘而不放，备而不战，议而不和，松而不驰。”

他说不明白答罕写这条字的意思，隐隐约约地知道，拘而不放，是说那宋朝的两个皇帝的事儿，不管大宋怎么说，就是不放他们回朝。其实两人都是半死不活了，放了他们能怎么样？答罕对此事说道：“放了他，如放越王勾践，最后杀来的便是他们。”可他不明白，越王勾践是一个年轻人，回去能复国，能振兴越国，徽宗皇帝是一个废人，他回去能怎么样？忽地想起了答罕曾说道：“放他归去，哪怕是骨殖回宋，都是炸药，可炸醒大宋的上下臣民，他们会同仇敌忾，视我大金如仇。”达懒不明白，他们本来也不会视大金如亲人，放他们回去有什么不好？让他们与高宗争帝位，再乱大宋，有什么坏处？

再看“备而不战”，他更是笑了，既是备兵，就得一战，久备必松驰，久备必得战，这是兵家常识，谁不知晓？再看后一句“议而不和”，达懒更是不解，怎么能议而不和呢？如果秦桧能杀了岳飞，便与他议和，只要议和一成，大金便可以出兵攻占蒙古了。如果大金能对付得了蒙古，答罕所说的来日大金必亡于蒙古之手，岂不是一句空谈了？最后一句“松而不驰”，是答罕常对达懒说的，从前也对老狼主说，达懒明白，答罕要他治国，放松吏治，但不能疲软，一疲软了便生怠惰之心。达懒心道：我就依答罕的话去做？我做一国之君，难道真的就依他的话做？虽说答罕没做成君王，但一直一切都依答罕的办法去做，连军兵训练都依答罕的法子，那是唐人的法子，是秋战国时孙武的法子。

达懒心道：我虽说没有答罕那些鬼点子，但我有我的法子，我要刺罕攻蒙古，占住蒙古的地盘，夺他的贝尔湖，蒙古人一定畏惧我，我再寻时机夺来他的贝尔湖地带，他再也没有什么好地方了，我有什么怕的？他要放心地睡了，他在睡前嘲笑答罕，你自以

为是，有那些人妒你，你只好逃走，听说逃到大宋的地盘去了，早晚会被那些仇视大金的人害死，答罕啊答罕，你自以为是，飞高的鸟儿不长毛啊。

达懒叫道：“来人啊！”

过来了三个美女，她们都是达懒从老狼主那里承继来的，是从大宋掠来的妃子，都是姿容艳丽的美人，她们跪下，说道：“狼主有什么吩咐？”

达懒笑说道：“天冷了，我们大金人只有一件事可做，你们不会吗？”

三个女人当然会，她们把皮褥子铺好，再脱光了衣服，用她们年轻光滑的肤体去暖那皮褥子，待得皮褥子暖了，再请狼主进去睡。

× × ×

刺罕在生病，他的身体被酒色淘空了，如今他再看着女人，总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他想着从前，他与那个女孩子在山上住了七天，那七天除了飞到手边的鸟儿，他不射别的，只是搂抱着那个女孩子，在那里寻欢。他的身体以腰为绳，系紧了那女孩子。她时常呻吟，她对刺罕说：她快活死了，她就死在他怀里也值。

此时的刺罕想着他年轻时的荒唐，笑了，他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果然来了三个女人，都是从宋徽宗的皇宫里劫来的南国秀色，可惜她们渐渐年纪大了，经霜的女人不耐老，她们丰腴的身体时时告诉刺罕，他需要新的刺激。

刺罕要找蒙古女人，他做统帅，把蒙古女人劫来，最好的美色应是属他。

那一天掠来了一个美女，她是一个矮胖一点儿的美人。她的脸色有些黑，但那是红红的微黑，她的身姿有些胖，但那是结实的胖。只有经过女人的刺罕才知道，她这样子也算是美人，而且蒙古的美人应是像大金的美人一样，有些野性，或更粗野。

他对那美人说道：“你们蒙古早晚也是大金的天下，你是哪一部落的人？”

美人答道：“塔塔儿部。”

刺罕笑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娜仁花。”

刺罕一拍手叫道：“好听，好听的名字。你来侍候我，好不好？你侍候我，我攻下了蒙古，由你选十个人可以不死！十个男人，你的亲属！”

娜仁花冷冷道：“我不愿意侍候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！”

一句话激起了刺罕的欲火，看她还是一个野性女人，不征服她怎么能行？他扯着那女人，女人扯着他，忽地女人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，叫道：“臭金狗，臭金狗！狗子想爬母马，你作梦！”

刺罕被打了两个耳光，并不甘心，他再扑上去，与那女人撕打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气喘吁吁，也没制服那个女人。女人眼里闪着仇恨的光，说道：“臭金狗，瞧你个死样儿，你哪像我们蒙古的男人，一扑女人，女人都化成了软泥，你只是一个臭金狗，一只骗了的臭金狗！”

刺罕叫着，扑那女人，但女人很灵巧地避开了，最后刺罕急了，他扑女人扑得太久了，再久了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已不像一个男人了，他怒极了，拔出剑来，对那女人叫道：“你给我跪下，我饶你不死！”

女人仍避，她说道：“臭金狗，你要杀便杀，你是一只骗了的臭金狗！”

刺罕的剑刺出去，正好刺在她的胸前，她的衣服哗地裂开，乳那么丰满，但流血，娜仁花叫道：“臭金狗，你弄不到我！”

她死在剑下，当时刺罕几乎是疯了，他不顾几人扯他劝他，把娜仁花的尸体摆在床上，他要告诉她，他有这个本事……但后来他总是作噩梦，梦里的他总是不济，那个娜仁花站在那里奚落他，侮辱他，他无法报复。

× × ×

风吹起来了，吹得湖水噜噜响，像是有人在唤，更像是谁在咕咕说醉话。刺罕忽地想到答罕的话：必得退回大金境内，方保无虞。他笑了，答罕像诸葛亮，人说诸葛一生

唯谨慎，答罕便是那么谨慎？

忽有人叫道：“蒙古人来了，蒙古人来了！”扑进帐来的是一股寒风，他喝道：“胡说，蒙古人怎么敢来？就是他们来，也得聚齐了几部的大军，才敢来与我们对抗！”

那人叫道：“大帅，真的是蒙古人来了，不信大帅看看。”

刺罕披上了长衣，走出帐房。他看到了，在帐营内有几十个蒙古骑兵飞来扑去，如无头的苍蝇，有什么作为？可大金的勇士足有几十万人，他们呼号奔走，竟被那几十人扑得狼狈不堪。

刺罕叫道：“平章，平章！”

飞身过来十几个平章，刺罕叫道：“传我的令，有乱军者斩！”

金人毕竟是久经战阵的，他们渐渐再不慌乱了，打起火把，围着那几十人，只听得那几十人围在一处，拼死冲杀，一边杀人，一边叫道：“吉利吉思，吉利吉思！”

刺罕有些纳闷，他们是不是喝错了药，吉利吉思部距大金最远，他们怎么会最先冲来与大金搏斗？刺罕喝道：“围住，杀光他们！”

乱箭如雨，但那些勇士个个强悍，没人中箭射下，反是有人能接得住箭，反身来射，把大金的兵士射死。

再围一会儿，那些人的叫声低下去了，他们只能束手就擒了。忽地再响起啸叫声，从外围再冲来一部，也只有百十人，他们叫道：“吉利吉思兄弟，粘拔恩来了！”

刺罕镇定如恒，叫道：“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正面对着的就是蔑儿乞部与粘拔恩部，把他们全都杀光！”

围住那几十人的兵士再划一个圈子，把粘拔恩部的人围住。粘拔恩叫道：“全蒙古的兄弟都来了，你们金人受死吧！”金人一阵子骚乱，刺罕叫道：“退后者斩！”一个平章拔刀冲去，叫道：“不许退！”一刀挥砍一个退却的兵士。金人再复像潮水一般冲向粘拔恩部。

两部都卷在金人的浪潮中，但他们的人太少了，所有的勇士都浴血而斗，他们的刀卷刃了，人也声音嘶哑，粘拔恩叫道：“喊啊，喊啊！”

蒙古人都叫喊道：“泰赤乌部！塔塔儿部！”一直叫着十部的名字。

忽地有人喝道：“杀啊，冲啊！”

从外围再扯来一面旗子，这时的人多了起来，像是两三部的蒙古人，冲向围中来。刺罕此时判定，他们决不是十部的人，如果是十部的兵来，那就是漫坡如海，人也如潮。怎么能每一部只有那么几十精兵？看来是忽儿毕的花招，他妄图以精兵分批来冲闯金人大阵。刺罕叫道：“一字长蛇阵，对付蒙古人！”

一字长蛇阵是结成了，首尾照应，对着围在正中的两团人马，边厮杀边围剿。刺罕站在正中，喝道：“看住那阵里的人！”

忽地响起了更强的炸雷声，原来从湖水边再扑来一伙人，那正中的人正是忽儿毕，他叫道：“蒙古十部的人来了，刺罕，你赶快投降！”

刺罕正要上马，忽地肚内一阵绞痛，他叫道：“杀，杀！”

十几个平章也知不妙，他们指挥也乱，一个叫冲东，一个叫往西。忽儿毕指挥着几路人，分成各部，把金人的几十万大军扯成几路，分头绞杀。看去是蒙古人在这阵中，被围成一团一团的，但蒙古人凶悍，都是各部的精兵强将，一杀一掠，扯得金人的一字长蛇阵断成几截。忽儿毕扯旗叫道：“围猎！围猎！”

众首领都知道他的意思，当蒙古人遇上大群的野兽时，他们常常围起来，不射杀他们，只是把他们赶向悬崖，到了悬崖，所有的箭手一齐发箭，猎物只能飞下悬崖！

听得忽儿毕叫声，粘拔恩叫道：“吉利吉思叔叔，帮帮我！”

他飞身带着几十人飞向身后，那里有几百金人，正围着泰赤乌厮杀。吉利吉思一听得他叫，厉声道：“截住他们，一个也不许过！”当场截成一道人墙，把金人的大兵全都截住，嘶吼声惨叫声不停，当场倒毙十几个人。

但粘拔恩乘此时机，与泰赤乌部会合，把那百余名金人全都杀掉，再回身来，叫道：“冲啊！”

两部扑来，把吉利吉思部让过，把那与他们苦斗的上百金人让过，再拦在前面。如今是吉利吉思部在屠杀金人了，他们贾勇而战，只是一会儿，便把那上百人杀光。

蒙古人用围猎的法儿分成了三部，他们分头杀人，围而歼之。

虽说十部蒙古人勇猛，但他们毕竟人太少，杀光几千金人，也胜不得他们。此时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蒙古大军来了！”

只见蒙古军队分成十几股，划入金人围中，把金人分成十几处。厮杀中，有人放火，把金人的粮草与营帐全都烧光。刺罕挺起胸来，他忽地后悔了，如果他对叔父说几句话，他一定会留下答罕。如果答罕在，他决不会让此等事儿发生。在大军未到时，答罕必有法子，他才知道他与他的四弟兀朱、五弟泽利都很蠢，他们没了答罕，便没了胜利。

他嘶声道：“走，要慢慢退走！”

一声令下，要退的命令一下，金人更乱了。他们自相残杀，或是踏死自己的人，在蒙古人的追杀中，糊涂地丢了头的不少。蒙古人追他们，把他们追逼到了捕鱼儿海旁。金人无奈，有的便下水了，在水里浮动。可惜他们游得太慢，后来的蒙古军人便站在岸上，对着他们射箭。一箭一死人，如今蒙古人再享那箭射梭鲑的快乐了。他们不慌不忙，一箭一射，一射一叫道：“报仇！报仇！”

刺罕也脚在水中了，他知道他不能入水，如果进了水，他会死的。他不会游泳，也不能在秋天的冷水里游。他想回头再去与蒙古人搏杀，但他身旁逃走的金兵便把他带倒了，他水淋淋的，爬起来，叫道：“别逃！”

他忽地知道他又错了，如果刚才他叫嚷，他们只能背水一战，不然就会全军覆没，也许他还有一拼的机会。但如今他没机会了，他知道他不如答罕，大金的人都不如答罕。他再后退，身子落入水中，他再爬起来，一位平章叫道：“二王子，二王子！”他过来扯

着刺罕，要带他游水。刺罕推开他，叫道：“回去，告诉狼主，为我报仇！”

一支箭射来，正中他的手臂！他扑倒了，再爬起来，一支箭正射在他的咽喉！

刺罕倒下时，说道：“答罕……答罕！”

× × ×

答罕忽地醒了，他像在梦中。他此时在哪儿，真的在痴娘儿的绣房里？真个是美女的绣房，她的那画，那些精致的摆设使他嗟叹不已。只有痴娘儿才最像是南国才女，只有她才是答罕最钟爱的人。

答罕忽地心里烦躁，他心里猛省：莫非又有什么警兆不成？他看着墙上的画，心里想着：如果蒙古人不过境，大金不会有事的。原来的五十万大军全都撤到了境内，而且要择日班师。他对狼主也说过，再也不要几十万大军去攻哪一国了，此时的各国都很强，要提防身后的狼……

如果狼主真的听信了他的话，能拘而不放，备而不战，大金还能强国，如果大宋有失机的话，大金再也不会给他机会了。

答罕一笑，他再怎么放手也是答罕，他总是想这些与他无关的事儿，他如今已不是大金的三王子答罕了，他只是一个成都府的穷酸答罕。

他怀里的痴娘儿也醒了，她仍是那么娇媚，答罕甚至发现，女人睡时的娇态最是迷人。他悄声问：“痴儿，你后悔不悔？”

他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男人，他只能抱着痴娘儿睡，而不能与她行男女之道。他心里怕，怕痴娘儿怨他，心里自苦。

痴娘儿笑笑，说道：“答罕，我想你，我并不喜欢那些男人，我听着那声音，几乎想吐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没有一点儿声音，隔壁的房间里并不住人。我不愿意听那些声音，有的时候，夜半三更时，我听到了那声音，吓得我一夜一夜睡不好觉。你要是好人，一辈子都抱着我睡，再不与我做那种脏事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天生尤物，我看你的身子，我抚摸你，我心里一阵阵激动，我知道我得到了天下最好的美女的垂怜，我真幸福！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我在唐家长大，家里有两个姐姐，她们都比我有本事，但她们如今都在奔波，不知人在哪里，餐风饮露。我比她们不知幸福多少倍。我有了你，更是幸福，人生在世，能有几个知己？我一生佩服的是能琴棋书画，能通天下大事的人，你正是这种人……”

一说到了琴棋书画，答罕不禁失笑，痴娘儿柔声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答罕说出他与大欢喜佛的斗赌，痴娘儿说道：“他是天下奇才，我听得哥哥说，一个他，一个快乐门主，会些任人想也想不出的怪本事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你哥哥也是奇才，他是大宋的奇才，如果他是金人，大金就安定多了。”

痴娘儿笑他道：“又来了，三句话还是不离你大金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看得透了，人世间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有什么好处？譬如人世，有如朝露，早早晚晚，必是一亡。何必把生命全都耗在杀人夺国上。你看那宋徽宗，他的字画是天下一绝，但他当皇帝，画也误了，皇帝也没当好，看来人还是不能一心两骛。”

两人谈着说着，忽地痴娘儿笑道：“答罕，我饿了，你饿不饿？”

答罕踊跃道：“怎么不饿？”

痴娘儿起身，去叫秀茗：“去找一点儿吃的来。”

秀茗苦叫道：“我的娘啊，你什么时候叫人？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这里叫，有两块银子，据说是有志人不为银子折腰，秀茗，你要去找那个大厨，告诉他做一点儿我喜欢吃的精致小菜，他得一块小银子，你得一块小银子，你猜他会不会怪你？”

秀茗大张着嘴：“他不会怪，他不会怪，他怎么会怪我这个夜半三更来的财神爷？”

秀茗喜孜孜地去了，答罕说道：“我在军旅半生，不识温柔，哪知道今天得尝此等好滋味儿？如是得知如此，我早就来了。”

痴娘儿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再早来，你就得偎在孩子儿似的情倩身上了，不知道她肯不肯？”

答罕笑笑，他知道痴娘儿冰雪聪明，她能看上他答罕，真是他的福份啊。

他说道：“我只有一个教师，就是哈迷蚩，在金国，他看着女人不齿，我问过他，他说，江南多秀女，美艳不可方物，不可方物啊。他说那话时的神情，在我眼前时时闪现。我不知道我能和天下最美的秀女痴娘儿成为至交，答罕一生，至此足矣。”

两人情浓似蜜，再握手在一处，互相瞧着，甜甜蜜蜜的。

× × ×

刺罕死了，他漂在湖水里，鱼在啄着他的眼睛，一啄，一啄，他的眼睛没了，有眼无珠的眼眶很吓人，空洞洞地看着天空。

蒙古族十大部在捕鱼儿海边盟誓，众此抵御外侮，以忽儿毕为首，十部合一，十人齐声誓曰：“天下一统，抵抗外侮，有欺我妇女，侮我蒙人，夺我疆土，掠我牛羊者，杀之！”十人跪在地上，他们举着酒杯，一齐向天！

铁相思刺

第一章 蜗居蛛巢

唐逸坐在屋内。这是一间大大的房间，房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壁上挂着许多的暗器。他看着那些暗器，很不满意。那是一些很平常的暗器，有暗青子，有梭镖，有棱箭，有小弩，有连珠箭。更有一发三矢的“才人听”。但他看这些都不满意，他要制出一种含

毒的暗器，只要想杀谁，把那枚暗器打入他的体内，他必死无疑。

做为大欢喜佛、快乐门主的弟子，他知道有那种暗器，但它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形状，他都没想出来。他想得很苦。

忽地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唐说，他如今很干练了，是唐逸的得力帮手。他说道：“逸哥，‘忘忧屋’主想见你。”

唐逸说声：“请！”

当阎可怜进来时，她看到唐逸正呆呆地看墙，看着那些暗器。阎可怜道：“打扰你了？”

唐逸忽惊，说道：“坐坐，我只是想着一件事，失神了。”

阎可怜笑笑，她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，从不向唐逸追问他想什么，做什么。如果唐逸愿意对她说，她也只是听着，或是说上一句两句，或是一笑，从不多嘴。

唐逸说道：“天下暗器，实在很是无趣，你看这名堂，暗青子、镖、箭、弩，就只有这些名堂，有什么好的？我要做几种暗器，令天下人闻声色变，令武林人望风胆寒，这才是我唐门的独门暗器。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工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也是对的，只是公子想好了没有？”

唐逸道：“你看，我画几片花瓣，想弄成花一般的绚丽，也像花一般的美丽的暗器，只是我画着画着，就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儿的了。”

他在地上来回踱步，说道：“我明明看到了它，我看到了它，只是不知道它怎么画不成。”

唐说再来敲门，说道：“三妹回来了。”

唐倩倩如今满面春风，走进来，对唐逸说道：“哥哥，有没有大姐二姐的消息？”

唐逸正在思索着那暗器，忽地抬头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唐倩倩说道：“你只想你自己的事儿，我问你有没有大姐二姐的消息？”

唐逸回头对阎可怜问道：“不知道屋主得到她们的消息没有？”

阎可怜道：“她们很好，只是.....不愿意回来。”

唐逸黯然，他知道是妹妹们知道了他奸淫女人，方才离家出走的，他轻声道：“我对不住她们。”

唐倩倩看事，却比两位姐姐开通，她嘻嘻笑说道：“你对不住她们，她们也就走了，你也不必自责。我看要可怜姐姐去找找看，如能找得到她们，我与两位姐姐说说，或许她们会回来。”

唐逸看着妹妹，说道：“我要做大事，或许会得罪江湖中人，或是几国权贵，或者有人要暗杀我，也是可能。你还是回来住的好。”

唐倩倩说道：“我来找哥哥，也有一事，我要学你的本事，你教与我一样两样，我好防身。”

原来，痴娘儿一想到答罕身无武功，万一有人要害他，岂不是一害便死？她心里千虑万虑，反是没有虑及自己，只是担心答罕。

阎可怜道：“如果倩倩姑娘不搬回唐门，将来怕有人会生事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也长大了，哥哥不必顾及我。”

唐逸对阎可怜道：“屋主，你能不能帮我，教妹妹学一点儿暗器手段，再送她一两样可用的暗器，急时可用？”

阎可怜道：“此事交与我好了。”

唐倩倩看着阎可怜，忽地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哥哥，你替我娶一个嫂嫂，好教我不惦念你。”

唐逸脸一红，阎可怜却落落大方，说道：“哪一天我来艳姿楼，教你便了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好啊，你先约我。”

她心道：我学暗器，一定不教答罕知道，他要知道了，必是会心里难受，以为他一

个男子汉，还不能保护我，他心里怎么能安？

× × ×

唐倩倩走了，阎可怜看着唐逸，忽说道：“她是一个孩子，但难保没人向她下手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依你说怎么办？”

阎可怜道：“她冰雪聪明，为什么不教她，如果她学会下毒，学会了用暗器，一般的病也对付得了。我有几只信鸽，明日去时带与她一只，有事时要她放出来，我便会助她。”

唐逸低声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商可怜没吱声。

自唐逸知道是阎可怜救了他，他对阎可怜便生一种情愫，他暗埋在心里，不便对她吐出。再说她是阎惜情的妹妹，两人长相，真的很像，有时他恍惚又是在那灯下的情夜，洞房生春，一杯合卺，总是令他难忘。他此时真的说不清每逢想起阎惜情来，是恨她多些，还是怅惘多些？他一看到阎可怜，便想到了惜情，想到了她毕竟是他的头一个妻子，是他第一次与女人在房里暖春，那依依可怜的惜情模样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

他不愿意对阎可怜说这事。

× × ×

阎可怜说道：“唐公子，我带来了三位姐妹，她们情愿跟你。她们的武功比起琴心小爽来还要强些。”

唐逸笑笑，他知道再对阎可怜说些谢话，就是一种虚情，他心领了她的关照，竟是心里暗暗感激。

进来了三位美色，一个是青衣扎鬟，满面是笑的，她小样儿带些狡黠，只是瞪着唐逸笑。

“她叫笑靥。”

一个秀色可人，长得高高，很是秀颀，她的眉尖带蹙，像是愁苦，又像是相思。

“她叫可心。”

另一个稍有些胖，她的脸上有一只很可笑的鼻子，那鼻子一抽一皱的。当她皱鼻子时，只像一个孩子。

“她叫俏生。”

三位姑娘对着唐逸福了福，唐逸站起来，对着她们行了一个大礼，他说道：“我是一个罪人，如不是有烦事在身，早就该自绝尘世了。”

三位姑娘笑笑，她们知道他的苦恼，也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。

阎可怜说道：“唐公子一出建康，便安君忧，我们三十姐妹虽说是少了小爽与琴心，但痴心不改。愿公子保重，能得大宋江山稳固！”

× × ×

墙上，唐逸写上了许多人名，当头写的是卓书，下面依次是耶律重恩、黑汗王、须跋、莫奴生、索雅、十八斩、回鹘王后简瑛、蒙古老人阿鲁忽、赫叶雅、大金狼主颜晟、二王子刺罕、三王子答罕、四王子兀朱、五王子泽利、元帅乌里布，西夏的红顶天、西夏王，大宋朝的秦桧、莫其奇、甚至有皇帝宋高宗、大理王子段誉。

阎可怜说道：“公子心念天下人，万民有福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墙上，心里记着，想着他们，万一有哪一天他们做出不利于大宋臣民的事儿来，我便会毒杀他们！”

此时的唐逸已是神情自若，他说杀人便如宰一只鸡一般，他神情狠狠，使得阎可怜也是一震，心怕他误入魔道。但她也知唐逸心性耿直，不便再说他什么。

阎可怜道：“请公子另辟一室，我参详一下此花形状，能悟出那暗器的门道，也未可知。”

唐逸大悦，说道：“唐门暗器，定要不同寻常，一旦行走江湖，便令人侧目，那样

最好。”

他亲自照应唐说，令他找一间静室，为阎屋主做事，候她佳音。

× × ×

唐逸安排好了一切，再回来时，已是夜深了。他看到三个女人只是静静坐在那里，等他来发话。他轻声说道：“天已晚了，不去睡，还坐着干嘛？”

笑靥吃吃笑着说：“没人吩咐，怎么睡，哪里去睡？”可心更是愁，她看看笑靥，像是不懂她为什么发笑。俏生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吩咐好了，今夜我们是陪你，还是哪一个陪你？”

唐逸搂着俏生，说道：“胖丫头，我要你陪我。”

他一说话，另两个起身就走，看可心那样儿，分明是冷淡的，有些生气。而那笑靥的嘴也嘟起来，不再笑了。俏生对他使眼色，说道：“可心姐姐，可心姐姐！”

可心说道：“不可心哩。”她仍在向外走，唐逸忽地站在她面前，拦住她道：“怎么不陪我睡，陪我唠一会儿嗑儿，也算是好的。”

笑靥说道：“良宵苦短，还是与俏生在一起，好好说话吧。”俏生低头只是吃吃轻笑，唐逸忽地说道：“你们都不要走，我与你们共话一夜。”

两人都不走了，但都低着头，坐在床上不出声。

夜很深了，只有四人默然相对。唐逸轻声说道：“三位姐妹，唐逸真的陪罪了，莫非真个要一夜相对默无语，只有泪干行么？”可心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谁与你泪干行？你才泪干行呢。”说罢再觉好笑，便笑个不住。唐逸一看她笑，真个变了模样，人也俏丽许多，说道：“怪不得古人爱看美人笑，不怕丢了国，像可心这样子的笑，令人销魂。

可心不语，只是低头，再不吐声了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从前与小爽琴心在一起时，有许多的快乐时光，那时她们两人，一个总是吱吱喳喳，一个是雅娴美艳，我享尽了人间艳福。”

她们三人听得他说起小爽琴心，也忆起两人音容笑貌，便说了一回，再嗟叹一回，都流了泪，一时反是与唐逸亲近了不少。

可心偎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只要公子能如琴心一般对我，要我怎么样都行。”笑靥说道：“公子也莫忘了，我跟小爽也差不许多。”俏生说道：“我与小爽最要好哩。”

一时四人都是笑，看着三个美艳女人，唐逸心生欲火，只好再亲近一番。三位也不习惯，当是面红耳赤，但总是亲也亲热过了，人再吃吃地笑，笑身旁的女人，哇哇地叫，叫身旁的女人。问她为什么笑，忽地失声说道：“原来，原来你是……那样的哩。”

一叫出声来，顿觉耳朵受苦，原来早就被提耳起来，喝令跪下陪罪。便在床上，如一只裸鱼，跪着陪罪，口里喃喃说话，头也直叩如啄米，再听得哈哈而笑，原来美人又笑弯了腰。

唐逸好不美事，只是注目看着三人，心道：我唐逸荒唐，一生得美人垂顾，真个福份不浅。

× × ×

风吹着窗，哗哗轻响，唐逸再醒来，看到三人趴在床上睡着了，可心伏在脚下，如一只小小的猫儿，眼儿闭着，像是梦到了甜境。笑靥的脸上还带着笑，像要对谁说什么。只有俏生的胖腿支在可心的脸上，另一条腿放在笑靥的怀里，让她抱着，好生安逸。唐逸心笑，原来俏生这么霸道。他担心可怜的那暗器是不是能想出来，他一想，只是有那花状，但怎么能射出去，怎么能回来，怎么能射得诡异，他想不出。

忽听得有人在窗外走路，那声音十分轻，像是有人在提着脚尖走路，若不是唐逸的武功绝高，根本就听不出来动静。

莫非有人来袭唐门？

他轻轻走出来，掩上门，看到远处有一个身影在那池旁徘徊。他渐渐走近，才看出来那是一个蛾黄身影，原来她正是可怜。

唐逸看她，此时眼圈都是红的，眼里血丝分明，看来是熬了一夜不睡。她回头看到了唐逸，像是有些意外，说道：“公子起得好早。”

唐逸心道：你以为我贪图美色，不会起早吗？他总是想与阎可怜有许多的话要说，但当一当见了她，一看到她那一双如梦一般迷蒙的大眼，使忘了他想说的一切。

阎可怜说道：“公子，我想出来了。”

唐逸大喜，说道：“拿与我看。”

阎可怜的小手伸出来，拳头紧握。那拳头里面怎么会有暗器？那暗器会小到何等程度？只见可怜张开手来，在她的掌心有一朵小小的亮晶晶的花儿。

真的是花儿，是唐逸日思夜想的花儿。

可它有什么可怕处？

可怜说道：“我要它飞出去时，能按主人意愿弯行直射，能用劲道控制它，使它飞快飞慢皆由心意。当它一射到人身上，便叶片射开，旋入人肉内。再想拿出来，便不容易了。你除非用刀挖出，不然取不出来。”

唐逸大喜，说道：“正是要它，正是要它。”

阎可怜把那暗器射出，只听得吱吱如鸟儿鸣叫，旋飞如雀儿归巢，一落下来，便旋入树内，再取不出。可怜拿簪子挖出，让唐逸看那叶片，原来叶片张开，直护成伞状，再轻轻拿它小叶，把它旋下，叶片再复归拢，又是一枚暗器了。

唐逸叫道：“好精致的东西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辛苦了……”

一句话说得阎可怜身了一震，她再复抬头看唐逸时，眼里又是迷迷茫茫的神色，她说道：“只是不知道叫它什么名字好。它入了人骨肉，不死不休，决不肯出来，我想叫它铁相思。”

唐逸大喜，叫道：“好啊，多么有诗意的名字！我要的就是它，有一个好浪漫的名字，有一个好出色的用途。别门别派的人见了它，好生畏惧。那才是唐门的独门暗器。”

他再沉思道：“叫它铁相思，还不算是暗器，它是刺，刺入人体，自不再出，除非你人死，不然它就相思到永远。就叫它铁相思刺吧。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公子，这交与你吧，我得走了。”

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你眼睛都红了，一定是夜里没有睡好。你到我书房去睡，我带你去。”

两人入了唐逸书房，唐逸想也没想，扯过被子，拿过枕头，放好，细心地弄得平整，说道：“你睡，你睡。”

他拿来被子给阎可怜盖。可怜说道：“我不用，不用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书房也不暖，你小心些，别睡着着凉。”

他扯着被子，与阎可怜的手相碰，两人倏地分开，再互看一眼，也是匆匆一瞥，便再分开。阎可怜说道：“我只睡一会儿，你要看书，就看好了。”

她扯过被子，匆匆盖住她的头，不再看唐逸。

× × ×

经她一说，唐逸反是不能走出去了，他看着那一朵花朵，它是一朵很娇嫩的花朵，但它能取人性命，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“铁相思刺”。

忽地，他想到了阎可怜说的话，那句话顿使他脸红，那句话说的是“相思入骨，不死不休。”

第二章 骅骝向北

答罕仍是每日去长街角卖画，待得卖完了，便去酒楼饮一杯酒。从那酒楼看街市，人来人往，更增寂寞之感。一杯在手，慢慢浇愁，待得酒饮完了，便也薄暮，人也慢慢走下楼来。心里告诫自己，别再去麻烦痴儿了，别再去烦她了。但脚却是不听话，顺路

省心，一直奔去。到了楼上，看着秀茗早就待在那里等，急道：“小姐不知道公子去哪儿了，急问了三遍呢。”

到了楼上，听得她有客人，那客人在听她弹琴，听得出神，一会儿传来拍手声，连声叫好。答罕心道：有什么好的，好的你不曾听过呢。但心里也是酸酸的，心道：她是我答罕的人，我也知道是好，你知道什么？待得那客人再酸溜溜地吟诗，他便噗哧笑了。那客人吟道：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我也能与闻。”

秀茗悄声问道：“公子笑什么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笑那个大傻瓜，他不会吟诗。”

秀茗也笑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小姐等我去哩，我一去，对她挤一下眼睛，她就知道是公子来了，一定巴不得早早赶来。”

秀茗走了，答罕躺下，心道：我有痴娘儿，她心属我，我自是最幸福的人了。心想着，便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觉得天也晚了，屋内昏黑，只有门旁有一盏灯，昏黄如豆，竟连屋内也照不清楚。他看看时间，竟是很晚，心焦如焚，心恨道：有什么好客人，莫非真个有趣，方才逗留如许长时？但再听听，又无动静，谁知道她与那个客人做什么？一时心内生出些微酸意，心道：她根本不想着我，我为什么要来？

他悄悄走出，下了楼去，一直走到堤岸，看河水沿堤，心生感慨，忽地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三王子，三王子！”远远看到有人，原来是十几人一齐跑来，看到答罕，个个心情舒畅。

近来一看，原是乌里布带着长白毒王与三大弟子，还有斡鲁朵与跋葛。

乌里布说道：“我去了艳姿楼，那小丫头说三王子出来了，我便来找。”

答罕看他们神色，忽地失声道：“莫非大军败了？”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答话。

答罕默默坐下，他说道：“大军一败，定是二哥带兵，他非死于乱军不可。敌军偷袭？”

乌里布点头。答罕说道：“大军已是撤回境内，怎么会再出兵？不是说好了的，再也不用出动大军吗？有多少人？”

乌里布说得艰难：“三十万。”

答罕泪在眼眶，他知道大金难了，如是三十万大军丧在敌手，定是蒙古各族联手。可他们不会那么快就联手的，再说他们各族全出兵来，也得一段时日。他问道：“莫非蒙古十部联手？”

乌里布说道：“不错，只是十部各有上百勇士，兵马只有泰赤乌、粘拔恩、篾儿乞三部，我们便败了。当时二王子把兵马驻扎在捕鱼儿海。”

答罕叹道：“捕鱼儿海……莫非不知道自己呆在河边，也只是一条鱼吗？”

没人答他，大金本来就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啊。

河水哗哗拍岸，此时在答罕心里如泪。

他心道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们不可能不听我的。但真的就没有人听他的，他能奈何？

乌里布说道：“狼主请三王子回去。”

答罕看看毒王，再看看三弟子，再着乌里布，忽地说道：“乌里布，你与我在一起，你比我年长许多，你要说谎，也不会说。”

乌里布大声道：“就算不是狼主说的，也算是他说的，大金再没有你，怎么能胜？听说你留下的字，狼主也不听。他已经把大宋朝的那太后放回去了。”

答罕一叹，说道：“如果放回太后，和议也差不多会成了。如果大金与宋和议成功，蒙古图大金的心就更迫切了。”

乌里布不知道答罕所猜由何，但知他极工心计，说道：“大金从未受此败仗，一时

人心浮动，三王子再不回去，怕再也无法了。”

长白毒王道：“大金人心盼三王子，你不回去，有孚众望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不能回去，你们也知道，狼主自有他的主意。”

跋葛怒道：“他有什么主意！只能天天饮酒，听说他还天天玩女色，狼主如此，不知国难将至，蒙古早晚会灭了大金。”

斡备朵忧道：“蒙古不可怕，他就是再强，要灭大金，也决非易事。只有一人可怕，他如今正在那一带活动，就是那个大辽的阴魂耶律重恩！”

答罕心道：耶律重恩要灭大金，可是得认真对付，但想想他究竟会怎样做，心里也无数。他叹气道：“我不在位，便不谋其事，还请诸位回去吧。”

忽有人长笑，说道：“诸位请了。”

众人回头，看到一身飘逸长衣，轻轻盈盈的痴娘儿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也猜知到原来三王子是迷恋女色了。

痴娘儿对着答罕说道：“早先忘了对公子说了，公子在我屋里，时时睡梦中，只是念叨大金，念叨大军渡江，还念叨一些金人事务。我看公子不能忘情于大金，何必心恋大金，而身陷蜀中？”

答罕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我早就不是大金的三王子了，我告诉过许多人，我只是答罕，一个在成都街头卖字画的答罕，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。”

乌里布看他百般推托，顿时大怒，叫道：“我乌里布也不知什么时机，也不懂得什么玄妙，只是知道，你答罕也是个金人，喝的也是兰江水，怎么能忘了祖宗？你可是好，在成都府自在逍遥，我们的二王子死在捕鱼儿海，你听说过吗？他的眼睛没了，被鱼吃了，两只眼眶都是空的，空洞洞望着天空。他望什么？你说，你说，他望什么？”

答罕无语，乌里布说道：“他在望你，如果他有活着，一定有许多话对你说。你是大金人，你能坐看大金天下尽失而不顾吗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已不是大金人了，我只是成都府的一个浪浪汉。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答罕，你不是，你在梦中，也在吟北。你回去吧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”

答罕看着痴娘儿，忽地急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嫌弃我，你嫌我不是一个好男人，我一走，你会再找一个男人。”

痴娘儿的泪水马上就迸出来，她颤声道：“答罕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是朝三暮四的女人吗？你以为我在成都府与人相识，人人皆可在我门前千金买笑吗？”

答罕赌气，此时反正在气头上，便不作声，想着一日内，自己只是在屋傻等，痴娘儿与他人言欢甚洽，把自己丢在那屋里，苦闷自不堪言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嫌我，我走好了。你不必管我是去大金，还是去大理，我只离开你，便算是好。”

答罕心内凄苦，此时委屈竟像个孩子，他流泪在心，脸上仍是那寂寞的笑。他对众人说道：“我们走好了，让痴娘儿好好过她的日子。”

答罕向前慢慢走，不想回头理睬痴娘儿，痴娘儿泪眼模糊地看他，心道：他会回头看我的，一会儿便会回头看我，他不是那种薄情的人，他不是……但看着答罕，竟是直走过去，不再回头。

痴娘儿一时心内万念俱灰，她心道：像答罕这样的人也是薄情人，我爱他做什么？我活在世上有什么好？不如我一头扎在江水里，死掉算了。她一转身，便投入水里……

江堤上一片忙乱，待得痴娘儿再醒来，她正被抱在答罕的怀里，答罕泪水长流，他说道：“痴儿，痴儿，你为什么那么痴？我这人，不值得你那么对我……”

乌里布等人再也不说痴娘儿是媚色感人，看她如此烈性，人人知她爱答罕是真情。乌里布心道：看来她是真个爱答罕了，听说答罕不能男事，她还如此爱他，实非人能想像。

痴娘儿轻声说道：“答罕，答罕，我恨死你了。”

答罕流泪，说不出话来。此时话语无用，只是泪水长流。痴娘儿说道：“答罕，我

爱你，便愿意你再做男人，我不愿意你天天蜷在我的床上，做一个委委屈屈的男人。你知道，只有在金人面前，你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。你回去吧，你回去了，他们才有顶梁柱，才有希望。我不愿看他们失望，你是他们的答罕。”

答罕轻声呻吟，痴娘儿是他的红颜知己，他心里疼，爱她爱得心疼。

“我会等你，我在心里等你。每逢到了夜晚，我便抱着一只枕头睡，那只枕头便是你。你在北国，有时得想着我。”

“我想，我天天想。”

“你知道，男人轻易不看在眼里，我只看中了你一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“你走了，我便没了魂，你常写信来，我以信代你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

儿女情肠，肝肠寸断。不是无情，总被情扰。

痴娘儿在长堤上，再看着答罕走了，和他的手下走了。他要回去，要保住大金国，他不会回头了，但在走时，他一再回头。风吹动着痴娘儿的衣襟，吹动着她苍凉的心。

× × ×

唐逸正坐在他的书房，忽听得活佛的声音，那是一种有磁性的似男似女的声音：

“唐逸，你有一件事必得办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答罕。大金如今败了一场，二王子刺罕死在捕鱼儿海。他们派了许多人来找答罕，你得去找到他，在他回到大金的中都前，杀了他。”

唐逸昂然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活佛似乎也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得割舍儿女私情，不然此事难办。”

唐逸愕然道：“此事怎么干系儿女私情？”但他旋即明白，他也听说了，妹妹在艳

姿楼只宠幸答罕一人，答罕在街角卖画，此时成都府人人皆知。他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去杀他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杀了他，不如毒倒他，让你妹妹在他身边。”

唐逸想想也是，但再一想，又不情愿。他听说妹妹与答罕在一起，又说只是朋友。倩倩做人精灵古怪，怎么会把答罕领进自己的闺房，反而拿他做自己的一般朋友，此事不可信。若是平时，唐逸准会去关照妹妹，但对于答罕，他知道得那么清楚，知道他的隐疾，便不再过问，只由倩倩与他来往罢了。此时他忽地问活佛：“答罕回大金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金人眼光短浅，除非有哈迷蚩或是答罕，他人皆不可虑。正像大宋有岳飞可战，有秦桧可和一样。”

× × ×

答罕说道：“你们知道，我要回大金，一定会有人不愿，千方百计杀我。你们能保我回去吗？”

毒王傲然道：“三王子，你放心，我不能保你回大金，算什么毒王？”

跋葛等人也揎臂而呼，称以死相从。答罕说道：“目今只有一法儿，你们先去街角，看我明天卖画，待得天黑，我再归去，到艳姿楼上。隐身就走，斡鲁朵与我身形相差无几，你去痴儿楼上，与她饮酒说话，待得两天，再追上来便了。”

当下计议定了，便回答罕住处。那几人在街角找一住处，都住下了。

待得天亮，答罕仍在街角卖画，只注视着他身前身后，多了几个不买画只看他脸面的人。答罕冷笑，心道：拿我答罕作傻子，那是休想！

他大大张罗，把那几张画卖完了，人慢慢踱至酒楼上去饮酒。乌里布等人仍是候着他，对他百般劝说，劝他回大金，答罕只是不理。

待得到了晚上，他走在前，几个人跟在后，进了艳姿楼。等得身子一转，答罕便隐

在众人中间了，也易过容貌，穿一袭长衣，谁认得出来那是答罕？斡鲁朵反是摇摇摆摆，上去与痴娘儿话茶。两人坐如昨日，亲密如昔。痴娘儿最能作戏，弄得狡黠如斡鲁朵也心旌摇摇，只是知道那是答罕的假身子，不敢再轻易动情而已。

× × ×

答罕一行人下了楼，他们匆匆上马，急急驰至城门，待得城门要关未关的那一刻，匆匆赶奔出城，再急驰而去。

直奔凤翔府，再经太原府，过真定，到中都，便回到了大金！

答罕说道：“耶律重恩在北国做什么？”

毒王说道：“不知道，只听说他在北国，但确切在哪里，也是不知。他去做什么，也没人知道。从前听得人说，他的人都在大沙漠罗布泊驻扎，但如今在哪里，有谁知道？忽有一日大军逼近，你才知他是辽人，才知他要图你。”

答罕情急催马，他知道，如果他到了大金，能说服他的叔父听他的，采取几项应急措施，让耶律重恩想图大金，也无所措手足。

前面就是一片松林，答罕叫道：“过树林，要小心在意。”众人应声，急急冲去。看看树林里，也无人声，在寂寂月光下，树林更显幽静。

毒王打马先行，身后紧跟着三大弟子，绳师在前，藤师在中，索师在后，中间夹着答罕，后面紧跟着几十勇士。一行人马匆匆奔行，想赶快冲出树林。

只听得一声吱吱的叫声，那叫声来自身后，不对，应是来自身前。但再一细听，便是来自四面八方，他叫声不好，急扑向答罕，想把答罕扯开，扯到马下！

但他晚了一步，答罕在众人间，忽地一声叫，应声落马。

毒王弟子不愧是大派门生，三人不停马，纵身而出，直落在身前身后，把毒王与答罕围起来。

毒王抱起答罕，心内一凉，答罕已是中毒。在色下看他，脸色苍白，身子痴抖，像

是发了虐疾，毒王叫道：“三王子，三王子！”

答罕醒来了，他轻声道：“我冷，我冷，到了北国吗？父王没赐我皮袍吗？”

他的眼睛里一片迷惘。毒王叫道：“三王子，三王子！”答罕念叨道：“保大金只有一道，请叔父记好，拘而不放，备而不战，议而不和，松而不驰……”

毒王看答罕已是昏谵，叫道：“拿药瓶来！”三弟子拿出几只药瓶来，毒王说道：“拿我的嗅药给他一嗅。”

嗅了好久，答罕也不醒，毒王再不言语，看着月亮，呆呆想着心事。

跋葛问道：“毒王，莫非三王子中的毒很厉害？”

毒王回头看他，像是怪他一问，他大声怒喝道：“怎么不厉害？要是它不厉害，我早就帮他解了毒。你知道是谁干的？是那唐逸干的，只有他下的毒，我才解不了。”

跋葛说道：“不会，他怎么能对三王子下毒？他的妹妹与三王子那么亲近，他怎么能对付三王子？”

毒王阴沉着脸，说道：“我知道是他干的，我们败了。”

他长吁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令所有的人都顿时泄气的法子：“只有把他再带回成都府，送去那艳姿楼，才能救活他的性命。”

跋葛一顿脚，恨道：“噫！”

他们不甘心，但不甘心能怎么样？他们输了，答罕也输了，大金也会输吗？

他们都抬头看月亮，月亮很清冷，它不知人有心事。

第三章 生死相依

当熙熙攘攘的嫖客挤满了艳姿楼时，正是夜灯时分。痴娘儿与斡鲁朵对面而坐，两人装作是答罕与痴娘儿热恋，推杯问盏。斡鲁朵从未与这么鲜艳的美人坐在一处过，他

处处局促，痴娘儿轻声问他：“此时他出城了吧？” 幹鲁朵说道：“三王子一定出了城。”

痴娘儿再复问他：“他能骑马骑得很快吧？”

幹鲁朵心嫌她罗嗦，但面对美人，心里也快乐，哪敢嫌人？他说道：“他能骑。” 金人谁不擅骑射，就是像答罕这样的文人，至少骑术应是不错。

忽地痴娘儿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嫌我很罗嗦？” 幹鲁朵未答，痴娘儿再说道：“我只想着他。”

两人无语，看看已是夜深了，幹鲁朵说道：“姑娘睡吧。” 痴娘儿幽幽道：“我与答罕在一起时，都是他抱着我睡的。” 看她嘟着嘴，那神色既令人爱，又让人怜，幹鲁朵说道：“那我与你能坐谈，一直到天亮了。”

说来也颇不寂寞，两人只谈答罕，幹鲁朵把答罕在大金的事迹一一说与痴娘儿听。她手托香腮，说道：“我喜欢听他的故事。”

天渐渐亮了，痴娘儿倚在椅子上睡着了，此时的艳姿楼阒无人声，全都睡熟。幹鲁朵想着答罕等人，他们此时怕已走出一二百里了。

忽地有人咚咚敲门，艳姿楼的看门大叫道：“娘的，要找女人，怎么不早来？这么个时候，谁来报丧？” 说罢骂骂咧咧来开门，打开大门，忽地扑进来十几人，他们冲上楼去，一直来到痴娘儿的房前，咚咚打开。

幹鲁朵霍地起身，对着刚睁眼的痴娘儿说道：“也许他们是冲三王子来的，你避一避。”

痴娘儿不待叫醒秀茗，便去开门，她想独自挡住来人，不使他们伤害答罕，也不想使他们伤害幹鲁朵。一打开门，不由得呆住，原来几人冲来，当头的是跋葛高大的身影，他背着一人，那人伏在背上。一见他们汗水淋漓，痴娘儿不禁心跳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

众人进了屋，把背上的答罕放下，只见他面如金纸，气息微弱。毒王说道：“姑娘，

我们走到了树林里，他的后背中了一枚毒器。那毒器很怪，旋在肉内，难于取出，若想拿出它来，便得挖去后背一大块肉。我们看三王子中了毒，我又难解其毒，只好把他带回来了。”

答罕趴在床上，后背的衣服扯开，露出那一块肉来，在那肉里粘着一个黑黑的暗器，看它样子，像是花朵伏在背上，只露出花根，轻轻一触后背里的肌肉，便知道那叶片在里面胀开许多，足有小茶盅大。毒王说道：“姑娘，我知你是三王子的知己，话也只能直说了。这暗器是有毒的，毒性很大，我都解不得此毒。看来暗器是蜀中唐门的，你是唐逸公子的妹妹，他怎么会伤害答罕？”

痴娘儿失声道：“不会，他不会，他怎么会伤害答罕？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？”

毒王说道：“你去找他，如果他不来，答罕只有一死！”

× × ×

天还未大亮，从艳姿楼里飞出一乘轿子，抬轿的都是异形怪状的大汉，一看便知道不是蜀人。他们抬着轿子轻若无物，在街巷飞跑。一直到了唐家堡前，上去叫门。

看门的唐匝一听得有人叫门，便来看看。看那些人更像是善类，便问道：“是谁叫门？有什么事儿？”

那大汉说道：“有唐倩倩姑娘要见唐家堡子主人，你开门来好了。”

唐匝怕有闪失，叫醒了十几个兄弟，人人拿着暗器，到门前窥探，待得抬轿人都进了门，站在院内，唐匝叫道：“只请倩姐一人去见逸哥，他人止步！”

众人也知唐门此时可怕，便都站在院里，呆呆看着。唐倩倩飞步而上，一直冲进了唐逸的书房。

书房里，阎可怜正在睡，她睡得很香。一直在改那“铁相思刺”，令她殚思竭虑，不得休息，此时正在天亮，睡得安稳。唐逸坐在一旁，呆呆看着阎可怜的睡态，要想着心事。

唐倩倩冲进来，叫道：“哥哥，你……”

唐逸扯着她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唐倩倩说道：“我是不是你的亲妹妹？”

唐逸点头，痴娘儿流出泪来：“你杀了答罕好了，我也不会再活了，你等于亲手杀了我，你有多快活？”

唐逸看她泪流满面，忽地心生愧疚，心道：我只有这一个妹妹在身旁了，我再毒倒她的心上人，我做得是不是有些过份？答罕虽说是金人，但他千里迢迢，来奔妹妹，情心感人，真是个性情中人。我毒了他，对不住妹妹了。但此时他只能硬着头皮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好了。”

痴娘儿哭道：“天哪，我哥哥杀了我的亲人，你逼走了姐姐，你再杀了答罕，我不会再活下去。你说，你救不救他？”

唐逸此时哪里再想着什么安天大计，能安得妹妹的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他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去看他。”

唐倩倩说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你救不了他，杀了他，我也杀你家一人。”

她再无话，起身走了。

唐逸好久不动，他忽地回头，看到阎可怜站在身后。

她轻声说：“她喜欢答罕。”

唐逸叹气，说道：“她不该喜欢答罕。”

阎可怜长吁一口气，幽幽地说道：“难道一个女人喜欢什么人，也能由自己说了算吗？”

唐逸心一震，再看阎可怜，便只见她低垂螓首。阎可怜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与你去一次艳姿楼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能救他，但依活佛的话，他不能救。你说，我怎么办才好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不救他，便失去了一个亲人，你不能那么做。”

× × ×

十几人坐在痴娘儿的房里，痴娘儿说道：“他如不来，我便一死。”
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柄小剑，看来她时常为自己备一柄剑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她坐在椅上，看着答罕，说道：“咳，咳，你啊，你啊.....”说着泪水流出来，她把剑放在腿上，对众人说道：“如果答罕死了，我必不独活。”

看拥来了一群人，原来是“忘忧屋”主与唐逸都到了。艳姿楼的白艳姿陪笑道：“不知道公子有暇来此，公子有什么事儿吧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不用招呼我，我去与妹妹说几句话，你让他人不来扰我便是。”

白艳姿自得借银两与唐逸，便成了蜀中的巨富，此时她已在几城里都有艳姿楼，生意都红红火火。她想陪着唐逸，看他阴沉着脸，不想讨他无趣，便讪讪走开。

看着答罕的后背，唐逸心里竟是一阵欣喜，他的脸上露出喜色来，铁相思刺，相思入骨，不死不休。看来它确是厉害，只是钉入答罕的后背，便再也扯不出来，要不下决心剜肉，怕它会永远生在后背上。

痴娘儿冷冷道：“我恨你，我恨你的暗器！”痴娘儿仍是流泪，她看到唐逸看着暗器钉在人身上，那神情不惜而喜，心里大是憎恨，心道：我原来还要向他学使暗器，那个“忘忧屋”主还要教我，我可不要再学什么暗器，我就死在别人手里，遂了他的心愿吧。

唐逸说道：“扒开他的嘴。”

毒王恨恨地坐在一旁，他恨唐逸大丢他的面子，他是长白毒王，自称天下毒王，却解不了唐逸的毒，岂不是大没面子？痴娘儿坐在答罕身后，怀里仍抱着那一柄剑，那剑是给唐逸看的，如是唐逸救不活答罕，她也必死。

阎可怜笑说道：“倩倩，你待一旁，好不好？”

倩倩恶狠狠瞪她一眼，此时看她，形象竟是可憎，没有在唐逸书房看她那么窈窕了，

她心道：是一个狐媚子，净帮哥哥作坏事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但她躲在一旁，看阎可怜拿出只盒子，盒子里都是亮晶晶的小刀小剪，便心里生怖，不敢再看，

阎可怜说道：“公子，你拿出解药来。”

唐逸拿出解药，递与阎可怜。

此时众人看着他们，恨不能立时宰了他们。但他们在救答罕，如是救不醒三王子，大金还有什么希望？他们既想当场格杀唐逸，又怕救不醒答罕。

阎可怜是会家，便在答罕的后背上挖一块肉，轻轻挖下去，把那铁相思刺的叶片切出，再用一根竹签格住，不然那铁相思刺一旦起出，那些空闲下来的叶片会飞旋，一旦再旋，答罕的体内必是再嵌入一枚暗器。之所以叫它是铁相思刺，就是当你起出一片叶片时，那铁相思刺蓦地失势，叶片更嵌深去，你除非能把所有的叶片都同时起出，不然它还会向深处旋转。

阎可怜的手很快，再起出第二片叶片，此时答罕的背已是挖出一个洞来，痴娘儿心惊，心内暗叫：哥哥，哥哥，你用这么狠毒的暗器，必是杀人而后快。你不是造孽吗？

但她叫不出，只眼盯盯地看着答罕的背血肉模糊，咬得唇也出血。

足足弄了两个时辰，阎可怜才从答罕的背上剔出了那一枚铁相思刺。

阎可怜小心地捏住它的尾部，放在布中，说道：“放在一旁，切莫动它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拿走好了。”

痴娘儿忽地一吼：“放下！”

她泪眼模糊，说道：“你放在那里，我知道你拿它害人，我发誓，你拿它害多少人，我就救多少人！我要拦住你，不许你害人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拿走它，是想去看看唐门谁动用了此暗器，如是他自己擅做此事，我得查个清楚。”

痴娘儿叹气，说道：“你何必不承认？答罕是大金国的三王子，他回去必是对大宋

不利。你们早就弄了个什么安天大计。这一次怎么能放过他？杀了他，哥哥你必能得人赏识，只不知道你的主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用你杀答罕？你杀谁也不要紧，你知道不知道杀了答罕，我必不独活？”

唐逸喑哑着声音道：“我没杀他。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如果他有一个三长两短，我再也不与你来往，如果他死了，我就杀死你的妹妹！你不会在乎我死活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杀一个人，不那么容易。”

唐逸不语，阎可怜轻声说道：“倩妹，你走开，让他好好清醒一下。”

她再在答罕的背上敷一些解药，说道：“他快醒了，你照料他吧。”

× × ×

在众人目光注视下，唐逸与阎可怜几人走出来。他脸色阴沉，看着天空。阎可怜说道：“你其实不必着恼，他是大金的三王子，如果他真的回了中都，大宋天下的百姓必是有无数人会死在他手里。”

唐逸着恼道：“我怎么对倩倩说？她只是我的小小妹妹，那个答罕是一个无用的男人，我为她当众真的不能说此事，听说答罕就宿在她的屋内，蜀中的人都沸沸扬扬，她也不在乎。但她是我妹妹，我怎么能不在乎？”

阎可怜道：“她是一个奇女子，与那个答罕在一起，必是很融洽，两人相亲相悦，便是一切，公子何必看不开？”

一句话说得唐逸无言，他心道：可怜说得也对，我与荷叶在一起，也没有什么知近，但两人相亲相近，我甘心拿她当我惟一的妻子，一生一世都念着她，单说他的躯体有什么过人好处，也说不上。她比这些所有“忘忧屋”的姐妹都更惹人怜，也未必是。只是我唐逸心里念着她，一片冰心在玉壶，说的就是这份情感了。他看着阎可怜，叹气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心里的忧郁被你一讲，丢去了许多，谢谢你。”

两人面对，此时心情激荡，但相对无言，只有默默而对。唐逸心道：如果说有女人

让我挂心，便是你了，你救了我，虽说是你姐姐害了我，但你与她像是一个人，就算对她，我也不是那么痛恨了，说到底，便是有你的缘故。

心里有许多的话，在喉，在脑，在心，欲对她倾吐，欲一吐为快。忽地阎可怜轻声说道：“她们姐妹三人，可中公子的意？”一壶冰水倒在他头上，顿时叫醒他来。他忽地自恨：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你的爹，被你弄没了，正在那里趴地上玩，你的妹妹流浪他乡，你的小妹妹的情人被你几乎毒死，她恨你入骨。

你是什么人？一个恶魔，拿天下的女人做你的玩物，你犹不自禁，还想玩弄这一个冰清玉洁的女人？

他无声，只是呆呆看着阎可怜。

× × ×

答罕醒了，那是在深夜。

他的床前是痴娘儿，他笑说道：“我骑马跑了一夜，竟再跑回来看你了？”

他虽在笑，但痴娘儿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她伏在答罕的身上，叫道：“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答罕说道：“他是你哥哥，他是那个安天大计的主人。我输了，我再也不能回去了。这样也好，我便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着你，你画画儿，我写诗，一生一世，也只是个悠闲快活。”

痴娘儿再哭，答罕抚摸着她的头，说道：“我第一次与女人在一起时，是我十六岁，那时我的哥哥弟弟都看我很聪明，都恨我。父王很看重我，他们就弄一个女孩子来我的床上，睡在那里。我夜里摸入床上时，她轻声叫我不要声张，说我要声张起来，她会被打死。我问她，你来做什么？她说，你是男人，我来找男人，女人长大了，长大了乳，长细了腰，长长了头发，长圆了屁股，就得来找男人。我不敢说我不是男人，我就抱着她，那滋味儿真好。后来她轻轻扯我，要弄我，她说你不能总是抱一个女人，不再做什

么。我就摸她，我对女人觉得神奇，我摸她，才知道女人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痴娘儿抚摸着答罕的头，像他是一个孩子。她轻轻地扯过答罕的手，扯他的手抚摸她的乳，摸她的屁股，轻声道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，她不能与你比，你是天人一般，她很粗俗，是一个使唤丫头。”

痴娘儿轻声说：“女人都是一样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答罕认真道：“你不一样，世上再也没有像你一样的美妙女子了。”

× × ×

答罕叫进来了毒王，对他说道：“你是金人，你回去吧，我猜叔父逝后，便会传他的儿子继位，你帮他吧。切记不要让唐逸的人害了金主。”

毒王扑通跪倒，说道：“三王子，你回去吧，你要不回去，我们不会胜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大金没有气数了，就是我回去，也能强自支撑。你转告狼主，速与大宋和议，再拖下去，怕生变故。但和议也只能拖得几年，大金早晚衰亡。”

看毒王痛不欲生的样儿，答罕笑了，说道：“只要大金有人，便要他们退守长白山，你是一代毒王，自知道在那里，足够使大金的后代繁衍生息。”

毒王敬受命，他出去了。

乌里布进来了，他坐在床边，说道：“你好了，我们再走。”

答罕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走不了，我也不走了。我如一走必死，何必再走？”

乌里布哭出声来，他叫道：“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”

他与几十大金的勇士一心救出答罕，把大金复兴的希望全放在答罕身上，此时心灰意冷，再无一句话可说。

答罕说道：“你们走吧，如果你们不走，再过几日，必是有人会杀害你们，那对大金更是无益。”

第四章 疯士痴娘

痴娘找到了疯士，约他在酒楼上喝酒。酒喝得不少，疯士喝多少，痴娘儿也喝多少。

疯士说道：“你再不说话，我便疯了。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我本来就是疯子，何必再怕疯？”

疯士愣一愣，拍案叫道：“对啊，我本来就是疯士，再何惧成为疯子？”他再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对不对，你个小丫头弄错了，我是疯士，可不是疯子。疯子只是一般疯，疯士可是十足的疯人，能疯遍天下的疯士！”

他拍拍胸脯，以证明他所说不差。

痴娘儿笑道：“疯士做事，便与别人不同，对不对？”

疯士大笑，说道：“当然当然。”

痴娘儿一叹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不同？你与那九大掌门都是一个模样，他们做什么，你也做什么，有什么不同？”

疯士滚了滚眼珠，不再吐话了。

痴娘儿说道：“他们跟着那个山中活佛走，你也跟着走。他们是正常人，你是疯士，你不觉丢人吗？”

疯士问道：“你说，我怎么才是疯士所为？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我哥哥要杀我的人，我就跟他开一个玩笑，凡他要杀的人，我看不顺眼，便要救。你能不能帮我？”

疯士一沉吟，痴娘儿不耐烦道：“你怕你怕，还是邪派的高手呢，看来你怕。我去找大悲禅宗，或是去找魔刀。”

疯士叫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你不必去找他们，你来找我便找对了。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你教我一个法子，我对付哥哥的铁相思刺。”

疯士以袖捋须，大笑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教你，让他头疼，岂不妙哉？”

×

×

×

唐逸在家，很头疼痴娘儿，心想着妹妹，恨她不信自己，也恨她与答罕相爱。他愁眉不展，可心问道：“公子这几天愁眉不展，有什么心事，说来听听。”

俏生依在他身上，她总是粘在唐逸身上，一有空闲，便要缠他，像是藤树。她问道：“是屋主对公子有些不在意？还是公子不顺心？”

笑靥拍手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公子是想着妹妹的事，心里烦着，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也不瞒你们，我妹妹倩倩自小便倔，她去了艳姿楼，此事便出人意表。这一次她喜欢上了答罕，什么人不好喜欢，偏爱上了一个金狗？我拿她无法，便心里烦了。”

三个女人来偎他，七嘴八舌地说他，忽地可心轻声说道：“公子为什么不去问一问屋主？她虽说是与我们一般年纪，但对于世事，我看她比公子更懂得多，她会有好法子的。”

×

×

×

阎可怜的样子轻衫薄履，很是清秀，与那三个唐逸爱过的女人比起来，更是清纯。她在地上走来走去，那步姿，那神态，让唐逸心跳。他恨自己：不看她，只听她说什么。但他的眼一直盯着阎可怜，一直看着她。阎可怜说道：“目今只有两法儿，一是止水断流，一是拦江造堰。”

唐逸看她，阎可怜说道：“凡做大事者，都不计小节，小节备至，大事不谐。你如今正做大事，几国争战，都在人为。你如制得了他们的首领，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那是上策啊。对付金人，就得对付答罕，只对付得了答罕，金人无虑矣。你要杀他，才是止水断流。你不必在意妹妹，杀了答罕，再修兄妹之情，也得做此。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不行，你说说那个拦江造堰法儿。”

阎可怜道：“用一切法儿使得答罕不愿北归。”

唐逸看着她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”

× × ×

白艳姿来到了痴娘儿的屋子，她轻声对答罕说道：“公子的伤怎么样了，要不要我再请一位郎中来看？”

答罕摇头，请她坐下。白艳姿说道：“我们艳姿楼是大家，台柱子便是痴儿，她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对她说什么。只是公子，你要小心，你来这里，先时还好，痴儿至少还接客，与他们谈谈话，弹弹琴，也算有几两银子的进项，不至于喝西北风。后来便不行了，公子你呆在这里，她便不再接客了，一心服侍公子。公子你说，我们艳姿楼是不是有些亏啊？”

答罕低头，他何曾受如此凌辱，说道：“我会走的，我不会影响痴儿的。”

白艳姿笑说道：“答罕公子，你说哪里话来？我也看出，你爱痴儿是真心的，我拿出银子来，你与痴儿走，你们成亲好了。就是走到天涯海角，痴儿也会愿意跟你。你说是不是？可我们这里是妓楼，若是都依痴儿的做法，我们只好关门了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妈妈说得是，我劝痴儿走。”

× × ×

痴娘儿笑嘻嘻地回来了，她说道：“答罕，你猜我见到了谁？你猜他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

答罕不动，他仍是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痴娘儿说道：“秀茗这小丫头太懒了，怎么不知道点灯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是我不要她点灯。”

痴娘儿点了灯，看着答罕，忽地说道：“有人来过？”

答罕点头，说道：“我要你与我走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痴娘儿大惊，说道：“是妈妈来了，她说她生意不好，是不是？要我和你走，对不

对？”

她流泪了，说道：“艳姿楼的主人，说来哥哥做得一半，他为什么如此薄情？他为什么要赶我走？我知道了，他想让你走投无路，让我离开你，我偏不那样做。答罕，你是男人，我是你的人了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！”

答罕轻声说道：“痴儿，你想好了，一走出去，你便与我餐风饮露，露宿街头，受无穷的苦日子了。如果我一个人走，你还会过得好。”

痴娘儿泪眼模糊：“胡说，胡说！你走了，我会过得好？天下雨了，我会惦念你；吃饭时，我会惦念你；睡觉时，我会惦念你。你把我的心拿去，不如把我杀了，何苦那么折磨我？”她用两只拳头来砸答罕，只是砸得轻轻。

答罕说道：“那好，我得一知己足矣，我们走吧。”

两人走出了艳姿楼。白艳姿在楼上看着，她轻声骂道：“臭唐逸，黑心唐逸，黑心白艳姿，一生一世不得好死！”她眼泪在眶里，眼盯盯地看着痴娘儿扶着答罕，两人走出大门。

× × ×

三个女人扶着唐逸躺下了，他好累，他要放松一下。三个女人轻轻地抚摸他，揉他。

可心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做大事，小事都交与我们做，你不必操心了。”

俏生说道：“都交与可心姐做，她最会做了，那一夜里，她夜里还醒来，贪一回便宜。”

笑靥一听，大乐，说道：“我以为是老鼠，谁知道是可心姐偷腥？可心姐，公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用不着偷啊。”

可心悄声道：“小蹄子，再说我扯烂你的嘴！”她再回头，笑对着唐逸说道：“公子，你放松一下，有我们三人，你足可以放松了，再不必想着她，好不好？”

疯狂，疯狂，足够的疯狂。他是唐逸，是天下毒宗。他已经看惯人们怕他畏惧他的

眼神，如果世上的人看他时，都是眼光也不敢闪，那有多好？他忽地跳起来，叫道：“我是唐逸，我不管她，我不管她，看她能怎么样？”

疯狂的人忘了一切，原来的理性在疯狂中渐渐沉没，再也浮不出来。他想不起来自己，想不起来妹妹，在他的眼前，都是美妙绝伦的可人儿，她们是他的一切。当他在她们中间足以称霸时，他的雄心便在狂妄中勃发，而一至于不可收拾。

× × ×

答罕说道：“我走不动了。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我也不行。”

两人喘吁着，坐在人家的门楼前。忽地灯亮了，一盏灯摇来晃去，那有几人在巡夜，一个说道：“这么美的小娘子，怎么跟一个病秧秧儿的男人，小娘子，不如你跟了我们吧，我们一人一夜，保你快活……”

痴娘儿恶狠狠地盯他们一眼，谁知此处不是艳姿楼，谁怕她瞪眼？那人笑道：“好凶，真有味儿，兄弟，不要放过这时机，我要了她，你们要不要？”

几个人争着要。答罕叫道：“光天化日，你们还……”

一个无赖一脚踢翻了他，叫道：“什么狗屁男人，什么光天化日？你看看，这是黑黑夜晚！”

另一个男人去搂痴娘儿，叫道：“真美的娘儿，说不定是大户人家跑出来的，活该咱们受用！”

几个男人把痴娘儿拥去门角，任意轻薄。他们摸痴娘儿，扯痴娘儿，痴娘儿叫道：“答罕，救我！”

答罕爬来，要奔去救人。那人再一脚，更踢得答罕呻吟，爬不起来了。

痴娘儿忽地想起，她问唐逸要过一个暗器，那是一枚铁蒺藜，她叫道：“再动我，我杀了你们！”

那几个男人此时欲心大炽，更是笑她：“你是逃走的小妾，老公必是一个老掉牙的男人，不然不会跟他这么一个秧子货走，对不对？我们保你吧，别跟他了。”

痴娘儿拿着那暗器，轻轻按在一个人背上，那人突地叫道：“老三，我不……不行了。”

那人倒下了。几个犹开玩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别昏，别昏，让你拔一个头筹如何？”

再扯那人，一看舌头也伸出来了，看他背上竟有一块东西，另一人拿那东西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他一摸，人也倒下了，叫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人也死了。

几个人看着痴娘儿，哇一声叫着，都逃散了，叫道：“有鬼，有鬼！来鬼了，来鬼了！”

答罕扶起了痴娘儿，痴娘儿喘了半天，方才说道：“答罕，拿我的帕子把那人身上的铁蒺藜拿下来，小心有毒！”

答罕去了，好久才拿下来，放好，交与痴娘儿。

痴娘儿说道：“我该向疯士好好学一点儿本事，不然怎么对付这些恶人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世上还是好人多。”

痴娘儿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两人相扶着，向门洞走去。

× × ×

挥汗如雨，唐逸忘了他不是铁人，他如今正在恣意地享乐，在与俏生、可心、笑靥三人享乐。

他忘了荷叶，也忘了可怜，更忘了惜情，他此时也忘了三个妹妹，他不知道倩倩差一点儿被人凌辱，他不知道思思两人此时身在何处。

他忘了亲情。

人只要得意，很容易忘却的啊。

可心有一种本事，她能在男人快乐后，用她的软软的手拿捏男人的筋根，捏得他昏昏欲睡，捏得他快活得直呻吟。

俏生妒心大起，说道：“怪不得可心姐得公子恩泽最厚，原来她有一样本事，是咱们没有的。”

笑靥撇嘴道：“什么本事，拍马屁的本事，我不会。”

可心笑笑，也不听她两人的，只是拿捏，与唐逸对看一眼，两人一笑。

俏生更是不饶了，叫道：“笑靥，你看哪，两人一笑，情意绵绵，尽在不言中。可了不得了，真是心心相印哪。”

笑靥说道：“咱们宰了你个可心，让你再也不可心，好不好？”

两人一扑，便去抓住可心，搔她的痒。

可心一身的痒肉，对她两人叫道：“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来服侍你们两个，也替你们拿捏，好不好？”

两人弄得她再也无一丝气力了，便放了她，说道：“好，来侍候小姐。”

可心嘟哝道：“什么小姐，什么小姐，真不害羞。”

俏生说道：“她说你不是小姐，冒充小姐。”

笑靥恨恨道：“都是那个恶魔公子，他把我们一夜间变了，再也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女儿了，一想到此，我便要流泪。”

可心轻声说：“要流泪，怎么脸上满是得了金子似的笑呢？”

两人再去抓可心，又是一片笑闹声。

× × ×

天大亮了，答罕醒来，他看到了一个人，他是乌图，对着答罕说道：“你只能做一个答罕，不能做别人。再说，你想没想过，你到别处去，比你去金邦更好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听说耶律重恩有一个影子，你莫非就是他的影子？”

乌图说道：“我不是，我只是主人的手下，主人派我来，问答罕公子，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大辽的军师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做大辽的军师？我没有祖国吗？”

乌图说道：“其实公子想明白了，更知道，你做大辽的军师，比你回去更好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答罕看紧他，忽地吁一口气，他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经过了昨夜的那一场变故后，他更知道了，他必须离开痴娘儿。他说道：“我能不能放开她？”

乌图说道：“她搂着你，搂得很紧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要带着她，即使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得带着她。”

蓦地，痴娘儿一扑，再跳起来，叫道：“答罕，你算有良心，你要丢了我，我杀了你也不解恨！”

乌图看着她，忽地笑了，他很少笑，脸上的肌肉都有些僵硬，他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倩倩小姐，你得骑马了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能骑。”

× × ×

忽地，唐逸听到了一声叫声，那是在叫他的名字，像是久远的呼唤，在他的睡梦里一阵急一阵松。那是活佛的声音。无所不在的活佛啊。他说道：“唐逸，唐逸！”

唐逸醒了，他问道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三个女人伏在他的身旁，她们睡得太沉了，快乐后的酣睡是可爱的。

活佛道：“答罕走了，与乌图走了，去耶律重恩那里了，从此他会是耶律重恩的一个军师。江湖上从此没了一个叫答罕的人。大金国也不会找到他，因为他会埋名隐姓，从此替大辽划策。你妹妹也跟他去了，她很快乐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他去助大辽，对大宋有无坏处？”

活佛道：“不知道。只是知道，大辽如要复国，牵制蒙古，再牵制吐蕃，不然大宋危矣。”

唐逸想着此事，不知心里如何，总是放心不下，倩倩任性，不在跟前，会不会出事？他说道：“活佛，你答应我，要做到的。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父亲无恙，你两个妹妹也无恙，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便好。”

× × ×

活佛走了，只剩下唐逸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可心悄悄醒了，她指着自已，再指着唐逸，对他打哑谜。唐逸可笑，他又复兴致勃勃，他对可心指划道：“我们再悄悄快乐一回，她们两个正熟睡，不被她们知道，怎么样？”

两人正欲抬腿，悄然下床，忽地笑靥说起了梦话：“偏心，偏心！”

俏生也说梦话：“黑心，黑心！”

可心大笑，一拍她们的肉，叫道：“原来装睡，都给我起来！”

两个倏地爬起，叫道：“原来是弄狐媚子，说悄悄话，这点儿本事，谁不会？”

两个直撇嘴，取笑可心。

可心突地正色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得帮公子了，他得去练功，我们好好收拾自己，一会儿他回来，看哪一个光彩照人，必是会亲近一番的，你们快忙去吧。”

两人也知道她说的是正事，便依次来亲一下唐逸，自去收拾了。

× × ×

唐逸走近了书房，忽地听到了有人在翻书，谁这么早便到了他的书房？细一看，正是可怜，她在看书，在找什么书看。

唐逸与她打一下招呼，可怜笑说道：“唐公子，你夜来睡得可好？”

唐逸脸红，他奇怪自己那么好色，竟在可怜面前有些羞涩，岂不是大大怪事，他说道：“还好，还好。你睡得如何？”他一问便再脸红，怎么能问人家姑娘睡得如何？但可怜不怪，说道：“还好。”

唐逸忽地说道：“昨夜活佛对我说，要我做好自己的事儿。”

可怜忽地说道：“唐公子，依我着，活佛对你的倚重，怕是天下绝无仅有呢。”

唐逸忽怅声道：“我恨他，我至今不知他是男是女，他对我仍有戒心。”

第五章 反间毒计

黑汗王病得很重，他召来了罗师从，问他国策。依他看来，问杀人夺城，莫过于须跋，要问如何设计治国，还得问罗师从。

罗师从说道：“治国之道有二，一是徐徐图之。这就像是医病，要想早好，便得恶药。大王想早日用人，更改国君，莫如择一同族子，用他做继子，早正大统。”

黑汗王斜睨着眼，问道：“依你看，我便不治了吗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恕臣直言，依太医说，大王的病如是静养，一日也不近女色，便可活六个月。如是近了女色，便只得有三个月的寿命了。”

黑汗王厉声叫道：“叫我不近女色，我怎么能不近女色？我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女人，除了女人，你说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”

罗师从笑笑，说道：“臣在家中，也讨了两个老婆，那日子其乐融融，如是要臣不要老婆，莫如不要官。”

黑汗王大乐，说道：“对啊，不要官，也得要女人。我不做黑汗王，也得有女人。对啊，我就要死了，你有没有好看些的女人，拿来献与我。对了，你不能因为我要死了，便欺我，你那样做，会不得好死的！”

罗师从沉吟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黑汗王一看他神态，便知有事，急道：“快说，快说呀，急死我了！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近来直布大将军讨了一个美艳的小妾，据说那美人是谷地最美的美女，我也看了，那……”

黑汗王悄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罗师从轻声说道：“不知道大王怎么样，大王是见多识广的人。罗师从可是惨了，我一夜没睡好啊……”

黑汗王转着眼珠子，说道：“有这等事儿？只是要怎么能得到他的妾呢？你也知道，他那人最不会讨好我了，我一说，他便顶我，我有时恨不能杀了他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他是黑汗国的栋梁材啊，如果黑汗没有他，怎么能得兴旺？”

黑汗王愀然不乐：“依你说，黑汗国没有我可以，没有他就不行了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他对大王还是有三分敬意的，不然他岂止是一个大臣，只怕黑汗王是他了。但他是守国大臣，大王想他的妾，那也是白想。”

黑汗王说道：“再想想，再想想。”

两人苦想办法。

罗师从说道：“大王要选一个皇族做后嗣，直布一定会干涉，我听说他对扎德布很好，他愿意扶扎德布做黑汗王也说不定。”

黑汗王说道：“我偏不扶扎德布做王，是我说了算，还是他说了算？”

罗师从一脸的无奈，看着黑汗王，那神态明明是告诉他，他病得厉害，说的不算。

黑汗王说道：“你请须跋与直布来，我对他们说。”

× × ×

两人站在黑汗王的床前，看黑汗王的病确是很重，从前很胖的黑汗王有些瘦了，肚

皮上的肉没了，只有一堆的皮叠在那里，很是骇人。

直布与须跋跪拜毕，黑汗王嘿嘿直笑，说道：“直布，你两个看我快死了，一定很高兴吧？”

直布跪下，惊泣道：“大王，臣不敢那么想。”

黑汗王说道：“人都得一死，早死晚死，还不是一样？只是我找你们两人来，把黑汗的后事说一说。”

罗师从站在一旁，不插一句。

须跋说道：“大王要谁做王，便由他做好了。老臣只是扶他，大王放心。”

黑汗王看着直布，说道：“你说。”

直布道：“依臣看，众皇子里，只有扎德布最是有德，要他承继黑汗王，那才是正理。”

黑汗王笑一笑，说道：“直布，我要不立扎德布，你帮他不帮？”

直布跪地，禀道：“大王，无论立谁，都是黑汗王，直布是黑汗的大将，不匡扶社稷，岂不受千古唾骂？”

黑汗王道：“千古骂不骂，我不知道，只要一定骂你。”

直布一直叩头，说他不取。

黑汗王笑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你们出去吧。”

× × ×

待得两人走了，黑汗王喃喃说道：“他说他不敢哩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大王活着，他当然不敢，莫非他敢当着大王的面儿，扶扎德布么？”

黑汗王叹气，说道：“我只想对他说一句话，他若是肯把他的小妾给我，我便扶他的扎德布，只是我不敢说。”

罗师从叹气，说道：“大王拿谁的妻小，也不那么在意。这一次当真是怕了直布。

也罢，我看大王莫不如就死了心，好在大王一生最好的美人也享用过了，没有那一个也算不得什么。”

黑汗王怒吼道：“罗师从，你胡说！我一生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我怎么能死时因为没得到一个女人而死不瞑目？你说，我怎么能得到她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办法不是没有。但是，大王，臣请大王别想了，大王身体欠佳，万一再兴欲念，只怕不会保寿啊。”

黑汗王强睁小眼，笑骂道：“罗师从，别再扯了，你只告诉我，怎么能得那个小妾，我死也甘心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大王欲立皇子，直布欲立一个扎德布，如果大王与直布的意见相左，到时不是用大王的主意，便是用直布的主意了。”

黑汗王强挣着身子，听他。罗师从说道：“大王知道不知道直布嫁女的事儿？”

黑汗王说道：“知道，可惜了，那也是一个美人，却弄去了给人。说是嫁了一个富商，在伊宁城，你们不是去送亲吗？”

罗师从道：“说是个富商，再一打听，原来不是。那个人大有来历啊，他是蒙古最强的部族蔑儿乞部的首领忽儿毕的儿子，也就是蒙古的一部首领粘拔恩。那个赫叶雅嫁与了蒙古部族的首领粘拔恩！”

黑汗王的精神有些不济，他强自撑着问道：“那怎么样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要得女人，便拿问直布。要不想得女人，便装作不知。大王不明白此意吗？”

黑汗王慢慢清醒了，他说道：“对啊，我拿下直布，只问他此罪。你再带人，抄了他家，把那个美人带来，给我享用。你告诉她，要她好好侍候我，我便放过直布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最好是大王关起来直布，大王选下的那个王子一继位，再放了直布，他对新王必是感恩，大王也得了他的女人了。”

黑汗王来了神气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！”

来了人，黑汗王说道：“你叫来须跋。”

须跋来了，他看着黑汗王躺在床上，下令道：“须跋，你拿下直布，给我下狱！”

须跋大是吃惊，国之平安，全赖直布，怎么能拿下他下在狱中？

须跋跪道：“不知道直布将军犯了何罪，为什么要下在狱中？”

黑汗王说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他将女儿嫁与敌国，那个女婿是蒙古部族的首领，他叫粘拔恩，你听懂了吗？”

须跋也骇然，他对黑汗王一礼，便退下去拿直布。

× × ×

直布正与扎德布饮酒，他长吁短叹，扎德布说道：“将军，有什么事如此不安？”

直布说道：“黑汗王重病在身，却不急于立嗣，看来黑汗事乱不远。”

扎德布说道：“大王如此昏聩，怎么能做出聪明事儿？不如将军劝他一劝。”

直布说道：“他问嗣事，我直言将军，他看来不愿啊。”

扎德布闷闷道：“我做不做黑汗王有什么关系？只要黑汗能强盛，我心足矣。”

两人正在说话，忽地有军士来报：“须跋国师来闯，要拿将军！”

直布与扎德布都霍地起身，两人来到门前，见须跋喝道：“直布，大王要拿你下狱，有事自与大王分辩！”

直布怒道：“我有什么过失，大王要你拿我？”

须跋说道：“我也知你是一个忠臣，不似那个罗师从，天天在大王那里嘀嘀咕咕，但大王说你的女儿嫁了敌国首领，他说你那个女婿是蒙古部族的粘拔恩，这是真是假？”

直布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原来也不知，只当他是伊宁城最有名的富商，却不知他本就是为蒙古买办粮革的首领，此事再对大王说，也说不清了。”

须跋说道：“蒙古是我敌国，正图我黑汗。你女儿嫁与敌人，不对大王说，你犯了

欺君大罪了！”

扎德布忽地说道：“须跋国师，莫非你没看到，黑汗眼看要亡吗？”

须跋冷冷道：“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，我自知如何做。”他怒喝道：“拿下直布，到宫中问罪？！”

当下拿下直布，把家眷也都拿了，直拿入宫中。再把她们都关到牢里，只听得有人哭，有人叫，慌乱过街，人人摇头。

× × ×

黑汗王见须跋回来交令，喜滋滋地问：“拿下了直布，把他所有的家人都拿下了没有？”

须跋说道：“都拿下了。”

黑汗王道：“把他的家人带入宫来，我要直接问他。或许有冤情也说不定，我要一一问他的家眷。”

须跋哪里知道黑汗王心怀鬼胎，他当黑汗王此时对直布的冤情很在意，怕冤了直布，便领旨去了。

× × ×

第一个上来的是直布的妻子，黑汗王匆匆问过，便叫她下去了。待得她下去，自己也不知道黑汗王究竟问些什么。

再上来的便是直布的三个妾了。一个是胖些的，有些姿色，但黑汗王直摇头，说道：“差些，差些，真的差些。”

那妾不知道大王说什么差些，便说道：“大王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蒙古人，如是知道，夫人也不会愿意将女儿嫁他的。”

黑汗王叫她也下去了，再叫上来一个，此女走路声音轻悄悄，到了殿下，跪道：“直布小妾花勒儿拜见大王！”

黑汗王见了几个女人，便累得不行，此时早就气喘吁吁了，他叫道：“抬头，抬起头来！”

女人抬起头来，黑汗王心里便叫了一声妈呀，原来真好看的女人就是她。她那样子看去像是镜子，一面毫无瑕疵的镜子，头发如乌丝，人面如桃花，脸面圆如镜，手指纯如玉。看哪儿都好，而且是一个羞涩女儿样。

黑汗王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

可惜的是好此好的美人，却落入大将军府，没落在他帝王家。

那花勒儿说道：“大王说什么可惜？”

黑汗王此时来了精神，他说道：“我说你们可惜，因为嫁错了女儿，却要满门斩首了。”

花勒儿大惊，跪下求饶道：“大王，大王，饶了我们一家的性命吧！”

黑汗王问道：“你入了直布家有多久？”

她低声道：“不到一年。”

黑汗王摇头说道：“可怜，不到一年，便陪着一死。”

女孩子只是哭泣，她知道直布不光有她一个小妾，而且她也不是最受宠的。那个胖胖的小妾很会讨直布喜欢，她最得宠。花勒儿哭道：“大王饶过直布将军一家性命，要我做什么，我便做好了。不然大王杀了我，放过直布将军一家！”

黑汗王看她不谙事，心道：我只放了你，杀了直布一家，那还可我心意。只是我怎么对你说，你才明白？他慢慢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过来。”

那小妾战战兢兢，当他是天子，跪着到了眼前。黑汗王说道：“我老了，我一生最好色，你知道吗？”

小妾点头，但怕他怪罪，再摇头。

黑汗王说道：“我儿子与我一样，他先死了，因为女人而死。我也快死了，我要死

时，你的直布将军也得死。因为他不愿意听我的，我也不愿意让黑汗王怕他。”

小妾听明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直布将军都是凶多吉少。

她的泪水不多了，既是那样，她也非死不可，哭有什么用？

黑汗王说道：“我一生最喜女色，你要是愿意陪我一个要死的人过一些日子，我便放了直布，也放过你。我死后，你愿意跟哪一个男人便跟哪一个。”

小妾不料得原来有这一条活路。但她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，一看黑汗王，已是步入棺材的死人了，与他在一起，有什么好？但黑汗王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愿，第一个死的人就是你。你再也见不到直布了，你也见不到任何别人了。你只是一具死尸。”

小妾哭了，她伏在床前哭，哭了好久，黑汗王不怕她哭，也不怕她想，他就先睡了一会儿。

× × ×

再待得他醒来时，他看到了什么？

一个伏在他怀里献身于他的女人。

她悄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大王的女人了，我也做过大王的女人……”

她语无伦次，一边说一边哭。

黑汗王来了精神，他忽地想到了罗师从的话，他能活三个月，或是活六个月，去他的吧，活三个月怎么样，活六个月又怎么样？只要快乐，少活他一年两年有什么关系？

黑汗王不料得那个小妾有一身本事，他忙吞服下一粒药，只觉得他的小腹一阵阵热，他焦急地盼着再交合，小妾忙碌，他知道身体内的热正忙着窜走，身体竟像是要冷却下来。他很快乐，因为他的身体正处于高亢的兴奋状态。他轻声呼唤：“快，快，快！”

他在梦里似的，在与女人的交媾中，他得自己正骑在马上，跃马横刀，冲向敌阵，他喝吼道：“天下无坚不摧的是黑汗，你们六国都是我手下的败将，我要杀光你们！”

黑汗王的身体渐渐冷了，小妾仍在忙，她忽地跳下来，尖声叫着，跑出去了。

在宫外的卫士抓住了她，她赤身而跑，像一个疯子。

× × ×

须跋与罗师从面对。

须跋说道：“你只干坏事，你为大王选女人，要他早死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我与你一样，你替大王抓人，杀人，你杀的人还少吗？”

须跋忽地也身子冰冷，他说道：“可他快死了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他一心惦念的女人，是直布大将军的小妾，我告诉他怎么才能弄到手，如今他正在那里滋润自己。”

须跋怒道：“你是一个恶人，你弄死了他，黑汗怎么办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如今天下纷争，如果他不死，黑汗有好处吗？你须跋天天被他呼唤来去，杀的都是黑汗国的勇士，依我看，他早就该死了。”

须跋说道：“你想用女色杀了他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他喜欢这个，让他死于这个，便是最好。”

须跋不知怎么说。罗师从说道：“只是直布将军会接替你，你再也不是黑汗的第一人了。他会扶扎德布继位，你只是一个无用的人，也许扎德布会杀了你。”

须跋大叫道：“胡说，你胡说！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他也想杀我，你猜一猜，直布将军会不会对你很好？”

须跋想一想，知道不会。他拿下将军一家家眷，而且他的小妾被大王奸污，他怎么会不恨须跋？

罗师从说道：“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与我一起，杀了直布，再立一个皇子，让黑汗王选一人立，那时你仍是黑汗的国师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两人正在商议，忽听得宫内有人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大王出事了！”

罗师从慢慢说道：“可能他会死在女人手里。”

须跋说道：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果然黑汗王死了，他死在床上，那样子很狼狈。

须跋问道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你去毒死直布，只要他死了，扎德布不敢怎么样。如扎德布知道了大王死的消息，他一定会发兵来救直布，那时你就晚了。”

须跋只能听罗师从的，他急急去狱里，要杀死直布，他一定要杀死直布。

第六章 黑汗之亡

大将军直布在狱里，他急于听到黑汗王为他平反昭雪，如果大王能清楚他只是受了不白之冤，那就好了。他会大王进言，要大王听信他的话，远佞人，亲贤臣，重用扎德布，立扎德布为王子，黑汗便会再图强盛。他会劝黑汗王处置罗师从，此人最能蛊惑人心，能传谣言，他是一个小人，大王一定要疏远他。

他直坐在狱里，心里翻腾着这些念头，他想告诉扎德布，要保住兵权，才能杀死罗师从，清君侧。

有人能替他传言便好了。

大王说他的女儿赫叶雅嫁的那人是蒙古族的粘拔恩，他忽地心内一惊，对啊，他平时看那个青年人虎目鹰扬，不像一个商人，但他当时未说什么。如今说出来那个青年人正是蒙古的部族首领粘拔恩，他且忧且喜，忧的是黑汗王决不会放过他，喜的是女儿嫁的是一个有本事的人，他从此可以不再替女儿担忧。但黑汗与蒙古向为敌国，怕大王这一次不饶过他了。

直布正坐在牢里思想心事，忽听得狱里各牢房里一片骚动，就听得有人传言，叫道：“大王死了，大王蹬腿了！”

所有的声音里都带着惊喜，看来黑汗王确是不得民心。

直布呆住了，他脸上流出热泪来，他失声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他紧紧抓住铁栏杆，恨恨不已，大将军直布啊，此时你应在军营，静观待变，大王一死，天下事便乱了，你不在，世事变易，谁来操持？让那个只知杀人的国师须跋吗？还是让那个只知谄媚大王的罗师从？

直布吼叫道：“来人，来人！”

来了两个狱卒，他们看着直布，问道：“大将军，你有什么事要说？”

直布盯着他们的眼睛，问道：“听说大王去世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两个狱卒不敢直看他眼睛，说道：“大将军，你不在其位，不管那事儿。你如今只是坐牢，管那种事做什么？听说大王是被人害死的，与你有关呢。大将军，如是与你有关，你一定连命都保不住的。”

直布倏地一惊，看来他们必是会嫁祸与自己，他急急对两个狱卒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放我出去，我保你们做高官，你们能帮我一次，便一生受用无穷了。”

正对着狱卒许愿，忽听得有人懒懒地说道：“既能对那些狱卒许愿，为什么不对我许愿？”

就见须跋带着许多官员进来，他回头对那些官员说道：“你们看，直布大将军是不是出狱啊。”

那些官员看着直布，神色有些惊惶，他们说不出话来。

须跋扯开了那牢锁，说道：“把直布带出来，罗大人要审案！”

× × ×

在宫里，就在前殿，所有的官员都坐在殿前，听罗师从审案。

罗师从问道：“直布将军，你看一看，这个女人你认得不认得？”

直布一抬头，正看到自己的小妾花勒儿，她咬紧牙关，叫道：“我不认得他，我不

认得他！”她眼里是疯狂与激动，直布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不认得自己，说道：“她是我的
小妾，叫花勒儿。”

罗师从再问道：“直布将军，我且问你，平时这小妾在府中有无不法之事，将军对
她可还宠爱么？”

直布昂然道：“无有什么不法之事，我对她还好。”

花勒儿叫道：“我不爱他，他有三个小妾，有一个妻子，对我并不好。”

直布喝道：“贱人，你前日还说你爱我，你说你嫁我是平生一大幸事，难道是假话
吗？”直布此时愤怒，不知道罗师从正给自己挖掘坟墓，诱自己一步步踏入，自入死途。
更不知花勒儿便是杀死大王的凶手，此时问他，是追主凶。

罗师从问道：“直布将军，这么说她是你所宠爱的一个小妾了？”

直布昂然道：“不错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须跋国师捕你入狱，对你说些什么？”

直布说道：“国师说我女儿嫁人，那是蒙古部族首领，他叫粘拔恩，我不知此人是
什么人，只知他是富商，便将女儿嫁他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你与那人在一起盘桓几次？”

直布说道：“也就是那么两三次，我看看他，与他去射猎。”

罗师从问道：“他箭法如何，做事又如何？”

直布说道：“他是一个好人，我很喜欢。他箭法很好。”

罗师从斜眼问道：“你就不问他的家族，不问他是不是有武功在身？”

直布说道：“我不曾问。”

众官员一阵骚乱。

罗师从再问道：“直布将军，你知道通蒙古之罪是什么罪？”

直布低声道：“在黑汗是死罪。”

众官员再哗然。

忽地直布昂然道：“我不知道他是蒙古首领，要是知道，我怎么会把女儿嫁他？再说他迁居去了蒙古，我也不知，我很久不与女儿往来，家里人都知道的。”

无人应声，无人听他。

罗师从说道：“直布将军，你的小妾在宫里，与大王睡在一起，那还不算，谁也知道大王喜欢女人，但她用手扼死了大王，你能不能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直布如被雷殛，怪不得花勒儿一直说他对她不好，原来她想解脱自己，他怒问道：“花勒儿，你怎么与大王？你怎么杀死了大王？”

花勒儿哭道：“大将军，不是我，不是我……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宫里所有禁卫都知道，是大王召你进去的，你惊叫声声，便从宫里跑出来，禁卫一进去，看到了大王死状，你把大王扼死，他的脖颈上有你的手痕……”

花勒儿大叫道：“冤枉！冤枉！”

众官员中，有扎德布站出来，说道：“既是说她的手痕扼死大王，为什么不验一验？”

众官员都知道此事重大，都主张一验。

罗师从问过须跋，须跋也愿意，就叫三位老成持重的官员进去验看，带着哭啼啼的花勒儿。

花勒儿只知一句话：“他死了，他自己死的，我没动他啊。我没杀，我没杀！”

× × ×

众官员在等，他们在等着听那信儿，如是花勒儿杀死了大王，他们便得处置那女人，再处理直布。

终于等来了一行人，那个老官员站出来，说道：“据查明，那手痕确是直布大将军的小妾花勒儿所为！”

直布呆了，他大叫道：“不会，她不会杀大王的，她不会！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她怎么不会？大王要杀你们全家，大王要她侍奉，可能说过要饶她一人，她恶念顿起，便把大王掐死了，大王一死，她再慌乱，逃出宫去，甚至都不顾着衣，那狼狈样子，宫中禁卫都知。”

一传问禁卫，果然都说得一样。

直布向着苍天，哭泣道：“天啊，何其不公，何其不公！”

他想匡扶黑汗，想成黑汗大业，此梦破碎了。

扎德布问道：“我看此事有些蹊跷，直布将军几世黑汗大臣，他要造反，早就反了，何等此时？”

罗师从笑笑说道：“是啊，他为什么要等此时？因为他要立一个新王，那个新王便是扎德布！”

扎德布大怒，叫道：“胡说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须跋国师说道：“大王面前，直布将军所言，大王不从，这只是昨日之事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扎德布，直布将军要立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扎德布一顿，他低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罗师从再不言语，只说：“怪不得。”

× × ×

黑汗大臣从宫内走出，他们看了黑汗王的遗体，个个十分悲愤，直布弑主，已是事实，再说什么，也是无用。当下众大臣一致协议，当殿杀死直布，驱出扎德布，要他两人阴谋不能得逞。再在众皇亲里选出一子做新王，为黑汗王大发丧。

罗师从说道：“众位大人，此事关系大王声誉，虽说大王一向喜欢渔色，但他国，怎么能说大王因宠女人而死？大王一向有病，不如说是病歿。直布将军之死，因他爱女嫁与蒙人，不与大王报知，使得大王降罪，此议如何？”

众大臣附议，当下推出一位老臣，要他出面决断。

那老臣也叹，说道：“老臣实不愿做此事，这是弱黑汗啊，大将军直布在黑汗颇有民心，我怎么能杀他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老大人差了，明日罗师从也说是有民心，便罪也不追，天下岂不大乱？弑主之罪，天下大罪，罪不容诛。”

老大人说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老朽去做便是。”

当殿宣读众官之议，直布大将军纵妾弑主，罪在不赦，当堂赐毒，服毒身死，一应家人，便都赐死。害死大王的小妾花勒儿，在街上凌迟，副将扎德布不该与谋合反，罪当遣发，但为皇族一子，且未与议弑主，便着赶出黑汗。

扎德布大叫道：“冤枉，冤枉！”

直布流泪，他哭道：“黑汗当亡，黑汗当亡！你们真是一群瞎子，一群瞎子！我怎么能与这一群傻瓜、蠢人一殿为臣，天意不公啊！”

直布对着宫内，对着死去的黑汗王，一跪道：“直布去了，大王，你死得冤啊！”

直布喝下了毒酒，众官员再派人去狱里杀死直布一家几十口人，一直忙碌，直到杀得完了，再来殿上，议立新君。

× × ×

扎德布一跪一叩，叫道：“冤啊，冤啊！”他出了朝门，宫外都是民众，一时民众皆拥来，看处置叛臣。一看是扎德布，民心浮动，都叫道：“是不是错了，扎德布与直布将军都是好人哪！”有人喝道：“扎德布与直布谋反，直布伏诛了！”

众人有的不信，有的人信了，直扔石块，砸扎德布。扎德布哭了，石块打得血流在脸上，他怒骂道：“昏君，狗民！”

他一直骂这两句，一直骂到了街口。直到他上了车，方才有人押车向边境去，他得去吐蕃边境，放逐他去吐蕃境内，永生永世不得还朝。 × × ×

依大臣罗师从与国师须跋的主意，再立一个新君，此人是一个二十岁的皇族，与黑

汗王兄弟相称，他原来只是天天在街上喝酒，每一日喝得烂醉，这一日正在酒楼喝酒，忽地来了许多禁卫，齐来拥他，口叫大王，把他扯去坐在车上，一直冲向王宫，洗浴过了，高坐在殿上，一时众臣跪下，齐称大王。他还兀自未酒醒，叫道：“我不是大王，我是酒仙！我是酒仙！拿酒来！”

罗师从示意禁卫别给他酒，只是对他说道：“你是大王的兄弟，大王死了，你是大王了。”

那人斜眼看着他，问道：“我做大王，可不可以天天饮酒？”

罗师从看他，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只饮一点儿，还是可以的。”

新王一听，十分高兴，叫道：“拿酒来，拿酒来，都喝，都喝一点儿！”

× × ×

赫叶雅坐在客店里，她哭了。她在街上听说了此事，她怕不是真的，特地求人去了狼主宫里，问了老狼主的妃子，那妃子告诉他，是从黑汗传来的消息，此事不假。

赫叶雅坐在客店里，不敢大声，只是嚤嚤哭泣。

忽地门无风自开，她刚要去关门，蓦地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个会“十尸疯”的阿鲁忽，他正站在眼前。

阿鲁忽说道：“你不敢说你是嫁了蒙古部族的首领，你不敢说你是嫁了粘拔恩，所以你说你是嫁了一个富商，对不对？”

赫叶雅泪水长流，说不出话来。一家几十口，全都死于非命，只因为有她啊。

阿鲁忽说道：“他们都死了，你没死，你得报仇，你要报仇！”

赫叶雅忽地觉得这个老人很可爱，当时她在街头看到这老人昏死过去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，救了他。对他说自己嫁了一个人，那人离开了自己，老人便喜欢上了她，一心跟她。再后来知道她是嫁了粘拔恩，老人才一气之下离开她。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身上有一股味儿，那是死人味儿，你不嫌我，我喜欢你。你嫁与

那人，死了一家人，你恨不恨他？”

赫叶雅说不出来，她不应该嫁与粘拔恩，她一家人就不会死。但黑汗人处死了她的家人，她要报仇！

她对阿鲁忽说道：“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帮我报仇？”

她知道，此事对粘拔恩说，他会力主为蒙古的利益，要她忍让，早晚会报仇的，何必急在一时？但她此时复仇心炽，哪里有时间等？她对阿鲁忽说道：“杀死我父亲的，必是那个须跋与罗师从，我要去杀了他们，让他们全都死于非命，你帮不帮我？”

阿鲁忽大喜，问道：“你跟不跟我一道去？”

赫叶雅心道：我来大金国，本来就是行反间计的，可惜我家人却被反间计所害。我要杀光他们，报我家仇，此事再也不顾了。待得我见了粘拔恩，我再对他说。她笑对阿鲁忽道：“我怎么不跟你去？我要跟你去，一路上，我要讲笑话给你听，我要让你听见我的笑声。”

阿鲁忽大喜，说道：“你就那么咯咯地笑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对啊，我就咯咯地笑。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走啊，去黑汗，我跟你去黑汗。”

× × ×

两人匆匆赶去黑汗。一路上匆匆而行，就怕被粘拔恩知道，此时赫叶雅心里一心复仇，根本就记不得他了，她心道：如果他真心爱我，便会帮我，我去黑汗复仇，他一定会喜欢，怎么会不愿意？

这一日到了西夏的瓜州，赫叶雅心道：此处离蒙古最近，怕粘拔恩会来找我，那样我便去不成黑汗了。她匆匆对阿鲁忽道：“我们不停，一直去黑汗好不好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不怕，只是你身体不那么好，你总赶夜路，怎么能行？”

两人匆匆赶路，但走了十几里，赫叶雅实在撑不住了，她说道：“找一个地方，先

过夜好了。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此处是城郊，没有地方，只有破房子，我们找一处，住在那里吧。”

两人找一处破房子，挡风的地方阿鲁忽让赫叶雅住，他住在身后，替她挡风。

赫叶雅又累又饿，说道：“我还没给你说笑话呢，我给你说笑话，好不好？”

阿鲁忽一时明白一时糊涂，此时就不知她累得不行，乐道：“好啊，你说好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有一个女人，她被迫嫁与一个男人……”

说着，她忽地瞪大了眼睛，她看到粘拔恩站在眼前，他的身前身后都是人，都是身着戎装的蒙古勇士。

阿鲁忽叫道：“讲啊讲啊？”他猛一回头，也看到了人，他也愣住了。

× × ×

粘拔恩满面怒气，看着她，说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此时应在大金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做完了那件事，答罕已去了大宋，他回不了大金国了。”

粘拔恩说道：“你在那里，还有事儿可做。”

赫叶雅忽地满眼是泪，她说道：“粘拔恩，我的父亲死了，我的一家死了，我要去替他们报仇！你答应我吧，你让我去报仇，好不好？”

粘拔恩说道：“你嫁与我了，才死了你父亲，死了一家人，我很不安。但你知道，你如今是我的妻子了，你杀了人，人家必会怀疑我。这对蒙古不利。”

赫叶雅忽地冷笑了，她说道：“是这样？那好，我与你分手，我再也不是你的妻子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”

粘拔恩扯住她的手，叫道：“你疯了吗？你嫁与我，也是喜欢我的。你怎么能轻易便走？再说你喜欢这个老头子吗？他是一个疯子，他练过‘十尸疯’，练‘十尸疯’的人不是人，只能说他是半人半鬼！”

话音刚落，忽地阿鲁忽大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你敢辱我？！”阿鲁忽扑向粘拔恩，身

后的勇士一见，忙扑来护主。但阿鲁忽掌一飘，两个勇士便倒下毙命。

粘拔恩叫道：“你敢来杀我？我杀了你！”他也一时血勇，竟与阿鲁忽去拼命。

阿鲁忽哪里怕他，一掌击来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粘拔恩，快退，他会杀了你！”

粘拔恩忽地醒悟，他知道赫叶雅的话对，如果他不退，阿鲁忽便会杀死他，他叫道：“来人，杀了他！”

许多人来扑阿鲁忽，但人纷纷倒地，赫叶雅叫道：“阿鲁忽，不管他，我们走！”

两人冲出重围，众勇士也不敢杀赫叶雅，有人想放箭，粘拔恩叫道：“别放箭，让他们走吧！”

× × ×

赫叶雅满面是泪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不嫁与你，我不嫁与你，我嫁与你有什么好？我决不嫁与你，我不是你的妻子，我不是！”

她再忆起那些美好时光，心里一阵阵酸楚，粘拔恩刻薄寡恩，是一个重利轻情的男人，他一向都不对赫叶雅说知他是蒙古族首领，直到她与他洞房花烛后，发现他有许多秘密，才迫使他说出自己的身份。但那时木已成舟，已是晚了。赫叶雅怕黑汗人知道此事，便不敢与家人再来往，但也无用，一家人还是因她而死。

她哭了，恨粘拔恩，恨她自己嫁一个这样的人。阿鲁忽说道：“你怕他？你哭什么？”

他不太明白一个女孩子的心思，以为她怕粘拔恩。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不怕他，我再也不是他的妻子了。”

阿鲁忽大喜，说道：“你嫁我好了，我听你的，你叫我做什么，我便做。”

两人直驰去黑汗，路经回鹘国土，此时的回鹘已是四分五裂，他们走得很平安。

第七章 黄雀在后

赫叶雅进了黑汗王宫，她与阿鲁忽要杀死那新立的黑汗王。她看到那个新王正在偷偷地饮酒。禁卫说道：“大王，罗大人要小人不能再给大王酒喝了，如果他知道了，小人必得受罚。”

黑汗王笑：“他是黑汗王，还是我是黑汗王？你不给我酒喝，我处死你！”

那禁卫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再去偷一些来。”

赫叶雅本来以为新王会是一个残暴的家伙，不料得他只是一个酒鬼，当时便愣了，阿鲁忽示意问她，要不要杀死那个家伙。她有些迟疑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× × ×

罗师从与乌图相见，两人默然相对。

乌图说道：“难为你了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他也是一个暴君，杀了他更好。只是我没料到他会死得这么快。”

乌图说道：“主人说，要复国，先得在黑汗或是回鹘选一地，他看好黑汗。”

两人都知道耶律重恩与夷离尺的那段情，虽说回鹘已亡，但要耶律重恩先占回鹘，他终是不愿。

罗师从说道：“我先立了一个新王，他只是王族的一个酒鬼，但不知须跋会怎么办？”

猛地，两人都是一个寒噤，他们感到了一股逼人的杀气！是从他们的身后传来的。

只听得须跋的声音：“别动，动一动，你们两人都死！”

罗师从笑说道：“国师，我与故友在此盘桓，你何必如此相待？”

须跋说道：“这人是耶律重恩的人，我见过他。”

乌图说道：“国师认出了我？”

须跋说道：“不错。如果你想逃走，我便杀你。你说，罗师从是你大辽的人吗？”

罗师从不待乌图说话，便慢慢说道：“国师，我做黑汗的官员前，便是大辽的官员

了。”

须跋恨道：“怪不得，你只是要我图大王，原来你另有打算。”

罗师从叹气道：“国师，你说，大王他不够残暴么？你让他再统治黑汗，黑汗必亡！”

须跋虽说心里也认可罗师从的话对，但他此时有一种被罗师从骗过的仇恨，他恨恨道：“罗师从，我只杀了你，他事我不管！”

乌图见他真欲杀人，如他动手，自己与罗师从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便喝道：“慢！”

须跋等他说话。乌图说道：“须跋国师，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只在今夜，所有的官员家里都有人去拜访，如果他们愿意在黑汗国土上再建一个新国西辽，我们便放过他们的性命，如若不然，他们都性命难保。”

须跋恨恨道：“混蛋，你们敢这样做？”

他扑来，两手小钹都是击出，直扑向乌图。

忽地乌图前后围满了勇士。那是一些黑衣勇士，只是像以往一样，他们的臂上有一道白，那是他们的标识。

须跋怒吼道：“让开，我要杀了那个混蛋！”

但那些勇士只以剑向他，毫不退让。

乌图说道：“罗大人，我们走吧。”

两人如飞去了，他们要赶奔宫内，一路上，乌图说出了他的主意，要让这个只知喝酒的家伙让出黑汗王位，说是禅让大辽公子耶律重恩，从此甘为大辽顺民。罗师从沉吟道：“只怕宫里有官员不服。”

乌图大笑，说道：“有谁不服，就叫他滚蛋！莫非我们真个怕他们？”两人疾忙赶去宫中，要逼那新王禅位。

× × ×

须跋知道，他必得杀出一条血路，方才能赶到宫内。如果到了宫内，他会去找那个

新王，要他写下一份诏书，立扎德布做新王。那样他再星夜赶去，把扎德布找回来，黑汗庶几有救。须跋再无搭话，只是一钹，唰，一道血光从那勇士背上溅出！那勇士哼也没哼，便是倒下。后面的勇士一摇手中剑，直刺过来！须跋再出银钹，直击在那勇士的头颅上！唰，再出一道血光！那勇士的身体摇了几摇，手里的剑刺出去，刺得空空，便复倒下。后面的勇士不吐声，再复挺剑而刺，直逼须跋。须跋急欲杀出一条血路，但一看这些人拼命而来，毫不怕死，心内也惧，知道遇上了强敌。他吼道：“让开，否则全一死！”

那勇士喝道：“你杀光了我们，再去王宫不迟！”

几柄剑再挺来，便织成一片密密的剑网，须跋越是焦急，越是冲不出去。他吼叫道：“黑汗，黑汗，莫非天亡你么？！”

看来那几十个勇士都不焦急，他们知道，只要围得住须跋，便算是胜了。他们也不攻须跋，只是防守，密密的剑织成了网，把须跋紧裹在网里。须跋想冲出来，却不能够。

须跋怒喝着，叫吼着，一腔悲愤，恨不能立时冲出罗网。

× × ×

罗师从忽地想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必得派几人去杀扎德布，他被发配去吐蕃，只怕会被人利用，再做黑汗王，即使不做黑汗王，只是另立一国，也够麻烦。”

乌图说道：“我派了一百勇士，要他们必得搏杀扎德布，此时他自是一具死尸了。还有什么事儿要办，你说好了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没什么了，我们去逼那个家伙，我得记着，拿十瓶酒给他，那都是名闻天下的好酒啊。”他哈哈大笑，满是成功的得意。

× × ×

一百名勇士冲了三次，他们把扎德布刺伤了。

扎德布的身体仍是挺得笔直。他怒叱道：“你们都是辽国的鼠辈，敢来欺我黑汗的

将军，找死吗？！”

他的气力有些不济，但他要拼到死，也不肯对那些勇士说一句软话。他只有两只拳，不敢再猛击人。那些勇士也欺他只是一人，杀了那押他的看守，便来擒他。看来他们只想生擒扎德布，不然早就刺死他了。

扎德布靠着那辆破车，他的腿受了伤，脸上流血，臂也扭了，但他如一只出柙猛虎，啸叫不停。抢过一柄剑来，猛插在一位勇士的胸前，那勇士缓缓扑来，欲抱住扎德布。扎德布在他死前推他一下，把他推倒在车下。

车上有两具尸体，车下只有扎德布一人。

他叹道：“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真后悔！”

他后悔的事儿很多，后悔不早早杀了那个昏庸的黑汗王，后悔不与直布一起造反，后悔他不听直布的话，留在军营里，未必会死得身首异处。但他再后悔也晚了……

可不知什么时候在他的身后冒出一人，那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他怎么来的？谁也没听到，连扎德布也不知道。那人说道：“你后悔不后悔放了我？”

扎德布一看，那人双目棱棱，怒视有威，他的背上背着一柄刀，他是莫奴生，是黑汗的第一勇士莫奴生！

莫奴生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后悔不后悔我来了？”

扎德布哪里有暇说话，只是盯着眼前，甚至连一个勇士的剑刺到了自己也不知道。只听得莫奴生说道：“他要杀你了。”

莫奴生的肩也没动，身体只是一旋，刀飞了一下，那人的身体忽地变成两片，慢慢倒下了。

勇士们一声声呐喊，他们知道，来人的功夫太高了，比他们都厉害。

但他们是大辽的勇士，看着莫奴生，虽说是有些怕，但无一人转身逃走。

莫奴生不看自己的刀，只是看着扎德布，说道：“你是扎德布，我与你喝过酒。”

扎德布笑一笑，说道：“直布大将军死了，他全家都死了，如今黑汗王也死了，据说是他奸了直布将军的小妾，在她身上死的。我也是谋反罪，被发配去吐蕃境边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各位，放过他吧，他是好人。”

那些大辽的勇士不出声，莫奴生说道：“我只是与你们商量，你们不愿意，我们只好一斗。”

莫奴生背上的刀不拔，他就不会杀人。但他拔刀很快，刚才他拔刀一击，谁也没看清他出手。

扎德布说道：“你快去，莫管我，他们立了一个新王，他只是一个酒鬼，他们会把黑汗灭了。”

莫奴生淡淡道：“黑汗灭了便灭了，我只管你活着，何必管那么多？”

众勇士看出莫奴生并不想退，只是吼一声，众人一齐出剑，直刺莫奴生！

莫奴生只一让，他的手抓住了一只车轮，谁料得到，一只车轮在他手里像是一具玩具，呼地举起，便贴在那些剑上，只听得咯咯咯响，好几柄剑折断，那几个勇士正在惊讶，忽地看到了刀光！

刀光只一闪，再复平静。

地上有六具尸体。莫奴生再对众勇士说：“你们只回去回复耶律重恩，告诉他，我不杀你们，你们莫要缠我，我走了。”

他把刀从容插入背囊，再来扶着扎德布，对他说道：“你能走吗？”

扎德布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那几位勇士看着他走，他们不能再与他动手了，知道只要出手，徒受其辱。待得莫奴生走远了，听得那几位一阵子呼啸，他们拔剑向天，一刺自刎！

× × ×

两人回首，望了好久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大辽一定会复国，他们上下一心，真是可怕。”

扎德布说道：“我们去救黑汗，只要有一口气，我们也得救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就此别过！”

他转身要走，扎德布叫住了他：“你别走！我知道你受了冤屈，可你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，你不是别国的人，你走到别国，一想自己不救自己的祖国，你不会后悔吗？”

莫奴生一震，但他仍说：“我想走了。”

扎德布大叫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只是一头狗熊，你哪配做黑汗国第一勇士？你走吧，我要回去，我就是死在黑汗，也心甘情愿。”

扎德布一边流泪，一边向前走。他喃喃念叨道：“什么狗屁第一勇士，只是一个胆小鬼，一个胆小鬼……”

他忽地站住了，莫奴生的身子直直挺立在他前面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与你去。”

× × ×

二十几柄剑，只是在身前身后绕。须跋的胡须满是血渍，粘在下巴上，模样很是恐怖。他嗷嗷吼着，直冲突来去。但那二十几位勇士拔剑相向，左突则左避，右冲则右击，使他无法冲出去。

须跋要是不急着去找新王，便不会如此狼狈，他只要与那二十几人周旋，也未必不能冲出。但人越急，气力使用得越狠，人左冲右突，冲不出去。

一位勇士喝道：“须跋，只待得主人到了王宫，你再赶去，也来得及！”

众勇士都是嘲笑须跋，笑他一意闯阵，但实在闯不出去。

× × ×

罗师从与乌图到了王宫，来到了新王面前，罗师从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大王，这么晚了，还不睡，等着什么？”

新王自不敢对罗师从说他在等酒，支吾一会儿，也说不出什么。

罗师从说道：“大王，我遇上了一个酒商，他的酒有十几种好酒，不知道大王想不想尝尝？”

新王一听得有好酒，顿时馋涎欲滴，涎脸问道：“真的有好酒？拿来，拿来！”

乌图摆出了一瓶好酒，说道：“于阗的葡萄美酒，要用玉杯喝，才知道酒色多美。”当下拿过来一只玉杯，那酒倒在玉杯里，一阵清香。

新王大喜，说道：“我尝尝，我尝尝。”刚要拿杯来喝，罗师从忽地叹道：“大王，你好好喝几杯，只怕这是你喝的最后几杯了。”

新王愕然，问道：“罗大人，怎么说是我最后几杯酒了？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你得戒酒了，不然怎么做黑汗王？”

新王再涎脸笑，说道：“做黑汗王蛮快乐，我乐意做。只是要我戒酒，那可不行。”

罗师从说道：“从今后你再也不能出宫，也不能多近美人，你得做的事儿多了，只是不能再喝一口酒。”

新王大叫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要喝……”

他一口喝下了那杯酒，喝得太急，竟是咳起来。他说道：“我要喝酒，不做什么黑汗王。从前我不是黑汗王，天天也很快活。”

乌图说道：“你要不做黑汗王，只有一个法子，你在这文书上签上字，说明你愿意把黑汗王的地位禅让给耶律重恩公子，你便可以做我的徒弟了。”

新王抬头问道：“做你的徒弟？你是造酒的？”

乌图说道：“不错，你看看我的酒。”

乌图放下了一只只瓶子，光是那些瓶子，也让新王赞叹不绝，他说道：“你天天作酒？”

乌图说道：“你做我的徒弟，不用做活，每一天只在酒做出前尝一尝，看那酒好不

好，说上一句话，如果好，就告诉他们好了，如果不好，就告诉他们再蒸一蒸。”

新王一听，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做你的徒弟，岂不是比做新王更好？我愿意做你的徒弟。”

三人在那里说话，罗师从拿出文书来，让新王签。新王哪里看他是什么文书，在上面勾勾巴巴写上自己的名字，便叫道：“好啊，我跟你走。”

× × ×

三人的行动不料都看在赫叶雅与阿鲁忽的眼里，赫叶雅心道：看来杀我父亲的正是这个罗师从了，他还把黑汗国全出卖给了大辽，看来他是一个奸臣。她对着阿鲁忽使一个眼色，要他悄悄上去杀了罗师从。

罗师从拿到了那文书，看着，心里高兴，庆幸他终是得了一个大辽国的复国之地，正在狂喜，哪料得有人在后偷袭？只听得“喀”一声响，便有一只手从帐后伸出来，直插在他的胸内！

罗师从大叫道：“乌图，快，快，拿文书走！”

乌图此时猛回头，正看到了阿鲁忽满头炸飞着的披发，他啊一声叫，回手一拳，正打在阿鲁忽的臂上。这一拳打中，他忽地一下寒噤，觉出不妙，大叫道：“有贼啊，快走！”

他急急扯过罗师从手里的那文书，急急奔出窗外而走。

新王大叫道：“师父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莫走，莫走！”

乌图此时哪能有时间再来哄他，得了文书，先走再说。他怕阿鲁忽的“十尸疯”，急急躲避，他一边走，一边喊道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！”他冲在前，那些冲来的禁卫便对他叫道：“刺客在哪里？”他急喊道：“快去保往大王！”

那些禁卫急赶去保护那个新王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快走！”

阿鲁忽叫道：“有酒，拿一些酒！”他急急去揣酒。

赫叶雅此时又急又恨，恨他不知紧慢，酒有何用，竟冒死去拿？好在阿鲁忽手快，拿得走几瓶，便扯她从窗口飞出去，不再回头。

× × ×

天大亮了，所有的朝臣都从家里出发，到宫中早朝，他们知道，那个黑汗王是一个酒鬼，他不能带领黑汗人敌过六国之攻，他们在昨天夜里忽地想起了一个好法子，既是黑汗王无后，他们必得选一个贤能之人做王，他能带他们胜得了吐蕃的疯狂之王卓书，能胜得了西夏，能胜得了大宋，也能胜得大金与蒙古，这一个人舍耶律重恩又会是谁？

但他们也心内忐忑，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初衷，那是在夜里有人安排下的，他们不得不做。在几家重臣家里，还有人在那里等着，如果他们说错了，办不成此事，他们家的亲人便会死。

朝臣聚在宫殿上，三呼万岁之后，他们抬头看那个新王，只见他一脸酒色，醉得醺醺，怎么能临朝议事？心里暗怪罗师从，怪他坏了黑汗的大事。如今须跋国师不在，罗大人又不在朝，他们的胆子就大一些了。只是有人觉得奇怪，须跋国师哪里去了，他怎么会不在？可须跋不在，罗师从也不在，岂不是个议事的最好时机，看那个新王左顾右盼，正在那里找乌图，还以为他是对朝臣有些惊讶，怎么足有二三十人在下面站着？

一位老臣说道：“请大王准老臣的奏折，将王位禅让与原来的大辽公子耶律重恩。”

新王一听，是对自己说话呢，他忽地想到了乌图的话，他急急说道：“那个罗大人死了，不知道他说的话算不算数？”

那位老大臣问道：“他说的什么话？”

新王也不十分傻，他摇头，说道：“在此不能说。”

那位大臣说道：“启奏大王，臣有一本，望大王明察。”

新王说道：“讲啊讲啊。”

大臣说道：“依臣看，大王不乐于做国君，此事还是不要勉为其难。不如依罗大人的原来意思，请大王去好好饮酒，此处的新王着人另做。”

新王拍手笑说道：“对啊，你们的罗大人原来说是要我去做那个人的徒弟，专门替他尝酒的。可罗大人昨夜被刺，有一个人突了进来，用手直插在罗大人的胸膛里，肠子啊五脏啊，都跑出来了。那人跑了，罗大人就死在宫里。”

众大臣更是惊异，有人问道：“那个老人什么样子？”

新王道：“他是一个足有五六十岁的老者，他的头发有些白，身上有一股怪味儿，他把手一伸，插入罗大人的胸前，罗大人便死了。”

议论后，大臣对新王道：“你做新王，并不适合。莫不如我们去请大辽公子耶律重恩，学古时圣人禅让的故事，再请他做王。”

新王也满口答应，他怕死，也怕做新王。看他们人人对于这新王很是在意，他心道：我只要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流浪汉，何必再去冒险？要再有一个今天那人冲进宫来的，我一定会再死在他们面前。

当下计议定了，便分头去做。派人去请大辽公子耶律重恩，再派人去整修祭坛。

第八章 无力回天

在伊塞克湖边，有几座王墓，那是历代黑汗王的墓地，还建有一座台，那是黑汗王的祭天台。黑汗凡有大事，必在此台上宣布。如是新王册立，必得在此台宣誓，方才能就大统。

旌旗飘飘，马蹄攒动，万千人马在台下巡视。人们在等待，等待着黑汗王禅位与耶律重恩公子。

黑汗的众民都知道耶律重恩，他们愿意让耶律重恩来做王，无论是大辽也好，是黑

汗也好，只要能让他们不受欺辱，能过上安生日子，便是好王。

他们受够了黑汗王父子的残暴统治。

台上有八八六十四面旗，依卦位插好，台下有戎装禁卫，一派森严景象。

鼓在敲，在呼唤历代黑汗王的魂灵来观礼，看最后一代的黑汗王消亡。

那个新王坐在台上，他偷偷地从怀里掏出小瓶子，一会儿一喝。他看着台下，看热闹，像此事与他大无关。

只有远处，坐在轿子里的耶律重恩心里很激动，他是大辽的子孙，他做到了，使大辽复国，一个西辽在黑汗再生，从此辽人不再无家。

台上站着黑汗国重臣，他们几人得知他们的家人很好，此时心情很高兴，他们也受够了黑汗王的昏庸，盼望着能过上好日子，能大有作为。也许耶律重恩会带领他们再兴强盛，他们何不乐而为之？

此时他们在准备，只要鼓声一毕。导引官会导引大辽公子耶律重恩上台，那时新王会宣布禅位，将黑汗国的图册、宝玺、王刀交与耶律重恩，再由诵读官宣读新王禅位的文书。耶律重恩对新王行三拜九之礼，再两人易位，新王不再是王，对着耶律重恩行三拜九叩之礼，便算是礼成了。

鼓声再响，似在催人行礼。太阳也升在天空中，天空一碧如洗。

只听得大臣叫道：“禅让礼始！”

便见一行导引官行走在前，耶律重恩身着大辽的盛装，由十二人导引，向台上慢慢行来。鼓仍在敲，咚咚直敲在人心，耶律重恩走得很慢，他像是看到了大辽宫殿在风中飘摇，看到了宫中的后妃子孙都在乱声中自尽，看到了大辽的宫殿长满了野草，他看到了飘扬的杏旗，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黑衣人，都臂上缠着一道白。他的眼睛湿润了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蓦地，有人厉声叫道：“窃国贼，休得上台，我来了！”就见扑来了一个和尚。他的

头上满是鲜血，他扑到祭台下，被持矛的武士拦住。他们都是黑汗国的武士，拦他在台下，怒吼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耶律重恩回头，看到了他，他是须跋，是从重围里闯出来的须跋。

那大臣问道：“须跋国师，你有何话说？”

须跋大叫道：“他不能禅位，他没权禅位！”

大臣笑道：“须跋国师，新王是不是你与罗大人所立？”

须跋昂然道：“不错，是我所立。”

大臣问道：“既是你与罗大人所立，他不能主政，便禅让有德，岂不是正合道理？”

须跋昂然道：“不对，他不是黑汗人，怎么能做我黑汗的王？再说他是辽人，他要复国，把我黑汗灭了，成他大辽国，这是诡计，怎么能听他？”

大臣叹气道：“国师，大王已死，也无子嗣，黑汗不亡也亡。再说大王残暴，残民以逞，如今新王知道自己不能主政，将王位禅让与有德，此事众大臣都是赞成。”

须跋回头看着那十几位重臣，叫道：“混蛋，你们都愿意把黑汗让与他人？！”

众臣无语，他们不敢与须跋对话。

乌图说道：“须跋国师，你立的新君，他愿意做什么，你问他好了。”

须跋一听也是，也许那新君怕众人逼他，便只得让位，如今自己在上，问他一问，便知原由。他喝问道：“大王，你怎么把王位让与他人？”

新君哪里怕他，在上面洋洋自得，说道：“他说给我酒喝，我便让与他好了。”

他一指乌图，原来是乌图在捣鬼，须跋喝道：“乌图，你当我不认得你，你捣鬼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乌图忽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新君说他愿意做我的徒弟，不愿意再当什么新君，你能奈何他？”

须跋此时恨不能把他们一窝蜂都宰了，他气得不行，高叫道：“他只是一个醉鬼，

你怎么拿国事开玩笑？”

那大臣正色道：“国师错了，如果他是醉鬼，国师与罗大人怎么会扶他做新君，岂不是国师先拿黑汗大业开玩笑了吗？”

须跋此时须发戟张，大吼道：“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”

有人慢慢走来，那是两人，一个人的手很稳，扶着另一个人，那人走得蹒跚，走近了，看是扎德布与莫奴生。

莫奴生看着台上的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愿意复兴大辽，可不能在黑汗，我是黑汗人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扎德布说道：“他是一个醉鬼，是罗师从立他做新君的，那不算数。我是王族中人，我求众卿立我，我会做一个好君王。”

依扎德布心想，他只要振臂一呼，还不是四外皆应？那些黑汗人都会愿意他做黑汗王。但他一呼，无人应声，就是台下那些站立的禁卫也不应声。他们知道，黑汗国积弱已久，黑汗王也尽做坏事，此时得耶律重恩做主人，他们会再有希望。至于是复兴大辽，还是仍叫黑汗，有什么关系？

莫奴生气道：“原来都做了他人的奴才，好，好！”

扎德布与他站在台下，须跋大叫道：“终是来了两个黑汗国的男人。你们看着，有我们三个人在，你们禅不成位！”

× × ×

箭拔弩张，两下气势紧张。忽地耶律重恩仰首而笑，说道：“我得黑汗王禅位，已是定数，岂会因几个小人而易改？诸位大臣，依次行礼吧。”

看来耶律重恩根本不把莫奴生他们三人看在眼里。他也知道，凭他们三人根本兴不起大浪，何必在意他们？只要他行过礼，便是木已成舟，再说什么，也是罔然。他喝令

道：“击鼓！”

鼓声再咚咚咚地击起来，那大臣一个个顺次走上台去，站在两厢。导引的官员们导引着耶律重恩一步步走上台阶。

须跋喝道：“还不杀上台去，还等什么？”

扎德布叫道：“杀啊，杀啊！”他一步一冲，身子直趔，叫道：“直布大将军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”

长矛刺在他身上，他也不避，叫道：“台上有血，你有血光大灾！”

耶律重恩看也不看他们，只是依次一步步向上走。

莫奴生先时还护着扎德布，但后来知道扎德布不行了，他一声怒吼，刀横砍出去，嗖嗖嗖，人的头颅一跳一跳，跳在地上，一片血腻。

他冲上去，到了一层阶上，看来许多黑衣人，他们臂上都有一道白色。莫奴生喝道：“辽人？来吧！”

他刀漫漫一片，刀光一击，众人逼退，让出一块地方。他委身蹲下，刀藏在怀，再待出击。

须跋也搏得苦，他飞身而上，那两片钹飞出，直击向耶律重恩的后背！他不想能击得到耶律重恩，只图能使他蹲身避过，便使他得了难堪。可巧的是，那钹到了耶律重恩的后背，他如见其钹，回手一拨，便看也不看，那钹便再飞回，直奔须跋！

须跋拿回金银双钹，叫道：“我杀死你！”他扑向前去，直扑那耶律重恩，但乌图站在那里，接下了他。

此时的乌图全力而拼，须跋一时也奈何不得他。两人在第三阶层上一拼一往，斗得极苦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的脸色有些不好，他恨极了须跋三人，他恨他们，恨他自己。他恨他们扰

他好事，登基大典，本是大事，却被三人扰得一塌糊涂，他怎能不恨？

他一路走，并不回头，就是此时他们谁砍下了他的头，他也不会回头。他要做大辽王，他要做西辽王，天下复有强国西辽，天下瞩目西辽，谁其能挡？

他如看到了夷离尺，看到了索雅，看到了那些死在人手的十八斩兄弟，他的眼前都是死人，都是他见过的死人.....

他快要登上第七重台阶了，台阶一共有九重。

扎德布不叫了，他的身上插了几支矛，他知道他一叫，会惊动莫奴生与须跋，他们会回头来救他，那样他们便抢不到第九重台阶上去。他忽地想到了，他当年送赫叶雅去成亲的时候，他那时对直布那么尊敬，他不敢对直布说，他也喜欢赫叶雅，此时他要死了，他突地高声叫道：“赫叶雅，我想.....你！”

× × ×

扎德布倒下了，突地有人疯狂一般扑向台上，叫道：“杀啊，杀啊，扎德布！”

扎德布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真的看到了赫叶雅，她飞快地向自己跑来，她的眼里有泪，她叫道：“扎德布，扎德布，你怎么啦？”

扎德布的胸前身后足插了五六支长矛，他看到了赫叶雅，叫道：“赫叶雅，小心，别来.....”

赫叶雅飞快地跑，她什么也不顾了，多亏有阿鲁忽跟在她身后，随手抓过刺向她的长矛，丢向那些武士！那些武士一个个栽倒，他护着赫叶雅，直到了第二层台阶上。

赫叶雅抱起了扎德布，叫道：“扎德布，扎德布！”

扎德布喘息，对赫叶雅说道：“对不起，直布将军他.....死了，全家都.....死了.....”

扎德布耷下了头，死去了。

阿鲁忽护着赫叶雅，他的身体挡着那些长矛与刀剑，武士的刀剑长矛如雨般刺向他，但在他身上如遇钢铁，不能刺入。

阿鲁忽叫道：“赫叶雅，走啊，走啊！”

赫叶雅大叫道：“要走你走，我要杀了那个须跋！”此时她也不知道要杀谁，杀了一个罗师从，还有一个须跋，不乘此时机杀他，怎么能解得仇恨？她呼叫道：“须跋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她趑趄步向前，嘶声而吼，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你杀我全家，我要一刀一刀剁碎了你！”

她向前每迈一步，便得多对付几个武士，如今在阶上的都是大辽的勇士了，他们的长枪刺得很快，直插在她的腿上！她只哼一声，便再复挺上，她喝道：“须跋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× × ×

须跋与莫奴生此时并肩站在第四层台阶上，他们抬头，看到了耶律重恩，那身影正在向第八层台阶上迈步，须跋吼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个无情无义的狗东西，你拿你的情人做礼物，送与回鹘王，让回鹘王百般凌辱她！你不是人！”

耶律重恩身子一震，再复向上走。

莫奴生恨声道：“你枉让思思姑娘对你钟情，你无情无义，对思思姑娘只是一片薄情！”

耶律重恩的身体摇晃，再向上走。

他已是走上第九阶台了，君王恩深重，高台深九层。此时耶律重恩已是走上高台，他接过那大臣手里的禅位诏书，谢过了王恩。再复回头，此时他目视着台下的须跋与莫奴生，看他两人拼向台阶！

须跋怒喝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下来，我与你一战！”

莫奴生笑骂道：“你拿黑汗做你的复国，看莫奴生的刀跟你说话！”

围在台前的勇士都拼死而护着耶律重恩，决不容许他两人冲上台去。

赫叶雅此时冲至了台阶上，她与须跋两人冲至一处，她突向须跋叫道：“须跋，我杀了你，你杀我全家，我杀了你！”

阿鲁忽在赫叶雅前面出手，对着须跋一击。须跋拿金拔对他一挡，只听得叭一声脆响，两人各退几步。阿鲁忽内力极高，只是退出噔噔两步，须跋体力更差，噌噌退出几步，几乎要倒，不能向前。

赫叶雅眼看着须跋在前，恨不能扑上去咬他几口，她嘶声而叫：“我杀死你，我杀死你，须跋，我就是作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耶律重恩要发出他做西辽王的第一道令了，他瞠目而视，看着台下的人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便可令他四人粉身碎骨！

忽地，台下更聚了一群人，嗖一箭射来，正中央的一支大旗应声而断。从远处传来了粘拔恩的喝声：“西辽王，蒙古各部有人在此，粘拔恩问大辽王好！”

只见远处台下，有许多的人骑奔往来，正在大旗下的是那年青英俊的粘拔恩，他手拈一支羽箭，远远对着耶律重恩说话。

乌图站在耶律重恩身前，轻声说道：“粘拔恩带了五百人，都是快骑硬弓，奔台前来，欲行不利。”

耶律重恩注目台下，他说什么，要与蒙古各部一战么？

× × ×

赫叶雅的身上满是伤痕，粘拔恩在众目注目下，慢慢下了马，他把弓插在地上，人大步向台上走。一路上，所有的勇士都给他让路。

耶律重恩没说话，乌图也没说话，他们便不会给粘拔恩难堪。待得他走上四层台阶，来到了赫叶雅的身旁，就蹲下身子，对她说道：“叶雅，你还好吗？”

赫叶雅哭了，她的泪水在腮旁流，说话声音哽咽，看到了粘拔恩，忽地心内生出许多的冤屈，她恨粘拔恩，但她毕竟也爱粘拔恩哪。

粘拔恩说道：“阿鲁忽，我知道你喜欢赫叶雅，但你是蒙古勇士，我也是。如果你喜欢她，我们可以一斗，谁胜了便可以爱她了。”

阿鲁忽一听，顿时踊跃，叫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走！”

粘拔恩抱着赫叶雅，阿鲁忽在身后护着，一直走下台来。耶律重恩眼瞅着，却不吐声。他不愿意与蒙古部族开故，此时要做的事儿很多，他不能与粘拔恩动手，只能眼看着他带走赫叶雅。

× × ×

只剩下了莫奴生与须跋此时在台上，他们已是强弩之末，再也不能冲得上九层台阶了，须跋说道：“我有罪，我有罪于黑汗，他一扬手，欲将手里的双钹击向天灵盖，一击自毙！但莫奴生的手快，一扯扯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何必自杀？你要活着，就有希望！”

须跋看着莫奴生，像是看一个陌生人。对啊，他们还有希望，决不能让耶律重恩这么便宜。

莫奴生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们要走了，你要杀我们吗？”

耶律重恩极是自重，他当然不肯在登基大典上杀死须跋与莫奴生，他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才，本王一心用你。你替大辽出力，与替黑汗出力，都是一样的。你何时再来，本王欢迎！”

须跋带着伤，腿一拐一瘸，他扶着莫奴生，莫奴生的手里持刀，只要有人一动，他的刀便会逼上来。两人直走下台去，一层层，去远了，仍有须跋的怒骂声：“耶律重恩，你等着，我会来找你！”

× × ×

风吹大旗，耶律重恩的头脑里只有复兴的大辽，他忽地叫道：“请大辽的列祖列宗！”

过来了几十个黑衣人，他们簇拥着十几人，他们手捧大辽历代皇帝的牌位，走向台上。到了台上，屹立在那里，耶律重恩跪下，对着牌位行礼，誓曰：“历代祖先在上，

耶律重恩不孝，几经艰难，历时数载，大辽终于复国。西辽王耶律重恩告慰祖先，大辽中兴有望，请历代祖先保佑！”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坐在帐内，此时的他再换成青衣小帽，坐在帐内，与答罕对坐。

答罕看着他，等他问话。

耶律重恩问道：“大辽只复国在黑汗，显是不够，黑汗国地虽大，但是荒漠居多，怎么能够再图别国，望公子教我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我记着大王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要回鹘与黑汗一齐并入大辽版图。除此外，再要别图，就只能看机会了。”

耶律重恩问道：“回鹘怎么图？”

答罕道：“蚕食鲸吞。”

耶律重恩念叨道：“蚕食鲸吞？好，好一个蚕食鲸吞！”

两人计议到深夜，答罕方才告辞，他回到了自己的营帐，看到痴娘儿正伏在桌旁假寐，他轻轻把衣眼披在痴娘儿的身上。

痴娘儿醒了，她嗔道：“你不唤醒我，怎么知道你回来了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劳烦你了。”

帐外有脚步声，每一夜都有人盯住他们，耶律重恩派了许多勇士看守答罕。

答罕说道：“他们每夜不怠，看来答罕还有些用处。”

痴娘儿笑他：“虎儿不寐，他哪里敢睡？”

答罕取笑她：“痴儿每夜陪虎睡，小心老虎啖了你！”

两人说笑，一切不快，均消失在笑谈中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睡在帐内，忽地醒了，他的眼睛睁得很圆，看着帐顶，忽地想起了须跋的

骂语，他对自己说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好！为什么不骂，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，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！骂得好，须跋，你总得知道，世上能成功的人，都是无情无义，你不知道吗？！”

他流泪了，看着帐顶，忽地想起了索雅，想起了唐思思，想到了那一夜，思思握着他的手，一夜不寐，情意深深，令他感怀。但他能去想思思吗？

忽地有人在帐外叫道：“大王，大王！”

深夜有什么事，急着来报？

他哼一声，那门开了，进来了一个黑衣勇士，那勇士跪禀：“大王，乌图自杀！”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在帐内看半天了，乌图的帐内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柄剑，一袋箭，一张弓。一张几案，上面留下字条。乌图写道：

人生在世，活着也累，为功名，为复仇，哪里有暇为自己？待得一切都成功，只有寂寞与冷凄。我不管俗事，便得大解脱。当初答应岳父，为大辽尽力，岳父自尽，妻子自杀，留下我一人在酷冷世界。大辽复国，我即去与妻子团聚，告慰亲人于地下也。乌图绝笔。

耶律重恩流下了泪，他最恨乌图，只有乌图总是管他，要他无情无义，只为复兴大辽。如今大辽成功了，乌图再无一句话对他说吗？他看着躺在床上的乌图，乌图是含笑而死的，他扯起了乌图，叫道：“乌图，乌图，你告诉告诉我，我再该怎么做？没有你，我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你是我的主人，你才是我的主人哪。”

可惜乌图再怎么扯也不会醒了，他永远睡了，一无遗憾地睡着了，去会他的妻子梦知雅了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乌图是大辽的功臣，以功臣葬他。”

那陪伴乌图的勇士说道：“大王，乌图大人有话，请大王准他葬在那乱坟里，与梦

知雅与元历脱脱丞相葬在一处。”

耶律重恩无话，他知道乌图的性格，乌图是一个喜欢作事自作主张的人，愿意与妻子合葬。他就是贵为辽国大王，又能怎么样？

他忽地一阵子晕眩。

身旁的勇士扶住了他，问道：“大王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是啊，我太累了，我太累了。”

× × ×

待得他再回帐中，看到在他的床上有三个美人，她们都是绝色，一个个半睁半闭着眼睛，在那里装睡。

是谁让她们来的？她们是什么人？

耶律重恩躺下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三人都爬起来，在床上对着他叩头，说道：“大王，我们原来是黑汗王的妃子，是他的侍妾，大王不要嫌我们脏啊，你要了我们吧。”

耶律重恩突地感到了一阵兴奋，他如今是大王了，是可操人生杀予夺的大王，他要怎么样，便怎么样。她们是黑汗王的女人，如今也是他的女人了。他突地觉得浑身的肉有些紧张，他好久没有放纵过自己了。记得上一次还是几年前，在成都府，那个索雅为试一试他是不是天祚帝而设下的美人局，那时的六个美人如花似玉，他那一次放纵自己，离那一次很遥远了，他大声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们便来侍候我。”

三个美人“嚶哼”一声，便扑在他怀里。耶律重恩顿时如温香暖玉，皆在怀抱，他笑说道：“我可不是那个病得要死的胖子，你们有什么本事，便来侍候我好了。”

没有了在一旁唠叨不已的乌图，没有了平素的拘束，也没有了他那为了大辽必得苦持的决心，那三个美人先是很拘束，她们像对待那个老人一般，小心翼翼地对付耶律重恩，但他有些嘲笑她们，莫非他是一个泥人不成？她们不能对他狂一点儿么？先是一个

很年青看去很细小的妃子发狂了，她瞪圆了眼看着耶律重恩，突地在他的肩头上狂咬了一口，耶律重恩不禁叫了一声。他啊一声叫，发出很大的叫声。他便呆住了，三个女人也呆住了。听听声音，没有什么人，帐外的禁卫知道大王正在快乐，快乐的大王发出声音来，有什么奇怪？

耶律重恩吃吃笑了，他是西辽王，谁敢过问西辽王的事儿，他突地暴出哈哈大笑声，他的笑声感染了三个女人，她们也吃吃地笑着，伏在他的身上。

女人疯了，疯了的女人使耶律重恩的身心得到一次解放。

待得耶律重恩再放松了自己，三个女人伏在他的身上睡着了。她们如被水洗，头一次感到做王妃的快乐，她们哭了，对着耶律重恩一遍再一遍地说：“我们愿意侍候你，做什么都行，你别抛弃我们。”

耶律重恩也一遍再一遍地对她们说，他喜欢她们，他不会抛弃她们。就是她们不愿意，他也愿意收她们做妃子。

× × ×

可他醒来时，在灯下看她们，便看出了她们的瑕疵，一个女人太放纵了，她的脸上有些垂下来的赘肉；另一个美人的脸太削，看去委实有些苍白。再一个美人的嘴角垂下了涎水，那涎水令他生厌。他最讨厌的，就是女人流涎水了。

他走出帐外，对帐外的禁卫说道：“明天天一亮，拿她们三人与黑衣勇士，配与她们为妻。”

那禁卫明白，他不得说出大王曾与这三个女人交欢，这三个女人也不敢再说她们曾与大王有一夜欢娱，如果她们对自己的男人说出来，对她们自己也没什么好处。

（“鬼天下” 卷四完）